

儒

藏

精華編二二冊
經部詩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301-11740-8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02944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二)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童 祁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40-8/B • 0426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65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二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董治安 鄭傑文 王承略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二冊

經部 詩類

毛詩注疏〔唐〕孔穎達

.....

毛詩注疏

〔西漢〕毛亨傳

〔東漢〕鄭玄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鄭傑文

校點

孔德凌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毛詩正義序	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一
引據各本目錄	一
詩譜序	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	一
(一)	一
國風	一
周南	一
關雎	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二)	二九
(二)	二九
葛覃	二九
卷耳	三五
樛木	四〇
螽斯	四二

桃夭	四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三)	四四
(三)	四四
兔置	四七
芣苢	四九
漢廣	五一
汝墳	五五
麟之趾	五八
召南	六一
鵲巢	六一
采芣	六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四)	六三
(四)	六三
草蟲	六七
采蘋	六九
甘棠	七五
行露	七七
羔羊	八一
殷其雷	八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五)	八五
(五)	八五
標有梅	八七

小星……………九〇

江有汜……………九三

野有死麕……………九五

何彼禮矣……………九八

騶虞……………一〇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一)

(六)……………一〇五

邶風

邶庸衛譜……………一〇五

柏舟……………一一〇

綠衣……………一一三

燕燕……………一一七

日月……………一二〇

終風……………一二一

擊鼓……………一二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二)

(七)……………一二九

凱風……………一二九

雄雉……………一三一

匏有苦葉……………一三三

谷風……………一四〇

式微……………一四七

旄丘……………一四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三)

(八)……………一五四

簡兮……………一五四

泉水……………一五九

北門……………一六三

北風……………一六五

靜女……………一六七

新臺……………一七〇

二子乘舟……………一七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一)

(九)……………一七三

鄘風

柏舟……………一七三

牆有茨……………一七五

君子偕老……………一七六

桑中……………一八三

鶉之奔奔……………一八五

定之方中……………一八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二)

(十)……………一九六

蟋蟀……………一九六

相鼠……………一九七

千旄……………一九八

載馳……………二〇二

衛風

淇奥……………二〇六

考槃……………二一〇

碩人……………二一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三)

(十一)……………二一八

氓……………二一八

竹竿……………二二五

芄蘭……………二二六

河廣……………二二九

伯兮……………二三〇

有狐……………二二三

木瓜……………二三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一)

(十二)……………二三七

王風

王城譜……………二三七

黍離……………二四〇

君子于役……………二四四

君子陽陽……………二四四

揚之水……………二四六

中谷有蓷……………二四七

兔爰……………二四九

葛藟……………二五一

采芣……………二五四

大車……………二五五

丘中有麻……………二五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

(十三)……………二六一

鄭風

鄭譜……………二六一

緇衣……………二六四

將仲子……………二六七

叔于田……………二七〇

大叔于田……………二七一

清人……………二七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三)

(十四)……………二七八

羔裘……………二七八

遵大路……………二八〇

女曰雞鳴……………二八一

有女同車……………二八四

山有扶蘇……………二八六

蓍兮……………二八九

狡童……………二九〇

褰裳……………二九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

(十五)……………二九四

丰……………二九四

東門之墀……………二九六

風雨……………二九九

子衿……………三〇〇

揚之水……………三〇二

出其東門……………三〇三

野有蔓草……………三〇六

溱洧……………三〇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一)

(十六)……………三一〇

齊風

齊譜……………三一〇

雞鳴……………三一四

還……………三一七

著……………三一八

東方之日……………三二一

東方未明……………三二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

(十七)……………三二七

南山……………三二七

甫田……………三三三

盧令……………三三五

敝笱……………三三六

載驅……………三三八

猗嗟……………三四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三)

(十八)……………三四六

魏風

魏譜……………三四六

葛屨……………三四七

汾沮洳……………三五〇

園有桃……………三五二

陟岵……………三五三

十畝之間……………三五五

伐檀……………三五六

碩鼠……………三六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一)

(十九)

唐風

唐譜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二十)

綢繆

杕杜

羔裘

鵲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芩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三)

(廿一)

秦風

秦譜

車鄰

駟驥

小戎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四)

(廿二)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一)

(廿三)

陳風

陳譜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四三五	豳風	
月出	四三七	豳譜	四六八
株林	四三八	七月	四七四
澤陂	四三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		(廿七)	四九八
(廿四)	四四三	鴟鴞	四九八
檜風		東山	五〇四
檜譜	四四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三)	
羔裘	四四四	(廿八)	五一二
素冠	四四八	破斧	五一二
隰有萇楚	四五〇	伐柯	五一四
匪風	四五二	九罭	五一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		狼跋	五二〇
(廿五)	四五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一)	
曹風		(廿九)	五二四
曹譜	四五五	小雅	
蜉蝣	四五六	鹿鳴之什	五二四
候人	四五八	小大雅譜	五二四
鴈鳩	四六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二)	
下泉	四六五	(三十)	五四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一)		鹿鳴	五四一
(廿六)	四六八	四牡	五四六

皇皇者華……………	五五〇
常棣……………	五五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三)	
(三二)	五六三
伐木……………	五六三
天保……………	五七〇
采芣……………	五七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四)	
(三二)	五八三
出車……………	五八三
杕杜……………	五八八
魚麗……………	五九〇
南陔(闕)……………	五九五
白華(闕)……………	
華黍(闕)……………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一)	
(三三)	五九七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五九七
南山有臺……………	六〇〇
由庚(闕)……………	六〇一
崇丘(闕)……………	

由儀(闕)……………	
蓼蕭……………	六〇二
湛露……………	六〇七
彤弓……………	六一〇
菁菁者莪……………	六一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二)	
(三四)	六一七
六月……………	六一七
采芑……………	六二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三)	
(三五)	六三三
車攻……………	六三三
吉日……………	六四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一)	
(三六)	六四五
鴻鴈之什……………	
鴻鴈……………	六四五
庭燎……………	六四八
沔水……………	六五〇
鶴鳴……………	六五三
祈父……………	六五五
白駒……………	六五八

黃鳥 六六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一)

(三七) 六六三

我行其野 六六三

斯干 六六五

無羊 六七七

二三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一)

(三八) 六八一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六八一

正月 六九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二)

(三九) 七〇三

十月之交 七〇三

雨無正 七一四

小旻 七二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四十) 七二七

小宛 七二七

小弁 七三一

巧言 七三八

何人斯 七四三

巷伯 七四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一)

(四一) 七五六

谷風之什

谷風 七五六

蓼莪 七五九

大東 七六二

四月 七七二

北山 七七八

無將大車 七八一

小明 七八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

(四二) 七八七

鼓鍾 七八七

楚茨 七九一

信南山 八〇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一)

(四三) 八一五

甫田之什

甫田……………八一五

大田……………八三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二)

(四四)……………八三七

瞻彼洛矣……………八三七

裳裳者華……………八四一

桑扈……………八四四

鴛鴦……………八四六

頍弁……………八四九

車輦……………八五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十四之二)

(四五)……………八五七

青蠅……………八五七

賓之初筵……………八五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一)

(四六)……………八七六

魚藻之什

魚藻……………八七六

采芣……………八七七

角弓……………八八六

菀柳……………八九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二)

(四七)……………八九六

都人士……………八九六

采芣……………九〇一

黍苗……………九〇四

隰桑……………九〇七

白華……………九〇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十五之三)

(四八)……………九一七

縣蠻……………九一七

瓠葉……………九一九

漸漸之石……………九二二

苕之華……………九二八

何草不黃……………九三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一)

(四九)……………九三五

大雅

文王之什……………九三五

文王……………九三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二)

(五十)……………九五一

大明……………九五一

繇	九六三	鳧鷖	一〇八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三)	
(五一)	九八一	(五六)	一〇九〇
棫櫟	九八一	假樂	一〇九〇
早麓	九八七	公劉	一〇九三
思齊	九九三	洞酌	一一〇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四)	
(五二)	一〇〇一	(五七)	一一一〇
皇矣	一〇〇一	卷阿	一一一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五)		民勞	一一二一
(五三)	一〇二一	板	一二二七
靈臺	一〇二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一)	
下武	一〇二九	(五八)	一一三八
文王有聲	一〇三二	蕩之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一)		蕩	一一三八
(五四)	一〇三八	抑	一一四六
生民之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二)	
生民	一〇三八	(五九)	一一六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二)		桑柔	一一六一
(五五)	一〇六三	雲漢	一一七六
行葦	一〇六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三)	
既醉	一〇七三	(六十)	一一九〇

崧高	一一九〇
烝民	一二〇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四)	
(六一)	一二一〇
韓奕	一二一〇
江漢	一二二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五)	
(六二)	一二三三
常武	一二三三
瞻卬	一二四〇
召旻	一二四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一)	
(六三)	一二五五
周頌	
清廟之什	
周頌譜	一二五五
清廟	一二六三
維天之命	一二六七
維清	一二七〇
烈文	一二七三
天作	一二七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二)	
(六四)	一二八一
昊天有成命	一二八一
我將	一二八三
時邁	一二八六
執競	一二九一
思文	一二九三
臣工之什	
臣工	一二九六
噫嘻	一三〇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三)	
(六五)	一三〇七
振鷺	一三〇七
豐年	一三〇九
有瞽	一三一〇
潛	一三一五
雝	一三一七
載見	一三二〇
有客	一三二二
武	一三二五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一三二七

訪落……………一三二〇

敬之……………一三二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四)

(六六)……………一三二五

小毖……………一三三五

載芟……………一三三八

良耜……………一三四五

絲衣……………一三四九

酌……………一三五二

桓……………一三五六

賁……………一三五八

般……………一三五九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一)

(六七)……………一三六四

魯頌

駉

魯頌譜……………一三六四

駉……………一三六八

有駜……………一三七七

泮水……………一三八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二)

(六八)……………一三九一

閟宮……………一三九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三)

(六九)……………一四一〇

商頌

商頌譜……………一四一〇

那……………一四一四

烈祖……………一四二〇

玄鳥……………一四二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四)

(七十)……………一四三四

長發……………一四三四

殷武……………一四四五

校點說明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春秋時期結集成書，後經孔子修訂整理為三百零五篇，經子夏、荀卿等後學承傳，到西漢時出現了齊、魯、韓、毛四家《詩》。其中《毛詩》是毛亨所傳，為古文經學，主要要在民間傳授，魯、齊、韓三家是今文經學，列為學官。後三家詩漸亡，《毛詩》獨成「五經」或「十三經」中《詩經》的代表。

《十三經注疏》中的《毛詩注疏》，包括西漢毛亨《毛詩故訓傳》、東漢鄭玄箋和唐孔穎達的正義。毛亨，生卒年不詳，魯（今山東曲阜）人，相傳曾從荀卿受學，西漢初年講學授徒，將其《詩》學傳於趙人毛萇。毛亨所作《毛詩故訓傳》由於鄭玄作箋而廣為流傳。鄭玄（一二七—二〇〇），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西南）人，博學多才，兼通今古文，一生遍注群經，極大促進了經學的整合、傳播

與發展。鄭玄晚年箋《詩》，以毛為宗，兼采三家，並下己意，又為《詩》作《譜》，對《詩經》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時至唐代，孔穎達等學者又作《正義》。孔穎達（五七四—六四八），字沖遠，冀州衡水（今屬河北省）人，學識淵博，曾與魏徵等修《隋書》，並主持編撰《五經正義》，對「五經」的經、注均加以疏通，其為《毛詩》所作正義尤其受人重視。

南宋以前，經注與疏分刻，合刻者以南宋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八行本」為最早，以建刻「十行本」對後世影響為最大。如明嘉靖中有福建李元陽刻「閩本」，據「十行本」重刻；萬曆間有北京國子監刻「北監本」，據「閩本」重刻；崇禎時有毛氏汲古閣本，據「監本」重刻；清代有乾隆初年刻「武英殿本」、嘉慶間「南昌府學本」等等，均屬十行本系統。

《毛詩正義》單疏今僅存殘頁。今天所能見到的《毛詩注疏》的最早刊本為南宋本，距唐初編纂時已隔數百年，傳寫、刊刻之誤不難想見。後又屢經翻刻，訛誤愈多。清嘉慶年間著名學者阮元在江西南昌府學以「十行本」為主，校以他本而重刻，

並撰《校勘記》，為後世推重，號稱善本。今以藝文印書館二〇〇七年影印清阮元主持重刊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開雕、嘉慶二十一年刊行、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勘定的宋版《十三經注疏》中的《毛詩注疏》為底本，參考附刻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簡稱「阮校」）和盧宣旬等人的補校（簡稱「阮校（補）」）、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簡稱「孫校」）、陳奐《詩毛氏傳疏》等進行校勘，而標點則參考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等。底本陸疏作者名「機」不作「璣」，阮校並有說，今仍之。

參校所用書籍的版本如下：凡引用十三經及其注疏，以及阮校，皆用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十三經注疏》，孫校用一九八三年齊魯書社《十三經注疏校記》，《詩三家義集疏》和《毛詩後箋》用《續修四庫全書》本，《毛詩傳箋通釋》用一九九八年中華書局《清人注疏十三經》本，《經典釋文》用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本，《詩毛氏傳疏》用一九八四年北京市中國書店本，《說文解字注》用一九九八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本，《澤螺居詩經新證》用二〇〇三年中華書局本，《史記》用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

本，《國語》用一九八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校點者 鄭傑文 孔德凌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

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

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所無雙，^①

① 「所」，原無，阮校：「案「之」下當有「所」字，錯入下句。」今據乙。

其於作疏內特爲殊絕。^①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②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① 「其於作疏內」，原作「於其所作疏內」，阮校：「案當作『其於作疏內』，『其於』二字誤倒，『所』字上句，錯在此。」今據乙。

② 「憎」，原作「增」，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增』作『憎』。案『憎』字是也。」今據改。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玄箋，^①唐孔穎達疏。案

《漢書·藝文志》：「《毛詩》三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

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

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

①「玄」，原作「元」，避康熙帝玄燁之諱，今皆改爲「玄」。

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

「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案此

《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

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

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

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

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

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

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

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

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

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

「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載《經典釋文》。晉

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

《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典釋文》。

祖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

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

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

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

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

劉炫《毛詩述義》爲藁本，故能融貫羣言，包

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

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維

鷦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

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

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

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

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

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

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

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

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

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

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

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考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

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

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

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鈔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元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元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

十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南》、《召南》、《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幾章幾句及《風》、《雅》、《頌》後總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秦檜跋語。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止，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悠悠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豹」止，第四石「褻自我人究究」起至「輾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芣苢」起至「我有嘉賓中心」止，第六石「好之鍾鼓既設」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毛取其血營」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止，第八石「不元何人不矜」起至「于時言言于」止，第九石「人覲以其介圭」起至「薄言駟者有驪有」止，第十石「駱有駟有維」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遇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筐」作「𦉳」，

「貞」作「貞」，「殷」作「殷」，「桓」作「桓」，「竟」作「竟」，「恒」作「恒」，「估」作「估」，「慝」作「慝」，又作「慝」，「徵」作「徵」，「植」作「植」，「朗」作「朗」，「姑」作「姑」，「敬」作「敬」，「禎」作「禎」，是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鷓鴣》「予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椒聊》「碩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求饗」，皆與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考古者宜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興焉」，「爵」字起，至《邶風》之《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黃松石廣仁義學印章，每行大字計廿四，注夾行，每行字二十及廿一、二、三不等。宋晁公武云：「《毛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議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考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兮」，《谷風》篇「不以我能慙」，非誤倒，即誤衍。又「昔育恐育鞠」脫下「育」字。毛傳「育鞠」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

「育」訓「穉」，云「昔幼穉時，恐至長老窮匱」，無下「育」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傳文如《草蟲》篇「阜螽，蟊螽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螽」，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作「蟊螽」者，衍字。」《采蘋》篇「藻，聚藻也」下有「沉曰蘋，浮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韓詩》增人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譌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實也」，「實」乃「賓」之譌。《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味」乃「昧」之譌。《野有死麕》篇「動其佩飾」下衍「悅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己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為可取。今此記概不錄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一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錄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一行題「毛詩卷第一」，第二行題「唐國子博士兼大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第三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分經注本第一卷為五，第二卷為三，第三卷為三，第四卷為四，第五卷為三，第六卷為四，第七卷為三，第八卷為三，第九卷為四，第十卷為三，第十一卷為二，第十二卷為三，第十三卷為二，第十四卷為三，第十五卷為三，第十六卷為五，第十七卷為四，第十八卷為五，第十九卷為四，第二十卷為四，共七十卷。以正義序及《唐志》考之，非孔疏四十卷之舊也。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三字，經作大字，注、釋文、正義皆小字雙行在其下。釋文首加「○」隔之，正義首加「疏」字圍其外隔之。首列《毛詩正義序》，次鄭《譜序》，次《周南召南譜》。第一卷第一行題「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其下側注「一之一」，行末題云「一」，餘卷皆然。第二行、第三行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餘卷無。第四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即以釋文、正義各繫其下。第二卷第二行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共為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即此

書，其源出於《沿革例》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遞加脩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與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為各本注疏之祖。

閩本注疏七十卷 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 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曆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 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六冊

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校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正義

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

【疏】正義曰：鄭注《中候勅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黃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

有釜鬺。」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①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爲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爲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扑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黃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爲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爲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

①「神」，原無，據《易·繫辭》「神農氏作，斫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之文，當有「神」字。今據補。

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望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聽之，格則承之庸之，^①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

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誠勗，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答爲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爲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二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②記錄不得。邇及商

①「承」，原作「乘」，阮校：「明監本「乘」作「承」。按：

《尚書注疏·益稷》篇，「乘」亦作「承」，今據改。

②「也」，阮校：「案「也」當作「世」。」

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爲

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

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

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周

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

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皋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陶唐

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

【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爲諸侯，以后

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大

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至於大

王、王季，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

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爲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文、武之德，光熙

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

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

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總言

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及成王，周

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

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爲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爲，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之由此

《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

《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人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芣》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爲

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

「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芣》，蓋《采芣》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邾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以

① 「一」，原作「二」，阮校：「案浦鏗云『一』誤『二』」。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享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享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享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抑不尊賢也。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疏】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正義曰：

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爲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

①「鄭語」下，原有「註」字，阮校：「案浦鏜云「註」衍字，以《國語》考之，浦校是也。」今據刪。

事，謂之變風、變雅。【疏】正義曰：懿王時詩，

《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

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上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懷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己為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

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正

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

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閼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

西北，周大王所居也。^①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緜》云「周原膺膺，塋塋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

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二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

①「大」，原作「文」，阮校：「案浦鏜云『大』誤『文』，以《漢書》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

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一定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戰千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己政得失耳，非能別賢

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

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①即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后妃夫人爲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

①「繼」，阮校：「案浦鏗云「繼」當「繫」字誤，是也。」孫校：「唐以前通以「繼」爲「繫」，浦校誤。」

「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爲興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比篇之大略耳。^①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采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苢》夫人身

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鵲巢」之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己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爲《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

① 「比」，原作「此」，阮校：「案下「此」字當作「比」，形近之譌。」今據改。

以《桃夭》至《采芣苢》二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

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召爲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爲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苢》，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芣苢》。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

《采蘋》爲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節，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潤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蘋》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爲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狸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土，小大莫處，^①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節，知是《狸首》之辭。無

「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爲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

①「大」，原作「人」，阮校（補）：「毛本『人』作『大』。案「大」字是也。」按：《禮記·射義》亦作「小大」。今據改。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不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終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一）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

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正義曰：

《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縣蠻之貌，「草蟲」棄嚶嚶之聲，「瓜瓞」取縣縣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天天」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①「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衆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

①「氓」，原作「岷」，今據《詩經·衛風·氓》「氓之蚩蚩」改。

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注《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

《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如「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疏】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

《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①「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爲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

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人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

①「曄」，原作「煜」，阮刻避康熙帝玄燁之諱改。今皆改爲「曄」。

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備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

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筭數，^①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備歌，謂之無數，不以不次爲無筭也。^②鄭氏箋鄭氏箋，本亦作「牋」，同，薦年反。《字林》云：「筭，長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注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敢爲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疏】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③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爲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

①「筭」，按：《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卷十《鄉飲酒禮》無此字。

②下「不」，原作「數」，阮校：「闕本、明監本、毛本「數」作「不」。案「不」字是也。」今據改。

③「人間各專門」，原作「人滅各專門」，阮校（補）：「毛本「人滅」作「人間」，「專門」作「專門」。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言，毛氏爲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何知毛爲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載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傳」，①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舊解云：

「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妃，姬也，對也。」《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

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疏】「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理深廣，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注云：「后之言後也。」

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嬀也。」言嬀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

①「傳」，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訓』下有『傳』字，闕本列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獯豸，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疏】「風之」至「國焉」。○正

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爲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爲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餘。」

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字，下福鳳反。

崔靈恩《集註》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疏】「風風」至「化之」。正義曰：上言

「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爲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疏】「詩者」至「爲詩」。○

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爲志。發見於言，乃名爲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爲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

《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迹斜反，咨嗟也。歎，本亦作嘆，湯贊反，歎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疏】「情動」至「蹈之」。○正義曰：上云「發言爲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爲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爲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爲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爲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爲詩必歌，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

《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爲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①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猶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下，時掌反。應，應對之應，下注同。【疏】「情發於」至「之音」。○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

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爲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誦言爲詩，詠聲爲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皆始末之異名耳。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①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猶見，賢遍反。徵，陟里反。上下，時掌反。應，應對之應，下注同。【疏】「情發於」至「之音」。○正義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

①「徵」，原作「社」，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社』作『徵』，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正義、《釋文》皆作『徵』，此『社』字當是宋經注本避當時諱字耳。」今據改。

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爲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謨摩舊法，^①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爲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爲音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人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爲桀、紂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至「相應」。○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

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爲義。《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云：「宮爲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注：「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爲之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

①「謨摩」，阮校（補）：「毛本『謨摩』作『模準』。」

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爲異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爲樂，謂其樂、音同也」；子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爲樂名，新樂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耳，音、樂非爲異也。《樂記》云「淫樂慝禮」，子夏亦云「占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爲樂也。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之

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爲一句。下放此。思，息吏反。【疏】「治

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懂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

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瞻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極」，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爲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爲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爲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爲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

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衆，賢愚不等，以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爲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

【疏】「故正」至「於

詩」。○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

①「附近之近」下，原有「厚音后本或作序非」八字，阮校（補）：「案此節釋音『厚音后，本或作『序』，非』八字當在下節。」今移至下節「移風俗」之下。

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厚音后，本或作「序」，非。

【疏】「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爲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

用詩爲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爲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詩爲曲，倣詩爲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比，必履反。興，虛應反，沈許甌反。頌音訟。

【疏】「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

言詩功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爲文，其實一也。彼注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爲名，故云「以爲後世法」。鄭之所注，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

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爲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爲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爲政名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爲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爲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爲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

事爲雅者，以諸侯列土樹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爲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爲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爲風體，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

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爲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爲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爲體，若比、賦、興別爲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譎，古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

字。【疏】「上以」至「曰風」。○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六義之意。^①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爲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上

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爲詩歌，樂逐詩爲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爲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爲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謂之譎諫。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詩》

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異政，下民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異政，家家殊俗，皆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

①「此」下，原有「上」字，阮校：「案十行本「上」至「之」刺添者一字，補「上」字宜衍。」今據刪。

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爲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

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苛，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其上，福鳳反。①【疏】「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又說作變之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爲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非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瞍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

①「福鳳反」下，原有「告古毒反」四字，阮校（補）：「案此節釋音『告古毒反』四字當在下第四節『告於神明者也』下。」今據乙。

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駢》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作詩必歌，故言「吟詠情性」也。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疏】「達於至之澤」。

○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誡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厄之化，^①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遊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

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占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雅》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爲，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

①「厄」，原作「危」，阮校：「案浦鏗云『厄』誤『危』」。以《唐》譜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汜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己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疏】「是以至『之雅』」。○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①乃是一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

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爲，《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諫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

①「之」，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疏】「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爲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大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

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爲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告，古毒反。「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未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爲「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

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功，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

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

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

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騶，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祗。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

【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至「繫之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

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需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爲基，遠以近爲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①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逮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閑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逮音求。【疏】「是以」至「之義也」。○正義曰：上既總言二《南》，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閑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

「哀」爲「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閑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爲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爲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爲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妬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爲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爲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爲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至「好逮」。

① 「憂」，原作「愛」，阮校（補）：「毛本「愛」作「憂」。案「憂」字是也。」今據改。

○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注云當爲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爲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窈窕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己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衆妾有迷惑，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速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鄭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爲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

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雎，七胥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許甄反。案：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本亦作「鷖」，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兔置》詩放此。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爲」，于僞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妬，丁路反，以色曰妬。【疏】「關關」至「好逑」。○正義曰：毛以爲關關然聲音和美者是雎鳩也，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

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①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爲君子文王和好衆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傳「關關」至「王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雍雍，音聲和也。」是關關爲和聲也。「雝雝，王雝也」，《釋鳥》文。郭璞曰：「^②鵲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鵲，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疏》云：「^③雝雝，大小如鵲，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鷺。」而揚雄、許慎皆曰：「^④白鴈，似鷺，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爲「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雝之鳥雄雌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雝雝，王雝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爲說也。《采芣》傳曰「沚，渚」，《鸛鳴》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

諧者，心中和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爲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雝雝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爲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云「幽閒」，言

①「雖說」，阮校：「明監本、毛本『雖』誤『能』，閩本不誤。案『說』當作『悅』，下文作『悅』可證也。注作『說』，正義作『悅』。」
②「璞」，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璞』當作『機』。」
③「機」，阮校：「考《隋書·經籍志》作『機』，《釋文·序錄》同。唯《資暇集》有當從玉旁之說。……其實與士衡同名耳。古人所有，不當改也。」
④「揚」，阮校：「閩本、明監本『揚』作『楊』。毛本作『揚』。案子雲姓本從木，宋以來或誤從才，閩本、明監本是也。餘同此。」

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者，非也。「逮，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逮」，《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閒雖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總言宜求爲君子好匹，則總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嫉」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總謂衆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注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爲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

也。后妃有閒雖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荇，衡猛反，本亦作「菁」，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荇菜」，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荇菜」並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菹」。嬪，鼻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寐，寢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疏】「參差」至「求之」。○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又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己職事，故得之也。○傳

「苳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苳，接余，其葉符。」^①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②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苳，接余也」，俗本「苳」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闕睢之德，乃能共苳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苳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苳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苳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芣》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苳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共苳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苳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

「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③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注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苳菜之事也。事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箋云：

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卧而不周曰輾。○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吕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卧而不周」者，剩二字也。【疏】「求之」至

①「苳」，原作「符」，阮校：「案浦鏜云「符」誤「符」。以

《爾雅》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②「鬻」，原作「鬻」，阮校：「案浦鏜云「鬻」誤「鬻」者，凡陸《疏》「鬻」字皆當作「鬻」，乃形近之譌，浦校是也。」今據改。

③「官」，原作「官」，孫校：「「官」作「官」，依《周禮》正。」今據改。

「反側」。○毛以爲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爲「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爲己職事，故易之也。○箋「卧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卧而不正也。反側既爲一，則輾轉亦爲一，俱爲卧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爲不周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爲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宜以

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疏】「參

差」至「友之」。○毛以爲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爲后妃化感羣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既得，諸嬪御之等皆

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爲友然，共心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己思此淑女，若來，己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箋「同志爲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爲友」。琴瑟與鍾鼓同爲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爲友以韻之，卒章云「笙」，故以鍾鼓爲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爲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鼓也。下箋「琴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爲

友。下云「鍾鼓樂之」，共苡菜之事，爲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苡菜，左右芼之。芼，擇也。箋云：后

妃既得苡菜，必有助而擇之者。○芼，毛報反。

【疏】傳

「芼，擇也」。○正義曰：《釋言》云：「芼，擷也。」孫炎曰：

「皆擇菜也。」某氏曰：「擷，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擷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擷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爲「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

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苡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樂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協韻宜五教反。【疏】箋「琴瑟」至「其禮」。○正義曰：知「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者，《皋陶謨》云「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苡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苡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

章章四句，^①二章章八句。○五章是鄭所分，

「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疏】自古而有

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②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

「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

《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

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

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徧也，言出情鋪

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關

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爲助，者乎、而、只、且之類

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

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

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裋豐年」之

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

①「章章」，阮校（補）：「案『一章』下例不重『章』字，次

「章」字誤衍。」

②「體」，原作「禮」，阮校（補）：「案『禮』當作『體』，形近

之譌。」今據改。

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①「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②將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洽之言，③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唯以二二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著》「俟我于著乎而」，④《伐檀》「且漣猗」之篇，此等皆字上爲韻，不爲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

所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二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芣》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

①「別」，原作「外」，阮校：「案山井鼎云「外」當作「別」，是也。」摯虞有《文章流別集》，今據改。

②「體」，原作「禮」，阮校（補）：「毛本「禮」作「體」。案「體」字是也。」今據改。

③「洽」，原作「治」，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治」（按當作「洽」）作「治」。案山井鼎云「治」當作「洽」，是也。」摯虞字仲洽。今據改。

④「著」，原作「乎者」，阮校：「案「乎者」當作「著」，與下句稱「伐檀」對文也。誤分爲二字，又改「立」爲「乎」。今據改。

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章之法，^①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末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鷗鵲》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也。終篇爲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一）

① 「采」，阮校：「毛本「采」作「乎」。」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二)(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覃，本亦作「覃」，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傅，夫附反。見，賢遍反。

【疏】《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①○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

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爲本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爲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爲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汙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忘孝」。

○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汙私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①「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本章句在篇前，故標起止如此，唯《關雎》獨不然，於全書相反，當是南宋合併時所移也。合併所用經注本章句在篇後，《釋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興也。

覃，延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鳩反。長，丁丈反。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啾啾。黃鳥，搏黍也。灌木，藥木也。①啾啾，和聲之遠聞也。箋云：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藥木，與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乱反。啾音皆。搏黍，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藥」，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疏】「葛之」至「啾啾」。○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啾啾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爲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爲興，欲見此章因事爲興，故箋申之云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爲絺綌」，彼不爲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爲祭祀、艾爲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採用之時，故以「莫莫」爲「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傳「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其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不。』」②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以下，

①「藥」，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藥」作「叢」。案正義作「叢」，《釋文》：「叢，才公反，俗作藥，一本作叢，作外反。」當以《釋文》、正義本爲長。」

②「不」，原作「亦」，阮校：「案「亦」當作「不」，與上句「留」字韻。按《草木蟲魚疏》正作「不」。今據改。」

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正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搏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爲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搏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鳴恒啾啾然。其鳴啾啾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總上于飛至集，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于遠方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大名，^①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閭，才美之稱得達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莫，美博反。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斃。穫，莫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統，公侯夫人紵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穫，胡郭反，《韓詩》云「穫，漚也」，音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斃，本亦作「厭」，音亦。厭，

於黠反，本亦作「厭」。統，都覽反。統織五采如綈狀，用縣瑱也。紵，獲耕反，纓之無綌者，從下仰屬於冠。紵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人」。衣，於既反。【疏】「葛之」至「無斃」。○

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穫莫之。莫治已訖，后妃乃緝績之爲絺爲綌。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爲絺綌之時，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穫莫」至「其夫」。○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穫，莫，莫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穫，莫治之。」孫炎曰：「莫莫以爲絺綌，以莫之於穫，故曰穫莫，非訓穫爲莫。」《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斃，厭》，《釋詁》文。彼「斃」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統」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統，縣瑱之物，織五采爲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舉以言焉。紵者，纓之無綌，^②從下而上者也。《祭

① 「之」，原作「之之」，當衍「之」字，今刪。

② 「綌」，原作「綌」，阮校：「明監本、毛本「綌」作「綌」。案「綌」字是也。」今據改。

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紘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夏官·弁師》注云「紘，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爲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紘也」，則爲紘又爲紘紘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爲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紘，公侯天人紘紘，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紘」、「大

帶」上有「織」字，皆衍也。○箋「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爲作王后，爲作士妻，故習之以締綌。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我也。師，女師

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薄汙我私，薄澣我衣。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褱衣以下至褱衣。○汙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褱音輝，王后六服，一曰褱衣。接見，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擗，諸詮之音而專反，何胤、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擗，猶接莎也。」接，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褱，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

【疏】「言告」至「父母」。○毛以爲上下二「我」，我其身，

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擱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爲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已今薄欲煩擱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歸」。○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纁笄綌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①《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

大夫爲傳，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婉爲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婉爲二者，欲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婉爲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爲言語之婉順，亦爲容貌之婉媚，故分之也。既有其德，順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爲大宗。百

①「然」下，原有「○」，阮校：「案「然」下，浦鏜云誤衍「○」。今據刪。」

②「文」，阮校：「浦鏜云脫「文」字，是也。」今據補。

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後妃，莘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傳「汙煩」至「則私」。○正義曰：「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煩擱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爲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爲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褻。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爲衣。故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擱，澣濯其私衣」，^①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褱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褱盛飾」。既舉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褱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

服》注，鄭云：「褱衣，從王祭先王。綌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褱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褱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則以褱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纁笄綌衣」，而《士昏禮》云「纁笄綌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褱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褱衣何爲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褱衣也。「進見于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褱衣，二者同名爲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褱以上爲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綌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褱」之下，則皆以副褱也，「其餘則私」謂綌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綌翟以下，則綌翟當澣。《君

①「合」，原作「答」，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合」誤「答」。今據改。」

子偕老傳曰「綸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綸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爲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褱也。上舉褱衣之名，下言展、褱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纁笄綃衣耳。○箋「煩煩擗」至「褱衣」。○正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褱衣以下至褱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公對私爲深淺耳。若據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澣，故《內則》注云：「手曰澣，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澣，衣裳言澣，故澣又淺於澣，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序總之云「澣濯之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澣裳。」裳乃褻服，宜煩擗之，而言澣，是皆通稱也。○傳「父母」至「歸寧」。○正義曰：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曰：

「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箋「我之」至「君子」。○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①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爲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繒爲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展、褱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謁，請也。○卷耳，卷勉反，苓耳也。《廣雅》云：「泉

①「宜澣公服」，原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服』下有『宜澣公服』四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耳也。郭云：「亦曰胡臬，江南呼常臬。」《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誠，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誠，不正也。」苓音零。

【疏】《卷耳》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

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誠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誠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艷妻方嬪，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誠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

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易，以鼓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嗟我懷人，寔彼周行。懷，思。

寔，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寔，之鼓反。行，戶康反，注下同。朝，直遙反。【疏】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

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嗟吁而歎，①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為之，故以「周行」為「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

①「吁」，原作「呼」，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呼』作

「吁」。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采芣》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采芣》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采芣》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泉耳，亦云胡泉，江東呼常泉，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瑱，今或謂之耳瑱，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爲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

○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真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①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

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痕」。隤，徒回反，徐徒環反，《爾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頽」。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𠬪」，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𠬪」。^②罍，盧回反，酒罍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爲雲雷之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疏】「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

①「采」上，《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二有「甸」字。

②「以」，《說文解字注》作「人」。

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隤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阻。」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阻。」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云：「隤隤、玄黃，病也。」孫炎曰：「隤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隤隤者，病之狀；玄黃者，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我」至「其然」。○正義曰：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君子加其賞也。○傳「人君黃金疊」。○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疊制，《韓詩》說：『金疊，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疊，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疊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疊，諸侯之所酢。」注云：「疊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本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

《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疊，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酢，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疊」，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疊」、「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僖三十三年，卻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山脊曰岡。馬病則玄黃。①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醺必有醉而失

①「馬病則玄黃」，原作「玄馬病則黃」，《詩毛氏傳疏》曰：「『玄馬病則黃』五字當作『馬病則玄黃』，與《四牡》傳『馬勞則喘息』句法相同，今本誤也。」陳說是。今據改。

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岡，古康反。兕，字又作「兕」，徐履反，《爾雅》云：「兕似牛。」觥，古橫反，以兕角爲之，字又作「觥」，《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爲意，于僞反。殷勤，並如字，俗本下並加「心」，非也。樂音洛。

【疏】傳「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爲之。觥者，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箋「此章」至「爲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觥、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

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甸甸》「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觥」，明爲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醺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爲樂也。然則此後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觥，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醺，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醺，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爲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屣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

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宜有觥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

吁矣？石山戴土曰砠。瘠，病也。痛，亦病也。^①吁，

憂也。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

「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砠，本亦作「砠」，同，七

餘反。瘠音塗，本又作「屠」，非。痛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于反。「痛，病也」，一本作「痛，亦病也」者，非。

【疏】傳「瘠病痛亦病也」。○正義曰：《釋

詁》云：「痛，瘠，病也。」孫炎曰：「痛，人疲不能行之病。瘠，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

嫉妬之心焉。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

善言逮下而安之。^②○樛，居糾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

耦反。馬融《韓詩》本並作「糾」，音同。《字林》已周反。

《說文》以糾爲木高。逮，徒帝反。「之心焉」，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

【疏】《樛木》三章，章四句。至「之心焉」。○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義

接及其下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南，南土也。

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

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

^①「痛亦病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痛，病也』，一本作『痛，亦病也』者，非。」正義標

起止有「亦」字。考傳文不嫌於「瘠，病也」之下更云「痛，病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②「后妃能和」至「而安之」，阮校：「案此二十二字非鄭注也。《釋文》云：『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是《釋文》本無此注也。序云『言能逮下』，正義

云「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而此注以序中「言」字爲「善言」，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無此注也。且以「言」爲「善言」，既不出於經，亦不更見箋中，必非鄭注審矣。各本乃沿崔《集注》之誤，當據《釋文》、正義正之。」

盛。南土，謂荆、揚之域。^①○藟，本亦作「纍」，力軌反，似葛之草。^②《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燕薹，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纍」。^③「上附」，時掌反。【疏】傳「南南土」至「茂盛」。

○正義曰：諸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藟，一名巨荒，^④似燕薹，亦延蔓生，葉似艾，^⑤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箋「木枝」至「之域」。○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荆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爲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竦」，則非葛藟所能延，言樛

木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竦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只，之氏反，猶是也。綏之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疏】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於君子，所

①「揚」，原作「楊」，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揚」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亦作「揚」。案正義字皆作「揚」。考《春秋元命包》以爲地多赤楊，引見於《建康實錄》，是字本從木也。其李巡《爾雅》注、劉熙《釋名》皆以輕揚爲義，唐人遂但用從才字。然則鄭箋應本作「揚」字，《釋文》、正義二本應俱作「揚」字。餘同此。」今據改。

②「草」，原脫，阮校：「毛本「之」作「類」。案《釋文》云「似葛之草也」，是「草」字宜重。毛本亦非。」今據補。

③「本」，原作「木」，依《經典釋文》當作「本」。今據改。

④「荒」，原作「瓜」，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瓜」作「荒」。案皆誤也，當作「荒」，《易》釋文、《齊民要術》可證。」今據改。

⑤「似」，原無，今據《詩三家義集疏》及《經典釋文》補。

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爲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爲福祿。《天保》云：「降爾遐福。」①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以爲福祿所大，鄭以爲福祿之所扶助。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縈，旋也。成，就也。○縈，本又作「縈」，烏營反，

《說文》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忌，有所諱惡於人。○螽音終，《爾雅》作「蜚」，音同。惡，烏路反。【疏】《螽斯》三

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箋「忌有」至「於人」。○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己，己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己，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傳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②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爲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嫉妬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爲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能」。

螽斯羽，詵詵兮。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

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

①「爾」，原作「邇」，阮校：「明監本、毛本『邇』作『爾』。」

案「爾」字是也。《小雅·天保》作「爾」。今據改。

②「十年」，據《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三當作「九年」。

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說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說，所巾反，《說文》作「𧈧」，音同。𧈧，粟容反，《字林》作「𧈧」，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𧈧，粟居反，許慎、呂沈並先呂反，^①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蠡，《七月》詩云「斯蠡動股」，是也。揚雄、許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虻蠡，音竹帛反，蠡音猛。」慾音欲，諸詮之音論。「不耳」，本或作「不然」。宜

爾子孫，振振兮。振振，仁厚也。箋云：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振音真。女音汝。【疏】「蠡斯」至「振振兮」。○正義曰：蠡斯之蟲

不妬忌，故諸蚣蝑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蠡斯之羽說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蠡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蠡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

○傳「蠡斯蚣蝑」。○正義曰：此言蠡斯，《七月》云「斯蠡」，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蜚蠊，蚣蝑。」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②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璫瑁又，^③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答張

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爲興，若「厭浥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綠衣」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爲惡有漸」，是也。或興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爲喻也。○箋「凡物」至「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蠡斯不妬忌」，則知唯蚣蝑不耳。○傳「振振仁厚」。○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爲仁厚，即寬仁之義也。《麟趾》、《殷

①「呂沈」，當作「呂忱」。

②「股」，原作「肱」，阮校：「明監本、毛本「肱」作「股」。案「股」字是也。」今據改。

③「又」，原作「又」，阮校：「案「又」當作「叉」，形近之譌。」今據改。

其蠶》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雷》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爲信厚也。○箋「后妃」至「仁厚」。○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慎也。○薨，呼弘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揖，子人、側立二反。蟄，尺卜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①國無鰥民也。老而無妻曰

鰥。○桃夭，於驕反。桃，木名，《說文》作「杕」，云：「木少盛貌。」鰥，本亦作「鰥」，古頑反。【疏】《桃夭》三章，章四

句。至「鰥民」。○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婚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

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婚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箋「老而」至「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悵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蹠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爲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爲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

①「婚」，阮校：「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昏」。案「昏」、「婚」古今字。序用「昏」字，唐石經、相臺本是也，正義每易爲「婚」字而說之，今正義此作「昏」者，亦後改也。」

「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鴈》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①故《小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鰥，^②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③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為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

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①○少，詩照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當，丁浪反。【疏】「桃之至「室家」。○毛以為少壯之桃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

①「七」，原作「八」，阮校：「案浦鏗云：『「七」誤「八」。』以《左傳》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②「小」，原作「爾」，阮校：「案「爾」當作「小」。《小雅》者，今在《孔叢》第十一，此其《廣名》文也。」今據改。

③「無無」，原作「無」，阮校：「案浦鏗云：『脫「一」無」字。』以《禮記》考之，浦校是也。」今據補。

④「喻」，原作「踰」，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踰」作「喻」。《考文》古本同。案「喻」字是也。」今據改。

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爲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當爲異。①○傳「桃有華之盛者」。○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行」。○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箋「宜者」至「俱當」。○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爲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蕢，浮雲反。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室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疏】箋「家人猶室家」。

○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此云「家人」，家猶夫也，人猶婦也，②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二）

①「當」，原作「善」，阮校：「案『善』當作『當』，考正義上下文可證。」今據改。

②「人」，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婦』上當脫『人』字。」今據補。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三）（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菟置，菟又作兔，他故反，置音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疏】《兔置》三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作《兔置》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置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置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采芣苢》言「后妃之美」，此二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蠡斯》之後，《蠡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爲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置》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

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采芣苢》以后妃事終，故總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采芣苢》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總上五篇致此三篇。

肅肅兔置，椓之丁丁。肅肅，敬也。兔置，兔

罝也。丁丁，椓杙聲也。箋云：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椓，陟角反。丁，陟耕反。罝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反，《爾雅》云：「檝謂之杙。」李巡云：「檝也。」檝音特。檝音其月反。起超武夫，公侯干城。起超，武貌。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置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起，居黝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舊戶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

①「可」，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釋文》無「可」字，非也。《釋文》上出「任爲」，下出「可任」，其「任爲」上有「可」字與否，不能知也。《考文》古本乃無「可」耳。」

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鳩反，後不音者放此。守，手又反。折，之役反。衝，昌容反。【疏】「肅

肅兔置椓之丁丁起起」至「干城」。○毛以爲，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爲兔作置，身自椓杙，其椓杙之聲丁丁然，雖爲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起起然威武之夫，可以爲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爲之防固也。○

鄭唯干城爲異。言此兔置之人，有起起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與民作扞城也。○傳「肅肅」至「杙聲」。○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鵠羽》、《鴻鴈》說鳥

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置。」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釋宮》云：「櫺謂之杙。」李巡云：「杙，謂繫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傳「干扞也」。

○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爲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爲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箋「干也」至「未然」。

○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民，易傳者，以其起起武夫論有武任，明爲民扞城可以禦難也。言未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亦能和好

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逵，九達之道。○施，

如字。逵，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

【疏】傳「達九達之道」。○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

道路，二達謂之歧旁」，郭氏云：「歧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

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

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

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

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郭璞云：

「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

自純門，及逵市」，杜預云：「逵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

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

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合也。起起武夫，公侯好

仇。箋云：怨耦曰仇。此置兔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

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疏】「起起」至「好仇」。○毛以

①「置兔」，原作「兔置」，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兔置』

作『置兔』。案『置兔』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正

義中盡改爲『置兔之人』，失之甚矣。《考文》古本首章

箋作「此兔置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此章及下章箋

作「此兔置之人」，皆誤。」今據乙。

爲趙趙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爲「匹」。鄭唯「好仇」爲異。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中林，林中。○施，如

字，沈以豉反。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

侯之腹心。箋云：此置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①亦言賢也。○斷，丁亂反。【疏】「公侯

腹心」。○毛以爲兔置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爲腹心之臣。

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爲此置兔

之人賢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

事。○傳「可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爲腹心

之意。由能制斷，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臣

之倚用，如己腹心。○箋「此置」至「言賢」。○正義曰：箋

以首章爲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爲和好怨耦，謂

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

行攻伐，又可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宣十

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有此，

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

兩軍，與二章異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

有子矣。天下和，政教平也。○芣苢，音浮。苢，本亦

作「苢」，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郭璞

云：「江東呼爲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

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

勝烏。」《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

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

同，王基已有駁難也。烏音昔。【疏】《芣苢》三章，章四

句。至「有子」。○正義曰：若天下亂離，兵役不息，則我

躬不閱，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

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無

「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箋「天下和政教平」。

○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

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

也。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

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

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

①「無」，原作「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無」。

明監本、毛本亦作「無」。《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

「一本作「事」，考疏，作「無」爲是」，是也。」今據改。

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注云「隆平已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盛之處，^①或枯之，或擷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捋之，既得則枯之，擷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爲對，所以總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捋事殊，枯，擷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已。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薄，辭也。采，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疏】傳「芣苢馬舄」。○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生舌草。可嚮作茹，^②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

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任」者，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箋「薄言我薄也」。○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爲辭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傳於「薄汗我私」不釋者，就此衆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爲「始」者，以《時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爲始動以威也。《有客》前云「以繫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爲「始」，餘皆爲辭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拾也。○掇，都奪反，一音知劣反。拾音十。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①「盛」，原作「成」，阮校：「案浦鏗云「成」當「盛」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嚮」，原作「嚮」，阮校（補）：「案陸《疏》《嚮》皆作「嚮」，下凡引陸《疏》作「嚮」皆誤。」今據改，下仿此。

捋，取也。○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結，執衽也。○結音

結。衽，人錦反，又而鳩反，衣際也。

采采芣苢，薄言

擷之。擷，衽曰擷。○擷，戶結反，一本作「擷」，同。擷，

初治反。【疏】傳「結執」至「曰擷」。○正義曰：《釋器》

云：「執衽謂之結。」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擷衽謂之擷。」李巡曰：「擷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結，

謂手執之而不擷。擷則擷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

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

不可得也。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

之教化。①○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嶓冢導漾水，

東流爲漢。」被，皮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徧，邊見

反。【疏】《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正義

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

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

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

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

指言其處爲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

敘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

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

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

「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

諸侯，故止言「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

總序三章之義也。○箋「紂時」至「教化」。○正義曰：言

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漢之域爲先被

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文，故言之

耳。其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②漢有游女，不

可求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

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

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

①「先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作「先被」。考《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當以正義本爲長。」

②「息」，阮校：「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正義之說是也。此爲字之誤。」

游流水之上，^①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絮使之然。○喬木，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息」，此以意改爾。竦，栗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潛行爲泳。永，長。方，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絮，犯禮而往，將不至也。○泳音詠。汭，芳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汭謂之簠，簠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柎也。」郭璞云：「水中簠筏也。」又云：「木曰簠，竹曰筏，小筏曰汭。」簠音皮佳反。柎，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疏】「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以庇廕，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絮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絮清，人無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絮。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絮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絮，求而不可得，故

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作「游」。^②○傳「思辭」至「思者」。○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閨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汭之道，不釋「不

①「流水」，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

「流水，本或作漢水。」正義本今無可考。」按：下正義云「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是正義本亦作「漢水」，當以作「漢水」爲長。

②「遊」下，原有「女」字，阮校：「十行本『遊』至『游』刺添者一字，是『女』字衍也。此當云『定本游』作『遊』。」今據刪。

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絜。此云絜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象，木可就蔭，①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禮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絜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彊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澍」。○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澍」，《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澍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澍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②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翹翹，薪貌。錯，雜

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①○翹，祁遙反。沈其堯反。「尤高絜者」，一本無「絜」字。

之子于歸，言秣

其馬。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

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虛氣反，牲腥曰餼。【疏】「翹翹」至「其

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絜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絜，我欲取其尤貞絜者。又言是其尤絜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鸛鳴》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

①「木」，原作「本」，據上下文意改。

②「大」，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曰』上有『大』字，闕本列入，是也。」今據補。

③下「之」字，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舟』下有『之』字，闕本列入，是也。」今據補。

④「絜」，阮校：「《釋文》云：『一本無『絜』字。』考此箋『尤高者』說以楚爲喻之意也，不應有『絜』字，當以一本爲長。」

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繫者」。○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蕒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正義曰：①《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爲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己，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爲謙者，不自言己，說他女嫁，故不爲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採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蕒。蕒，草中之翹翹然。

○蕒，力俱反，馬云「蕒，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疏】傳「蕒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蕒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蒿蕒。」舍人曰：「購，一名蒿蕒。」郭云：「蒿蕒，蕒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蕒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五尺以上曰駒。【疏】傳「五尺以上曰駒」。○正義曰：《度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輶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駕馬高六尺，即《度人》三等龍、騾、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①「○正義曰」，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焉』下有『○』」，又有「正義曰」三字，閩本剝入，是也。今據補。
②「生」，《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作「出」。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墳，符云反。

《常武》傳云：「墳，涯也。」能閔，密謹反，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疏】《汝墳》三章，章四句。

至「以正」。○正義曰：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爲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敘言「道」者，皆爲「言」，不爲「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

也。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箋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枚，妹迴反，幹也。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

如朝飢之思食。○惄，本又作「怒」，乃歷反，《韓詩》作

「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輶」，音同。【疏】「遵彼」

至「調飢」。○正義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

側，伐其條枚枝幹之薪。以爲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

事，因閔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

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

惄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正義

曰：《釋水》云：「汝爲墳。」①傳曰：「濟汝。」故知是水名

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

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

「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

水》云「水自河出爲灘，江爲沱」，別爲小水之名。又云：

「江有沱，河有灘，汝有漬。」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

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

墳」爲「漬」，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漬。箋，傳不然

者，以彼漬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

宜在漬汝之間故也。「枝曰條，幹曰枚」，無文也。以枚非

①「墳」，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

「墳」，當依《爾雅》作「漬」，下詩云「遵彼汝墳」同」，是

也。按《說文》曰：「漬，水厓。墳者，墓也。」

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枝者本大，不可伐其幹，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栢」，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是爲餘也，如今藥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箋「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則閔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爲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固門，紡績織紵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爲非其事也。○傳「怒飢意」。箋「怒思」。○正義曰：《釋詁》云：「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怒」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爲飢。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承接也。此連調飢爲文，故傳以爲飢意。《小弁》云「怒焉如擣」，無飢事，故箋直訓爲「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

曰肄。①○肄，以自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己反得見之，②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而勉之。」○思，如字，又息嗣反。【疏】「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正義曰：「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覲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已見」至「勉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爲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爲不遠棄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已而去，知爲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爲棄已而憂也？下章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已

①「斬」，原作「漸」，阮校（補）：「毛本「漸」作「斬」。案「斬」字是也。」今據改。

②「于」，阮校：「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于」作「於」。案「於」字是也。正義作「於」，此箋皆定本也。」

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己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

頰，赤也。魚勞則尾赤。①燬，火也。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魴，符方反，魚名。頰，勑貞反，《說文》作「經」，又作「頰」，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孔，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辟此」，一本作「辭此」。處，昌慮反。為疎，于僞反。疎，亦作「疏」。【疏】「魴魚」至「孔邇」。○正義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頰赤」至「燬火」。○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頰。」郭云：「頰，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徨。」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瞶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為勞也。鄭以為彼言彷徨為魚肥，不指魚名，

猶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為魚勞。「燬，火」，《釋言》文

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為燬也。」○箋「君子」至「紂存」。○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皆在於情性，豈有勸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雷》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雷》，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惡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哀亂

①「魚」上，《詩毛氏傳疏》曰：「當奪「魴」字。」

②「皆」，原作「昔」，阮校：「毛本「昔」作「皆」。案「皆」字是也。」今據改。

之俗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①《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

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呂辛反，瑞獸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麒麟至。」麕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疏】《麟之趾》三章，章二句。至「之

時」。○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爲此

次。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爲有《關雎》而應之。大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爲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爲示法耳。○箋「關雎」至「以過」。○正義曰：箋欲明時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爲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爲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

①「之趾」，阮校：「《釋文》云：「序本或直云「麟止」，無「之」字。」考正義云「此麟趾處末」者，是正義本無「之」字。標起止云「麟之趾三章」，衍也。」阮校（補）：「案或直云「麟止」，「止」字此誤作「趾」。」

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由此言之，黃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雎》之化，而致否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存，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為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此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振音真。相應，音鷹，當也。于嗟麟兮。于嗟，歎辭。【疏】「麟之」至「麟兮」。

○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為獸，屬信而應禮，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即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傳「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興，意以麟於

五常屬信，為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

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禮，則與《左氏》說同，以為脩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父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脩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不脩則龍不至」故也。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駁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駁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別說。○傳「于嗟歎辭」。○正義曰：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

①「于」，阮校：「案「于」當作「吁」。「于」、「吁」，古今字。注作「于」，正義作「吁」，易字之例如此，不知者乃改之。」

②「又」，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又」當作「义」作「义」。案皆誤也，當作「義」。此句說脩義母，下句「則神龜在沼」說致智子，與《洪範》從作「义」初不相涉，但當時俗字或以「义」為「義」耳。」

此歎信厚可知。

麟之定，振振公姓，定，題也。公姓，公同姓。

○定，都佞反，字書作「頽」，音同。題，徒兮反，郭璞注《爾雅》：「頽也。」^①本作「頽」，誤。于嗟麟兮。【疏】傳

「定題」。○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謂頽也。」傳或作「頽」。《釋畜》云：「的頽，白頽。」頽亦頽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傳「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疎於同祖。上云「公子」，為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同高祖為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為然。案《杕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為異，彼為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為一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為親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是同宗於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內，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②非異國也。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為疎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

族，公同祖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一本「示」作「象」。于嗟麟兮。【疏】傳「麟角」，箋至「不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麋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①「頽」，原作「頽」，阮校（補）：「盧本「頽」作「頽」。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親」，原作「新」，阮校（補）：「毛本「新」作「親」。案「親」字是也，上下文皆可證。」今據改。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雛」。行，下孟反，下注同。尸鳩，本又作「鳴」，音同，《爾雅》云：「鳴鳩，鵲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楊雄云：「戴勝也。」【疏】《鵲巢》三章，章四句。至「配焉」。○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其有之，由其德如鳴鳩，乃可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太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爲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爲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鳩，鳴鳩，桔鞠

也。鳴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①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鳴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桔，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鵲」。鞠音菊，《爾雅》作「鵲」。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鳴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王肅魚據反，云「待也」。乘，繩證反，下同。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疏】「維鵲」至「御

①「架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架之，音嫁，俗本或作加功。」考正義本當作「加功」。正義云「故知冬至加功也」，是其證。定本當亦作「加功」，故正義不言有異也。定本出於顏師古，其《匡謬正俗》有論此一條，云「始起冬至加功力爲巢也」，是其證。顏又引劉昌宗、周續等書「加」爲「架」，而駁其不應言「架功」，其說誤也。劉、周二本皆作「加之」，故音架，而以橫架爲義，與《釋文》作「架之」者實一本也，自不作「功」字，不得以「架功」駁之，當以《釋文》本爲長。」

之」。○正義曰：言維鵲自冬歷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鳴鳩往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鳴鳩居鵲之巢，有均壹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鳴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其備。○傳「鳴鳩結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鳴鳩」也。《釋鳥》云：「鳴鳩，結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埤倉》云：「鵲，結鞠。」《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箋「鵲之至燕寢」。○正義曰：《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鳴鳩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傳「百兩至百乘」。○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

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此夫人斥大姒也，《大明》云「續女維莘」，莘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乘將之。○箋「家人至盛」。○正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謂父母家人也。《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疇良人所之。」《小戎》曰：「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爲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褻。」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禮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禮。」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維鵠有巢，維鳩方之。方，有之也。^①

○「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將，如字，沈七羊反。

維鵠有巢，維鳩盈之。盈，滿也。箋云：滿

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媵音孕，又繩證反。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之子于歸，百兩

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鳩鳩之德，宜配

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疏】箋「滿者」至「之

多」。○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姪者何？

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

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鳩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

以「迓」爲「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

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芣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芣，蟠蒿也。于，

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神饗德

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苾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薦芣菜。

○沼，之紹反。沚音止。蟠，薄波反，白也。蒿，好羔反。

谿，苦兮反，杜預云「澗也」。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之事，祭事也。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疏】「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

芣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爲菹，夫

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此

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傳「芣蟠蒿」。○正義

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

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

①「方有之」，阮校：「《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

「之」字。』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一本誤，傳

當云「方之，方有之也」，下傳當云「成之，能成百兩之

禮也」，皆引經附傳時所刪。」

水中也。○傳「公侯」至「苾菜」。○正義曰：言執繫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爲祭用，既言公侯夫人執繫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苾菜也。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苾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②此傳言草，皆菜也。○箋「于以」至「繫菹」。○正義曰：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爲「於」，上「于」爲「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爲「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繫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薦繫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①西上，及兩鉶鉶毛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繫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苾菜之菹」，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傳「之事祭事」。○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山夾水曰澗。○澗，古晏反。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饔饔之事。《禮記》：「主婦髮鬢。」^①○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蚤音早，本多作「早」，下同。濯，直角反。漑，古愛反。僖，昌志反，酒食也。饔，七亂反。髮，皮寄

①「信」，原作「德」，阮校：「案浦鏜云「信」誤「德」，是也。」

②「采蘋」正義引作「信」。今據改。

③「毛」，原作「芼」，阮校：「毛本「芼」作「毛」。案「毛」字是也。」今據改。

④「俎」，原作「菹」，阮校：「案浦鏜云「俎」誤「菹」，以《特牲》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⑤「鬢」，原作「髻」，阮校：「案此定本也。正義本「髻」作「鬢」。《釋文》云：「鬢」，本亦作「髻」，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段玉裁云：「考此字當作「鬢」，《五經文字》云：「鬢，聽亦反。」見《詩·風》注，謂此也。劉音吐歷反，可見其字作「鬢」。《說文》：「鬢，髻髮也。」鄭《少牢》注：「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剔解鬢，所謂詰訓之法也。其徒帝反者，鬢與髻爲一字，《說文》、《五經正義》與鬢字皆別見，即髮也，不得重在髮下。定本、正義本、《釋文》本皆誤，所當正也。鄭《少牢》及《追師》二注本皆與此注同作「鬢」，今《少牢》亦一誤而爲「鬢」，《追師》亦再誤而爲「髻」也。」今據改。

反，鄭音髻。髻，本亦作「髻」，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爲呂姜髻」，是也。紒音計。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①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祁，巨私反。罷音皮，本或作「疲」。

【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服被髻之飾，僮僮然甚疎敬乎！何時爲此疎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漑饔饔之時甚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髻之飾，^②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錫」，^③注云：「被楊讀爲髮髻。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即與次一也。知者，《特性》云「主婦纁笄」，《少牢》云「被錫」。纁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髻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髻，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錫」爲「髮髻」者，以剔是剪髮之名，直云「被錫」，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爲「髮

髻」。髻，剔髮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髻也。定本作「髮髻」，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注云：「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祿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絲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盥蓋展衣，否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性》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爲侈袂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性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

- ① 「去」，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去」字。正義於「去」字斷句，定本於「髮髻」斷句也。惠棟云：「當依定本刪「去」字。」
- ② 「飾」，原作「釋」，阮校：「案浦鏜云「「釋」當「飾」字誤」，是也。」今據改。
- ③ 「錫」，原作「楊」，阮校：「案「楊」當作「錫」，形近之譌。」今據改。

更別立說，見士祭玄端，其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爲侈緣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異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緣衣之袂。此「主婦髮鬢」，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傳「僮僮竦敬」。○正義曰：知僮僮不爲被服者，以下「祁祁」據夫人之安舒，故此爲竦懼而恭敬也。○箋「早夜」至「之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漑。早在事，謂朝視館饗。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漑館饗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爲視濯者？以「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據祭畢，即此「被之僮僮」爲祭前矣。若爲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鬢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漑館饗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館饗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漑館饗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漑，注云「濯，漑也」，即濯、漑一也，鄭并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主夫人，^①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祭之

日，朝乃饗人溉鼎，廩人溉甑，無主婦所視，無館饗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傳「祁祁」至「有儀」。○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髮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鬢」，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我還」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采芣》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三）

①「主」，原作「王」，阮校：「案浦饒云「王」當「主」字誤，是也。」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四）（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木疏》云：「一名負蠶，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疏】《草蟲》三章，章七句。至「自防」。○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嘒嘒，聲也。

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蟣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嘒，於遙反。趯，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躍音藥。蟣音煩。種，章勇反。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

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忡，敕中反。當，丁浪反，下同。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止，辭也。覯，遇。降，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覯，古豆反。降，戶江反。【疏】嘒嘒至「則降」。○正義曰：言嘒嘒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趯趯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此阜螽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興大夫之妻必待大夫呼己，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己，恐其見棄，己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卧息於寢，知其待己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傳「草蟲」至「螽蟣」。○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蠶。」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蟣。」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臘。」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蟣。」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蟣螽」者，衍字也。○箋「草蟲」至「求呼」。○正

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爲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爲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婦人」至「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箋「未見」至「塗時」。○正義曰：知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蘋、采薇皆爲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爲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箋「憂不」至「之情」。○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罹」，明父母以見棄爲憂。己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箋「既見」至「化生」。○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覲」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奧」，即陳同牢之饌，

「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卧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爲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爲禮也。言「既覲」謂已昏者，謂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既覲」並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同牢初見君子待己顏色之和，己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二者相因，故並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覲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覲，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覲」爲「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南山，周南山也。蕨，

鰾也。①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鰾，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鰾。」鰾，卑減反，本又作「鰾」。俗云：「其初生似鰾脚，故名焉。」【疏】「陟彼」至「其蕨」。○毛以爲，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

①「鰾」，阮校：「相臺本『鰾』作『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作『鰾』。案《釋文》：『鰾，本又作『鰾』。』小字本依《釋文》又作也。《釋文》舊或誤，今正。」

采其繁菜，然此采繁者欲得此繁，以興己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己以禮也。己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繁。○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繁爲異耳。毛以秋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南山」至「蕨繁」。○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蕨繁」，《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繁。」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箋「言我」至「采繁」。○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繁，故以在塗見之，因興。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未見君子，憂心惓惓。惓惓，憂也。○惓，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服也。○說音悅，注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薇，菜也。○薇音微，草也，亦可食。

【疏】傳「薇菜」。○正義曰：陸機云：

「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

「薇，草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

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維父母思己，故己亦傷悲。○離，力智反。【疏】傳「嫁女」至「相離」。○正義曰：解所

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己，故己悲耳。《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注云：「親骨肉。」是爲思與女相離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蘋，符申反，《韓詩》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師也」。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婉，怨遠反。婉音晚。枲，絲似反。繭，古顯反，本亦作「蠶」。紵，女金反，何，如鳩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紃音旬，條也。漿，子詳反。醢音海。相，息亮反。笄，古今反。【疏】《采蘋》三章，章四句。至「祭祀矣」。○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之以爲法度也。言

既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祀矣。此謂已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箋「女子」至「法度」。^①○正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婉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所謂婦德也。「執麻枲」者，執治緝績之事。枲，麻也，《釋草》云「枲，麻」，孫炎曰「麻，一名枲」，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纈之，絲則絡之。「織紵組紃」者，紵也、組也、紃也，三者皆織之。服虔注《左傳》曰「織紵，治繒帛者，則紵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紃，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菹醢之禮。酒漿及籩豆，皆連上「納」文，謂當薦獻之節，納以進戶。《虞夏》傳曰「納以教成」，鄭云「謂薦獻時」，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納以教成」文同。菹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時也。獻無漿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菹醢」，菹醢在豆，籩盛脯羞，皆薦所用也。籩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菹醢者，便文言之。禮

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爲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言「能循法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爲今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傳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爲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爲教成祭也。定本云「姆教婉婉」，勘禮本亦然，今俗云「傳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蘋，大萍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祭女

① 「女」，原作「云」，據序注改。

所出祖也。^①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濱音賓，涯也。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萍，本又作「萍」，薄經反，一本作「苹」，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②先，蘇遍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淨。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

維錡及釜。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③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漚之中，是錡羹之芼。○盛音成。筥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綺反，三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更反，煮也。漚，去急反，汁也。錡，本或作「錡」，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禮》音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

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④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牖音酉，下如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與音餘。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

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禮，^⑤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盥音

①「祭」，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重「祭」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云「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可證。」今據補。

②「佳」，原作「佳」，據《經典釋文》改。

③「無足曰釜」，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方曰筐至曰釜」，又云「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有無足曰釜」，是正義本與俗本同也。此傳「錡，釜屬」，「有足曰錡」，互文見意，不更言「無足曰釜」矣。當以定本爲長。」

④「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室」，又云「定本、《集注》「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考下傳云「必先禮之於宗室」，是大宗之廟但稱宗室，不稱宗廟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⑤「禮」，原作「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禮」，《考文》古本同。案「禮」字是也，正義可證。」今據改。

資，本或作「粢」。**【疏】**「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爲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烹煮之？維錡及釜之中煮之也。既煮之爲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苹，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①《左傳》曰：「蘋蘩蕰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至「爲戒」。○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爲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故言「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爲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

次皆爲教成之祭，故具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曾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曾、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爲牲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浴使婦人自潔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左傳》曰：「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明矣。《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

①「音瓢」，阮校：「案『音瓢』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也。○今按『音瓢』二字亦是郭注。郭注不特經內字爲音，即自注內難識之字亦多爲音。」

「方曰筐」至「曰釜」。○正義曰：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箋「亨蘋」至「之芼」。○正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錡，取一羊錡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錡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性體在俎，下乃設羊錡、豕錡。云皆芼，煮於所亨之滫，始盛之錡器也。故《特牲》注云：「錡，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滫之中矣，故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錡中爲錡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爲大羹矣。《魯頌》曰：「毛魚載羹。」傳曰：「羹，大羹，錡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滫於醢北。」注云：「大羹滫，煮肉汁。則滫，汁也。」○傳「宗室」至「牖下」。○正義曰：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爲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

作「室」字。○箋「牖下」至「爲之」。○正義曰：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爲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爲之」。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爲之。○傳「少女」至「蘋藻」。○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戶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澗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爲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說教成之祭事終，故

於此總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箋「主設」至「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禮之於房中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禮，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以三月已來，教之以法度，今爲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設羹，謂《特牲》云「主婦及兩銅錮芼設於豆南」，是也。①《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又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

經不言焉。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粢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於奧，奧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爲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

①「婦」下，原有「人」字，阮校：「浦鏜云衍「人」字，以《特牲》考之，浦校是也。」今據刪。

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

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

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甘棠，《草木疏》

云：「今棠梨。」①召，時照反。奭音釋，召康公名也。《燕

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

「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

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②燕，烏賢反，國名，在《周

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疏】《甘棠》三章，章三

句。至「南國」。○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行

政於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

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

樹，是爲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

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

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

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

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豳》亦變風，故有

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正義曰：《燕世家》云

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爲二伯」，故云「召伯」。

《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

上公，爲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樂記》曰

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

爲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

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

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言，獨稱召伯

者，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

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

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

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

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

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知然者，

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

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

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

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

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爲二伯」，故云「召伯」。

《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

上公，爲二伯」也。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故《樂記》曰

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

爲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

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必

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言，獨稱召伯

者，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

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

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

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

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

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知然者，

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

同，明所美亦是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

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

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爲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爲正耳。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杜也。剪，去。伐，擊也。箋云：茇，草舍也。^①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蔽，必決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芾，非貴反，徐方蓋反。剪，子踐反，《韓詩》作「箋」，初簡反。茇，蒲曷反，徐又扶蓋反，《說文》作「𦵏」。去，羌吕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疏】「蔽芾」至「所茇」。○正義

曰：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男女之訟，今雖身去，尚敬其樹。言蔽芾然之小甘棠，勿得剪去，勿得伐擊，由此樹召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傳「蔽芾」至「草舍」。○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爲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樛」，箋云「樛之蔽芾始生」，謂樛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扶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茇舍，^②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

故以跋爲草行，且「跋」字從「足」，與此異也。○箋「召伯」至「其樹」。○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注內竝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憩，息也。○敗，必邁反，又如字。憩，本又作「惕」，起例反，徐許屬反。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薄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①「箋云茇草舍也」，阮校：「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蔽芾至草舍』，『箋召伯至其樹』，明監本、毛本依此所改也。《考文》古本同，亦采正義。又正義云『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是其本自「茇者舍也」至「敬其樹」凡四十一字，皆爲傳也。段玉裁以定本、《集注》爲是。」
②「茇」，原無，孫校：「『舍』上，當依《周禮》注補「茇」字。」今據補。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疏】《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至

「貞女」。○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彊暴者，紂俗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彊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此其文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興

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①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②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於葉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

①「箋云」下，阮元舊校以爲《釋文》、《考文》古本有「夜莫」二字，非是。後校爲：「舊校非也。依《說文》：「夕者，莫也；莫者，日且冥也」，「夜者，舍也，天下休舍也」，古「夕」與「莫」不同義，「夜」與「莫」不同義，「莫」謂日冥，「夜」則該日冥至將旦言之，是以《穀梁春秋》「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即「夕」字，此「夕」與「夜」分別之證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莫」亦爲夜。鄭云「夜，莫也」者，散文之義也，別之也。曷爲別之？嫌謂此夜爲終夜也，箋有「夜，莫」二字者是。」

②「彊」，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禮不足而來彊暴」，是正義本此「彊」及下「彊委」皆當與序「彊暴」字同，讀作巨良反。《釋文》：「而彊來，其文反，下「彊委」同」，《五經文字》云「彊、彊並巨良反」云云，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釋文》與正義不同也。當以《釋文》本爲長。《考文》古本下「彊委之」作「彊」。

沈又於占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莫，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彊，其丈反，下「強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不音者放此。昏昕，許巾反，至禮用昕，親迎用昏。【疏】「厭浥」至

「多露」。○毛以爲厭浥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爲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爲室家之道，所以不爲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不爲耳。似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爲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中」至「昏昕」。○正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禮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是草既成，露爲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爲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爲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

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彊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矜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稱夫，①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衆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辨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昕」，《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昏，婿也。」《匏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婿也。經言「夙」，即昕也；「夜」，即昏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以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則是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昕，婿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旦受爾禮，夕受爾迎，何

①「稱」，原作「得」，孫校：「『稱』誤『得』，依閩本正。」今據改。

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迎，故夙夜兼言之。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

似有角者。速，召。獄，塤也。箋云：女，汝，①彊暴之男。

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

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

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

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穿，本亦作

「穿」，音川。女音汝，下皆同。獄音玉。塤音角，又戶角

反，盧植云：「相質穀爭訟者也。」崔云：「塤者，塤正之

義。」一云獄名。味，本亦作「囑」，郭張救反，何都豆反，鳥

口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

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

來彊委之。○紃帛，側基反，依字「糸」旁「才」，後人遂以

「才」爲「屯」，因作「純」字。兩音諒。媒音梅，謀也。妁，

時酌反，又音酌，《廣雅》云：「妁，酌也。」【疏】「誰謂」至

「不足」。○正義曰：此彊暴之男侵陵貞女，女不肯從，爲

男所訟，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

以其雀若無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

故謂雀之有角。以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

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召我而獄也？見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二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彊暴之男雖召我來至，與我塤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傳「不思」至「獄塤」。○正義曰：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故也。下傳曰：「視牆之穿，而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此亦見穿屋室，而推其類，可謂雀有角。此是不思物變之人。「獄塤」者，鄭《異義駁》云：「獄者，塤也，因證於塤核之處，《周禮》之圓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皋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土，因謂圓土亦爲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聽訟」以總之。○箋「物與」至「當審」。○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二者皆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

①「汝」，原誤作「女」，今據文義改之。

召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獄官言之。《士師》注云：「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察，非召伯即爲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爲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召伯公卿所當爲乎？○傳「昏禮」至「五兩」。○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純帛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爲不足。不足者，謂事不和，同彊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爲之說，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也。禮尚儉，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爲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紃」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文，準《士昏》而言。《玉人》

曰：「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正義曰：知不爲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彊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己之禮而不從己，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彊來，故云「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麕》以亂世民貧，思麕肉爲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言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六禮之來彊委之」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彊留委置之，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彊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彊委，不和，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彊委」者，以方爲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納徵耳。女爲父母所嫁，媒妁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爲之辭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訟？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

謂鼠有牙。○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

【疏】傳「墉牆」。○正義曰：《釋宮》云：「牆謂之墉。」李

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

「社內北牆」，是也。亦爲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

《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

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

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

也。《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

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行，下孟反。

【疏】《羔羊》三章，章四句。至「羔羊」。○正義曰：作

《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

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爲行正直，德如羔羊。

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

上無「所」字。言「南」者，總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

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

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

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爲裘用羔羊之皮，此

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

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敘達其意，故云

「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

伯》注云：「羔取其執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

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執之不鳴，①殺

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

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

正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

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

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爲節儉，

「自公」爲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

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言羔羊，以服乃行事，故先說其

皮。序後言羔羊，舉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爲文，勢之

便也。○箋「鵲巢」至「之人」。○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

以比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

位」，則化及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

①「執」，原作「贊」，阮校：「案浦鏜云「執」誤「贊」，以《公

羊》注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釋《鵲巢》之功所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故天下化之，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裘，卿大夫之服，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謂競相切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它，本又作「他」，同，徒何反。「它，數也」，本或作「紵，數」，所具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①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委，於危反。蛇，本又作「蛇」，同，音移。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行，下孟反，崔如字。從迹，足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疏】「羔裘」至「委蛇」。

○毛以爲，召南大夫皆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紵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大夫減退膳

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傳「小曰羔」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爲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竝言，故以大小釋之。此言「紵，數」，下言「總，數」，謂紵、總之數有五，非訓紵、總爲數也。二章傳云「絨，縫」者，《釋訓》云：「絨，羔羊之縫。」孫炎曰：「絨之爲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爲縫，則五紵、五總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紵，數」者，以經云「五紵」，先解五之意，故紵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絨，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絨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體，恐人以爲紵自數也，絨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絨數亦五。絨言縫，則紵、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矛有英飾。」《閔宮》傳云：「朱英爲飾。」則此英亦爲飾可知。素

①「膳」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考文》古本「膳」下有「食」字，采正義。」

絲爲飾，維組紉耳。^①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紉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爲組紉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紵」、「五緇」，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爲組紉，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紉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紉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爲線而得爲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傳「公公」至「從迹」。○正義曰：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箋「退食」至「之貌」。○正義曰：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爲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是減膳可知。禮者，苦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己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爲美談。經云

「自公」，鄭訓「自」爲「從」，「公」爲「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革，猶皮也。緇，縫也。○緇，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緇，縫之界域。」

「緇，縫」，《爾雅》云「緇，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緇，猶縫也」，則當音符龍反。【疏】傳「革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

「大裘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鞣、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爲裘，明非去毛，故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

①「維」，阮校（補）：「『維』當作『唯』」。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裼」故也。士則麕裘青豸裘，以狐白之外，唯麕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朔，^①君臣用麕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麕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豸裘，絞衣爲裼。若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定九年傳云「暫幘而衣狸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衰飾爲異，故《唐》詩云「羔裘豹祛」，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方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爲裼，便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衾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褱，玄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衾冕與衣玄知不用狐青裘者，^②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羸，謂狐青麕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縫，符龍反，注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徐所例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①「朔」，原作「朝」，阮校：「浦鍾云「朔」誤「朝」，下「素衣麕裘，諸侯視朝之服」同，是也。《終南》正義可證。」今據改。

^②「與衣玄知」，阮校：「案十行本「衣」至「青」剝添者一字，是「知」字衍也。」孫校：「「與」字難解，疑是羨文，阮以「知」爲羨，殆非也。」按：當以孫校爲長。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① 召南之大夫遠

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召南大夫，召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

殷音隱，下同。雷，亦作「雷」，力回反。「勸以義也」，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遑，本或作「惶」，音黃，暇也。使，所吏反。【疏】《殷其雷》三章，章六句。至「勸以義」。○

正義曰：作《殷其雷》詩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爲臣之義。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遑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閔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爲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

不遑寧處，其室家閔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即具陳所勸之由，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爲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召南至」之屬」。○正義曰：此解大夫即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召南者，以其是召伯之屬，故言「召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言「召伯之屬」者，召伯爲王者之卿士，

《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

傳》曰「伯與之大夫暇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雷」，雷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雷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閔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閔之，明是召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爲伯，箋因《行露》之序從後言之耳。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殷，雷聲也。山南曰

陽。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

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何斯

遑斯，莫敢或遑。何此君子也。斯，此。遑，去。遑，

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

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復，符福

反。閒音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振振，信厚

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

①「以」，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

云：「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考正義云「勸夫以爲臣之義」，下句正義云「而勸以爲臣之義」，是其本此句當亦有「以」字。」

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振音真。爲君，于僞反，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

【疏】「殷其」至「歸哉」。

正義曰：言殷殷然雷聲在南山之陽，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閔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之時，何爲勤勞如此？」既閔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爲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傳「殷雷」至「天下」。○正義曰：此雷比號令，則雨雷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箋云「非雨雷也」，^①雨雷之聲尚殷殷然，是也。「雷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象辭也，注云「震爲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故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雷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雷，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雷喻號令之義也。雷之發聲，止聞百里。文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山出雲雨之事。○傳「何此君子」至「箋復去此」。○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

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集注》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誤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疏】傳「亦在」至「左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爲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或在其下。箋云：

下，謂山足。何斯違斯，莫或遑處。處，居也。○

處，尺煮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四）

①「箋云」，阮校：「案『箋云』二字當在『非雨雷也』之上，不知者誤移於下耳。」今據乙。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五）（五）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標，婢小反，徐

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媒」，《說文》：「媒，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被，皮寄反。【疏】《標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

○正義曰：作《標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

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①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即此

①「以至二十」，原無，阮校：「毛本『然則男』下刺添作『自二十以及二十九』。案所補是也。此『二十』複出而脫耳。浦鏜云『至』誤『及』，是也。」今據補，改。

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爲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爲正。鄭據《周禮》仲春爲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即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既以仲春之月爲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似梅落少，^①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爲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兮」，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既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既盡，喻去春尤遠，^②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

嫁明矣。六月則爲晚。此篇三章，宜一章興一月，故以首章爲初夏，二章爲向晚，此得以及時，宜舉末以言之，故不以爲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爲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未一時，故可強嫁，至季夏去春遠矣，^③故不得爲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此首章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即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爲期盡也。孫卿、《家

①「似」，原無，阮校：「毛本『則』下有『似』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②「尤」，原作「光」，阮校（補）：「毛本『光』作『尤』。」今據改。

③「至」，原作「故」，阮校：「案浦鏜云『故』疑『至』字誤，是也。」今據改。

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綱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標有梅，其實七兮。興也。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墮，迨果反，又徒火反。**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

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音待，《韓詩》云：「顧也。」【疏】「標有」至「吉兮」。○毛以為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為昏。此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興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興時衰為異。言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箋「梅實」至「始衰」。○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墜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為喻也。○箋「我，我當嫁者」。○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己。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標有梅，其實三兮。在者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求我庶士，迨其**

今兮。今，急辭也。

標有梅，頃筐壓之。壓，取也。箋云：頃筐取

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頃音傾。壓，許器反。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

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

箋云：謂，勸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勸望之憂。不

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

不備，相奔不禁。○蕃音煩。禁，居鳩反，一音金。【疏】

「標有」至「謂之」。○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

以頃筐取之。以興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

取之，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

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待備禮。○鄭以隋落者是梅，此

梅落盡，^①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

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復昏故也。求我當

嫁者之衆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勸望之時，謂女年二十而

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勸望之憂，宜及此時取之。○傳

「不待」至「民人」。○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

「謂之」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

又解不待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

期既滿，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謂多得成

昏，令其有子，所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衆多。○箋「不

待」至「不禁」。○正義曰：傳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即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謂明年仲春始不待禮會之也。^②又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以色列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行，下孟反，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疏】《小星》二

章，章五句。至「其心矣」。○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上二句是也。衆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

①「盡」，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落』下有『盡』字，闕本剝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②「始」，原作「如」，阮校：「毛本『如』作『始』。案『始』字是也。」今據改。

御不當夕，下三句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總指衆妾媵與姪娣，皆爲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貴妾」也。①《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嘒，微貌。小星，衆無

名者。三心五嘒，四時更見。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嘒，呼惠反。嘒，張救反，又都豆反，《爾雅》云：「嘒謂之柳。」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時職

反，《韓詩》作「實」，云「有也」。【疏】「嘒彼」至「不同」。

○正義曰：言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嘒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興禮命卑者，②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惠及故也。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嘒彼」至「更見」。○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③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爲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知三爲心者，④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綱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

①「貴妾」，原作「賤妾」，阮校：「案浦鏜云「貴妾」誤「賤妾」，是也。」今據改。

②「命」，原作「雖」，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雖」作「命」。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③「星」上，據《雲漢》傳當有「衆」字。

④「心」，原作「星」，阮校：「案浦鏜云「心」誤「星」，是也。」今據改。

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留皆爲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爲心，以其心稱三爲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綱繆》、《若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曙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昧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衆無」至「更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爲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綱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爲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諸妾」至「當夕」。○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①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

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爲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爲夜，晨初爲早，未有以初昏爲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伐也。昴，留也。

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參，所林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留如字，又音柳，下同。【疏】傳「參伐昴留」。○

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疏曰伐。」^②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綱

①「燭」，原作「獨」，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獨」作「燭」。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疏」，孫校：「據《漢志》作「見」。」

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衾，被也。裯，裯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①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衾，起金反。裯，直留反，徐云：「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

【疏】傳「衾被裯裯被」。○正義曰：

《葛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爲卧物，故知爲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爲卧物，故爲裯被也。○箋「裯牀帳」。○正義曰：鄭以衾既爲被，不宜復云裯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②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

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爲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汜音祀，江水名。媵音孕，又繩

①「被」，原作「衾」，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衾」作「被」。」
《考文》古本同。案「被」字是也。箋承傳「衾，被也」之文，非取經「衾」字。今據改。

②「專」，原作「連」，阮校（補）：「毛本「連」作「專」。案「專」字是也。下「以後夜夫人所專」可證。」今據改。

證反。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篇內同。

【疏】《江有汜》三章，章五句。至「自悔」。○正義曰：作

《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倦，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爲名，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①是士有娣，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爲下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

江有汜，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竝流，似嫡媵宜俱行。○決，古穴反，又音穴。復，扶福反。竝，白猛反，又步頂反。之子歸，

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箋

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疏】「江有」至「也悔」。○正義曰：江水大，似

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竝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共我以俱行。由不我以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決復入爲汜」。○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江有渚，渚，小洲也。水岐成渚。^②箋云：江水

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渚，諸呂反，《韓詩》云：「一溢，否曰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祗。之子歸，不我與。

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箋云：嫡悔過自止。

①「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阮校：「案此當作「言若或無娣，猶先姪媵」，用鄭《士昏禮》注也。」

②「岐」，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岐」當作「枝」。」

江有沱，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岷，本又作嶺，武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蕭叫反，沈蕭妙反。蹙，子六反，本亦作「蹴」。解，革買反，又閑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麕，本亦作麕，又作麕，俱倫反。麕，獸名也。《草木疏》云：「麕，麕也，青州人謂之麕。」惡，烏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脅，上居業反，下許業反。【疏】《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至「惡無禮」。○正義曰：作《野有死麕》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正義曰：經言「吉士誘

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麕肉爲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爲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① 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② 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包，逋茅反。裹音果。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清如字，沈音淨。令，力呈反。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誘音酉。【疏】「野有」至「誘之」。○毛

①「包」，阮校：「今考《木瓜》正義引此經作「苞」，是正義本當亦是「苞」字，與《釋文》本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併時依經注本改之也。」

②「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詩毛氏傳疏》曰：「案此傳文錯誤。」「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十三字當在「白茅取潔清也」之下。」

以爲，皆惡無禮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爲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爲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爲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麕肉爲禮而來是也。○傳「凶荒」至「絜清」。○正義曰：解以死麕之意。昏禮五禮用麕，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謂減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行之，故欲得用麕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當鴈幣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傳文解野中所以有死麕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其肉。《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爲獐」，則麕是獐也。必以白茅包之者，由取其絜清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以供祭祀」，明其絜清。○傳「春不暇待

秋」。○正義曰：傳以秋冬爲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麕肉矣。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晚，故舉春而言。其實往歲之秋冬，亦可以爲昏矣。《釋詁》云：「誘，進也。」《曲禮》注：「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爲導也。○箋「有貞」至「言然」。○正義曰：箋以仲春爲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言「吉士誘之」者，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疾時無媒，故言然也。言「懷春」，自思及時與男會也。言「誘之」，自吉士遣媒也，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何者？女十五許嫁，已遣媒以納采，二十仲春始親迎，故知非仲春月始思媒也。吉士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上有善德，故稱吉士也。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樸檉，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檉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①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純，讀如屯。○樸，蒲木反，又音僕。檉音

①「茅」下，原有「包」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無「包」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今據刪。

速。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有女如玉。德如玉也。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絜白。

【疏】「林有」至「如玉」。○正義曰：言凶荒殺禮，非直麋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中有樸櫨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茅純束而裹之，以爲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絜白，德如玉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傳「樸櫨小木」。○正義曰：《釋木》云：「樸櫨，心。」某氏曰：「樸櫨，斛櫨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櫨，一名心。」是樸櫨爲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櫨」，謂林中有樸櫨之木也，故箋云「樸櫨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櫨爲一也。知不別者，以樸櫨，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即是林矣，不得林與樸櫨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爲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櫨之處也，樸櫨與林不別。《正月》箋云：「林中大本之處。」此小木得爲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獨爲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箋「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箋「如玉」至「絜白」。○正義曰：此皆比白玉，故言「堅而絜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堅而絜白，不可汙以無禮。《小戎》箋云「玉有五德」，①不云

堅而絜白者，以男子百行，不可止貞絜故也。

舒而脱脱兮，舒，徐也。脱脱，舒遲也。②箋

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脱脱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劫脅。○脱，勅外反，注同。無感我帨兮，感，動也。帨，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感，如字，又胡坎反。帨，始銳反，沈始悅反。無使虬也吠。虬，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虬，美邦反。吠，符廢反。【疏】「舒而」至「也吠」。○正義曰：此貞女思以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禮而來，其威儀舒遲而脱脱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以禮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佩巾，其使虬也吠，己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禮也。○傳「脱脱舒遲」。○正義曰：脱脱，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略之。《采芣》傳曰

①「玉有五德」，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玉有五』剝添者一字。」

②「脱脱舒遲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脱脱舒遲』是其證。正義又云『定本『脱脱，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釋文》『脱脱』下亦云『舒貌』，皆不與正義本同。《考文》古本作『舒遲貌也』，采正義，《釋文》合而一之也，又云宋板同者，誤。」

「僮僮，竦敬。祁祁，舒遲」，亦略而不言貌。定本「脱脱，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傳「脱佩巾」。○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帨於門右。」然則帨者是巾，爲拭物，名之曰帨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傳「龙狗」至「狗吠」。○正義曰：「龙，狗」，《釋畜》文。李巡曰：「龙，一名狗。」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纁總，服則榆翟。○禮，如容反，《韓詩》作「莪」。莪音戎，《說文》云：「衣厚貌。」王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爲尊。」「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繫，本或作「繼」。下王，遐嫁反，注同。厭，於葉反。翟，庭歷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繪，本又作「纁」，戶妹反，畫文也。總，作孔反。綸翟音遙翟，或作狄，王后六服之第二也。

【疏】《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至「之德」。○正義曰：作《何彼禮矣》詩者，美王姬也。以其雖則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爲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雝和之德，不以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字。此詩主美肅雝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敘者本其作意，略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爲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是其常令，雖則王姬之尊，亦下嫁於諸侯，亦謂諸侯主也。然上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爲屈尊之辭。言「下嫁於諸侯」，雖

①「雖則王姬」，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雖王姬」，無「則」字。』《釋文》云：『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釋文》本與定本同。」

嫁於王者之後亦是也。《禮記》注云：「周女因魯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純敵天子，亦爲下嫁也。因姑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故服之，非實敵也。若二王之後嫁女於諸侯，爵雖尊，非下嫁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行禮樂，唯祭爲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夫之尊卑。①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爲諸侯，若爲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爲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箋「下王后」至「綯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褱衣爲上，綯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車乘厭翟，服則綯翟也。《巾車》職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纁總，安車，彫面鷩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

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②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鷩總者，青黑色，以繪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幘車，山東謂之裳幘，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纁總，其施之如鷩總，車衡輶亦宜有焉。纁，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巾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③有翟，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爲其見。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褱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

①「夫」，原作「天」，據上文「不繫其夫爲尊卑」及下文「不繫於夫」皆可證當作「夫」。今據改。

②「王」，原作「玉」，阮校：「案浦鏜云「王」誤「玉」，以《巾車》注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③「輓」，原作「輓」，孫校：「「輓」當作「輓」。」今據改。

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上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其始嫁之衣，^①皆以祭服加以纁袖，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袖」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興也。禮，猶戎戎也。

唐棣，移也。箋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棣，徒帝反，《字林》大内反。華如字。移音移，一音是兮反，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肅，敬。雝，和。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只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

【疏】

「何彼」至「之車」。○正義曰：何乎彼戎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何事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禮猶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爲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傳「唐棣移」。○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王姬肅雝，非云「何事不敬和」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

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疏】「何彼」至「之子」。○正義曰：

①「其始嫁之衣」，原作「始嫁其嫁之衣」，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作「其始嫁之衣」。案所改是也。十行本此行刺添者一字，因行末衍下「嫁」字故也。『其』字錯在下亦誤。」今據改。

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色如桃李華也，以興王姬顏色之盛與齊侯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後爲興。○傳「平正也」。箋「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①○正義曰：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無文耳。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

王之孫。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②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緡，亡貧反。綸音倫，繩也。【疏】「其釣」至「之孫」。○正義曰：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繩，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

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緡綸」。○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采芣》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緡之絲」，傳曰「緡，被」者，以在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緡，被」，謂被絲爲弦也。綸，《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奮夫所佩，與此別。

《何彼裵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騶，側留反，《周書·王會》、《草木疏》竝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

① 「正王者」，原作「正者」，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正」下當脫「王」字。」今據補。

② 「爲之」，原作「之爲」，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之爲」作「爲之」，《考文》古本同。案「爲之」是也。」今據乙。

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應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蒐，所留反，春獵爲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疏】《騶虞》二章，章三句。至「道成」。○正義曰：以《騶虞》處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皆蕃息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爲《鵲巢》之應，以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即犯縱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即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應者」至「而至」。○正義曰：敘解德爲應之意，故箋解應者，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

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茁，側劣、側刷二反。葭音加。

蘆音蘆，草也。著，張慮反，後不音者放此。壹發五豝，豝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豬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發如字，徐音廢。豝，百加反。牝，類忍反，徐扶死反。射，食亦反。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

【疏】「彼茁」至「騶虞」。○正義曰：言彼茁茁然而出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傳「茁出葭蘆」。○正義曰：謂草生茁茁然出，故云「茁，出也」，❶非訓爲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葦初生。」○傳「豝牝」至「之發」。○正義曰：「豝牝曰豝」，《釋獸》文。又解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由虞人翼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亦爲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

❶「出」，原作「茁」，阮校：「「茁」字，浦鏜云「出」誤，是也。」今據改。

有，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駟虞》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爲驅也。○箋「君射」至「之至」。○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犯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者，不忍盡殺，令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傳「騶虞」至「應之」。○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射義》注及答《志》皆喻得賢多，^①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爲瑞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②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

彼茁者蓬，蓬，草名也。○蓬，蒲東反。壹發

五豝，一歲曰豝。箋云：豕生三曰豝。○豝，子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豝」，同。于嗟乎騶虞！【疏】傳「一歲曰豝」。○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豝，獻

豝於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豝言私，^③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豝」。《獻豝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豝」。《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豝，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豕生三曰豝」。○正義曰：箋以豝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豝，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豝，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豝，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豝。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豝》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麋、鹿皆云「絕有力者，麋」，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獻豝

① 「義」，原無，阮校（補）：「毛本「射」下有「義」字。」今據補。

② 「軀」，原作「軀」，阮校（補）：「毛本「軀」作「軀」。案「軀」字是也。」今據改。

③ 「豝」，據上文所引《七月》「言私其豝」及下文「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豝」，當作「豝」。

從兩。肩爲麋，麋，^①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麋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一之五）

① 「麋」，原作「麋」，阮校：「案『麋』當作『麋』，下云『肩、麋字雖異，音實同也』可證。」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一) (六)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衛。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豳·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鄘」，《字林》方代反。柏音百，字又作「栢」。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

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衛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衛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睪谷，^①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

^①「出」，原作「在」，阮校：「案盧文弨云「在」當作「出」，是也。」今據改。

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①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即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上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爲縣名，^②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奥」，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邶》曰

「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爲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爲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二。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

①「已」，原作「也」，阮校（補）：「毛本「也」作「已」，案「已」字是也。」今據改。

②「縣」，原作「郡」，阮校：「浦鏗云「郡名」當「縣名」，引證《唐志》，是也。」今據改。

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甚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爲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謚也。言「爲之長」

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

○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考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聿伯立。卒，子靖伯立。卒，

①「考伯」，原作「孝伯」，阮校：「案浦鏜云「孝」誤「考」，是也。」今據改。

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爲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爲之作歌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人《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辭爲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衛，^①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皆以

字配國，當謚號之稱，非爲國名而施也。^②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謚，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爲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奥》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人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爲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爲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爲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姓和集。五十五年卒，^③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

①「衛」，原作「宋」，阮校（補）：「『宋』當作『衛』。」今據改。

②「非」，原作「舜」，阮校：「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舜』作『非』。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③下「五」，原無，阮校：「浦鏜云脫『五』字，是也。」今據補。

濮，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①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一年卒，^②子懿公亦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謚，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謚多，則文有詳略。《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姜傷己，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蠨蛸》、《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爲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奥》云「美

武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三年卒，^③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爲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爲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芃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言謚以辨嫌，不宜越《芃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

① 「弟」，原作「子」，阮校：「浦鏜云「弟」誤「子」，是也。」今據改。

② 「三十一」，原作「三十三」，阮校：「下「三」字，浦鏜云「一」誤，考《史記》，是也。」今據改。

③ 「二十三年」，原作「二十一年」，阮校：「浦鏜云依《年表》當作「二十三年」，是也。」今據改。

《木瓜》云「齊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①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弑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共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②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

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柏，木名。頃音傾。近，附

近之近。【疏】《柏舟》五章，章六句。○「不遇」至「侵

害」。○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

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③流貌。

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④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汎，敷劍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微微也。隱，

①「左方」，阮校：「即《譜》之篇名君世也，以旁行斜上而列於左方，故正義謂之為「左方」，非鄭別有所著書，以

「左方」為名也。考正義原書備鄭《譜》於卷首，其篇名君世在左方，悉如鄭之舊，故得指而言之。今左方無之者，南宋合併時所去耳。」

②「烝」，原作「蒸」，阮校：「毛本「蒸」作「烝」。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③「汎」，原作「汎汎」，阮校：「此當衍一「汎」字。」今據刪。

④「與眾物」，阮校：「《箋》上云「舟載渡物者」，下云「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二「物」字相承，不應有「眾」字。」

痛也。箋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耿，古幸反。微音景。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敖，本亦作「遨」，五羔反。【疏】「汎彼」至

「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己，故夜微微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傳「汎流」至「濟渡」。①○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爲舟。言柏木所以宜爲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爲舟，猶仁人所以宜爲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鑒」，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彼，彼兄弟。○愬，蘇路反。怒，協韻

乃路反。【疏】「我心」至「之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己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僞，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今己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己志也。○箋「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爲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爲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

卷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卷，眷勉反，注同。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雪充反，選也。儼，魚

①「傳」，原無，今據疏標起訖通例補。

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疏】「我心」至

「可選」。○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陳己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有心志堅平過於石、席，①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己所以怨。○傳「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貫習爲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愠，怒也。②悄悄，憂

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悄，七小反。愠，憂運反。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遵，古豆反，本或作「覲」。侮音武，徐又音茂。靜言思之，寤辟有標。靜，安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箋云：言，我也。○辟，本又作「擘」，避亦反。標，符小反。拊音撫。【疏】「憂心」至「有標」。○正義曰：言仁人憂

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標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覲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覲」，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己受彼之稱耳。○傳「標拊心貌」。○正義曰：「辟」既爲拊心，即云「有標」，故知「標，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

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迭，待結反，《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澣，戶管反。憤，古對反。靜言思之，不

①「有」，當作「直」，或其上當有「直」字。孔疏常以「非直……又……」的句式表示並列或遞進關係，如《君子偕老》疏云「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等。

②「怒」，阮校：「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綿》傳云「愠，患」，正義云：『《說文》：『愠，怨也。患，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愠，怨也」，亦其一證。」

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疏】「日居」至「奮飛」。○正義

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不澣，懣辱無照察，似己之憂，煩懣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日居」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曰：「兄日姊月」，①日月又喻兄弟。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爲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爲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二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

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綠當爲「祿」，故作「祿」，轉作

「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②○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祿」，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況于反。

①「月」，原無，阮校：「當有『月』字。」今據補。

②「母母嬖而州吁驕」，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即定本也。正義云『是公子州吁之母嬖也』，又云『是吁州（按當作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唯多一『也』字耳。正義本當不重『母』字，以『嬖』上屬讀爲句，與定本不同。《考文》一本有『也』字，采正義。」

嬖，補計反。《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嬖也。

【疏】《綠衣》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

《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己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己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所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爲例也。○箋「綠當」至「吁驕」。○正義曰：必知「綠」誤而「綠」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綠衣。」言「綠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綠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綠衣，而《禮記》有之，則綠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爲「綠衣」，故此「綠衣」亦爲「綠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綠」也。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

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興也。綠，間色。黃，

正色。箋云：綠兮衣兮者，言綠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綠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綠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綠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裏音里。間，「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夫六反，言如鞠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襢」，音同，王后之服，五曰襢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①鄭云「色白」。紗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疏】「綠兮」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爲衣兮，間色之綠今爲衣而

見，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爲婦人之服有綠衣，今見妾上僭，因以綠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綠兮衣兮，綠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爲裏，今綠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

①「馬融」，原作「云融」，今據《經典釋文》改。

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爲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爲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爲上僭乎？餘同。○傳「綠間色黃正色」。○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綠兮」至「上僭」。○正義曰：綠衣黃裏爲非制，明「綠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爲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綠衣黑」者，解以綠衣爲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綠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褙衣、綌翟、闕翟、鞠衣、展衣、褕翟，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褙衣，祀先公則服綌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爲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爲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褕翟。」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褕翟，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爲此次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婦鞠衣，二媵展衣，其餘綠衣也。知「鞠衣黃，

展衣白，綠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綠衣，以綠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綠衣亦黑也，故《內司服》注以男子之綠衣黑，^①則知婦人之綠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綠衣纁袖，袖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綠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綠衣反以黃爲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爲裏，獨舉綠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箋

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疏】「綠衣

黃裳」。○毛以爲，間色之綠今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綠衣當以黑爲裳，今反以黃爲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箋「婦人」至「同

①「司」，原無，阮校：「案『內』下，浦鏜云脫『司』字，是也。」今據補。

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筈，髻，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纁紳爲一」，稱襲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綠，末也。絲，本也。

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織，於既反，下音志。我思古人，俾無訖兮。俾，使。訖，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俾，卑爾反，沈必履反。訖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疏】「綠兮」至「訖兮」。○毛以爲，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爲綠，即綠爲末，絲爲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

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己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爲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爲，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末絲本」。○正義曰：織絲而爲繪，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女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己，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爲」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爲本，後製衣爲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爲末，箋以製衣爲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

帛，染絲謂衣織者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淒，寒風也。箋云：

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淒，七西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

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疏】「絺兮」至「我心」。○毛以爲，「絺兮綌兮」，當服之

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興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翻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

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心。」○鄭以爲，言「絺兮綌兮」本當

暑，^①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興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

有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心也。○傳「淒寒風」。○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淒，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君子」。

○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爲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

「古之聖人制禮者」。○正義曰：箋以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爲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

僭，故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陳女

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燕，

於見反。戴嬀，居危反。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字又作「兒」，俗音丸，即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

遍反。【疏】《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正義

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事也。○箋「莊

姜」至「己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

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

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

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

①「本」，原作「不」，阮校：「明監本、毛本「不」下衍「以」

字，閩本列入。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耳，補「以」字者也非。」今據改。

於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嬀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其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颯也。燕之于

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颯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

郊外曰野。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於野者，舒己憤，盡己情。○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放此。慎，符粉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瞻，視也。○涕，他禮反，徐又音弟。

【疏】「燕燕」至「如雨」。○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其尾翼，以興戴嬀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視其衣

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颯」。○正義曰：《釋鳥》「鸛周，燕。燕，颯。」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鸛周名燕，燕又名颯。」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颯。此燕燕，①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颯」、「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箋「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者，往飛時之貌，②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頡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左傳》文。

①「此燕燕」，原作「此燕」，阮校：「案「此燕」下，浦鏜云脫一「燕」字，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重「燕」字。」今據補。

②「時之」，原作「之之」，阮校：「明監本、毛本不重「之」字，闕本刪去。案上「之」字乃「時」字之誤，正義上下文可證，輒刪者非也。」今據改。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

曰頡。箋云：頡頡，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却。○頡，戶結反。頡，戶郎反。上，時掌反，篇內皆同。【疏】傳「飛而」

至「曰頡」。○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頡之，明頡、頡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頡。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爲音曰上音，飛而下爲音曰下音也。之子于

歸，遠于將之。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立，久立也。○佇，直呂反。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

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小。○激，經歷反。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

衛南。○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實，是也，本亦作「寔」。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仲，戴嬀字也。任，

大。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任，人林反，沈云：

「鄭而鳩反。」塞，瘞，於例反，崔《集注》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惠，順也。

箋云：溫，謂顏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

寡人。勗，勉也。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勗，凶玉反，徐又況目反。【疏】「仲氏」至「寡人」。○正義曰：莊姜

既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爲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至「任大」。○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爲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

「塞，實也」。○箋「任者」至「任恤」。○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爲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戴嬀」至「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

①「恤振於憂貧」，孫校：「《大司徒》注作「恤振憂貧者」，此疑誤。」

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①義又當。^②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①

○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疏】**《日月》四章，章六句。

至「困窮」。○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逮。古，故也。

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處，昌慮反，又昌呂反。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曾

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顧，本又作「顧」，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

【疏】「日居」至「我顧」。○正義曰，

言日乎，日以照晝，^①月乎，月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

臨下土。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逝逮」。○正義曰：《釋言》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爲及也。顧下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箋

^①「既」，原作「記」，阮校：「浦鏜云「既」誤「記」，考《南陔》正義，是也。」今據改。

^②「當」，原作「且」，阮校：「且」當作「宜」（當作「當」，下文可證），《南陔》正義引作「當」。今據改。

^③「以至困窮之詩也」，阮校：「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釋文》云：

「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釋文》所說相反。正義本標起止云「至困窮」，與各本不同，今無可考。《考文》古本作「以至困窮之，故作是詩也」，采《釋文》或作本而有誤。」

^④「日」，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下有「日」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己，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碚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非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己薄也。○好，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胡能有定？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語，魚據反。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疏】「日居」至「可忘」。○正義曰：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

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己，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傳「日始」至「東方」。○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無善」至「于我」。○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述，循也。箋云：不循，不循禮也。○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正，猶止也。【疏】《終風》

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興也。終日風爲終

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終風，《韓詩》云：「西風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

○謔，許約反。浪，力葬反，《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咲」，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中心是悼。箋

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疏】「終

風至」是悼。○正義曰：言天既終日風，且其間有暴疾。

以興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己。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悼傷，^①傷其不能止之。○傳「暴疾」。○正義曰：《釋

天》云：「日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不敬」。

○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

「謔，戲謔也。浪，意萌也。」^②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爲不敬。《淇奥》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終風且霾，霾雨土也。○霾，亡皆反，徐又莫戒

反。雨，于付反。風而雨土爲霾。惠然肯來。言時有

順心也。箋云：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

不欲見其戲謔。○肯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

此。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已

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我思，如字。【疏】「終風至」我思。○毛以爲，天既終

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爲不善，又有甚

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

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

子道以來事己，是莫來也。由此己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

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

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爲異。以上云

「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

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爲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

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正義曰：

「悼」，原作「慆」，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慆』作

「悼」。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萌」，原作「明」，阮校：「按此當作『萌』爲是。」今據改。

《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以本由于不事己，已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

終風且噎，不日有噎。陰而風曰噎。箋云：

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噎不見日矣，而又噎者，喻州吁闇亂甚也。○噎，於計反。復，扶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①嚏，跽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

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嚏，本又作「嚏」，又作「嚏」，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跽」，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走爲坎，今俗人云「欠欠坎坎」，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坎。」案：音丘據反，《玉篇》云：「坎欠，張口也。」咳，開愛反。【疏】「終風」至「則嚏」。②○毛以

爲，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噎，不見日光矣，而又噎。以興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怒而甚，不見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跽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爲異，具在箋。○傳「陰而風曰噎」。○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雲風噎日

光。」○箋「既竟」至「亂甚」。○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言「且噎」者，且陰往噎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噎也；復云「噎」，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噎」已喻其闇，又噎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嚏跽」。○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跽」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嚏讀」至「遺語」。○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嚏」，解經言「則嚏」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之驗。

噎噎其陰，如常陰噎噎然。虺虺其雷。暴若

①「嚏」，阮校：「段玉裁云：毛作「嚏」，跽也」，鄭云「嚏讀爲不敢嚏咳之嚏」，此鄭改字。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廢毛，「嚏」不得訓「跽」明矣。今考正義本傳是「跽」也，則其經當是「嚏」字。」

②「嚏」，阮校：「此標起止及下云「我則嚏跽而不行」，又標起止云「傳嚏跽」，又云「嚏跽而不行」，凡四「嚏」字皆當作「嚏」。正義舊是「嚏」字，不知者以箋「嚏」字亂之耳。」

震雷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虺，虛鬼反。【疏】

「噎噎」至「則懷」。○毛以爲，天既噎噎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常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爲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我則安。○傳「如常陰噎噎然」。○正義曰：上「終風且噎」，且其間有噎時，不常陰。此重言「噎噎」，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噎復噎，則陰噎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爲噎。」則此噎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噎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噎，有風可知也。○傳「暴若」至「虺然」。○正義曰：雨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爲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燁燁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

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蔡從，才用反，下「陳蔡從」同。【疏】《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爲將，而興兵伐鄭，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悲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將者」至「隱四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爲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

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末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爲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爲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爲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爲首。①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爲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爲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鏜，吐當反。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漕，衛邑也。箋云：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漕音曹。【疏】「擊鼓」至

「南行」。○正義曰：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鼓，其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爲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鏜然」至「用兵」。○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闐。」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箋「此用兵謂治兵時」。○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漕衛邑」。○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箋「此言」至「之甚」。○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爲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戍。」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

①「州」，原作「則」，阮校：「毛本「則」作「州」。案「州」字是也。」今據改。

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

也，平陳於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仲。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忡，勅忠反。

【疏】從孫「至」有忡。○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憂心忡忡然」。○正義曰：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爲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

是也。○箋「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有亡

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喪，息浪反，注同。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山木曰林。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處，昌慮反。近，「附近」之「近」。【疏】「爰居」至「之下」。○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入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有不」至「馬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箋「不還」至「馬乎」。○正義曰：古者

兵車一乘，^①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箋「軍行」至「得之」。○正義曰：以軍行為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于山川。」注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契闊，勤苦也。說，數

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有相存救也。○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主反。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偕，俱也。箋

云：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

○偕音皆。與之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一本作「與之約誓」。難，乃旦反。【疏】「死生」至「偕老」。○毛以為，

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唯「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說愛，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

○傳「契闊勤苦」。○正義曰：此敘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苦之狀。○箋「從軍」至「伍約」。○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

不與我生活也。箋

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于嗟歎之。^②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遠，于萬反。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覈」，覈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疏】「于嗟」至「信兮」。○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

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闊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

① 「一乘」，原作「十乘」，阮校（補）：「下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十乘」是「一乘」之譌。」今據改。

② 「于」，原作「吁」，阮校：「案「吁」當作「于」。《騶虞》、《氓》兩箋皆作「于」，是其證也。」今據改。

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闕、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爲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己相救活，義相接成也。○箋「州吁」至「傷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衆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闕兮」、「洵兮」之歎也。○傳「信極」。○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二) (七)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凱，開在反。【疏】《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爾」。○正義曰：

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此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己，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箋「不安」至「之

意」。○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己無令人，不得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

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①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天，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疏】「凱風」至「劬勞」。○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

①「棘難長養」，原無，阮校：「『長養』下當更有『棘難長養』四字，下正義云『又言棘難長養者』可證。又段玉裁云：『棘』下當有『心』字，『棘心』，棘之初生者，故難長養，下章云『棘薪』，則其成就者矣，語勢正相對也。』今據補。

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薪，其成就者。母

氏聖善，我無令人。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

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叡，悅歲反，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疏】「凱風」至「令人」。○正義曰：言凱風，樂

夏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棘薪其成就者」。○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傳「聖叡」。○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申說所以得為叡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叡作聖」，故得為叡也。《洪範》云「思曰叡」，注云「叡通於政事」，又曰「叡作聖」，注云「君思叡則臣賢智」，是也。

然則彼叡謂君也，聖謂臣也，所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而致臣聖，則叡、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之

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浚音峻。浸，子鳩反。樂音洛。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疏】「爰有」至「勞苦」。○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浚衛邑」。○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爰曰」至「不能如」。○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睨睨，好貌。箋云：

睨睨，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睨，胡顯反。睨，華板反。說音悅，下篇注同。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慰，安也。【疏】

「睨睨」至「母心」。○正義曰：言黃鳥有睨睨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箋「睨睨」至「令順」。○正義曰：興必以類。睨睨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①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疏】《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

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箋「淫亂」至「君子」。○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牆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惺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

①「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卷二十七《內則》作「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爲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爲夷姜，則此亦爲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爲曠，女爲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爲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芣》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芣》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

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

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本亦作「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同。繫，鳥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遙反。【疏】「雄雉」至「伊阻」。○正義曰：毛言雄雉往飛向雌雉之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爲「維」，毛爲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爲異，義勢同也。○箋「伊當」至「患難」。○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①《小明》云「自詒伊感」，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繫」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爲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興

①「伊」，阮校：「案『伊』當作『繫』」。正義引此傳之「繫」及《小明》之「伊」，以明鄭所以易「伊」爲「繫」也。作「伊」則與下《小明》無別，不知者所改耳。」

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上，時掌反。展矣君子，

實勞我心。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

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疏】「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

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視也。箋云：視

日月之行，^①送往送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女怨，如字，下「女怨」同。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疏】「瞻彼」至「能來」。○正義曰：大夫

久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送往送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爾，女也。女

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而君或有所留？^②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下注皆同。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伎，害。臧，善也。箋云：我

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爲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伎，之歧反，^③字書云：「很也。」^④韋昭音洎。臧，子郎反。【疏】

「百爾」至「不臧」。○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

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爲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爲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爲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

①「視」，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日』上有『視』字。案有者是也。」今據補。

②「而」，原作「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事』作『而』。案『而』字是也。」今據改。

③「歧」，阮校（補）：「《釋文》校勘記：『按《釋文》凡『伎』字皆云『之歧反』，作『歧』亦是譌字。雖『真』韻有『歧』字，去智切，而不爲『伎』之反語。』」

④「很」，《經典釋文》作「恨」。

並爲淫亂。夫人，謂夷姜。【疏】《匏有苦葉》四章，章

四句。至「淫亂」。○正義曰：並爲淫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爲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夫人謂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爲，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瓠

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匏音薄交反。瓠，戶故反。上，時掌反，下皆同。處，昌慮反。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爲厲，

謂由帶以上也。①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𡗗，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揭，揭衣，並苦例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揭」，褰衣」。長，張丈反。爲之，于僞反。求妃音配，本亦作

「配」，下同。【疏】「匏有」至「則揭」。○毛以爲，匏有苦

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可廢禮。君何爲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爲，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爲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之宜。以興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炙，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

①「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臆改，當作『以衣涉水爲厲，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不爲一訓，毛並存之。』」

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爲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傳「由膝以上爲涉」，後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爲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爲厲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爲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爲涉」。傳因《爾雅》成

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箋「瓠葉」至「問名」。○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處深，爲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離離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鴈」，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①賓執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爲

①「擯」，原作「賓」，阮校（補）：「毛本『賓者』作『擯者』。案『擯』字是也。」今據改。

昏禮，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爲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爲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遭時」至「自濟」。○正義曰：此以貧賤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妃耦」。○正義曰：箋解上爲記時，此爲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深淺爲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才性賢與不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箋曰「賢女妃，聖人得禮之宜」。①言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有彌濟盈，有鸛雉鳴。 彌，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鸛，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

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彌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彌，彌爾反。鸛，以小反，沈耀皎反，雌雉聲，或一音户子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雉，乃旦反，下同。洪音逸。行，下孟反。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軌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雉，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濡，而朱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牡，茂后反。軌，竹留反，車轄也。○疏「有彌」至「其牡」。○正義曰：言有彌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鸛雉鳴也。有鸛然求其妃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爲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

①「箋」，原作「傳」，阮校：「浦鏗云「箋」誤「傳」，是也。」

此自正義誤以箋爲傳耳，非字誤也。」今據改。

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①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鳥也，^②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母也，乃媚悅爲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瀾深」至「之行」。○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雉，故知「鳴，雌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雉也。言「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鳴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瀾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即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啓發其心，使有淫佚之志。雌雉之鳴似假人以辭，^③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爲辭必怡悅顏色，故連言之。○箋「有瀾」至「禮深」。○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喻犯禮深。○傳「由軌」至「牝牡」。○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軌，^④車軌前也」。然則軌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⑤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軌於車同謂轆頭也。軌與范聲同，^⑥謂軌前也。」《軌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

司農云：「軌謂軌前也，書或作軌。」^⑦玄謂：「軌是。軌，法也，^⑧謂與下三面之材，^⑨轆軌之所樹，持車正者。」《大

①「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之兩「軌」字，阮校：「此二字皆當作「軌」。正義從「軌」字以爲說，故自爲文，直改云「軌」也。」

②「鳥」，原作「鳴」，阮校：「浦鏜云「鳴」當「鳥」誤，是也。」今據改。

③「似」，原作「以」，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以」字作「似」。案「似」字是也。」今據改。

④「軌」，原作「軌」，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所改是也。以下「軌」字同者，不更出。」今據改。

⑤「軌」，阮校：「下「軌與軌」，又《少儀》注云「軌與軌」，又「軌當《大馭》之軌」及此凡四字，皆當作「軌」。」

⑥「軌與范聲同」，《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阮校云：「按段玉裁云：「當作範與軌聲同。」」

⑦「軌」，《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作「軌」。

⑧「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阮校：「案此當作「書或爲軌玄謂軌是軌法也」。各本皆誤。依段玉裁《漢讀考》訂。」

⑨「與」，原作「與」，阮校：「浦鏜云「與」誤「與」，以《周禮》注考之，是也。」今據改。

馭云：「祭兩軹，祭軹，乃飲。」注云：「古書「軹」爲「𨋖」，①「軹」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𨋖當作軹。軹謂兩轡。範當爲軹。軹，車軹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軹」爲正也。然則諸言軹前，皆謂軹也。《小戎》傳曰「陰揜軹也」，箋「揜軹在軹前垂轡上」，文亦作「軹」，非「軹」也，軹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軹，輪小穿也。轡，車軸端也。」《考工記》注：②「鄭司農云：「軹，轡也。」又云：「軹，小穿也。」玄謂：軹，轍末也。」然則轍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轡二名，亦非軹也。《少儀》注云「軹與軹於車同謂轡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軹」，「軹」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軹」字誤，當爲「軹」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雌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即「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爲喻，傳所以并解

之也。」

雌雉鳴鴈，旭日始旦。雌雉，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③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昕，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迨音殆。泮，普半反。【疏】「雌雉」至「未泮」。○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雌雉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

①「古」，孫校：「『古』當爲『故』。」

②「工」，原作「功」，阮校：「浦鏜云「工」誤「功」，是也。」今據改。

③「隨陽而處」，阮校：「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鴈隨陽」，無「陰」字。」是正義本有「陰」字，作「鴈者，陰隨陽而處」。考箋下云「似婦人之從夫」，正義云「此皆陰陽並言」，謂下句並言「婦人與夫」，上句宜并言「陰隨陽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爲異。○傳「醴醴」至「之時」。○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謂羔、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昕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故爲日始出。①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昕矣。②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爲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箋「鴈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注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云「鴈隨陽」，③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鴈，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婦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箋「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

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號召之貌。舟

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照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卬，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音同。號，戶羔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疏】「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

①「故爲日始出」，原作「故爲爲日出」，阮校：「案此當作「故爲日始出」。」今據改。

②「矣」，原作「生」，阮校：「案「生」當作「矣」，形近之譌。」今據改。

③「云」，原作「木」，阮校：「案「木」當作「云」，形近之譌。」今據改。

子。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為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由禮而與公淫乎？○傳「招招號召之貌」。○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禮。○谷，古木反。【疏】

《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

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

成而繼嗣生。睚眦同心，不宜有怒。言睚眦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睚眦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睚眦，本亦作「𦥑」，莫尹反。睚眦，猶勉勉也。譴，遣戰反。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某，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葑，孚容反，徐音豐，字書作「𦥑」，孚容反。《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

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嵩。菲，妃鬼反。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息菜。」郭以菲芴為土瓜，解息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莖，可耕反。蔓音方，①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葑音福，本又作「葑」，音富。《爾雅》：「葑，葑。」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俾政反，又如字。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疏】「習習」至「同死」。○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而室家

①「方」，據《經典釋文》當作「万」。

成，即繼嗣生矣。言己罪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爲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爲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傳「葑須非苳」；箋「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

草》云：「須，葑從。」孫炎曰：「須，一名葑從。」《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蕪，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①蕪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從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苳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苳類也。」《釋草》又云：「菲，蕪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機云：「菲，似苳，莖羸，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鬱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苳。」《爾雅》謂之蕪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苳」與「蕪菜」異釋，郭

注似是別草。如陸機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苳也，蕪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苳而非苳，故云「苳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苳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苳類謂菲也。○箋「皆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遲遲，舒行貌。違，離

也。箋云：違，^②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於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違如字，《韓詩》云：「違，很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箋云：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茶則甘如薺。○荼音徒。薺音齊禮反。宴爾新昏，如

①「郊」，原作「部」，阮校：「浦鍾云「郊」誤「部」，考《方言》，是也。」今據改。

②「違」，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云」下有「違」字，《考文》古本「違」字亦同。案有者是也。」今據補。

兄如弟。宴，安也。○宴，本又作「燕」，徐於顯反，又烟見反。【疏】「行道」至「如弟」。○毛以爲，婦人既已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己之苦。言人誰謂荼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君子苦己，猶得新昏，故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爲異。以傳訓爲「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爲「徘徊也」。○傳「畿門內」。○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① 涇渭相入而清濁

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② 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宴爾新昏，不我

屑以。屑，絜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室家。○屑，素節反。復，扶富反。毋逝我梁，毋發我笱。③ 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諭禁新昏也。④ 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笱，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也。」捕音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箋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閱音悅。【疏】「涇以」至「我後」。○正義曰：

①「沚」，阮校：「《說文·水部》『湜』下引《詩》曰：『湜湜其止。』段玉裁云：『毛作『止』，鄭作『沚』。』今考鄭箋，但義從『沚』耳，其經字不作『沚』也。」

②「渭」，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考此箋云『故見謂濁，下云『故謂己惡也』，二『謂』字義同。正義云：『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是正義本亦作『謂』。當以一本爲長。」

③「毋」，阮校：「按以《儀禮》古文作『無』，今文作『毋』例之，《毛詩》多古文，則作『無』是也。正義本作『毋』，未是。」

④「論」，阮校：「相臺本『論』作『喻』，毛本同。案『喻』字是也。」

婦人既言君子苦己，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己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己為惡，君子益憎惡於己。己雖為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汙然，不動搖，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絮飾用我？己不被絮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己，至於見出，心念所生，己去必困。又迫傷遇己之薄，即自訣，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己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傳「涇渭」至「濁異」。○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人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①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②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涇水」至「喻焉」。○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己，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己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

惡也。見謂濁，言人見謂己涇之濁，③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己志。邴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屑絮」。○正義曰：絮者，飾也，謂不絮飾而用己也。○傳「梁魚」至「捕魚」。○正義曰：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己所自專之辭，即亦為魚梁也。《有

①「陽陵」，原作「陵陽」，阮校：「案浦鍾云「陽陵」字誤倒，考《漢志》，是也。」今據改。

②「室」，原作「至」，阮校：「毛本「至」作「室」。案「室」字是也。《六經正誤》引作「室」。今據改。

③「謂」，原作「渭」，阮校：「浦鍾云「謂」並誤「渭」，是也。」今據改。

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鷺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鷺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鵜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其制，《敝人》：「掌以時敝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韋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箋「毋者喻禁新昏」。○正義曰：以毋，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毋，禁辭」。《說文》云：「毋，從女，象有奸之者。」禁令勿奸，故毋爲禁辭。○箋「我身」至「子孫」。○正義曰：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大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船也。箋云：方，泝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泳音詠。泝音孚。易，夷鼓反，下同。何有何亡，詎勉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詎勉勸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爲，于僞反。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之家事難易乎固當詎勉，^①以疏喻親也。○匍音蒲，又音扶。匍，蒲比反，一音服。【疏】「就其」至「救之」。○毛以爲，婦人既怨君子棄己，反追說己本勤勞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己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值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

①「之家事」，原作「家之事」，阮校：「明監本、毛本『家』作『之家』。案所改是也。《考文》古文作『家事』之，一本亦作『家之事』。」今據改。

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己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己，故怨之。○鄭唯「何有何亡」爲小異。○傳「舟船」。○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船。」○空大木爲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亡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求多亡求有」。○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亡，故易傳。○箋「匍匐言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贈贈也。

不我能愔，反以我爲讎。愔，養也。讎

云：愔，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愔，許六反，毛「興也」，《說文》「起也」。樂音洛。惡，烏路反，下皆同。既阻我德，賈用不售。①阻，難也。②箋云：既難却我，隱蔽我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覲其察己，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賈音占，市也。售，市救反。

難，乃旦反，下「難卻」同，一音如字。覲音冀。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賈，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鞫，本亦作「詢」，居六反。覆，芳服反，注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

①「船」，原作「自」，阮校：「案『自』當作『船』。《易》注本如此，故正義引以說今日船也。」今據改。

②「不我能」，《詩毛氏傳疏》曰：「『能』字各本在『不我』下，轉寫誤耳。《說文》引《詩》作『能不我愔』。」陳說是也。

③「愔養也」，阮校：「案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愔，養』。孫毓引傳云『愔，興』，非也。』《釋文》云：『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據此則『養也』是王肅本也。段玉裁云：『《說文》起即興，正義從養，非。』」

④「售」，阮校：「唐石經『售』字磨改。案錢大昕《唐石經考異》云：『蓋本作讎。』段玉裁云：『『讎』，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讎』。」今考《釋文》「售，布救反」，是《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

⑤「也」，原作「云」，依文例當爲「也」，今正。

「穉」，直吏反。匱，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避」。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螫，失石反。惡，烏洛反。【疏】

「不我」至「于毒」。○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讎乎？」既不被恩遇，又爲善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覲其察己，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己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惱」，當倒之云「不能惱我」。鄭唯「不我能惱」爲異。○傳「惱養」，箋「惱驕」至「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惱，養。」孫毓引傳云「惱，興」，非也。《爾雅》不訓惱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辭。讎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己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駁至惡。○箋「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說，故《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黽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爲「盡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

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爲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箋

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蓄，本亦作「畜」，勑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即作「禦」字。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有洸有

潰，既詒我肄。洸，武也。潰，潰也。肄，勞也。

箋云：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

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洸音光。潰，戶對反。《韓

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徐以自

反，《爾雅》作「勑」，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不念昔

者，伊余來墜。墜，息也。箋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

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墜，許器反。【疏】「我有」至

「來墜」。○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

棄己，故有洗洗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悲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勞苦之事，①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己之禦窮。伊，辭也。○箋「君子」至「旨蓄」。○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室比旨蓄，②新昏以比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己。又言己爲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爲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傳「肆勞」。○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第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于，音遇。于，又作「乎」。【疏】《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黎侯」至「勸之」。○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

知爲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③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箋云：式微

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

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

又極諫之辭。【疏】「式微」至「中露」。○毛以爲，黎之臣

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爲久處於此中露？

鄭以「式」爲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

①「遺」，原作「道」，阮校（補）：「「道」字，上箋文作「遺」，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室」，原作「至」，阮校（補）：「「至」當作「室」。此與上「以涇濁喻舊至」誤同。」今據改。

③「邾」，原作「邾」，阮校（補）：「案《左傳》「邾」當作「邾」。今據改。」

《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爲「用」。此勸君歸國，以爲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爲密也。○箋「式微」至「發聲」。

○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己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旄丘音毛丘，或作古北字，^①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整」，云「整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

有「整」字，亦云「整丘」，亡付反，又音旄。率，所類反，《禮記》云：「十國以爲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佐。^②

【疏】《旄丘》四章，章四句。至「於衛」。○正義曰：作《旄丘》詩者，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爲州伯，當脩連率之職以救於己，故奔之。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己，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十二年卒，^③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

①「北」，阮校（補）：「盧本「北」作「上」。案《六經正誤》云「丘，或作古北字，作北誤」，是也。《集韻·十八尤》載北、𡵓、丘呈四形可證，盧文弨所改者誤。」今據改。

②「之佐」，原作「之牧」，阮校（補）：「毛本作「州牧之佐」。案「佐」字是也。」今據改。

③「十二」，原作「二」，阮校：「浦鏜云脫「十」字，是也。」今據補。

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爲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己，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爲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箋「衛康」至「爲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恒以

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爲方伯，而以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爲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爲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儔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

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何云夾輔之有也？^①知侯爲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大伯，上公爲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爲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爲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

「文王之子爲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爲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爲伯。爲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爲伯，伯爲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爲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是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

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②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蔓延，以戰反，又音延。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

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疏】「旄丘」至「多日也」。○毛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爲闊之節兮？以當延蔓相及。^③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爲使之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令衛伯何爲不使連屬救己，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己。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爲，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

①「何」，原作「乎」，阮校：「浦鏜云「乎」當「何」字誤，是也。」孫校：「《王制》正義亦作「何夾輔之者」。今據改。」

②「蔓延」，阮校：「小字本「延」作「莛」。案《釋文》：「莛，以戰反，又音延。」小字本依《釋文》也。考毛《葛覃》、《野有蔓草》、《葛生》傳「延」字皆不從艸，此傳當同。鄭《葛覃》箋及《旱麓》箋亦然。《釋文》「延」字皆無音，唯此有，是其本此「延」字誤加艸也。此正義有三「延」字，皆不從艸，是正義本作「延」。「延」字是矣。」又考「蔓」字亦當衍。」

③「延蔓」，原作「蔓延」，阮校：「案此當作「延蔓」，誤倒之耳，下文二「延蔓」可證。」今據乙。

長皆闕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前高」至「誕闕」。○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旌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旌丘之葛闕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爲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闕也」，謂葛節之間長闕，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土氣」至「疏廢」。○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葛生闕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興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爲難也。○傳「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己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叔伯」至「以齒」。○正義曰：鄭以呼爲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與仁義也。箋

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必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疏】「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己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爲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有功德」。○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爲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己復國是有仁恩，且爲義事。己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爲仁義，據其事爲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

「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已望彼以事與己，唯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蒙如字，徐武邦反。

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貌。案：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厯葦若而。^①行，下孟反，下同。叔兮伯兮，靡

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

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疏】「狐裘」至「與同」。

○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爲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己，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爲異。○傳「大夫」至「來東」。○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緇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裳雖異也，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士衣。」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爲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爲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

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②是在衛之西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瑣尾，少好之貌。流

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③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璅，依字作「瑣」，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鵲」。離如字。《爾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爲鵲。」《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下同。長，張丈反。愉，以朱反。樂音洛。叔兮伯兮，褻如充耳。褻，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褻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褻然，如見塞耳，無

①「厯葦」，原作「虬若」，阮校（補）：「當『厯葦』字之譌。」今據改。

②「壺」，原作「壺」，阮校：「明監本、毛本『壺』作『壺』。」案「壺」字是也。今據改。

③「始而愉樂」，阮校：「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愉樂作愉樂』，上文云『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以『苟且』訓『愉』，其正義本作『愉』也。又上文云：『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今作愉者誤。』《釋文》：『愉，以朱反』，與定本同。此傳『愉樂』與『微弱』對文，『愉樂』主言好，不取苟且爲義，正義本非是。」

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衰，本亦作「哀」，^①由救反，又在秀反，鄭「笑貌」。稱，尺證反。聾，魯工反。

【疏】「瑣兮」至「充耳」。○毛以爲，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爲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衰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鄭以爲，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顏色衰衰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己，故深責之。○傳「瑣尾」至「微弱」○正義曰：瑣者，小貌；尾者，好貌，故并言「小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鷦鷯。」陸機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鷦鷯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鷦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己之辭，故以此章爲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愉樂」作「愉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二)

①「衰」，阮校(補)：「案《釋文》校勘：『「衰」，當作「衰」。』《六經正誤》云『亦作「衰」，中从由，或作「衰」，從日從日，誤』，《羣經音辨·衣部》云『衰，盛服也』，《集韻·四十九宥》載「衰」、「衰」二形，云『或从由』，皆可證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三)(八)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

伶官，^①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伶官，樂官也。伶

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簡，居限

反，字從竹，或作「藺」，是草名，非也。冷音零，字從水，亦

作「伶」。【疏】《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正義

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之

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爲王臣，故刺之。伶官者，

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

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韡師也。《舞

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

弟」，則非舞師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

舞。經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韡師皆教夷

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

者所得爲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爲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舛韞胞翟闔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爲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爲舞人也。若《周官·旄

①「伶」，阮校：「唐石經『伶』作『冷』，相臺本同。正義標起止云『箋伶官至伶官』，其上下文『伶』字盡同。此箋言『冷氏，世掌樂官』，正義引『伶倫氏』，『伶州鳩』以爲說。考《左》昭二十年『冷州鳩』，《釋文》云『冷』，字亦作『伶』，《漢書·志》『冷綸』及《人表》『冷綸』，又《呂覽》同，皆用從水字。《廣韻》：『冷，又姓。』此序及箋當本作『冷』，其作『伶』者，俗字耳。正義亦當本是『伶』字，或後人改之也。《五經文字》云『冷』，樂官，或作伶，訛，亦其證。」

人《舞》者衆寡無數，《韞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韞胞閭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爲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爲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伶官」至「爲伶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和。」①《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舞也。②○爲，于偶反。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

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胥，思徐反。版音板。舍音釋，下篇「舍輶」同。采音菜。碩人俟，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俟俟，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俟，疑矩反，《韓詩》在「扈扈」，③云「美貌」。【疏】「簡兮」至「萬舞」。○毛以爲，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俟俟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爲，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

①「和」，原作「縣」，阮校：「浦鏜云「和」誤「縣」，考《國語》，是也。」今據改。

②「舞」，原作「羽」，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羽」作「舞」，《考文》古本同。案「羽」字誤也。以干羽爲《萬》舞，是毛義。《萬》舞爲干舞，《籥》舞爲羽舞，鄭所易也。正義有明文。又標起止云「箋簡擇至于舞」亦可證。不知者乃順上傳改此箋耳。」今據改。

③「在」，《毛詩傳箋通釋》引作「作」，於義爲長。

貌俛俛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賢也。○傳「以干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爲《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解所以言四方之意也。《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大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爲四方也。此傳干羽爲《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爲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箋「簡擇」至「干舞」。○正義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爲《萬》舞，故爲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

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爲祭也。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人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樂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傳「教國」至「爲期」。○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然，祭祀之禮且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爲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容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爲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傳言「日中爲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

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爲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欲其偏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伯，則舞者爲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注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爲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及《考槃》傳意類之，則亦爲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爲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碩既爲大德，故侯侯爲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者，以「在前上處」文無舞，故據《萬》舞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

也。箋云：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轡，悲位反。組音祖。任音壬。**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籥，餘若反，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燁胞翟闔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疏】「有力」至「錫爵」。○正義曰：言碩人既有武力，比如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

①「言不當」，孫校：「『言』，疑置在『不當』下。」
②「渥厚漬也」，阮校：「案此正義本也。云『定本』渥，厚也」，無「漬」字。『考《釋文》』渥下云「厚也」，亦無「漬」字，故下不爲「漬」字作音。《釋文》本與定本同也。」

赤，如厚漬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組織」至「於遠」。○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故知爲組織，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亂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組織。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總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組織，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組織。知此不然者，以彼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此碩大堪爲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爲御矣。○傳「簫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簫。」郭璞曰：「簫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簫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箋「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簫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簫》舞笙鼓」，《公羊傳》曰「簫者何？《簫》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簫》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簫》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渥渥」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漬」字。「祭有畀鞶匏翟閭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渥者，甲吏之賤者。匏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閭者，守門之賤者。」注云：「渥，《周禮》作「鞶」，蓋謂鞶皮革之官。」《周禮》鞶人爲鼓，匏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鞶爲甲吏也。匏，即《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鞶人。《周禮》鞶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閭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爲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

「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山有榛，隰有苓。榛，木名。下濕曰隰。苓，

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榛，本亦作「藁」，同側巾反，子可食。苓音零，《本草》云「甘草」。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與音預，或如字。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宜在王室。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疏】「山有」至「人兮」。

○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爲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榛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機云「栗屬，其子小，似栳子，①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藁」，蓋一木也。《釋草》云：「藁，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藁，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藁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人」。○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

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爲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爲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婦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

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②○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疏】《泉水》

四章，章六句。至「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爲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

①「栳」，阮校：「浦鏜云「橡」誤「栳」，是也。按一本作「似杼子」，「杼」即「狙公賦芋」字之或體，非「機杼」也，「杼」誤而爲「栳」耳。芋即橡也。」

②「思之至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釋文》云「一本思作恩」，或定本如此，但未有明文。明監本、毛本作「定本作思字」，用《釋文》改耳。」

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衛女」至「之至」。○正義曰：以之衛女思歸，^①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毖

然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毖，悲位反，《韓詩》作「泌」，《說文》作「恥」，云「直視也」。淇音其。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

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

○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變彼諸姬，聊與

之謀。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

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

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變，力轉反，下篇同。

【疏】「毖彼」至「之謀」。○毛以爲，毖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

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思念之也。我所思

念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

鄭唯以「聊」爲「且欲略與之謀」爲異。餘同。○傳「泉水

始出毖然流」。○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爲始出毖然

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

者，以本敘衛女之情，故言「亦」。亦，已也。○箋「懷至」

至「伯姊」。○正義曰：以下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宜復

爲思，故以爲「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姬伯姊。○箋「聊且」至「之恩」。○正義曰：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嚮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便文互見。以諸姬總辭，又卑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姊尊，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已，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泚，飲餞于禰。泚，地名。祖而舍輶，

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泚，

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泚，子禮反。

餞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也。禰，乃禮反，地名，《韓

詩》作「坭」，音同。輶，蒲末反，道祭也。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

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于萬反，注同。

①「之」，阮校（補）：「毛本「之」作「此」。」

②「我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上行「我」字，十行本初刻無，後剞添。考正義云：「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思念之也。」是箋本無「我」字，剞添者非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疏】「出宿」至「伯姊」。○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

出宿於沛，先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為犯禮也哉，而止我也？○傳「沛地名」至「禰地名」。○正義曰：言「祖而舍

輶，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輶。舍輶即釋輶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

記》曰：「出祖釋輶，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輶，為行始。」《詩傳》曰「輶，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之名也。①道路以阻

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輶，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輶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輶，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

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輶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輶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

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輶者輶壤之名，與中雷行神之位同，知「委土

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大馭》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輶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輶」，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馭》云「犯輶」，即云「遂馭

之」，故知禮畢乘車輶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輶之而遂行，舍於郊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輶，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

「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

行。②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

中雷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輶

①「行」下，原有「道」字，阮校：「浦鏜云「道」衍字，以《聘禮》注考之，是也。」今據刪。

②「喪」上，原有「士」字，阮校：「浦鏜云「士」衍字，以《聘禮記》注考之，是也。」今據刪。

異也。輶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馭》云「犯輶」，《詩》云「取羝以輶」，《聘禮》云「釋輶」，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輶，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輶而飲餞，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出宿當在郊，而傳云「泲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干」云「所適國郊」，則此泲亦在郊也。此泲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干，泲，思宿焉，傳以爲在郊，則言彌思餞焉，差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已，而此云泲、彌，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泲、彌，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所思之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婦人」至「歸寧」。○正義曰：此與《蝮蝥》、《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爲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蝮蝥》刺其淫奔，故爲禮自得嫁，何爲淫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爲出嫁爲常，不

可違禮。詩者各本其意，故爲義不同。○傳「父之」至「曰姊」。○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箋「寧則」至「尊姑」。○正義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干、言，所適國郊也。

箋云：干、言，猶泲、彌，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輶，還

車言邁。脂輶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

時乘來，今思乘以歸。○輶，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音

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邁，疾。臻，至。瑕，遠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

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①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邁，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孟

反。差，初懈反，又初加反，卷末注同。【疏】「出宿」至

①「至」，阮校：「相臺本『疾』下有『至』字，閩本、明監本、

毛本同。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案無者是也。此箋

「而返」二字即申傳「至」之意，若「疾」下有「至」字，則

「而返」二字無所施矣。相臺本非也。」

「有害」。○毛以爲，我思欲出宿於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羣，而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爲異。○傳「脂羣」至「我行」。○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羣，故《車羣》云「問關車之羣兮」，傳曰「問關，設羣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羣，故云「脂羣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爲肥

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肥，字或作「淝」，音同。【疏】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

泉」。○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箋

「自衛」至「渡水」。○正義曰：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

肥泉是衛水也。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

邑也。箋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漕音曹。

【疏】傳「須漕衛」。○正義曰：《鄭》云：「以廬於漕。」

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駕言出遊，以寫我

憂。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

我憂。【疏】箋「既不」至「我憂」。○正義曰：以此不得

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爲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疏】《北門》三章，章七句。至「志爾」。○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爲官，尊卑不明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

陰。箋云：自，從也。興者，喻己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殷，本又作「慇」，同於巾反，沈於文反，又音隱，《爾雅》云「憂也」。背，蒲對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爲，于僞反。終宴且貧，莫知我

①「衛」下，據傳文「須、漕，衛邑」，當有「邑」字。

②「仕」，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不知士有才能』，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爲官，尊卑不明也』。是正義本「仕」當作「士」字。」

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云：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窶，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爲禮。已焉哉，天

實爲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

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

【疏】「出自」至「何哉」。^①○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

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己仕於亂世，嚮

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己則爲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

者，以君於己祿薄，使己終當窶陋，無財爲禮，又且貧困，

無資充用，而衆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己雖祿

薄，己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

之困苦，天實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

何哉！」○傳「北門背明嚮陰」。○正義曰：本取人嚮陰

行，似己仕闇君，故以出自北門爲喻。傳以嚮陰者必背明

耳，不取背明爲義。何者？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

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爲喻也。○傳「窶者」至「於

財」。○正義曰：《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爲一也。

傳此經云「終窶且貧」，爲二事之辭，故爲窶與貧別。窶謂

無財可以爲禮，故言「窶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

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爲禮」，

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己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爲禮者，爲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己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己，是諸臣亦如之。以頒祿由君，故怨己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己也。○箋「詩人」至「之至」。○正義曰：此詩人敘仕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己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己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

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

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

埤，避支反。偏音篇。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

謫，責也。箋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過來責我，使

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徧，古「遍」字，注及下

同，凡徧字從行，徧字從人，^②後皆放此。謫，直革反，《玉

①「何哉」，原作「何出哉」，阮校（補）：「案經文「出哉」，

「出」字衍。」今據刪。

②「徧」，原作「徧」，今據文義及《經典釋文》改。

篇》知革反。更音庚。迭，待結反。【疏】「王事」至「適

我」。○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己勞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己困於資財。君既政偏，己兼其苦，而我人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偏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以責己。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天。○傳「坤厚」。○正義曰：謂減彼一以厚益己，使己厚出賦稅之事是也。○箋「國有」至「其苦」。○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為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鴛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箋「我從」至「己志」。○正義曰：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己志。上言諸臣莫知我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己志」。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擲也。遺，唯季反。擲，呈釋反，與擲

同，本或作「摘」，非。【疏】傳「敦厚」，箋「敦猶投擲」。

○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為之己之義，故易傳，以為投擲於己也。我人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沮也。①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摧，徧回反，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誰」，音千佳，子佳二反，就也。沮，在吕反，何音阻。【疏】傳「摧沮」，箋「摧者刺譏之言」。○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乖沮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適己者是室人責己，故以摧我為刺譏己也。②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

①「摧沮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

「則乖沮己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標起止云「傳摧沮」。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定本，《集注》作「摧，沮也」。

②「催我」，原作「為摧」，阮校：「浦鏜云「為摧」當「摧我」誤，是也。」今據改。

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攜，穴圭反。

【疏】《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之意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

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涼音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

同。雱，普康反。酷，苦毒反。惠而好我，攜手同

行。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

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

行音衡。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虛，虛也。亟，急

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

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疏】「北

風」至「只且」。○正義曰：言天既為北風其寒涼矣，又加

之雨雪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

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

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

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

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

己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箋「寒涼」至

「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涼風者，以

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

政酷暴也，而雪害物，不言可知。○「性仁」至「而去」。○

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與此「惠而

好我」者相攜手也。○傳「虛虛」，箋「邪讀如徐」。○正義

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

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

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詰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

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

「邪讀如徐。」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喈，疾貌。霏，甚貌。

○喈音皆。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歸

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

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

別，彼竭反。【疏】「莫赤」至「匪烏」。○正義曰：衛之百

①「性仁至而去」上，依疏例當有「箋」字。

姓疾其時政，①以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爲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爲非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興今君臣爲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又同之，己所以攜持而去之。○傳「狐赤」至「能別」。○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爲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遺，唯季反，下同。

【疏】

《靜女》三章，章四句。至「無德」。○正義曰：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靜也。女德

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之。

○姝，赤朱反，《說文》作「媼」，云「好也」。說音悅，篇末注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正。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搔，蘇刀反。踟，直知反。躕，直誅反。【疏】「靜女」至「踟躕」。

○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姝」、「變」皆連「靜女」，靜既爲德，故姝爲美色也。《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姝然美好之子。」《干旄》傳曰：「姝，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爲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

①「姓」，原作「性」，形近之譌，今正。

○「女德」至「可愛」。^①○正義曰：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保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爲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爲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

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筆管。著，知略反，又直略反，下同。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煒，赤貌。彤

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煒，于鬼反。說，本

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疏】「靜女」至「女美」。○毛以爲，言有

貞靜之女，其色變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爲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

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爲異。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法，故說彤管以有法，由女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法，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法也。○傳「既有」至「人君」。○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遺我以古人之法，即「貽我彤管」也。○傳「古者」至「成法」。○正義曰：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史之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禮》：

「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之。」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爲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爲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乃著于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此妃妾進

①「女德至可愛」上，依疏例當有「箋」字。

御煩碎之事，而令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也，此是女史之法。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法，使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女史」。^①○傳「彤管以赤心正人」。○正義曰：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懌」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爲書，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荇，洵美且異。

牧，田官也。荇，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荇，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絜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荇，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之牧，徐音目。荇，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共音恭。窈，烏了反。窕，徒了反。處，昌慮反。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②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爲，于僞反，注同，或如字。【疏】「自牧」至「之貽」。○毛以爲，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荇，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爲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興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爲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

此女爲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故欲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爲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爲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荇」至「有終」。○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荇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荇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爲荇，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箋「茅絜」至「人君」。○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箋「遺我」至「賢妃」。○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荇」，欲人貽己

①「云女史皆作女史」，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云」字當衍。」孫校：「此疑當作「女史皆作女史」，孔所據本自作「女史」也。」按：兩家之說皆可參。
②「其」，原作「荇」，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荇」作「其」，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其」者，其經「女」字也。唯十行本作「荇」，是誤字。」今據改。

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爲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伋，宣公之世子。○新臺，脩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①伋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遙反。惡，烏路反。【疏】《新臺》三章，章四句。至

「是詩」。○正義曰：此詩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泚，鮮明貌。瀾瀾，盛

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泚音此，

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作「𦏧」，云：「新色鮮也。」

瀾，莫爾反，徐又莫啟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

音烏。行，下孟反，篇注同。燕婉之求，籊籊不鮮。

燕，安。婉，順也。籊籊，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伋

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

籊籊不善，謂宣公也。籊籊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

故不能俯也。○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安也。婉，迂阮

反，徐於管反。籊音渠。籊音儲。鮮，斯踐反，王「少也」，依鄭又音仙。【疏】《新臺》至「不鮮」。○毛以爲，衛人惡

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

明，在於河水瀾瀾之處，而要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

絜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爲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

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得

行籊籊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

鮮」爲異。○傳「此鮮」至「之行」。○正義曰：此與下傳互

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

河瀾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

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

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絜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爲淫

昏，故惡之也。○傳「籊籊不能俯者」。○正義曰：籊籊，

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籊籊不可使俯，戚施不可

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

籊籊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籊籊。面柔者，必低首下

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故箋云：

「籊籊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

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

①「土」，原作「之」，阮校（補）：「毛本『之』作『土』，非也，

當是「土」字之譌。」今據改。

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爲口柔、面柔也。「簾篠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曰：「簾篠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

○洒，七罪反，《韓詩》作「淮」，音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燕婉之求，簾篠不殄。殄，絕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殄，毛徒典反，鄭改作「腆」，吐典反。

【疏】傳「殄絕」。○正義曰：《釋詁》文。言齊女反得簾篠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爲「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爲少也。○「殄當作腆腆善」。

①○正義曰：箋云「簾篠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爲「善」，讀此「殄」爲「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戚，干歷反。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爲，于僞反。

【疏】《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伋與壽，爭相爲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爲死」，即首章二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①○汎，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

①「殄」上，依疏例當有「箋」字。

②「迅疾」，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釋文》云：『駛疾，所吏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正義本與一本同。」

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疏】「二子」至「養養」。○毛以爲，二子

伋、壽爭相爲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碍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傳「二子」至「不礙」。○正義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爲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爲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

形可見，故言往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

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疏】「二子」

至「有害」。○正義曰：下二句毛、鄭別。○箋「我念」至

「不去」。○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爲

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二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一) (九)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

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共伯，僖侯之

世子。○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

婦人從夫諡。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

「釐」，曹大家音僖。【疏】《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絕

之」。○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

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

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

詩，以絕止父母奪己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

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爲來事之約，即盟之

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

「人釐侯義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

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

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

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

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

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

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

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

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

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

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即下云

「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己所以不嫁之由，下二

句乃追恨父母奪己之意。○箋「共伯僖侯之世子」。○正

義曰：《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

音僖」，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

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汎，芳劒

反。處，昌慮反。髮彼兩髦，實維我儀。髮，兩髦

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

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綏纓。○髦，本又作「忱」，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髻」，音同。禮，子生三月，剪髮爲髻，長大作髦以象之。髻，音丁果反。昧，莫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綏，汝誰反。之死矢靡它！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它音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只音紙。亮，本亦作「諒」，力尚反。【疏】

「汎彼」至「人只」。○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以與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髮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己志，故與之誓。言己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髦者」至「之飾」。○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

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知髻以挾凶，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兩髦」至「綏纓」。○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纚、笄。《內則》注云：「纚，所以輶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綏、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文王之爲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

①「既夕禮」，阮校：「『夕』下唐石經、徐本、《釋文》、楊、敕俱有「禮」字，《集釋》、毛本無。按：「既夕」摘取篇首二字爲題，與《有司徹》同例，似不必有「禮」字。」

《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纁、笄、總、拂髦、冠、綏、纁、端、韠、紳、撝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纁、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纁、笄、總、拂髦、冠、綏、纁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玄端矣。❶不并引端、韠、紳、撝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紃，無笄者纁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綏纁，則無笄矣。上言「纁笄」者，爲纁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笄纁。」是著纁必須笄也。○傳「天謂父」。○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之死矢靡慝！慝，邪也。○慝，他得反。邪，似嗟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疏】《牆有茨》三章，章六句。至「不可道」。○正義曰：此主刺君，❷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妨閑。詩人主意異也。○箋「宣公」至「夫人」。○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❶「玄」，原作「不」，阮校：「浦鍾云「不」當「玄」誤，是也。」今據改。

❷「主」，原作「注」，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注」作「註」。案皆誤也。浦鍾云「註」當「主」字誤，是也。」今據改。

牆有茨，不可埽也。興也。牆，所以防非常。

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蒺音疾。① 藜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下孟反。中葍

之言，不可道也。中葍，內葍也。箋云：內葍之言，

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葍，本又作「遘」，古候反，《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所可道

也，言之醜也。於君醜也。【疏】「牆有」至「醜也」。

○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葍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令有此淫昏？○傳「中葍內葍」，箋「內葍」至「之語」。○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葍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是其葍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襄，除也。中葍之

言，不可詳也。詳，審也。○詳如字，《韓詩》作「揚」，

揚猶道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去之。中葍之言，

不可讀也。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疏】傳「讀

抽」，箋「抽猶出」。○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為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為抽，箋申抽為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

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

宜與君子偕老也。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

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偕音皆。

【疏】《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二章九句，卒章八句。至「偕老」。○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

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

① 「疾」，原作「蒺」，今據《經典釋文》改。

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爲一篇之總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爲勢，所以倒也。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箋「夫人」至「誤作人」。○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爲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爲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纁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副，芳富反。珈音加。編，蒲典反，或必仙反。別，彼列反。搖，餘昭反。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①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委，於危反，注同。佗，待何反，注同，《韓詩》云「德

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豉反。

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揄音遙，字又作「綸」。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服曰綸狄。觀，古亂反，又音官。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②箋

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行，下孟反，又下同。【疏】「君子」至「之何」。○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玉爲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爲，言此

①「蹤」，阮校：「案此傳當作『從』，與《羔羊》傳字同。《釋文》『委委』下云『行可委曲蹤迹也』，乃易爲今字耳，非《釋文》本此傳作『蹤』也。《羔羊》傳釋文云『從，字亦作蹤』可證。」

②「可」，原作「何」，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何』作『可』。案『可』字是也。正義云『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又云『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其證。」今據改。

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綸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為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為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髮他髮與己髮相合為紒，故云「所謂髮髻」。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加於笄為飾。^①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

傳「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為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皆容之美也。」^②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豔之貌。」傳意陳善以駁宣姜，則以為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為宣姜自佳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傳「象服」至「為飾」。○正義曰：以下傳云「綸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搃，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為然，故云「尊者所以為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為綸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

①「加」，原作「珈」，阮校：「案「珈」當作「加」，下云「珈之以言加者，是也。」今據改。

②「皆」，原作「寬」，阮校：「案浦鏜云「皆」誤「寬」，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皆」。今據改。」

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皋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激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鮮盛貌。綸翟，闕

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鮮音仙。鬢髮如雲，不屑鬢也。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絮也。箋云：鬢，髮也。不絮者，不用髮爲善。○鬢，真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鬢。」屑，蘇節反。鬢，徒帝反。髮，皮寄反。○玉之瑱也，象之瑳也，瑱，塞耳也。瑳，所以摘髮也。○瑱，吐殿反，充耳也。瑳，勅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擿」，音同，本又作「擿」，又作「謫」，並非。謫音丁革反。

擿音直戟反。揚且之皙也。揚，眉上廣。皙，白皙。

○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皙，星歷反。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

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

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諦音帝。

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疏】「玼兮」至

「如帝」。○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

「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鬢髮如雲」，言其美

長，不用髮而自絮美也。又以玉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

瑳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白皙。既服飾如此，

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

由其填實如天。①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

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填實，不審

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

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

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

反爲淫昏之行乎？○傳「綸翟」至「飾衣」。○正義曰：傳

①「填」，原作「瑱」，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填』誤

「瑱」。案「填」字是也。下「瑱實」及「言瑱」、「爲瑱」凡

四字並同。」今據改。

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繪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傳「鬢黑」至「美長」。○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爲鬢。」《詩》云「鬢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鬢爲黑髮也。○箋「鬢髮」至「爲善」。○正義曰：鬢一名髮，故云「鬢，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己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鬢」，是也。不絜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絜美，故云「不用髮爲善」。○傳「瑱塞」至「摘髮」。○正義曰：《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①或曰「充耳」，《淇奥》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首，因爲飾，名之摘，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揅」，是也。○傳「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包》云：「天之言填。」則此蓋亦爲填，取其填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

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璫兮璫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相配，^②與傳同也。○箋「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爲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璫兮璫兮，其之展也。蒙彼縢絺，是繼祥也。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縢，是當暑祥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

^①「充耳」，孫校：「『充耳』二字疑衍。」按：孫校是也。

^②「相」，原作「根」，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根』作『相』。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白。縹緇，緇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緇。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蹙，七我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涉戰反，注「展衣」皆同，沈張輦反。縹，側救反，靡也。緇，勅之反。繼，息列反。袷，符袁反。穀，戶木反。延，以戰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子」，一本無「子」字。禮，陟戰反。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①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②疾宜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媛，于眷反，《韓詩》作「援」。援，取也。倚，於綺反。【疏】「嗟兮至媛也」。○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嗟兮嗟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縹緇之上。縹緇是當暑繼去袷延烝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援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禮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穀爲之。以文與「縹緇」相連，嫌以縹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緇者，以葛爲之，

精曰緇，麤曰給，其精尤細靡者，縹也。言細而縹縹，故箋申之云：「縹緇，緇之蹙蹙者。」言「是當暑袷延之服」者，謂縹緇是繼袷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繼袷者，去熱之名，故言「袷延之服」。袷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袷衣赤，綸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與麤同，雖毛亦當色黃，祿衣與男子之祿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亦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袷衣赤，綸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綸翟，

①「揚廣揚而顏角豐滿」，阮校：「案段玉裁云：『傳當本作「揚且之顏者，廣揚而眼角豐滿」。自引經附傳，而傳之複舉經文者往往刪去，故此傳割裂而不可通。』今考正義標起止云「傳清視至廣揚」，是其本已如此。讀以「揚」字逗，「廣揚」句絕也。卷首「鄭氏箋」下正義云「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可知毛爲詁訓與經別行者，正義所不見也。」

②「媛」，阮校：「小字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媛」作「援」。《考文》古本同。案「援」字是也。正義引《爾雅》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然」，是其證也。以「援」解「媛」，所謂詁訓之法，亦見《說文》「媛」字下。」

闕翟，羽飾衣，則褱衣亦羽飾衣。褱衣以翬鳥羽，綸翟以搖鳥羽，闕翟次綸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箋「后妃」至「禮衣」。○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綸翟、闕翟、鞠衣、展衣、禮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禮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禮者，^①實禮衣也。男子之禮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綸翟青，褱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禮衣，《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禮衣，^②無玄端，則禮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禮亦黑矣。以男子之禮衣黑，知婦人之禮衣亦黑。禮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鞠塵，故取名焉，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爲次。唯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綸翟青，褱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綺，而云「蒙彼綢繻」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綢繻，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繼祥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綢繻」，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綢繻」，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

服」。《玉藻》云「一命禮衣」，《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禮衣」也。定本云：《禮記》作「禮」，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聲誤，從禮爲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傳「清視」至「廣揚」。○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曰揚，^③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④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揚」，^⑤是眉上爲揚。《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

①「禮者」，阮校：「『禮者』當作『綠衣者』，見《綠衣》序下正義。今《周禮》注作『禮』亦誤。」按：阮校是也。

②「士」，原作「中」，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誤「中」，是也。」今據改。

③「眉」下，原有「目」字，阮校：「案浦鏜云「目」疑衍字，是也。」今據刪。

④「清」下，原有「明」字，阮校：「案浦鏜云「明」疑衍字，是也。」今據刪。

⑤「揚」，原無，阮校：「案「廣」下浦鏜云脫「揚」字，是也。」今據補。

「名兮」，既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清爲目下。○傳「美女爲媛」。○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爲媛。」箋以爲，責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爲義，故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因顏色已爲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爲援助。是舉其外，責其爲內之不稱，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竊，千節反。弋，羊識反。【疏】《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止」。○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亂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

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爲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衛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孟姜之等爲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奸，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箋「衛之」至「之野」。○正義

①「然」，原作「然然」，今據《爾雅注疏》「然」字。

②「已」，原作「依」，阮校：「案「依」當作「已」。此說箋意，謂即使不言媛，而顏色已爲美女，故媛當爲援助也。」今據改。

③「亂」，原作「怨」，阮校：「案浦鏜云「亂」誤「怨」，是也。」今據改。

④「期我於桑中」，阮校：「案十行本「期我於」刺添者一字，是「我」字衍也。此但說期，不取「我」字。」

曰：此惠公之時，兼云宣公者，以其言由公室淫亂，①至於政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姜之輩與世族爲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爰，於也。唐蒙，

菜名。沫，衛邑。箋云：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沫音妹。惡，烏路反。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行，下孟反，箋同。「列國之女」，一本作「列國之長女」。長音丁丈反。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要，於遙反，注下同。淇音其，衛水也。【疏】「爰采」至「上矣」。○正義曰：人欲采唐者，於何采唐菜乎？必之沫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沫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

思美好之孟姜，與之爲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愛厚於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地，又送我於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辭以刺之。○傳「唐蒙菜名」。○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爲六名。○傳「沫衛邑」。○正義曰：《酒誥》注云：「沫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鄆，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然則沫爲紂都，故言「沫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鄆。《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鄆者。今鄆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沫也。○箋「於何」至「之主」。○正義曰：《殷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沫之鄉，以爲沫之所矣。沫，邑名，則采唐不於邑中，但總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云「之

①「室」，原作「惑」，阮校：「案浦鑑云「室」誤「惑」，是也。」今據改。

北「之東」，則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行，徧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為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主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爲之主然，故言「惡衛爲淫亂之主」。○箋「淫亂」至「惡行」。○正義曰：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傳「桑中」至「之地」○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箋云：葑，蔓菁。

○葑，孚容反。菁音精，又子形反。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爲淫亂，行不如禽鳥。○鶉音純，鶉鶉鳥。鶉，鳥南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至「不若」。○正義曰：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爲此惡，而獨爲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爲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鶉則奔奔，鶉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疏】「鶉之」至「爲兄」。○正義曰：言鶉則鶉

①「耦」，原作「偶」，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偶』作『耦』。案所改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匹耦』，凡箋『匹耦』字皆從來，正義亦然，『偶』字誤。餘同此。」今據改。

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鵲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箋「奔奔」至「匹耦」。○正義曰：序云「鵲鵲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爲相匹之善，故爲「居有常匹」。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爲「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彊彊、奔奔，爭鬪惡貌也。」

鵲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

爲君。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疏】傳「君

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①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人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

立而建國焉。○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攘，如羊反。說音悅。熒，迴丁反。廬，力居反。【疏】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至「富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

①「衛爲狄所滅」，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衛爲狄所滅』，本或作『狄人』，一本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正義云：「是爲狄所滅之事」，又云「故爲狄所滅，懿公時也」，皆指序而言，是正義本與《釋文》同，其自爲文，則多言「狄人」，非其本有「人」字也。考序於此及《載馳》、《木瓜》凡三言「狄人」，文例宜同，當以有者爲長。《考文》古本作「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采《釋文》而合兩本爲一。

終滅是也。「而營宮室」者，而首章「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城市」，^①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為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為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木為豫備，雨止而命駕，辭說于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騶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宮室，為事之次。而經主美宮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騶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為之。○箋「春秋」至「國焉」。○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故直云滅衛，^②不必斥懿公。《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為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兄，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

戰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為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沈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③《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沈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為滎，則沈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

①「城」，原作「成」，阮校（補）：「案「成」當作「城」。」今據改。

②「滅」，原作「城」，阮校（補）：「「城」當作「滅」，即序「衛為狄所滅」也，形近之譌。」今據改。

③「在其」，原作「其在」，阮校：「案浦鏜云「在其」誤倒，是也。」今據乙。

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①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唯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謚。而爲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爲狄所滅，民尚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爲力能救之，則救之可

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也。滅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爲狄所滅」，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用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②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揆，度也。度日出日人，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

①「宵」，原作「霄」，阮校：「浦鏜云「宵」誤「霄」，是也。考《沿革例》載杜昭二十年注，「霄從公故」，字與此同，皆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壁」，阮校：「相臺本同。小字本「壁」作「辟」。閩本、明監本、毛本「壁」誤「壁」。案「辟」字是也。《釋文》「辟音壁」，正義云「由其體與東壁相成」。「辟」、「壁」，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如此耳，非正義本作「壁」也。考「壁」字古作「辟」，《左傳》「辟司徒」是其證。「按《周禮》注：「辟宿，字亦作辟，古多用辟。」」

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下同。
視，字又作「眡」，音同。廡，居又反。樹之榛栗，椅桐
梓漆，爰伐琴瑟。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
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榛，
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也。」
梓音子。漆音七。長，丁丈反。【疏】「定之」至「琴瑟」。

○毛以爲，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
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
之影與日人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爲楚丘之室也。東西南
北皆既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既爲宮
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曰此木
長大，可伐之以爲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
爲豫備，故美之。○鄭以爲，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
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爲楚丘之宮廟。又度之以
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爲楚丘之居室。①
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爲之，同度日影而正之，②各於其文
互舉一事耳。餘同。○傳「楚宮」至「立楚宮」。○正義
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
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③仲梁
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
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

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
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
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
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
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定
星」至「四方」。○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爲記時，亦以定
爲營室方中爲昏正四方，而箋以爲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爲
營室及其方中之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
「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此言定星
昏中而正四方，④於是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
《爾雅》爲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視其星
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正中，
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
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解
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

- ①「爲」，原無，阮校：「案『作』下脫『爲』字，上文可證。」
②「日」，原作「目」，形近之譌，今正。
③「中」，原作「今」，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今』字
作『中』。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④「此」，原作「北」，阮校：「案『北』當作『此』，形近之
譌。」今據改。

與壁別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嫫茀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嫫茀之口，歎則口開方，^①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域，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②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度日」至「南北」。○正義曰：此度日出日人，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③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

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

①「歎」，原作「鄭」，阮校：「『鄭』當作『歎』，因別體俗字

「鄭」作「邦」，「歎」作「歎」而譌。《左》襄卅年正義引作「嫫茀之歎」，脫「口」字，非也。」今據改。

②「栽」，原作「裁」，阮校：「案『裁』當作『栽』，形近之譌。」今據改。

③「槩」，原作「槩」，古代測日影的標杆。形近之譌，今正。

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規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傳「室猶宮」。○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箋「楚室」至「爲後」。○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爲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庫廡爲次，居室爲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椅梓屬」。○正義曰：《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本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

與京，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虛，起居反，本或作「墟」。夾，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降觀于桑，地勢宜蠶，

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①可以爲大夫。○使，所吏反。能說，如字。《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偁，本又作「諫」，又作「誄」，皆力水反，《說文》云：「諫，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誄，謚也。「爲卿大夫」，一本無「卿」字。【疏】「升彼」至「允臧」。○正義曰：此追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傳「虛漕」至「高

①「可謂有德音」，阮校：「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云：『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依此則正義本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可爲九德」。」

丘」。○正義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爲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箋「自河」至「濟水」。○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道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①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縣》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注云：「更，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

徙居楚丘，興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然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于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

①「東」，原作「又」，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又』作『東』」。案所改是也。《曹譜》正義引作「東」。今據改。

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誅」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誅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賁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爲九德，乃可以列爲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①與俗本不同。獨言「可以爲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賢著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爲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

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夙駕，說于

桑田。零，落也。信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

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辭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信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反。爲，于僞反。匪直也人，非徒庸君。秉心塞淵，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操，七刀反。駮

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駮。駮馬與牝馬也。箋云：國

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蒯鄆，鄆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駮，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下頻忍反，徐扶死反。上，時掌反。種，章勇反，下同。過禮，一本作「過禮制」。復，符富反。【疏】「靈雨」至「三

千」。○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信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爲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駮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信人主駕者」。○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信人爲何官也。○傳「馬七尺」至「牝馬」。○正義曰：「七尺曰駮，《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駮牝以互見，故言「駮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

①「音」，原作「旨」，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旨」作「音」。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之制三千已多，^①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輶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駕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駕馬高六尺。獨言駮馬者，舉中言之。○箋「國馬」至「美之」。○正義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注云：「二耦爲乘。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爲十二廐，即是十二閑，故鄭又云「每廐爲一閑」，明廐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廐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皂，則十二匹，三皂爲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廐，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廐，其

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爲揲著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爲四百三十二。駕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駕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駕之數共廐爲一閑。^②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爲二閑，明因駕三良之數而分爲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爲二閑，亦分駕馬爲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皆分爲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

①「制」，原作「牝」，孫校：「『牝』作『制』，依閩本正。」今據改。

②「一」，孫校：「『一』疑當爲『二』。」

人《職》相覺甚異。」^①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廐爲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廐即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驚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違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駉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一）

① 「異」，原作「矣」，阮校：「案『矣』當作『異』，見《周禮·校人》疏。」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二) (十)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蝮蝮，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蝮蝮」，音同。長，丁丈反。【疏】《蝮蝮》三章，章四句。至「不齒」。○正義

曰：作《蝮蝮》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爲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爲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蝮蝮，虹也。夫婦過

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

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虹音洪，

一音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

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

之」皆同。【疏】「蝮蝮」至「兄弟」。○正義曰：此惡淫奔

之辭也。言虹氣見於東方，爲夫婦過禮之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之女，見爲過惡，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惡乎？○傳「蝮蝮」至「敢指」。○正義曰：《釋天》

云：「蝮蝮，謂之雩。蝮蝮，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爲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爲淫戒，故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見而懼諱自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爲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濟，升。崇，終也。從

旦至食時爲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濟，

子西反，徐又子細反，鄭注《周禮》云：「濟，虹。」應，應對之應。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疏】「朝濟」至「父

母」。○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

隋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兄弟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爲淫奔乎？○傳「從旦」至「終朝」。○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朝有」至「自然」。○正義曰：《視侵》注云：「隋，虹也。《詩》云：『朝隋于西。』則隋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隋，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隋。鄭司農亦云「隋者，升氣」，是也。上「蜺蜺，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徵，則與彼同也。《視侵》：「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隋亦日之光氣矣。蜺蜺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隋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爲妖祥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乃如是淫奔之人

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昏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大音泰，注同。

《蜺蜺》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息亮反，篇內同。【疏】《相鼠》三章，章四句。至「禮儀」。

○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無禮儀者，

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箋云：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疏】「相鼠」至「何爲」。○正義曰：

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爲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爲？若死，則無害也。○箋「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

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箋

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韓詩》「止節，^①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待也。

相鼠有體，體，支體也。【疏】傳「體支體」。○

正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偏體也，故為支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遄，市專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疏】《干旄》三章，章六句。至

「善道」。○正義曰：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為，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

者樂告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為官。《鄉飲酒》注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子子，干旄之貌。注

旄於干首，大夫之旄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子，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反。旄，之然反，通帛為旄。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旄旗之旒縷，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紕，毛符至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旒音留。縷，所銜反，何、沈相沾反。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姝，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注「予」同。說音悅。【疏】「子子」至「畀之」。○毛以為，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

①「韓詩止節」，阮校（補）：「毛本作「則雖居尊」。」

之以善道。言建子子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子子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爲纓，縫紕此旄旗之旒縵，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己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慊。○傳「子子」至「曰野」。○正義曰：謂之干旄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旄。」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縵。」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①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②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旄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縵，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旄也。《周禮》「孤卿建旄」，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

夫，是也。天子以下之建旄者，③干首皆注旄，獨以爲卿之建旄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爲言，故知是卿旄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爲卿，故舉旄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旄」，傳曰：「鳥隼曰旄。」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旄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旗。」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旄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旄，出軍則建旗，是卿有建旗之時，旗亦有旄，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縵，言旗則亦有旄矣。卒章言「干旄」，傳曰：「析羽爲旄。」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旄者，《鄉射記》注云：「旄，總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旄。」則干旄、干旗一也。既設旒縵，有旄、旗之稱，未設旒縵，空有析

①「綏」，阮校：「『綏』當作『綏』，又『綏以旄牛尾爲之』同，下文皆不誤，可證。」

②「幢」，孫校：「《夏采》注作『幢』。」

③「下之建旄」，原作「下建旄之」，阮校：「明監本、毛本『之』誤『旄』」。案此「之」字當在「建」字上，誤錯於此。下文「獨以爲卿之建旄者」可證。今據乙。

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旒縵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縵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郊爲都邑，相兼一也。○箋「周禮」至「好善」。○正義曰：「孤卿建旌，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旌，雜帛爲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爲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旌」者，以《夏采》王崩，以綏復魄，綏有旌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之干有旒也。又《出車》云：「設此旌矣，建彼旌矣。」此亦云「干旌」，是九旗之干皆有旌矣，故知旌、物首皆注旌焉。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傳「紕所」至「四馬」。○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言「紕」，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願以」也。言「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箋「素絲」至「之數」。○正義曰：以前云干旌說旌旗，而此云「素絲紕之」，故知以素絲爲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縵也。縵謂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縵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縵帛縵」，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

「爲旒于縵」，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節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②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旂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辭。前經言「干旌」，是浚郊之賢者識卿大夫建旌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乘善馬也。「四之」者，四見之數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鳥隼曰旌。下邑曰

都。箋云：《周禮》「州里建旌」，謂州長之屬。○旗音餘。隼，荀尹反。長，張丈反。【疏】箋「周禮」至「之屬」。○

正義曰：箋以爲，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旌而來，此爲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旌，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

①「生」，原作「此」，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生」。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節」，原無，阮校：「案「服」上，浦鏜云脫「節」字，是也。」今據補。

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下有州，州爲第二，黨爲第三，族爲第四，間爲第五，比爲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爲第一，鄙爲第三，黨爲第四，里爲第五，鄰爲第六。今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鄭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旗也。又云「縣鄙建旗」，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旗。故鄭云「互約言」也。諸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爲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爲士。鄭、族以下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卿大夫，則此各亦有大夫兼鄉遂與州縣也。①卿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鄉旗、州旗、黨旗、族旗、閭旗、比旗、遂旗、縣旗、鄙旗、鄣旗、里旗、鄰旗。素絲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②○總，子孔反。驂，七南反。【疏】傳「驂馬五轡」。○正義曰：凡馬，士駕二，南反。《既夕禮》云「公贈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於缺，唯執其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

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爲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轡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轡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驂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③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轡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軹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

①「各」，原作「名」，阮校：「『名』當作『各』，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謂」，原作「爲」，阮校：「相臺本『爲』作『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是也。《考文》一本『爲』作『復』，出者誤。」今據改。

③「似」，孫校：「疑當作『以』。」

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①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委遲」，^②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③《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人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④《箋》以素「至」之飾。^⑤○正義曰：前云「子子千旗」，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爲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旗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鄉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旗皆以組爲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千旗，在浚之城。析羽爲旌。城，都城也。○析，星歷反。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①故賦是詩也。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閔，

①「四牡彭彭」，孫校：「《公羊》隱元年引《異義》作「四驪彭彭」，是也。」「四驪彭彭」，《大雅·大明》文。」

②「委」，孫校：「「委」作「倭」，據《公羊》疏及《左傳》哀公十七年疏引正。」

③「玄」，原作「互」，阮校：「浦鏜云「「玄」誤「互」」，是也。」今據改。

④「又」，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文云「有義不得歸」，正義本當是「有」字也。下文云「又義不得」，二章以下者即從定本、《集注》，即改而說之也。」

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弔失國曰唁。【疏】《載馳》五章，首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卒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國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己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隰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

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爲次弟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爲此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滅者」至「曰滅」。○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云：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字亦作「驅」，如字，協韻亦音丘。**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跋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旦反。

【疏】「載馳」至「則憂」。○正義曰：夫人言己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悶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驅馳而唁之。鄭唯「載之言則」爲異。餘同。○傳「弔失國曰唁」。○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人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傳「草行曰跋」。○正義曰：《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首芟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不能旋反我思也。箋

云：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視

爾不臧，我思不遠。不能遠衛也。箋云：爾，女，女

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臧，子郎反。

遠，于萬反，注同，協句如字。【疏】「既不」至「不遠」。○

正義曰：夫人既欲歸唁，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的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

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恒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濟，止也。視爾不

臧，我思不闕。闕，閉也。○闕，悲位反，徐又方

冀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蠃。偏高曰阿丘。蠃，貝

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蠃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

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蠃音

盲，藥名也。療，力照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行，道也。箋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

道，猶升丘采其蠃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尤，

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

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尤，本亦作

「訖」，音同。穉，本又作「稚」，直吏反。槩，古愛反。

【疏】「陟彼」至「且狂」。○正義曰：夫人既爲許人所止

而不得歸，故說己歸意以非之。言有人升彼阿丘之上，言

欲采其蠃者，欲得其蠃以療疾，猶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

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蠃療疾。是我女

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暫歸。許人守

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過者，是乃衆童穉無知且狂狷之人

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之敗滅，^①不與常同，何爲以常禮止我也？○傳「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茵，貝母」，《釋草》文。陸機疏云「茵，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箋「善猶」至「采蠹」。○正義曰：夫人思衛，爲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蠹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蠹與己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蠹療疾，猶己欲力助宗國，此言己思有理，則采蠹亦有理矣。○傳「是乃」至「之義」。○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注云：「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爲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也。○箋「許人許大夫」。○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爲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衆釋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己情恕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焉。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 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芃，

薄紅反，徐又符雄反。長，張丈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控，苦貢反。引，夷忍反，又夷刃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疏】「我行」至「所之」。○正義

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野，觀其芃芃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己，故不聽我去耳。○箋「欲求」至「誰至乎」。○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

①「之」，原作「人」，阮校：「『人』當作『之』，形近之譌。」今據改。

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人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奥詁訓傳第五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人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淇奥，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奥，隈也，《草木疏》云：「奥，亦水名。」相，息亮反。【疏】《淇奥》三章，章九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淇奥》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人相於周為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河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

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②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人德，故謂之規諫。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人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人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③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人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人相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人相，經亦先

①「二章四句」，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作「二章章四句」。案重者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不重。」今據補。

②「規」，阮校：「案「規」當作「諫」，上引《河水》箋已說「規」，引此說「諫」也。」

③「者」，原作「而」，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下「而」字作「者」。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爲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之德，故敘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纂弒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興也。奥，隈也。綠，

王芻也。竹，篇竹也。①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綠竹，並如字，《爾雅》作「菴」，音同，《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烏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葦蓐草也。蓐音辱。篇竹，本亦作「扁」，四善反，又音篇，郭四殄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勅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菴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②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郊」，美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

瑟兮僊兮，赫兮咺兮。瑟，矜莊貌。僊，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僊，遐板反，《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忘也。○諼，音況元反，又音況遠反。【疏】

「瞻彼至「諼兮」。○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僊兮容裕寬大，赫兮

①「篇」，原作「篇」，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篇」作「篇」。案「篇」字是也，正義不誤。《釋文》「綠竹」下云「竹，篇竹也」，又「篇竹，本又作篇」。考《爾雅》、《說文》及其餘字書無作「篇」者，閩本以下正義中盡誤「篇」，《釋文》亦有誤者，今訂正。」今據改。

②「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磋」。案此正義中字皆作「磋」。」「此經及傳并《小雅·谷風》、《大雅·卷阿》、《桑柔》箋皆當本是「磋」字，《周禮》、《禮記》二釋文亦作「磋」。」

明德外見，咍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傳「奧隈」至「餘烈」。○正義曰：「奧，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爲奧。」李巡曰「厓內近水爲奧」，是也。陸機云「淇、奧，二水名」，以毛云「奧，隈」爲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奧，隈」，明非毛誤。《釋草》云：「葇，王芻。」舍人曰：「葇，一爲王芻。」某氏曰：「葇，鹿藿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隈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簣」，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爲茂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隈內比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傳「匪文章」至「琢磨」。○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爲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

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脩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爲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脩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其別喻可知。○傳「瑟矜莊」至「宣著」。○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倜，寬大」，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咍，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倜兮，恂恂也。赫兮咍兮，威儀也。」以瑟倜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恂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咍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青青，茂盛貌。○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

會弁如星。^①充耳謂之瑱。瑱瑱，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②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瑱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瑱」，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瑱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瑱磨之瑱。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體」。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皦，本又作「皦」，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疏】「有匪」至「如星」。

○毛以爲，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瑱瑱之石爲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爲卿相也。○鄭說在箋。○傳「天子」至「會髮」。○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啍，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會」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

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瑱飾七，子、男瑱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人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瑱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③則卿瑱飾六，大夫瑱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

①「會」，阮校：「《說文》『體』下引《詩》『體弁如星』，許君稱《詩》當是毛氏，而今《毛詩》不作『體』者，鄭箋之本不與許同也。凡《說文》與鄭箋本異者多矣。」

②「弁皮弁所以會髮」，阮校引段玉裁《周禮漢書考》云：「疑有錯誤。釋『弁』不當先於『會』，一疑也。據正義，鄭箋乃有『皮弁』字，毛不言『皮弁』，二疑也。云『皮弁』，所以會髮」，以經釋文「會弁」似涉「皮」傳，三疑也。當云「體」，所以會髮」，無「弁，皮弁」三字，爲許叔重所本。」阮校：「今考段說是也。但《釋文》、正義皆不作『體』。鄭箋本《毛詩》或亦作『會』字。傳云「所以會髮」，是毛以爲骨槌之可會髮者，與《說文》所解合。而「會」爲「體」之假借。鄭則仍如字讀之，而以「弁之縫中」易傳也。然則此傳作「會」，所以會髮」，義可通。」

③「事」，阮校：「浦鏗云「事」當「仕」字誤也。」

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入相於周」，^①故爲在王朝之服。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簣，積也。○簣音責。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②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綽，昌若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注同。較，古岳反，車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豉反，又式氏反。善戲

謔兮，不爲虐兮。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

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謔，香略反。弛，本亦作「施」，同式氏反。

【疏】「有匪」至

「虐兮」。○正義曰：言有匪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既外脩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爲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有質」。○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

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練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質，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重較卿士之車」。○正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猗重較兮」，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轡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人爲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窮，猶終也。○槃，薄寒反。

①「入」，原作「又」，阮校（補）：「『又』當作『入』，形近之譌。」今正。

②「猗」，原作「倚」，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倚』作『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猗』字是也。」今據改。

【疏】《考槃》三章，章四句。至「窮處」。○正義曰：作《考槃》詩者，刺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脩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則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爲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爲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考，成。槃，樂也。山

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境壙之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覺，交孝反，又如字。【疏】

「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邁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

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鄭以爲，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爲君用，飢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飢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爲窮處，下文阿、陸亦爲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陸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箋「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邁及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爲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爲病，反以類此，故知爲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箋「在澗」至「云然」。○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曲陵曰阿。邁，寬大

貌。箋云：邁，飢意。○邁，苦禾反，《韓詩》作「邁」。邁，美貌。獨寐寤言，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過，古禾反，注同，崔占卧反。復，符又

反，下同。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軸，進也。箋云：軸，

病也。○軸，毛音迪，鄭直六反。

【疏】傳「軸進」，箋「軸

病」。○正義曰：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

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

軸，^①蓋古今字異。獨寐寤宿，永矢弗告！無所

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語，魚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

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

而憂之。○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

【疏】《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

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

賢，不被答偶。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幸，是爲

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碩，長貌。錦，文衣

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褰襜。箋云：碩，大也。

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碩頤然。^②褰，褰也。國君夫人衣翟

而嫁，^③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褰衣，爲其文之

大著。○碩，其機反。衣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

衣錦」同。褰，苦迴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綰」，泉屬

也。褰，昌占反。佼，本又作「姣」，古卯反，下同。褰音

丹。爲，于僞反。大音泰，下「大子」同，舊音勅賀反。○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

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

美，兄弟皆正大。○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

【疏】「碩人」至「維私」。○毛以爲，有大德之人，其貌頤

頤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褰褰之褰衣，在塗服

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

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爲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

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爲不答之也？○鄭

以碩人爲形貌碩大爲異。○傳「碩長」至「褰褰」。○正義

①「軸」，原作「輔」。形近而誤，經、傳文可證，今據改。

②「佼」，原作「交」，按《釋文》云「佼」，本又作「姣」，古卯反，

又正義云，又佼壯美好頤頤然也，則箋文「俊」當作

「佼」，形近之譌。今據改。

③「衣翟」，原作「翟衣」，阮校：「『翟衣』當作『衣翟』。」今

據乙。

曰：《猗嗟》云「頎而長兮」，《孔子世家》云「頎然而長」，^①故爲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以頎爲大德，錦衣爲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褻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爲衣服。《丰》云「衣錦褻衣」，對「裳錦褻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檐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褻檐」。○箋「莊姜」至「大著」。○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佼壯美好頎頎然也。《玉藻》云「禪爲綱」，故知褻，禪衣也。又解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褻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大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爲在塗之服，《丰》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在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衽」，^②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至「曰私」。○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太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

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荑，徒奚反。【疏】

傳「如荑之新生」。○正義曰：以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也。膚如凝脂，如脂之凝。

【疏】傳「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領

如蝤蛸，領，頸也。蝤蛸，蜎蟲也。^③○蛸，似脩反，徐音曹。齋，本亦作「蛸」，又作「齊」，同音齊，沈又音茨。《爾雅》云「蛸，蛸蛸。蛸蛸，蜎」，郭云「蛸蛸在糞土中，蜎在木中。蜎，桑蠹」，是也。蛸音肥分反。蠹音妬。蜎也，

①「子」，原無，阮校：「浦鏜云脫『子』字，是也。」今據補。

②「純」，原作「紃」，阮校：「『紃』當作『純』，因改『純帛』字，遂并此而誤。」今據改。

③「蝤蛸蜎蟲也」，阮校：「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蝤蛸，蜎蟲』，又云：『今定本云『蝤蛸，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釋文》：『蜎也，音曷。』當以定本、《釋文》本爲長。」

音曷，或音葛。【疏】傳「領頸蝻蝻蝻蝻」。○正義曰：領

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七寸」，^①又名項，《土冠禮》云

「緇布冠頰頰」，是也。《釋蟲》云：「蝻，蝻蝻。蝻蝻，蝻。」

孫炎曰：「蝻蝻謂之蝻蝻，關東謂之蝻蝻，梁益之間謂之

蝻。」又曰：「蝻，蝻蝻。」孫炎曰：「蝻，木蟲也。」又曰：

「蝻，桑蠹。」孫炎曰：「即蝻蝻也。」然則蝻蝻也，蝻蝻也，蝻

蝻也，蝻蝻也，桑蠹也，蝻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

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蝻蝻，蝻也」，無「蟲」字，與

《爾雅》合。齒如瓠犀，瓠犀，瓠瓣。^②○瓠，戶故反。

犀音西。瓣，補遍反，又蒲覓反，沈又蒲閑反。【疏】傳

「瓠犀瓠瓣」。○正義曰：《釋草》云：「瓠，樓，瓣也。」今定

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螭首蛾眉。螭首，頰廣而方。箋云：螭，謂螭螭也。○

螭音秦。蛾，我波反。頰，蘇黨反。螭，郭，徐子盈反，沈

又慈性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疏】箋「螭謂

螭螭」。○正義曰：《釋蟲》云：「螭，螭螭。」舍人曰：「小

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螭螭者。」孫炎曰：「《方言》

云：「有文者謂之螭。」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

蟲頰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頰、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

「如」。「螭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

巧笑倩兮，倩，好口輔。○倩，本亦作「倩」，七薦反，

《韓詩》云：「蒼白色。」【疏】傳「倩好口輔」。○正義曰：

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

服虔云：「輔，上頰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

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

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美目盼

兮。^①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

幸。○盼，敷覓反，徐又膚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

林》云「美目也」，匹間反，又匹覓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敖敖，長貌。農郊，近

郊。箋云：敖敖，猶碩碩也。說，當作「襜」，《禮》、《春秋》

之「襜」，讀皆宜同。衣服曰襜，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

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敖，五刀反。說，本或作「稅」，

「七寸」，原作「五寸」，阮校：「浦鏜云依《投壺》文，當

「七寸」誤，是也。」今據改。

「瓠犀瓠瓣」，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

《釋草》云：「瓠，樓，瓣也。」今定本亦然。」謂無下「瓠」

字也。《釋文》「瓠瓣，補遍反」，亦有。當以定本為

長。

「盼」，原作「盼」，阮校：「唐石經「盼」作「盼」，毛本同。案「盼」字是也。」今據改，以下「盼」俱改「盼」。

毛始銳反，舍也，鄭作「綖」，音遂。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芾，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驕，起橋反。幘，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鑣。」鑣，音魚列反。沫，音末。芾，音弗。朝，直遙反，注皆同。適，丁歷反，本亦作「嫡」。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疏】「碩人」至「君勞」。○毛以爲，言有大德之人，放散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答之乎？○鄭以爲，形貌大人而佼好長麗放散然，欲至於

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餘同。○傳「農郊近郊」。○正義曰：以下云「翟芾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箋「說當」至「近郊」。○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褻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爲「綖」。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以綖進。」《雜記》云：「綖者曰：寡君使某綖。」此《禮》之綖。《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綖」。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綖。」《穀梁傳》曰：「衣衾曰綖。」此《春秋》之綖也。①「綖於農郊」之「綖」，與《禮》及《春秋》之「綖」，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綖」，謂之衣服，曰「綖贈死者」，故何休云：「綖，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綖。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爲綖，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爲衾也，故云服。服，總名也。前「衣錦褻衣」，在塗之服，則此爲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綸、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爲「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爲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幘飾」至「芾蔽」。○正義曰：以言朱幘，朱爲飾之物，故幘爲飾。又解朱所

①「綖」，原作「遂」，今據上下文改。

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因以爲馬之飾。此「纁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庶廐」，傳曰「盛貌」，與此同也。^①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芾，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芾，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芾，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傳「大夫」至「然後罷」。○正義曰：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②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若晚朝，事晚畢，故云卿大夫旦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③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罝濊濊，鱣鮪發發，葭莢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洋

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罝，魚罟。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鮓也。發發，盛貌。葭，蘆。莢，亂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箋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闕反，又如字。罝音孤。濊，呼活反，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鮪，于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鮓。」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鱣」。葭音加。莢，他覽反，《玉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居謁反。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轆」，牛遏反，長貌。揭，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罝音孤。罟音古。鮓音洛。

①「庶庶傳曰盛貌與此同也」，阮校：「浦鍾云『盛』，傳作『武』，是也。『與此同』者，謂《清人》之『庶廐』與此『鑣鑣』字同，非謂傳同訓『盛』也，不知者改之耳。」

②「且」，原作「旦」，阮校：「浦鍾云『且』誤『旦』，下同，是也。」今據改。

③「在」，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大夫』上有『在』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蘆音盧。蘆，五患反，江東呼之爲蘆。藍音丘。【疏】傳

「眾魚罟」至「送女者」。○正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罟。」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鱣，鯉」，「鮪，鰈」，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鰻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鰻、鮪。孫炎曰：「鰻，一名鮪。」郭璞曰：「鰻，今鰻鰤白魚。鮪別名鰻，江東通呼鮪爲鰻。」舍人以鱣、鯉爲一魚，孫以鰻、鮪爲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爲一魚。陸機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臠，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革，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一名鰈，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鰈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葭，蘆」，「蒹，蘆」，《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蘆，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蘆共爲一

草。如郭云，則蘆、蘆別草。《大車》傳曰：「蒹，離也，蘆之

初生。則毛意以葭、蒹爲一草也。陸機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蘆。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蘆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箋「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爲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爲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三)(十一)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①○氓，莫耕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佚音逸。【疏】《氓》第六章，章十句。至「淫佚」。○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是有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

悔，所以刺當時之淫佚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也。蚩蚩，^②敦

厚之貌。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蚩，尺之反。貿，莫豆反。匪來貿

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

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

頓丘。丘一成為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

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為會期。○頓，都寸反。稱，尺證反。匪我愆期，子無良

①「佚」，阮校：「案《釋文》『佚音逸』，正義標起止云『至淫佚（當作佚，正義可證，形近而譌）』，是《釋文》本、正義本皆作『佚』。唐石經改作『佚』者，非也。閩本以下正義中亦皆誤『佚』。餘同此。」

②「蚩蚩」下，原有「者」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有者衍也。」今據刪。

媒。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心欲過子之期，^①

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愆，起虔反，字又作「讎」。將子

無怒，秋以爲期。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

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將，七羊反。語，魚據反。【疏】「氓之」至「爲期」。○毛以爲，

此婦人言已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買絲爲辭，以來誘已。我時爲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爲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宜爲請。○傳「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氓，^②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注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己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

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上、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上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箋「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齊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

① 「心」，原作「以」，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以』作『心』。案『以』字誤也。《考文》古本『以』、『心』複出，亦誤。」今據改。

② 「吐」，原作「也」，阮校：「『也』當作『吐』，《載芣》正義引作『吐』可證。」今據改。

以男子既欲爲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丘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箋「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爲會期。言「且」者，兼二事也。

乘彼坵垣，以望復關。坵，毀也。復關，君子

所近也。箋云：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坵，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近之近。鄉，許亮反，本又作「嚮」。【疏】傳「復關君子所近」。○

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爲復關。

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不

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

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漣音連，泣貌。既見復

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

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

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

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

之。○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也，《韓詩》作「履」。

履，幸也。咎，其九反。蓍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辭

也。【疏】傳「體兆卦之體」。箋「兆卦」至「定之」。○正

義曰：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

卦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

也。二者皆有繇辭。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

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

故言「又」也。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財。遷，

徙也。箋云：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

「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賄徙就女也。」○賄，呼罪

反。徑，經定反。

①「賄」，原作「遷」，阮校：「小字本、相臺本『遷』作『賄』。

案「賄」字是也。」今據改。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①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所起。

沃若，猶沃沃然。鳩，鵲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沃如字，徐於縛反。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鵲音骨。樂音洛，下同。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行，下孟反。【疏】「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爲，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己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己，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己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己，言「吁嗟鳩兮，無食桑椹」，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椹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己時爲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爲，男子既秋來見己，已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己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吁嗟女兮，無

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己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己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爲記時者，明此以爲興也。言「鳩，鵲鳩」者，《釋鳥》云：「鵲鳩，鵲鳩。」某氏曰：「《春秋》云：『鵲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機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鵲鳩者，以鵲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椹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椹」，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椹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爲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己爲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爲耽也。○箋「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

- ①「甚」，阮校：「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甚，本又作椹，音甚。』考正義本是「椹」字，見下。《五經文字》云：『椹，《詩》或體以爲桑甚字』，亦其證。《泮水》經作「黹」，即用字不畫一之例。」
- ②「思」，阮校：「浦鏜云：『思』當『異』字誤，是也。」

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爲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榘，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爲非時，以非時之食榘，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箋「士有」至「爲節」。○正義曰：士有大功，^①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勳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

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隕，情也。^②湯湯，

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闕以此時車來迎己。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明己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帷裳，^③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己專心於女。○隕，韻謹反。湯音傷。漸，子廉反，注同，漬也，濕也。帷，位悲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旦反。女也不爽，士

貳其行。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行，下孟反，注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極，中也。【疏】「桑之」至「其德」。○毛以

爲，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己，使無自以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己本爲所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己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己，所以怨也。○鄭以爲，婦人言己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

①「士」，原作「上」，據箋文「士有」，當作「士」，今正。

②「情」，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情」作「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情」是誤字。」

③「帷」，阮校：「相臺本「帷」作「帷」，《考文》古本同。案「帷」字是也。經、傳皆是「帷」字，箋當同。小字本傳亦是「帷」，皆誤。正義於箋引《周禮》注而說之，則用「帷」字，順彼文耳，不當據改其說。經、傳自作「帷」，標起止云「傳帷裳」。」

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己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帷裳婦人之車」。○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爲女功所起爲興，此桑落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

食貧在己衰之後。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箋「桑之」至「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闕以此時車來迎己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爲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己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己先知此貧而來，明己之悔不以汝今貧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檐車，①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②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檐，故《雜記》曰「其輅有檐」，注云「檐，謂鼈甲邊緣」，是也。

然則童容與檐別。司農云：「謂檐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檐，故謂之爲檐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檐」，是也。幃裳在傍，渡水則濕，言己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己專心於汝，故責復闕有二意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也。無

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己亦不解惰。○解音懈。言既遂矣，至于暴

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浸，子鳩反。兄弟不

知，咥其笑矣。咥咥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

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咥，許意反，又音熙，笑也，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悼，傷也。箋

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己無終，則身自哀傷。【疏】「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

①「檐」，孫校：「『檐』，《周禮》注從巾。」

②「童」，孫校：「『童』作『潼』。《巾車》注作『幢』。」

至夫家，三歲爲婦之時，顏色未衰，爲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己。時夫雖如此，己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卧，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情。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啞啞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爲夫所誘，遇己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箋「有舅姑曰婦」。○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

泮，坡也。①箋云：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判。坡，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

詩傳云「障也」，呂忱北髮反，云：「陂，阪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破」。

拱，俱勇反，本又作「共」，音同。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

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②言其懇惻欺誠。○宴如字，本或作「艸」者，非。旦，《說文》作「忌忌」。

懇，起很反。惻，本亦作「懇」，楚力反。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③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疏】「及爾」至「已焉哉」。○正義曰：

言男子本謂己云：「與汝爲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己，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己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己爲信誓，許偕至於老者旦旦然，懇惻欺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

①「坡」，阮校：「小字本『坡』作『陂』。案《釋文》云：『坡，本亦作陂。』考正義云：『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是其本作「陂」。標起止云「傳泮陂（當爲坡）」，當誤也。」

②「耳」，阮校：「段玉裁云「耳」當作「爾」，其說是也。」

③「念復」，阮校：「相臺本同。小字本「念復」作「復念」。案正義標起止「箋曾不復念其前言」，云：「今定本「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

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①無可奈何。○箋「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爲老，未必大老也。○傳「泮坡」。箋「泮讀」至「拘制」。○正義曰：以隰者下濕，猶如澤，故以泮爲陂。

《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故讀爲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泮」，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傳「總角」至「旦旦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卬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爲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注云：「收髮結之。」^②《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忒其心，變本忘信，^③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箋「我爲」至「欺誡」。○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卬」者，因《甫田》「總角卬兮」而誤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

之，言「旦旦」者，言懇惻爲信誓，以盡已欺誡也。○箋「曾不復念其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復。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疏】「籊籊」至「致之」。○正義曰：籊籊然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

①「亦」，原作「而」，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亦』」。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收」，原作「故」，阮校：「毛本『故』作『收』」。案「收」字是也。今據改。

③「忘」，原作「言」，阮校：「『言』當作『忘』」，形近之譌。今據改。

魚，乃成爲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己，己豈不思與爾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己，己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泉源，小水之源。淇

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己不見答。

【疏】傳「泉源」至「大水」。○正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爲一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己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己之不見答。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遠，于萬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

之儺。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云：己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瑳，七可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

淇水漻漻，檜楫松舟。 漻漻，流貌。檜，柏葉

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己今不得夫婦之禮。○漻，本亦作「漻」，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

作「櫂」，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橈音饒。櫂，直教反。【疏】傳「檜柏葉」至「而備」。○正義曰：

《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書》作「栝」字。《禹貢》云：「栝幹栝柏」，注云「栝栝松身曰栝」，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櫂舟，以喻女所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爲興，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疏】傳「出遊思鄉衛之道」。○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

威儀，不知爲政以禮。○芄音丸，本亦作「丸」。芄蘭，草名。【疏】《芄蘭》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

毛以爲，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爲驕

①「一」，原作「二」，阮校（補）：「毛本『二』作『一』。案

「一」字是也。」今據改。

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觿、佩鞶，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爲，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刺之，①亦下二句是也。○箋「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爲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璫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芄蘭之支，與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②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恒蔓延於地，蔓音萬，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佩，蒲對反，依字從人，或玉傍，作者非。觿，許規反，解結之器。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稚之君雖

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與音餘，下「佩鞶與」同。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③○悸，其季反，《韓詩》作「萃」，垂貌。紳音身。稱，尺證反。【疏】「芄蘭」至「悸兮」。○毛以爲，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儂，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爲驕慢？以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爲今雖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爲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觀兮，佩玉璫璫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爲，言芄蘭

①「刺」，原作「無」，阮校：「浦鏜云『之』當『禮』誤」，非也。此「無」字，是「刺」之誤。」今據改。

②「延」，阮校：「此『延』字衍也。」

③「然其德不稱服」，阮校：「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正義說傳云『而內德不稱』，說箋云『而內無德以稱之』，是與定本不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是『而內德不稱』。《考文》古本『服』作『副』，下有『也』字，未見所出。」

之支以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稚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觿，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爲驕慢矣？不知爲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悻悻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傳「芄蘭」至「溫良」。○正義曰：《釋草》云：「芄，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機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芄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興幼稚當須任用大臣也。○傳「觿所以」至「其德」。○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爲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鞮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傳「不自謂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箋「此幼」至「見刺」。○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

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節度」。○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兮」，故各爲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鞞鞞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悻悻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箋「容刀」至「不稱服」。○正義曰：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爲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箋云：葉，猶支也。童子佩鞮。

鞮，玦也。能射御則佩鞮。箋云：鞮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鞮，夫涉反。玦，本又作「決」，音同。沓，徒答反。彊，苦侯反。【疏】傳「鞮玦」；箋「鞮之言沓」。○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鈞弦也。」《緝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王棘若擇棘。」①則天子用象骨爲之，著右臂大指以鈞弦闔體。《大射》、《士喪》注

①「王」，原作「玉」，「擇」，原作「擇」，阮校：「案浦鏗云：『王』誤『玉』，『擇』誤『擇』，以《儀禮》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皆然。以土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鈎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爲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韋爲玦者，故易之爲沓。《士喪禮》曰：「續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續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彊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飲。」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雖則佩韋，能不我甲？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韋，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戶甲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

《河廣》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繼

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箋「宋桓」至「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淫佚出，爲其亂族；疾妬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①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

①「賤」，原無，阮校：「浦鍾云脫「賤」字，以《大戴禮》及《家語》考之，浦校是也。」今據補。

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①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

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葦，韋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下「遠與」同。狹音洽。爲，于僞反。【疏】

箋「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楫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②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跂，丘豉反。【疏】箋「誰謂」至「亦喻近」。○正義

曰：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

喻狹。小船曰刀。○刀如字，字書作「𠂔」，《說文》作「𠂔」，並音刀。【疏】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

葦桴楫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𠂔」。𠂔，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

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爲，于僞反，又如字，注下「爲王」並同。「從王伐鄭」，讀者或連下「伯也」爲句者，非。【疏】《伯兮》四章，章四句。至「不反焉」。^③○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

①「歸」，原作「婦」，阮校（補）：「婦」當作「歸」。今據改。

②「亦喻近也」，阮校：「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亦字，義亦通』。考下箋云『行不終朝，亦喻近』，乃亦此箋，非此箋亦上喻狹。當以定本爲長。」

③「焉」，原無，阮校：「『反』下當有『焉』字，唐石經以下各本皆有此字也。」今據補。

厚民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敘言「爲王前驅」，雖辭出於經，總敘四章，非指一句也。○箋「衛宣」至「思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頌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己，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揭，武

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

○揭，丘列反。桀，其列反。【疏】傳「伯州伯」至「特立」。

○正義曰：言「爲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爲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爲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傑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特立」。○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

執兵，則有勇力，爲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爲之。揭爲武貌，則傑爲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

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殳，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軫，本亦作「輶」，之忍反。酋，在由反，發聲。矛音謀。【疏】傳「殳

長丈二而無刃」。○正義曰：《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治氏爲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箋「兵車」至「爲差」。○正義曰：因殳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軾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①既建而地，崇於軾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輶。」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軾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軾

①「秘」，原作「祕」，阮校：「浦鏜云「秘」誤「祕」，是也。」今據改。

歷數人爰以上爲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矛同爲矛稱，故自軫至矛爲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爲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爲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爲地材，人、殳爲人材，矛、戟爲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

戈、殳、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爲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爲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繫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獸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疏】「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首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適，主也。○適，都歷反，注同。爲，于僞反，或如字。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杲，古老反。①出如字，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食

①「古」，原誤作「右」，據《經典釋文》改。

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厭，於黷反，下同。嗜，市志反。憂思，息嗣反。【疏】「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甘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如人」至「不能絕」。○正義曰：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草，令人忘憂。①

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焉，於虔反。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蘧」。背音佩，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願言思伯，使我心瘳。瘳，病也。○瘳音每，又音悔。【疏】「焉得」至「心瘳」。○毛以

爲，君子既過時不反，己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爲「念」爲異。○傳「諼草」至「北堂」。○正義曰：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草名，故《釋訓》

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爲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皆名爲堂也。②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

① 「諼草令人忘憂」，阮校：「此當作『諼草令人善忘』。」

② 「隅」，原作「西」，阮校：「浦鏗云：『隅誤西』」，以《士昏禮記》注考之，是也。今據改。

③ 「皆」，原作「背」，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背』作『皆』。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①育，生長也。○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下注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蕃育」者，非。長，張丈反。【疏】《有狐》三章，章四句。至「人民」。

○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爲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爲昏，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爲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爲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爲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爲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爲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詩爲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爲夫婦之辭。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貌。

石絕水曰梁。○綏音雖。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無爲，于僞反。【疏】「有狐」至「無裳」。

○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

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爲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爲作裳，以喻己欲與之爲室家。○傳「綏綏匹行貌」。○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知綏綏是匹行之貌。○傳「之子」至「配衣」。○正義曰：以此稱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爲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己當配夫，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旁。^②○

①「所以育人民也」，阮校：「正義標起止云『至人民』，又云『所以蕃育人民』。《釋文》云：『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蕃育者，非。』正義云『所以蕃育人民』，其本當有『蕃』字，但未有明文耳。『人民』以作『民人』爲是。《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蓼莪》序云『民人勞苦』，《標有梅》傳亦作『民人』，此序當同。」
②「旁」，原作「者」，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者』作『旁』，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旁』字是也，『者』是誤字。」今據改。

厲，力滯反。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瓜，古花反。遺，唯季反，下注同。【疏】《木瓜》

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處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①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殿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楸木也，

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②○瓊，求營反，

《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楸音茂，字亦作

「茂」，《爾雅》云：「楸，木瓜也。」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

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也。○爲好，呼報反，篇內同。

【疏】「投我」至「爲好」。○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今國家

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

○傳「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楸，木

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

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酸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

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

①「無育」，原作「死三月」，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

「死」作「無」。案今《齊語》作「其畜散而無育」，浦鏜云

「育」誤分爲「三月」二字，是也。」今據改。

②「名」，段玉裁云：「名」字爲「石」之字誤無疑。佩玉

石者，謂佩玉納閒之石也。《木瓜》傳云「琚，佩玉石」

也，許君用之。今毛傳「石」譌爲「名」，莫能是正。」

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①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二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②

○瑤音遙，《說文》云：「美石。」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③

○玖音久，書云：「玉黑色。」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苴，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疏】傳「孔子」至「禮行」。

○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南》至於《小雅》，喟然嘆曰『吾於《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无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

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通，《曲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三之三）

①「名」，阮校：「『名』當作『石』。」

②「美玉」，阮校：「案《釋文》『瑤』下云：『美玉也。』《說文》云『美石』。」正義作「美石」，見上。段玉裁云：「正義是也。」

③「玉名」，阮校：「今考正義本作『玉石』，見上。」阮校是也。『書』，據《經典釋文》當作「字書」。

④「三」，原作「四」，阮校：「唐石經、相臺本『四』作『三』。案『四』字誤。」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一) (十二)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幽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王城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

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①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竝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正義曰：《禹貢》云：

「荊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荊山而至于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

①「圓」，孫校：「疑當爲『圖』。」

宗周，是爲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爲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灋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之也。《書序》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故《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爲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歸處西都。○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土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也。①《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

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囿。」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瑕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繄扈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燹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

①「遷」，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是』下有『遷』字，閩本剝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①是爲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

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②言當爲作《雅》、《雅》猶，貶之而作《風》，^③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

①「共」，原作「其」，阮校（補）「毛本「其」作「共」。」今據改。

②「猶」，阮校：「案「體」字句絕，「猶」字當在「貶之而作《風》」上，即「由」字也。」今據乙。

③「言當爲作雅猶貶之而作風」，原作「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阮校：「此當作「言當爲作《雅》」，猶貶之而作《風》」，《譜》所謂「其詩不能復《雅》也」。《黍離》箋同。又正義云「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云云，亦其證。與《頌》全不相涉，衍也，「猶」字錯在上，皆當正之。」今據正。

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①《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蓷》居中，從可知。《兔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兔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芣》、《大車》從可知矣。《采芣》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蓷》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

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穉」。過，古卧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徨，蒲皇反。徬音皇。鎬，胡老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疏】《黍離》三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為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

①「行」，據上下文當作「于」。

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注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爲《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爲《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彼，彼宗廟宮室。箋

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播音遙。愬，蘇路反。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箋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昊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乎蒼天，仰想，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爲蒼天。」《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旻，胡老反，夏爲旻天。旻，密巾反，閔也，秋爲旻天。【疏】「彼黍」至「人哉」。○正義曰：鎬京宮室毀壞，其地盡爲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爲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何有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

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傳「彼彼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彼稷」，正謂黍稷爲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箋「宗廟」至「尚苗」。○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畧，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植，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也。○傳「邁行」至「所愬」。○正義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故言「猶遲遲也」。《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故爲憂思無所愬也。①○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爲「行」，箋又訓經之「行」以爲「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道也。」○傳「悠悠」至「蒼天」。○正義曰：《釋詁》云

「悠，遠也」，故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時人質，^②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昊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

①「愬」，阮校：「愬」當作「訴」，正義作「訴」，上文可證。傳作「愬」，標起止可證。「愬」、「訴」，古今字，正義所易也。此一字，不知者改耳。餘同此。

②「時」，原作「詩」，阮校：「詩」當作「時」，《桑柔》正義引作「時」可證。今據改。

義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昊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人言之。①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②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義和，欽若昊天」，「孔丘卒，昊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為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讀《爾雅》與孫、郭本異，③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說理相符合，④故鄭和而釋之。○箋「此亡國」至「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主刺幽

王，故不為《雅》耳。「何等入」，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穗音遂。更音庚。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疏】傳「噎憂不能息」。○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①「人」，《爾雅》疏作「大」，《周官·大宗伯》引《異義》無「人」或「大」。

②「言」，原無，孫詒讓以為，據《周官·大宗伯》疏引《異義》當補「言」字，今據補。

③「讀」，原無，據《爾雅注疏·釋天》補。

④「說」，原作「物」，據《爾雅注疏·釋天》改。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

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雞，乃旦反，下

注同。風，福鳳反。【疏】《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

「風焉」。○正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

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箋云：

曷，何也。君子往行役，^①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

思之甚。○曷音寒末反。雞棲于埘，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塹牆而棲曰埘。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

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

役者，乃反不也。○棲音西。時，如字，本亦作「埘」，音

同，《爾雅》同，《玉篇》時理反。塹牆以棲雞。塹，在各反。

畜，許又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箋云：行役

多危難，我誠思之。【疏】傳「塹牆而棲曰埘」。○正義

曰：《釋宮》文也。又云：「雞棲於杙爲桀。」李巡曰：「別

雞所棲之名。寒鄉塹牆，爲雞作棲，曰埘。」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佸，會

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佸，戶括

反，《說文》口活反，《韓詩》「至也」。雞棲于桀，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括，

古活反。弋，本亦作「杙」，羊職反，或音羊特反。君子

于役，苟無飢渴。箋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

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

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

求道行。○遠，于萬反。【疏】《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至「而已」。○正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

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爲祿仕，冀安全已

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

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招呼之事。○箋「祿仕」至「道

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爲祿食

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爲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

①「君子」下，原有「于」字，阮校：「相臺本無「于」字，《考

文》古本同。案有者衍。」今據刪。

求道行也。

君子陽陽，左執簫，右招我由房。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簫，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簫音皇。其樂只且！箋

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同。且，子徐反，又作「且」，七也反。

【疏】「君子」至「只且」。○毛以爲，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子之友，陳其呼己之事。言有君子之人，陽陽然無所用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簫，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由」爲「從」爲異。餘同。○傳「陽陽」至「之樂」。○正義曰：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簫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簫。』」笙必有簫，故以簫表笙。傳以笙、簫一器，故云「簫，笙也」。《月令》「仲夏調笙、笙、簫、簫」，則簫似別器者。彼於笙、笙、簫三器之下而別言簫者，欲見三器皆有簫，簫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簫，何知此非笙、簫，而必以爲

笙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簫，《鹿鳴》云「吹笙鼓簫」，言吹笙則鼓簫，是簫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簫，言簫可以見笙，故知簫即笙，非笙、簫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箋「由從」至「官職」。○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俱訓爲自，是「由」得爲「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己，故易傳也。此君子之友說君子招己，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十》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

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

陶陶，和樂貌。翽，翽也。箋云：陶陶，猶陽陽也。翽，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音遙。翽，徒刀反。敖，五刀反，遊也。翽，徒報反，沈徒老反，俗作「翽」。翽，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其樂只且！

【疏】傳「翽也翽也」。○正義曰：《釋言》云：「翽，舞也。」李巡曰：「翽，舞者所持翽也。」孫炎曰：「翽，舞者所持羽也。」又云：「翽，翽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翽也。」然則翽訓為翽也，翽所以為翽，故傳并引之。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

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於

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屯，徒門反。戍，束遇反，守也，《韓

詩》云：「舍。」思，如字，沈息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疏】《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至「思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

「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思而總之。○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別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輦》、《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故知迫近彊楚，數見侵伐，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

興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薪音新。激，經歷

反。湍，吐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彼其之子，不

與我戍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箋

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其音記，詩內皆放此，或作「己」，亦同。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箋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疏】

「揚之水」至「歸哉」。○毛以爲，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爲怨。鄭唯上一句爲異，餘同。○傳「興也揚激揚」。○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爲興。○箋「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俱訓爲止，是懷得爲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下，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傳「甫諸姜」。○正義曰：《尚書》

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故傳言「甫，諸姜」，「許，諸姜」，皆爲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箋云：蒲，蒲

柳。○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彼其之子，不與我

戍許。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

哉？【疏】箋「蒲蒲柳」。○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

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鐘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蓷，吐雷反，《韓詩》云

「茺蔚也」，《廣雅》又名「益母」。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穀不熟。饑音覲，蔬不熟。【疏】《中谷有蕓》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谷有蕓》詩者，言閔周也。平王之時，民人夫婦之恩日益以衰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薄厚。蕓之傷於水，始則濕，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夫之遇已用凶年深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初而嘆，次而歎，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歎，艱難亦輕於不淑。「何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雖或逆或順，各有次也。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興也。蕓，離也。嘆，

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嘆，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字作「灑」，又作「灘」，皆他安反。離音佳，《爾雅》又作「萑」，音同。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鬱也」。《廣雅》云：「鼻也」。有女吡離，嘒其嘆矣。吡，

別也。箋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嘒然而嘆，傷已見棄，其恩薄。○吡，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反，《字林》父几，扶罪二反。嘒，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艱亦難也。箋云：所以嘒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疏】「中谷」至「難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

蕓草，為水浸之，嘆然其乾燥矣。以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薄矣。蕓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為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喻婦人宜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為其夫薄之，故情疎而將絕。恩既疎薄，果至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嘒然其長嘆矣。所以長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傳「蕓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萑，蕓。」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②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蒿」，是也。」

①「萑」，原作「萑」，阮校：「浦鏜云「萑」誤「萑」，考《爾雅》注，是也。」今據改。

②「生」，原作「注」，阮校（補）：「「注」當作「生」。」今據改。

《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茺，臭穢。」臭穢即茺蔚也。《說文》云：「嘆，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菸，痿也。」^①然則由於死而至於乾燥，以嘆為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茺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為喻。○傳「訛別」。○正義曰：以訛與離共文，故知當為別義也。

中谷有萋，嘆其脩矣。脩，且乾也。○脩，如字，本或作「蓀」，音同。有女訛離，條其歡矣。條然歡也。○歡，籀文「嘯」字，本又作「嘯」。條其歡矣，遇人之不淑矣。箋云：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

中谷有萋，嘆其濕矣。離遇水則濕。箋云：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②○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有女訛離，啜其泣矣。啜，泣貌。○啜，張劣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復，扶又反。【疏】箋「離之」至「薄

厚」。^③○正義曰：以水之浸草，當先濕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濕，故知喻君子於己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也。但君子於己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薄厚」。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己，空假凶年為辭也。○箋「及與」至「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萋》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

①「殘」，原作「綏」，阮校：「毛本「綏」作「殘」。案皆誤也。浦鏜云「殘」，是也。」今據改。

②「薄厚」，原作「厚薄」，阮校：「相臺本「厚薄」作「薄厚」。案「薄厚」是也。正義中「薄厚」字凡四見，又標起止云「至薄厚」，皆其證。閩本以下并標起止亦改而倒之，誤甚。」今據乙。

③「至」，原無，阮校（補）：「『離之』下當有「至」字。」今據補。

又音洛，注同。覺，古孝反，又如字，下同。【疏】《兔爰》

三章，章七句。至「生焉」。○正義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興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內役賦不息，^①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②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③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戰於緡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矢傷王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邶·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④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君子亦爲此而不樂，序不言，略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

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⑤○躁，七刀反，本亦作「燥」，沈七感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我生之初，尚無爲。尚無成人爲也。箋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吽！罹，憂。吽，動也。箋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

①「內」，原作「危」，阮校：「『危』當作『內』，以六字爲一句。」今據改。

②「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粟』，傳作『禾』。」

③「叛」，原無，阮校：「『背』下當有『叛』字，閩本列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④「云」，阮校：「『云』當作『言』，形近之譌。」

⑤「躁蹙」，阮校：「此箋當亦本是『躁戚』，其或作『躁蹙』者，即『躁戚』之別體，皆上讀七刀反，下讀子六反，正義所謂『義并得通』也。若本又作『燥』，讀爲七感反，下讀爲七歷反，則誤作『慘憾』二字之音，失之矣，沈重非也。又見《江漢》箋。」

樂生之甚。○懼，本又作「離」，力知反。叱，本亦作「詆」，五戈反。長，張丈反。大音代賀反。【疏】「有兔」至「無

叱」。○正義曰：言有兔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爲政，有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蹙者則急。此言王爲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①言不樂其生也。○傳「爰爰」至「不均」。○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免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得通。○箋「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尚得爲庶幾也。《易》注：②「庶，幸也。幾，覲也。」是庶幾者幸覲之意也。以傳云「尚無成人」者，爲成人之所爲，正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傳「懼憂叱動」。○正義曰：皆《釋詁》文。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罟，覆車也。○罟音俘，郭云：「今之翻車大網也。」覆，芳服反。車，赤奢反。我生之初，尚無造。造，僞也。我生之後，逢

此百憂，尚寐無覺！【疏】傳「罟覆車」。○正義

曰：下傳「罟，罟」，與此一也。《釋器》云：「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罟，罟也。○罟，昌鐘反，《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罟。」《字林》：「上凶反。」罟，張劣反，郭、徐姜雪、姜穴反，《爾雅》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箋云：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聰，聞也。箋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二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藟，力軌反。藟似葛。《廣雅》云：「藟，藤也。」刺桓

①「服」，阮校（補）：「毛本『服』作『於』。」
②「注」，原作「云」，阮校：「『云』當作『注』，形近之譌。」今據改。

王」，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疏】《葛藟》二章，章

六句。至「族焉」。○正義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

族燕之禮敘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此

敘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

義雖通，不合鄭《譜》。○箋「九族」至「之親」。○正義曰：

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

《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

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

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

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

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

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

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

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聞也，婦人歸

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

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

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

姓。①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爲異

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

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

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

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興也。縣縣，長不絕

之貌。水厓曰漘。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

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

長其子孫。○漘，呼五反。長不，張丈反，下同。漘，本亦

作「厓」，魚佳反。施，始豉反，下同。終遠兄弟，謂他

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

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

尚親親之辭。○遠，于萬反，又如字，注下皆同。謂他

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

亦無顧眷我之意。②【疏】「縣縣」至「我顧」。○正義

曰：縣縣然枝葉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

①「戴禮」，孫校：「『戴禮』作『禮戴』，據《左》桓六年疏引

乙。」

②「不」，原無，孫校：「『當有』作『不當有』，『不』字據

《左》桓六年疏引補。」今據補。

③「顧眷」，阮校：「小字本『顧眷』作『眷顧』。案『眷顧』

是也。」又見「碩鼠」箋。」

者，由其在河之澍，得河之潤故也。以興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遺我宗族之人乎？王終是遠於兄弟，無復恩施於我，是我謂他人爲己父也。謂他人爲己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己，與他人爲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傳「水厓曰澍」。○正義曰：《釋水》云：「澍，水厓。」李巡曰：「澍，水邊地名，厓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涘，厓也。○涘音侯，

涯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箋云：①王又無母

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箋云：有，識有也。

【疏】傳「涘厓」。○正義曰：《釋丘》云：「涘爲厓。」李巡

曰：「涘，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王又無母

恩」。○正義曰：「又」者，亞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

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

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恩也。定本及諸本「又」作

「后」，義亦通。

縣縣葛藟，在河之澍。澍，水厓也。②○澍，

順春反。《爾雅》云：「夷上洒下不澍。」③旁從水。郭云：

「澍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澍。不，發聲也。」澍，魚檢反，何音

下小。」李巡云：「澍，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呂恬、理染二反。《廣雅》云「澍，清也」，與此義乖。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箋云：不與我相聞命也。【疏】傳「澍水厓」。

○正義曰：《釋丘》云：「夷上洒下不澍。」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陷下，故名澍。」孫炎曰：「平上陷下，故名曰澍。不行者，①蓋衍字。」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澍。不，發聲也。」此「在河之澍」，即彼澍也。《釋山》云：「重巖，澍。」孫炎曰：「山基有重岸也。」澍是山岸，澍

①「箋云」，阮校：「考此文當屬箋，今脫去句首「箋云」二字，遂屬之傳，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王又無母恩」，

是其證。且「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哉。各本皆誤，當依正義正之。」今據補。

②「澍」，原作「濂」，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濂」作「澍」，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此非《釋文》所云「《詩》本又作水旁兼者」也，乃《釋文》《濂，清也》誤涉耳。正義標起止以下及各本皆作「澍」可證。」今據改。

③「不」，原作「水」，據《經典釋文》改。

④「行」，阮校：「浦鏗云「行」衍字，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無「行」字。」

是水岸，故云「水隄」。○傳「昆兄」。○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使，所吏反，下竝同。【疏】《采葛》三章，章三句。至「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

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箋云：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疏】「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葛草以為絺綌兮，以興臣有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傳「葛所」至「讒矣」。○正義曰：言所以為絺綌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

也。大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唯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

箋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共音恭。【疏】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萩。」①李巡曰：「萩，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羸，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熬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薦，然後熬蕭合馨香。」《生民》云：②「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喻大事使出。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所以療疾。

箋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艾，五蓋反。

《采葛》三章，章三句。

①「萩」，原作「萩」，阮校：「浦鏗云「萩」誤「萩」，下同。考《爾雅》釋文，浦校是也。餘同此。」今據改。

②「生民」，原作「王氏」，阮校：「王氏當作「生民」，形近之譌。『蓼蕭』正義可證。」今據改。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大車》三章，章四句。至「訟焉」。○正義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陂陀，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大車，大夫之車。檻

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綦，韃也，蘆之初生者也。①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綦，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續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韃。○檻，胡覽反。毳，尺銳反，冕名。綦，吐敢反。韃，本亦作「韃」，音佳。蘆，力吳反。亂，五患反。行，下孟反。續，胡妹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禮與，音餘。【疏】「大車」至「不敢」。○正義曰：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

檻檻然，身服毳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綦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傳「大車」至「決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之狀，故爲車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衣，大夫之服」也。「綦，韃」，《釋言》文。郭璞曰：「綦，草色如韃，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綦」，以衣冠比綦色，故先解綦色，又解草，言綦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葭，亂。」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爲一草。此傳綦爲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

①「蘆」，阮校：「《釋文》：『蘆，力吳反。』正義云：『此傳綦爲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亂爲一也。』戴震云：『蘆字誤，當爲「韃」。』葭、蘆乃韃、葭二物未秀之名，溷爲一者，非。《說文》：『葭，韃之初生』可證，毛傳轉寫之失。」見《毛鄭詩考正》。

薰，葵爲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聽境內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刺之耳。○箋「葵」至「如雛」。○正義曰：「葵，黼」，《釋草》文。以傳解葵色，未辨草名，故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爲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爲榮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大

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故《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葵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爲之，裳則刺繡爲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雛，故得如葵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衮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繡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衮鷩耳。知衣績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上言「作績」，明畫爲績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

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
■ 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
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
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絺冕則
衣亦繡也。知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
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績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騅，
其赤者如頰，故二章各舉其一耳。傳以莢爲騅，箋以莢爲
亂，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
之，鄭答云：「騅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騅。」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啍啍，重遲之貌。璫，

頰也。○啍，他敦反，徐又徒孫反。璫音門，《說文》作「璫」，
云：「以毳爲屬也。」解此璫云：「玉頰色也。禾之赤苗謂之
璫，玉色如之。」頰，勅貞反，赤也。豈不爾思？畏

子不奔。【疏】傳「啍啍」至「璫頰」。○正義曰：啍啍，

行之貌，故爲重遲。上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

《釋器》云：「一染謂之緹，再染謂之頰。」郭璞云：「淺赤也。」
《說文》云：「璫，玉赤色。」故以璫爲頰。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

皦日。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
合同爲一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
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

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
禮。○皦，本又作「皎」，古了反。壙，苦晃反。別，彼列
反。【疏】「穀則」至「皦日」。○正義曰：言古之大夫聽

政也，非徒不敢淫奔，又令室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
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
謂我此言爲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
可信也，刺今大夫闇於古禮而不信此言也。○傳「穀生」
至「爲一」。○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之
貌，故爲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
男不入，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
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爲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
設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
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
葬之後，神合爲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① 「雉」，原作「雉」，阮校：「浦鏗云『雉』誤『雉』，是也。」今
據改。

② 「禾」，原作「木」，據《經典釋文》改。

③ 「合」，原作「今」，阮校（補）：「毛本『今』作『合』。案『合』
字是也。」今據改。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疏】《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毛以爲，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爲，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箋「思之」至「見之」。○正義曰：箋以爲「施」爲見己之貌，「來食」謂已得食之，故以「思之」爲「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食」爲「子國復來，我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弃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留之子」，亦謂子嗟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境墦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境，本亦作「墦」，苦交反。墦，苦角反，又音

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彼留子嗟，將其

來施施。①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

來見己之貌。○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施如

字。伺音司。閒音閑，又如字。【疏】「丘中」至「來施

施」。○毛以爲，子嗟在朝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睹其

業而思之。言丘中境墦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留氏子嗟

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

思之，乃遙述其行。彼留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

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

○鄭以爲，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境墦之

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留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

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留氏之子嗟，其將

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己。閔其放逐，愛其

①「施施」，阮校：「案《釋文》云：『施施，如字。』正義標起

止云「丘中至施施」。考《顏氏家訓》引傳及箋云：「韓

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

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然則今《毛詩》、《釋

文》、正義及各本皆作「施施」者，或由顏說定之也。《經

義雜記》以爲經文一字，傳、箋重文，引《邶·谷風》「有

光有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君子洸洸

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德義，冀來見己，與之盡懽。○傳「留大」至「所治」。○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爲大夫而去。下云「彼留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劉氏，大夫氏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爲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云：「非人力爲之丘。」丘是地之高者，在丘之中，故云「境墉之處」。境墉，謂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境墉，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箋「子嗟」至「爲賢」。○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留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爲「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境墉生物，所在則治理，是所以爲賢也。○傳「施施難進之意」。○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爲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爲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箋「施施」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爲「伺候閒暇，獨來見己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己，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

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已得厚待之。○食如字，一云鄭音嗣。復，扶又反。【疏】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箋「言子」至「世賢」。○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傳「子國」至「得食」。○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箋「言其」至「待之」。○正義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己。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己，來至己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飲食之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己而遺己也。○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疏】傳「玖石」至「美寶」。○正義曰：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爲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箋「留氏」至「遺己」。○正義曰：箋亦以佩玖喻美

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己而遭己耳，非是昔日所遭。上章欲其見己，已得食之，言己之待留氏。此章留氏之子遭我以美道，欲留氏之子教己，是思者與留氏情親，故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十三）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周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鄆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繁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

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號、鄆之地而國之，而鄆亦有詩，既譜鄆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鄆之事。又云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己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為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號、鄆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號、鄆為鄰。若克號、鄆二

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號，鄆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號，鄆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號、鄆之地，明是武公滅號、鄆，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號、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

號、鄆之民皆公之民也。」①桓公曰：「善。」②於是卒言於王，東徙其民於洛東，③而號、鄆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鄆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號、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號、鄆，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④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

① 上「之」字，原無，《史記·鄭世家》有，今據補。

② 「曰」，原作「臣」，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史記》「臣」作「曰」，是也。」今據改。

③ 「徙」，原無，《史記·鄭世家》有「徙」字，今據補。

④ 「藿」，原作「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藿」誤「翟」，是也。」今據改。

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鄆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鄆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鄆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墟。」杜預云：「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鄆譜》亦云「則鄆，鄭同地」，而云「鄭非鄆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鄆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鄆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鄆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鄆都也。鄆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襄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鄆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鄆之國」，自然亦為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人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人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

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爲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鄆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亶、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踰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蓀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

《褰裳》、《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摯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事，^①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類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褰裳》宜是初日事也。^②《丰》、《東門之墀》、《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人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弟，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

《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

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

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緇，側基反。【疏】《緇衣》三章，

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

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

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

乃能人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人作司徒，已是

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

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

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父謂」至「其宜」。○正義曰：

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

①「事」，原作「箋」，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作

「初」。案皆非也，當作「事」，上下文可證。」今據改。

②「日」，原作「田」，阮校：「毛本「田」作「年」。案皆非也，「田」當作「日」，形近之譌。」今據改。

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鬪。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情。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澳》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作

者主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緇，黑色，

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敝，本又作「弊」，符世反。朝，直遙反，下同。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適，之。館，

舍。粢，養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云：卿士

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①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

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館，占翫反。

粢，七旦反，飧也。飧，蘇尊反。廬，力於反。飲，於鳩反。

食音嗣。【疏】「緇衣」至「粢兮」。○毛以爲，武公作卿

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

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兮，願

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

采祿。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

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

①「之」，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官」上有「之」字，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列入，《考文》一本同。案有者是

也。」今據補。

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爲予授者，^①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授之也。^②○鄭以爲，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弊，我願爲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也。○傳「緇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人爲纁，五人爲緇，七人爲緇」。注云：「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③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④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衣」，明緇衣，^⑤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敝則更願王爲之，令常衣此服。以武公繼世爲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緇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爲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闕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

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傳「適之」至「采祿」。○正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爲舍也。「粢，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

①「予」，原作「子」，阮校：「案浦鏜云「予」譌「子」，是也。」今據改。

②「授」，原作「受」，阮校：「案浦鏜云「授」譌「受」，是也。」今據改。

③「則爲緇又復再染以黑」，此九字原脫，阮校：「案「乃」上浦鏜云脫「則爲緇又復再染以黑」九字，考《周禮》注，是也。此以「黑」復出而脫去。」今據補。

④「即」，原作「卿」，阮校：「案浦鏜云「即」誤「卿」，是也。」今據改。

⑤「明」，原作「周」，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周」作「則」。案所改非也，「周」當作「明」，形近之譌。」今據改。

粢，謂餐食也。「諸侯人爲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粢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粢也。○箋「卿士」至「飲食」。○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可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粢」，則還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粢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粢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言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好，猶宜

也。箋云：造，爲也。【疏】箋「造爲」。○正義曰：《釋言》文。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蓆，大也。箋云：作，爲也。○蓆音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疏】傳「蓆大」。○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勝音升。祭，側界反，後放此。聽，吐丁反。好，呼報反。【疏】《將仲》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爲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

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是致大亂國也。①○箋「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將，

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仕救反，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段將」，此一「將」字如字。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箋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疏】「將仲子」至「可畏」。○正義曰：祭仲數諫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傳「里居」至「木名」。○正義

①「國」，原作「大」，阮校（補）：「毛本下『大』字作『國』。案『國』字是也。」今據改。

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櫞。」^①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羸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箋「祭仲」至「除之」。○正義曰：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王。」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爲其諫非一，故言「初諫曰」，以爲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然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②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箋「懷私」至「得從」。○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懷與安，實病大事。」^③《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衆也。○垣音袁。豈敢愛之？畏

我諸兄。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

所以樹木也。檀，彊韌之木。^①○檀，徒丹反，木名。彊，其良反，一音居良反。忍，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爲是。案系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纫秋蘭以爲佩」，是也。【疏】傳「園

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槃迷相

①「檀」，原作「繼」，阮校：「案考彼傳及《爾雅》皆是「繼」字，此「繼」字當誤。」今據改。

②「然」，原作「矣」，阮校：「案浦鏜云「矣」或「然」字之誤，屬下」，是也。」今據改。

③「實」下，原有「敗名」二字，阮校：「案「敗名」二字當衍。此引《晉語》「實病大事」，或記《左傳》「敗名」於傍，遂誤入。《皇皇者華》引「實病大事」，不誤。」今據刪。

④「韌」，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韌」作「忍」。案《釋文》云「忍，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韌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是此傳本作「忍」字，因正義自用「韌」字，不知者乃取以改也。」

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①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櫪，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櫪先殫。」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繕，市戰反，善也。說音悅。鎧，苦愛反。

【疏】《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箋「繕之」至「甲鎧」。○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為鎧。箋以今曉古。

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

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巷，學絳反。大音泰，後「大叔」皆放此。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

叔信美好而又仁。○洵，蘇遵反。【疏】「叔于」至「且仁」。○正義曰：此皆悅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

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叔大」至「里塗」。○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私過度，時呼為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故云「田，取禽也」。《丰》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之途道也。○箋「洵信」至「又仁」。○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冬獵曰狩。箋云：飲酒，謂燕飲也。○狩，手又反。獵，力輒反。豈無飲酒？

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疏】傳「冬獵曰狩」。○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箋云：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

①「榆」，原作「檣」，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檣」作「榆」。案「榆」字是也，《晨風》正義引作「榆」。今據改。

美且武。箋云：武，有武節。【疏】箋「郊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箋「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技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爲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爲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①不義而得衆也。○「而勇」，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

【疏】《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衆」。

○正義曰：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檀楊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衆也。

大叔于田，^②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叔

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句例爾。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

和諧中節。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爲也。在旁曰驂。○組音祖。中，竹仲反。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藪，素口反，《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檀楊暴虎，獻于公所。檀楊，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也。○檀，本又作「袒」，音但。

①「而好勇」，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正義云「檀楊暴虎」，是好勇也」，下文云「好勇如此」，是與或作本同。」

②「大叔于田」，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下文云「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楊，素歷反。搏音博。將叔無狃，^①戒其傷女。

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將，七羊反，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狃，女九反。復，符又反，下同。【疏】「大叔至傷女」。○毛以爲，大叔往田

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衆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楊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衆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鄭唯以「狃」爲「復」。餘同。○傳「叔之從公田」。○正義曰：下云「禮楊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傳「驂之至中節」。○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既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自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傳「藪澤」至「具俱」。○正義

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澤藪非一，^②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澤藪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之烈，「火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焰之。具備即偕俱之義，故爲俱也。○傳「禮楊」至「搏之」。○正義曰：「禮楊，肉袒」，《釋訓》文。李巡曰：「禮楊，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楊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傳「狃習」。○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快，^③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

①「無」，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毋，本亦作「無」。』正義本今無可考。」

②「澤」，原作「則」，阮校：「案『則』當作『澤』，上下文可證。」今據改。

③「快」，原作「伏」，阮校：「案浦鏜云『快』誤『伏』，是也。」今據改。

傳以「狙」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

叔于田，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

兩驂鴈行。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

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上

襄竝如字。行，戶郎反。夾，古恰反。叔在藪，火烈

具揚。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

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

○忌，注作「己」，同音記，下皆同。抑磬控忌，抑縱送

忌。駢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磬，苦定反。控，口貢反。駢，敕領反。【疏】「叔于」至

「送忌」。○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

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

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

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

叔能磬駢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①

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

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

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箋「兩服」至「次序」。○正

義曰：《小戎》云：「騏驎是中，騊駼是驂。」驂，中對文，則驂

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者」

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

者，言衆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傳「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傳「駢馬」至「曰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駢止而已，故知駢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鵠。驪白雜毛曰鵠。○鵠音保，

依字作「鵠」。驪，力馳反。兩服齊首，馬首齊也。兩

驂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

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阜，盛也。叔馬慢

忌，叔發罕忌。慢，遲。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

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慢，本又作「慢」，莫晏反。抑

釋棚忌，抑鬯弓忌。棚，所以覆矢。鬯弓，弣弓。箋

云：射者蓋矢弣弓，言田事畢。○棚音冰，所以覆矢也。

馬云：「櫝丸蓋也。」杜預云：「櫝丸，箭筈也。」鬯，敕亮反。

①「住」，原作「往」，阮校：「案浦鏗云『住』誤『往』，是也。」今據改。

殺，吐刀反。【疏】「叔于」至「弓忌」。○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騶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駢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棚以覆矢矣，抑者叔執鬯以弋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爲異，餘同。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騶」。○正義曰：《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爲烏騶。」○傳「慢遲罕希」。○正義曰：以情慢者必遲緩，故慢爲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爲希也。○傳「棚所」至「弋弓」。○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或說犢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棚爲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棚，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弋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弋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

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惡，烏路反，下同。遠，于萬反。將，子亮反。御，魚呂反，注同。翱，五羔反。【疏】《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臣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爲，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①狄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翱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不召，軍衆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爲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說翱翔所由，作

①「境」，原作「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竟」作「境」，下言「禦狄于境」同。案所改是也。序作「竟」，正義作「境」，下文皆可證。」今據改。

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箋「好利」至「侵衛」。○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清，邑也。彭，衛之河

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介音界。旁，補彭反，王云：「彊也。」「駟，四馬也」，一本「駟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矛，莫侯反，《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鉞音蚘。或謂之鉞，鉞音蟬。或謂之鉞，鉞音錯江反。其柄謂之矜，矜，郭音巨巾反。」重，直龍

反，注下同。英如字，沈於耕反。酋，在由反。【疏】「清

人」至「翱翔」。○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是翱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之。○傳「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于竟」，明在鄭、衛境上。言「翱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總謂境爲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爲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爲不得已之義，與下「廋廋」爲「武貌」，「陶陶」爲「驅馳之貌」，互相見也。○傳「重英矛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箋「二矛」至「畫飾」。○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

①「甲」，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被』下有『甲』字，閔本剝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消，河上也也。庶，武貌。○庶，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鵠」。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檠」，同臣巾反，沈又居陵反。近，「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劍削名也，《方言》云：「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

【疏】傳「重喬累荷。」○正義曰：《釋詁》云：

「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一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喬矛」至「毛羽」。○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鑿孔。襄十年《左傳》云：

「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題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鑿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鵠毛稍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也也。陶陶，驅馳之貌。○軸音逐，地名。陶，徒報反。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①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抽，勅由反，《說文》作「陷」，②他牢反，云：「抽刃以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

【疏】「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毛以爲，高克閒暇無爲，

①「謂」，原作「爲」，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爲』作『謂』，《考文》古本同。案『謂』字是也，《釋文》以『謂將』作音可證。」今據改。

②「陷」，據《經典釋文》當作「招」。《說文》「招」字條引《詩》曰「左旋右招」。

逍遙河上，乃左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爲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傳「左旋」至「容好」。○正義曰：毛以爲，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爲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爲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左，^①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爲陽，故爲左旋。○箋「左人」至「在左」。○正義曰：箋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②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閼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

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二）

- ① 「左」，原作「右」，阮校：「案浦鏜云「左」誤「右」，是也。」今據改。
- ② 「鄭丘緩」，原作「鄭兵緩」，據《左傳》成二年文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三）（十四）

鄭氏箋 孔穎達疏①

毛詩國風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

朝焉。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字或作「求」。朝，直遙反，下及注同。風，福鳳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

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爲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②潤澤也。洵，

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疏】「羔裘」至「不渝」。○正義

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裘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

①「毛詩國風」至「孔穎達疏」，阮校（補）：「當題『毛詩國風』鄭氏箋 孔穎達疏」，此卷誤脫。今據補。

②「如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釋文》以『如濡』作音，亦有『如』字。此傳『潤澤』，正謂裘之潤澤，所以得如濡，非訓濡爲潤澤也。正義所說是矣，定本失之矣。《皇皇者華》箋云『如濡，鮮澤也』，亦其證。○按裘不得云『潤』，乃『如潤』耳。潤澤正是濡訓，定本是也。」

《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楊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緣，悅緇反。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司，主也。【疏】「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祛、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

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晏，於諫反。粲，采諫反。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

士之美稱。○稱，尺證反。【疏】「羔裘」至「彥兮」。○正

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衆意」。

○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

《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无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

《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多賢臣，①其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意。○傳

①「多」，原作「夕」，阮校（補）：「『夕』當作『多』。」今據改。

「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袂兮。遵，循。路，道。

摯，擊。袂，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之。○摯，所覽反，徐所斬反。袂，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擊音覽。袂，面世反。無我惡兮，不

寔故也。①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

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惡，烏路反，注同。寔，市坎反。②「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疏】「遵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

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傳「遵循」至「袂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

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摯」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摯」字，參「山音反」聲，③訓爲斂也，「操」字，臬「此遙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傳「寔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寔，意之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

者，思望之甚。無我醜兮，不寔好也。醜，棄也。箋云：醜，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醜，本亦作「歎」，又作「歎」，市由反，

①「故也」，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考

《正義》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標起止云「遵大至故也」，是《正義》本作「也」。

②「市」，原作「市」，阮校（補）：「案《釋文》校勘『市』當作『市』。」今據改。

③「參」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字』下有『參』字。案所補是也。『山音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爲『參』字作音也。」今據補。

或云鄭音爲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疏】傳「醜棄」。○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①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疏】《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好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好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者」。^②○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

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昧音妹。警音景。子興視

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

然，早於別色時。○爛，力旦反。見，賢遍反，又如字。蚤

音早，本亦作「早」。別色，彼列反。將翱將翔，弋鳬

與鴈。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

無事則往弋射鳬鴈，以待賓客爲燕具。○弋，羊職反。鳬

音符。閒音閑。繁音灼，本亦作「繳」。【疏】「女曰」至

「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

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

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

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

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鳬之與鴈，以待賓客爲

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

美色，故刺之。○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士女相

①「陳古義」，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

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又云「定本云

「古義」，無「士」字」，是《正義》本有「士」字也。」

②「者」，原作「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

「者」。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大號。下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箋「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矰矢箝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箝，矢象焉，箝之言制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制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肴也。箋云：言，

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穀音爻，本亦作「肴」。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偕音皆。樂音洛，下同。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疏】「弋言」至「靜好」。○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鴈，我欲爲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

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藻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

琚、瑀、衝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琚音居，佩玉名。瑀音禹，石次玉也。衝，昌容反，狀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問，遣也。箋云：順，謂與己和順。○遺，尹季反。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箋云：好，謂與己同好。○好，呼報反，注同。

【疏】「知子」至「報之」。○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遣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為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

「雜佩」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②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

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琬、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玖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箋「贈送」至「之歡」。○

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己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自是異國耳。①又稱「臣無境外之

①「半」，原作「圭」，阮校：「《說文》『圭』作『半』。案『半』字是也。」今據改。

②「衝」，原作「衡」，阮校（補）：「《禮記》『衡』作『衝』。」今據改。

③「諸」，阮校：「明監本、毛本同。閩本『諸』作『公』。案此『公』字用《禮記》文改也。」

④「自」，原作「非」，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作『必』。案所改非也，『非』當作『自』。」今據改。

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傳「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遣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即出己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太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疏】《有女同車》一章，章六句。至「刺

之」。○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言「鄭人」。既總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要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要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

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

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①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親迎同車也。舜，木

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禮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槿音謹。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佩有琚玖，^②所以納閒。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

①「姑」，原作「始」，阮校：「案浦鏜云「姑」誤「始」，考《左傳》，是也。」今據改。

②「玖」，原作「琚」，阮校：「案《女曰鷄鳴》正義引此傳「琚」作「玖」，見上。考《女曰鷄鳴》傳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爲佩，則「衝牙」及「珩」引《玉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唯「琚」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琚、玖，石次玉」，後引《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琚、玖與琚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琚亦佩也。若此傳作「琚」，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譬況矣。作「玖」者是也。」今據改。

禮。○洵，恤旬反。【疏】「有女」至「且都」。○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翱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至「木槿」。○正義曰：《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婿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楸，木槿。槿，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櫟，一名曰楸。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為閑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

箋云：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代婿。○婿音細，

字書作「埤」。^①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將將鳴玉

而後行。○將將，七羊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

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②○傳，直專

反。【疏】箋「女始」至「代婿」。○正義曰：《昏義》文也。

「御者代婿」，即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

「將將鳴玉而後行」。○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翱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③

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蘇，如字，徐又音疎。【疏】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①「埤」，阮校（補）：「《釋文》校勘『埤』作『埤』，『埤』是『埤』之別體。小字本作『埤』，乃字有壞而改之。」

②「傳道其德」，原作「傳其道德」，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其道』作『道其』，《考文》古本同。案『道』字在『其上者』是也，《釋文》以『傳道』作音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在下，又脫『也』字。」今據乙。

③「然」，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皆在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是正義『然』字當是『人』字。標起止云『至美然』，後改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

木也。①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疎，又相如反。菡，本作「歛」，又作「荅」，戶感反。萏，本又作「飲」，又作「荅」，②度感反。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慎，本亦作「顛」，都田反。倒，都老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睹，都杜反，本亦作「覩」。【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為，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

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③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其華菡萏」，④《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為不宜也。○箋「興者」至

①「小木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山有扶蘇」下云「扶蘇，扶胥，木也」，今考正義亦然，無「小」字也。」

②「本又作飲又作萏」，阮校（補）：「《釋文》校勘云盧本『飲』作『歛』，下『萏』字作『萏』，云『歛，舊作飲，據《澤陂》音義改。萏，舊作萏，據《爾雅》音義改」。案所改是也。《集韻》四十八感載「萏、萏、萏、歛」四形可證。」

③「美」，原作「矣」，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作「美」。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④「其」，原作「其其」，阮校（補）：「衍一「其」字。」今據刪。

「其所」。○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云「且，辭」。○箋「人之」至「意同」。①○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覲美，乃往覲惡，興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喬松，②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

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覲子充，乃反往覲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狡，古卯反。【疏】「山有」至「狡童」。○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

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薺。」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薺。」是龍、紅一草而別名，③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

①「箋」，原作「醜」，阮校（補）：「毛本『醜』作『箋』。案『箋』字是也。」今據改。

②「喬」，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橋』字是也。」

③「別」，原作「列」，形近之譌，今正。

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喬、游爲義。○箋「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草直名龍耳，^①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橋，^②而龍云游，明取橋、游爲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以也。孫毓雖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覩子充，而覩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壯狡之志」，^③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蓍，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卧反，注下同。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興也。蓍，槁也。人

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槁，苦老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

也。今據改。

①「草」，原作「章」，阮校：「案浦鏗云「草」誤「章」，是也。」今據改。

②「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阮校：「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槁」作「橋」，下「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明監本、毛本皆作「橋」。案：「槁」字是也。凡正義說箋者，例用「槁」。十行本多未誤，唯「不應言槁、游也」一字，誤作「橋」耳。」

③「壯」，原作「狂」，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狂」當作「壯」，形近之譌。」今據改。

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長，張丈反。稱，尺證反。【疏】「羣兮」至「和女」。○毛以爲，落葉謂之羣，詩人謂此羣兮羣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①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傳「羣兮」至「後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落。」傳云：「羣，落也。」然則落葉謂之羣。此云「羣，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總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

故易傳也。

羣兮羣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漂，匹遙反，本亦作「飄」。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要，於遙反，注同。

《羣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權臣擅命，祭仲專也。○擅，善戰反。

【疏】《狡童》二章，章四句。○箋「權臣」至「仲專」。○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①「是」，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是」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志。

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憂懼不遑餐也。○餐，七丹反。遑音皇，暇也。【疏】「彼狡」至

「餐兮」。○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傳「昭公」至「之志」。

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祿。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

大國之正己也。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褻，起連反，本或作「褻」，非。《說文》云：「褻，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

音庚。【疏】《褻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己」。○正義

曰：作《褻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之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己，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己。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①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思我，褻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

①「歸」，原作「思」，阮校（補）：「『思』當作『歸』。」今據改。

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溱，側申反。篡，初患反。揭，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①後之荆楚。○鄉，香亮反，本亦作「向」。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箋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且，子餘反，下同。【疏】「子惠」至「也且」。○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狂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子者」至「告難」。○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己」，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何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②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

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溱，洧大

①「先鄉齊晉宋衛」，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齊、晉本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下文云「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是正義本當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何」，原作「可」，阮校：「案浦鏜云「可」當「何」字誤，是也。」今據改。

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荆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鄭，後告遠國。齊、晉、本是諸夏大國，^①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②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人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己，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傳「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事也。箋云：

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

狂也且！【疏】箋「他士」至「上士」。○正義曰：傳

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三）

①「齊晉本是」，原作「齊晉宋是」，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是』作『衛』」。案此非也，「宋」當作「本」，詳見上。今據改。

②「耳」，原作「有」，阮校（補）：「毛本『有』作『耳』」。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十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禮。○

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娃」。缺，丘悅反。倡，昌亮反。和，胡卧反。【疏】《丰》四章，二章章三句，

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己，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為稱，則《釋

親》所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①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為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為，于僞反。【疏】「子之」至「送

兮」。○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為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

①「壻」，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上有『壻』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壯貌。箋云：

堂，當爲根。根，門楣上木近邊者。○堂，並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根」，直庚反。根，本作「闔」，苦本反。近，「附近」之「近」。^①悔予不將兮！將，行也。箋云：

將，亦送也。【疏】「子之」至「將兮」。○毛以爲，女悔前

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

○鄭以「堂」爲「根」，「將」爲「送」爲異，餘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

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

「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

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堂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

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根」。根是門楣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柎謂之闕。根謂

之楔。」孫炎曰：「柎，門限也。」李巡曰：「根，謂楣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根」也。

衣錦褻衣，裳錦褻裳。衣錦、褻裳，嫁者之

服。箋云：褻，褻也，蓋以褻褻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

褻褻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纁

褻。^②○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褻衣，苦迴反，下如字。褻音丹。穀，戶木反。爲其，于僞反。大音

泰，舊勅賀反。紵，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纁，許云反。褻，如鹽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叔伯，迎己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豉反。【疏】「衣錦」

①「附近」，原作「附如」，據《釋文》改。

②「紵」，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

《釋文》云：「紵，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考《士

昏禮》、《釋文》本誤也，唯「本或作「純」」不誤。經云「女

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純」如字，讀訓爲

「絲」，鄭未嘗破爲「紵」也。《儀禮》「緇」字甚多，皆作

「緇」，無作「紵」者，經作「純」字更審矣。「紵」字在《周

禮·媒氏》注，非此經之字也。正義引《士昏禮》并注，

是其本當不誤，今亦盡作「紵」，用《釋文》改注，又云注

改正義也。《考文》古本作「緇」，采《釋文》又作本。」

至「與行」。○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襪裳矣。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傳「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己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襪。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襪裳互言之。○箋「襪禪」至「繡禪」。○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綱。」綱與襪音義同，是襪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紵衣繡禪。《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繡禪，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紵衣，絲衣。女從者畢袵玄，則此亦玄矣。禪亦緣也，禪之言任也。以繡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禪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繡禪也。○傳「叔伯迎己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己者也。迎己者，一人而已。

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裳錦襪裳，衣錦襪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墀音善，依字當作「墀」。此序舊無注，而

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疏】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至「奔者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得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各自爲刺也。①

① 「各自」，原作「名曰」，阮校：「案『名曰』當作『各自』，形近之譌。」今據改。

東門之堦，^①茹蘆在阪。東門，城東門也。

堦，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堦，^②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③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堦，堦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茹音如，後篇同。蘆，力於反。茹蘆，茅蒐，菑草也。後篇阪音反，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則爲遠。【疏】「東門」至

「甚遠」。○毛以爲，東門之壇，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蘆在阪，則爲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易，登茹蘆在阪則難越。以興爲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壇之邊有阪。茹蘆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興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爲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己，己則從之，是不待禮

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爲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堦者，皆封土者謂之壇，

①「堦」，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又云：『讀音曰堦，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堦」。』《釋文》云：

「壇音善，依字當作「堦」。考此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依定本作「堦」。」「

②「近」下，原有「而易」二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阪言「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是傳本無「而易」二字。《釋文》於下「易越」始云「以豉反，下同」，當是亦無此二字也。各本皆衍。」今據刪。

③「如」，原無，阮校：「相臺本「則」下有「如」字，《考文》古本同。小字本作「以」。案有「如」字者是也。」今據補。

除地者謂之墀。墀、墀字異，而作此「墀」字，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墀」。「茹蘆，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①「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墀、阪者各自爲喻，墀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墀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墀阪可以喻難易耳。②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墀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墀」與「茹蘆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墀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興，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蘆，可爲小難，墀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

難登，故先言墀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傳「邇近」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遠近。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栗，行上栗也。踐，淺

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行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者，常志反。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疏】「東門」至「我即」。○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

①「蒨」，原作「舊」，形近而誤，今正。

②「易」，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難』下有『易』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③「遠」，原作「送」，阮校（補）：「毛本『送』作『遠』。案『遠』字是也。」今據改。

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呼男迎己之辭，^①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己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己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何。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說音悅，下同。【疏】「風雨」至「不夷」。

○正義曰：言風而且雨，^①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喈喈然」。○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傳「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瀟音蕭。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瘳，勑留反。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晦，昏也。箋云：已，

①「呼」，原作「乎」，阮校（補）：「『乎』當作『呼』。」今據改。

②「胡何」：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無『胡，何』二字』，《考文》古本無，采正義。」

③「風而且雨」，原作「風雨且雨」，阮校（補）：「毛本作『風而且雨』。」今據改。

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不爲，于僞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①○衿音金，

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左傳》云「鄭人遊於鄉校」，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疏】《子衿》三章，

章四句。至「不脩焉」。○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學校，

校，③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

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道藝」。○正

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

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

「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

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

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

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非。純，章允反，又之閏反。縱

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

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

我，以恩責其忘己。○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

曾不寄問也。傳聲，直專反。【疏】「青青」至「嗣音」。○

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

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青之子棄學而去，悠悠

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

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

①「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上云「學

校，戶孝反」，下云「以校正，音教」，是「學校」字當從

木，「校正」字當從才。《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

及《釋文》或以爲「比校」字。」案字書無文。此「校」字

即張參所云也。各本「校正」字從木，誤。毛本「學校」

字亦從才，更誤。」

②「左傳」，原作「注傳」，《經典釋文》作《左傳》，今據改。

③「學」，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校」上有「學」

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己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①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樂》，皆絃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己」。○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己，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己。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璫

珉，②而青組綬。○璫，本又作「璫」，如充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疏】傳「佩佩玉」至「組綬」。○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璫珉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己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

①「皆」，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皆」誤「皆」，考《爾雅》，是也。段玉裁云：「作「皆」不誤。皆，猶交也。衣皆，謂衣領，衣之交處也。此當是李巡本獨得之，他本作「皆」不可解，乃字之誤耳。」

②「璫」，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作「璫」，云「本又作「璫」，如充反」。考《玉藻》釋文云：「璫，而充反，徐又作「璫」，同。《說文》、《五經文字》「璫」字皆在石部，其作「璫」者，後變而從玉耳。凡「璫」聲之字多誤從需。」

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挑，他羔反，又勅彫反，《說文》作「𢇛」。達，他未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疏】「挑兮」至「月兮」。○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爲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

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官》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疏】《揚

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事》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

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漂，匹妙反。終鮮兄

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

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無信人之言，人實

廷女。廷，誑也。○廷，求往反，徐又居望反。誑，九況反。【疏】「揚之水」至「廷女」。○毛以爲，激揚之水，可

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

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之言，^①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興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解。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亶、子儀各一也。○爭，「爭鬪」之「爭」，注同。亶，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疏】《出其

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

皮革爲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

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輶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

①「彼」，原作「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被」作「彼」。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輶」，原作「輶」，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輶」誤「輶」，是也。」今據改。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如雲，衆多也。箋

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雲從風，^①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

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

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

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已

所為作者之妻服也。^②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

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

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縞，古

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

或云：「箋留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

「魂」。魂，神也。為，于僞反。難，乃旦反。【疏】「出其」

至「我員」。○毛以為，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

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

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

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

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為，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者，^③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己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既多，困急

①「雲」，原作「其」，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其』作『雲』。案『雲』字是也。」今據改。

②「己」，原無，阮校：「案此『所』字上當有『己』。實正義當本云：『故言縞巾，己所為作者之妻服也。己謂詩人自己。』今正義脫去『所』上『己』字耳。不然，此箋更無『己』字，其『己』謂詩人自己者安所指乎？《考文》古本有『己』字，采正義而得之也。」今據補。

③「者」，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妻』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者衆，非己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縞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彊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己謂詩人自己，既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絕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闔，讀當如「彼都人

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闔音因。闔，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氛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荼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且音祖，《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縞衣茹蘆，聊可與娛。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娛，本亦作「虞」。【疏】「出其」至「與娛」。

○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着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蘆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閱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己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蘆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閱之。○傳「闔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闔閭」，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

從出之處。《釋宮》云：「闔，謂之臺。」是闔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爲曲城。《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蓼」，即委葉也。^①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箋「闔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闔，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蘆」，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茶，故易傳，以茶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

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蔓音萬。【疏】《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二章首二句是也。^②「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①「葉」，原作「菜」，阮校：「闔本、明監本、毛本「菜」作「葉」。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二章」，原作「下章」，阮校：「案浦鏜云「二」誤「下」，是也。」今據改。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①興也。野，四郊之

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婉兮，^②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婉，於阮反。邂，戶懈反。適，本亦作「近」，胡豆反。【疏】「野有」至「願兮」。○毛以爲，郊外野中有延蔓之草，^③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④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傳「野四」至「盛多」。○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⑤仲春、

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

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婚月，^⑥故引以證此爲記時。

①「零露漙兮」，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零」作「靈」字，故爲落也。』《詩經小學》云：『案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零，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靈」。《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釋文》云：「漙，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文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者，讀爲「團圓」之「團」者，即謂此。」

②「清揚」下，「婉兮」二字原無，阮校：「案《經義雜記》云：『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間」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今據補。」

③「延蔓」，原作「蔓延」，阮校：「案「蔓延」當倒，下文可證。』今據乙。」

④「露」，阮校（補）：「毛本「露」作「露」。」「靈」作「零」字故爲落也，孫校：「孔本疑作「靈」字。」「婚」，原作「媒」，阮校：「案浦鏜云「婚」誤「媒」，是也。』今據改。」

⑤「靈」作「零」字，故爲落也。孫校：「孔本疑作「靈」字。」「婚」，原作「媒」，阮校：「案浦鏜云「婚」誤「媒」，是也。』今據改。」

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漙漙，盛貌。○漙，如羊反，徐又乃剛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①○溱洧，側巾反，下于軌反，《說文》「溱」作「漣」，云：「漣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

春水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士與女，方秉蘭兮。蘭，蘭也。箋云：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記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蘭，古顏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泝音逸。行，下孟反。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閒音閑。處，昌慮反。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訏，況于反，《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

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疏】「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

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矣。」^②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

^①「與」下，「女」字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與』下有『女』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剝入。案此脫也。」今據補。

^②「矣」，原作「乎」，阮校：「浦鏜云『乎』當『矣』字誤，是也。」今據改。

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佚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蘭蘭」。○正義曰：陸機《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官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訝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洵信」至「則往」。○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正義曰：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因」。○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瀏音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①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

①「二十一篇」，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廿一篇』，其初刻上爲『二十』，其下不能知矣。」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一)(十六)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齊譜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

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①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荊、蒲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鷩，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

則未聞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嘗爲四岳，^②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大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謀計居多。^③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

①「荊」，原作「蒯」，阮校：「案山井鼎云「蒯」當作「荊」，物觀云「宋板下「季蒯」作「季荊」」，是也。」今據改。

②「嘗」，原作「世」，阮校：「案浦鏗云「「嘗」誤「世」」，是也。《松高》正義引作「嘗」，是其證。」今據改。

③「謀計居多」，原作「堪君多難」，阮校：「明監本「堪」作「甚」。案皆誤也。考《文王》正義引作「謀計居多」，此當與彼同。」今據改。

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爲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上距胡公之所殺，^①爲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皋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定」。^②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

①「上距」，原作「止自」，阮校：「案盧文弨云「止自」當作「上距」，是也。」今據改。

②「定」，原作「土」，阮校：「案「土」當作「定」，此說《譜》「敷定九畿」，今據改。」

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比周爲王畿，^①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②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

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汲，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爲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

①「比」，原作「此」，阮校：「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成王周公封至東海」至「非奄君名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非奄君名也」，疑在下「成王」節疏內，錯誤在此是也。當以此「成王」起接「管仲之言也」下。凡移百九十三字。」按：今據阮校乙。「成王周公封」，疑當作「成王封周公」。

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①《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②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卒，^③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

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弊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

① 「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原作「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阮校：「案此當作『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皆形近之譌。《譜序》正義無『身』字，『于國』作『惡』，彼文多不與此同也。」今據改。

② 「刺」，原作「到」，阮校：「案山井鼎云『到』當作『刺』，是也。」今據改。

③ 「公」下，原有「子」字，《史記·齊世家》無「子」字，今據刪。

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暫若此，^①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慍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居領反，本又作「敬」，音同。【疏】

《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無夫人興戒君子，^②使不留色怠慢，故陳夫人早朝，^③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是與夫相警戒成之事也。^④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爲賢妃，指其行事則爲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

以夫妻爲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鄰》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

○朝，直遙反，注下皆同。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蠅，餘仍反。【疏】「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

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

①「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

「暫」恐「暫」誤。」

②「無」，原作「故」，阮校：「案「故」當作「無」。今據改。

③「夫人」，原作「人君」，阮校：「案「人君」當作「夫人」，

見第二章正義。」今據改。

④「是」，原作「陳」，阮校：「案「陳」當作「是」。今據改。

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傳「雞鳴」至「君作」。○正義曰：解大人言此二句之意。①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八，滿於朝上。○箋「夫人」至「禮敬」。○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雞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東方明，則夫人纁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纁，色蟹反，何霜綺反。**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箋云：夫人以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

敬也。【疏】「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纁，緇髮。纁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纁笄而朝，首服纁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纁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纁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纁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服之

①「大人」，據上下文意當為「夫人」。

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①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纁笄耳。此傳言「纁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爲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纁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纁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纁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纁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纁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纁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之夫人配其君

子，亦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薨，呼弘反。妃音配，

本亦作「配」。樂音岳，又五教反。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遙反。惡，烏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疏】「蟲飛」至「子憎」。○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卧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古之」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

①「服」，原作「復」，阮校（補）：「毛本『復』作『服』。」今據改。

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蟲飛」至「無已」。○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傳「會會」至「夫人」。○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箋云「庶衆」。○正義曰：《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嬖」。嬖，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壓」，音同，止也。好，蒿綽反。【疏】《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

獵之事者，則謂之爲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爲好。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狔之間兮。還，便捷之

貌。狔，山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狔，乃刀反，《說文》云：「狔，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巘」。便捷，本亦作「便旋」。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儂，利也。箋云：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二獸。○子則

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駟」，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豨」，音同，又音牽。揖，一人反。儂，許全反，《韓詩》作「嫺」，音權，好貌。併，步項反，下文同。譽音餘，下同。【疏】「子之」至「儂兮」。○正義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我於狔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

①「二」，原作「禽」，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禽』作『二』。」

案「二」字是也，「禽」字誤。」今據改。

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爲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則，^①故知「猛」，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儇利」。○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獫，獻豸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儇，利」，言其便利馳逐。

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茂，美也。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牡，茂后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佼，^②古卯反，本又作「姣」。並驅

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狼，獸名。臧，善也。

【疏】傳「狼獸名臧善」。○正義曰：《釋獸》云：「狼，牡獾，牝狼，其子微，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③其子名微，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

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疏】《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

① 下「則」，阮校（補）：「毛本下「則」字作「側」。按：當以作「側」爲長。

② 「佼」，原作「交」，據《箋》及《經典釋文》改。

③ 「牝」下，「名」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下有「名」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①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

瓊華乎而。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

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之。^②瓊華，石色似瓊也。【疏】「俟我」至「乎而」。○毛以爲，

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爲，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統，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傳「俟待」至「象瑱」。○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

「門屏之間謂之寧。」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寧。」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也。著與寧，音義同。《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③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

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箋「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昏禮》：^④壻親迎至於女嫁。^⑤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昏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

①「縣」，原作「懸」，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懸」作「縣」。

案「縣」字是也。《釋文》云「以縣音玄」，下文正義本當亦是「縣」字，其自爲文乃用「懸」字，「縣」、「懸」古今易字而說之也，不知者乃以正義所易改箋。」今據改。

②「爲」下，「之」字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爲」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今據補。

③「白」，原作「曰」，阮校：「案「曰」當作「白」，形近之譌。」今據改。

④「昏」，原作「婚」，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婚」作「昏」。案所改是也。餘同此。」今據改。

⑤「嫁」，阮校（補）：「毛本「嫁」作「家」。」

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昏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統、紘、紼」，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統」。《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統。」織線爲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爲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婿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瓊華」至「之服」。○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佩瑀珉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

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其爲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尚猶」至「似瓊也」。○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統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統而加飾，故言「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一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總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統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

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統，瓊華爲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青，青玉。

箋云：待我於庭，謂攝我於庭時。青，統之青。尚之以

瓊瑩乎而。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

似瓊，似瑩也。【疏】傳「青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

以青，謂以青玉爲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

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

全。」^①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

雜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黃，黃玉。

箋云：黃，統之黃。尚之以瓊瑩乎而。瓊瑩，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瑩，猶瓊華也。【疏】箋

「瓊瑩猶瓊華」。○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瑩，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瑩，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疏】《東方

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正義曰：作《東方之

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

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

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

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

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

①「全」，原作「金」，阮校：「案浦鏜云「全」誤「金」，是也。」今據改。

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興

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

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然美好之子，

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

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姝，赤朱反。在我室兮，

履我即兮。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

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

【疏】「東方」至「即兮」。○毛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

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

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

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

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

闇。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

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

己，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

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

與我爲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己不從之意。此子在我

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

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日

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

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

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

爲「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

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東方」至「不明」。○正義曰：箋

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

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

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興

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

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

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

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

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

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

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爲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

①

「姝姝」下，「然」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

「姝姝」作「姝然」。案此當是「有姝姝然美好之子」，

《靜女》正義所引可證也。今此正義兩言「姝然」，其毛

以爲下一「姝然」不誤，以傳本不重此字也。其鄭以爲

下本是與箋文同作「姝姝然」，因上有「姝然」遂誤脫之

也。閩本以下用以改箋，非也。各本亦脫去「然」字。」

今據補。

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月

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闥，他達反，《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疏】傳「月盛」至「門內」。①○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人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發，行也。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疏】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朝，直遙反，注皆同。挈，苦結反，又音結。壺音胡。挈壺氏，掌漏刻之官。

【疏】《東方未明》二章，章四句。至「職焉」。○正義曰：

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當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箋「號令」至「刻者」。○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繫髮之繫。」②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箋

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倒，都老反。遽，其慮反。別，彼列反。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箋云：

①「內」，原無，阮校：「案『門』下當有『內』字。」今據補。
②「繫髮之繫」，原作「挈髮之挈」，阮校：「案下二『挈』字，浦鏜云『繫』誤『挈』，考《周禮》注，是也。」今據改。

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疏】「東方」至「召之」。○正義曰：

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握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爲衣。今上者在下，是爲顛倒也。○箋「挈壺」至「始人」。○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爲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人。東方未明，未當起也。①「別色始人」，《玉藻》文。○箋「羣臣」至「早興」。○正義曰：羣臣顛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晞，明之始升。

【疏】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

《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

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爲一事也。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告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

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樹菜蔬曰圃。瞿，俱具反。脆，七歲反。藩，方元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夙，早。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莫音暮。【疏】「折柳」至「則莫」。○正義

曰：此言折柳木以爲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

①「未」，原無，阮校：「案『當』上脫去一『未』字。」今據補。

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蔬曰圃，園其藩也。」^①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蔬，其外列藩籬以爲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爲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瞿爲良士貌，^②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爲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占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

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録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

①「藩」，孫校：「《太宰》注作『樊』。」
②「瞿」，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瞿』當作『因』。」

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①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辰時夙早莫晚」。○正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夙，早」，《釋詁》文。^②暮與早對，故爲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五之一）

①「日短」，孫校：「二字疑衍。鄭注《堯典》，唯日永刻數與歷不合，其日短晝四十五刻，夜五十刻，則正《乾象曆》之說也。《書》疏所引可證。此上引《堯典》注亦不及日短刻數，其不誤可知。」

②「詁」，原作「注」，阮校：「案山井鼎云「注」當作「詁」，是也。」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 (十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之妹，魯桓

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①公與夫

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

之。^②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

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

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之行，下孟反。

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

公」，乘則依字讀。搯，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

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鳥詣反。拉音郎答反。復，

扶又反，王皆同。禚音灼，地名。行惡，下孟反，下之「行」

皆同。【疏】《南山》四章，章六句。至「去之」。○正義

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襄公爲鳥獸之行，鳥獸

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己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

於此。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弃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③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箋「襄公」至「去之」。○正義曰：以《弊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

①「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謫」作「適」。相臺本作「適」。

②「乘公」，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彭生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左傳》古本當是「使公子彭生乘」爲句，「公薨於車」爲句，俗本增一「公」字耳。乘謂同車也。』

③「二」，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章」上有「二」字，閩本剝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搯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姦淫之事，^①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脅，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搯殺者，《說文》云「搯，捉也」，何休云「幹也，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脅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吾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②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暮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

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下言「齊志也」，^③杜預以爲，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

①「姦」，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姦』作『姦』，下同。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姦』，訛。正義多有之，當是傳寫作俗體耳。」

②「下」，原作「正」，阮校：「案浦鏜云『下』誤『正』，是也。」今據改。

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佚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崔，子雖反，又音佳。別，彼列反。洸音逸，下同。惡，烏路反，又如字。魯道有蕩，

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

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蕩，徒黨

反，徐勑黨反。易，夷鼓反。既曰歸止，曷又懷

止？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

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疏】「南山」至「懷止」。

○毛以為，南山、雄狐，各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

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

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

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

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

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①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

公何為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乎？○鄭以為，狐在

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

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

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

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為又復

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傳「南山」至「之匹」。

○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

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

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

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

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

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

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為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

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

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

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與此同也。○箋「雄

狐」至「如狐」。○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

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為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

①「女」，經曰「齊子」，傳曰「齊子，文姜也」，正義下文亦

曰「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則此處「女」字當為衍字。

隨之理，故以爲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爲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傳「懷思」。○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箋「懷來」至「其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爲非責文姜之來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

葛屨，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奇，^①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綏，如誰反。傅姆，上音付，下音茂。處，昌慮反，下同。奇，居宜反。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

【疏】「葛屨」至「從止」。○正義曰：屨以

兩隻爲具，五爲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綏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爲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爲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綏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箋「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綏必屬之於冠，故冠綏共爲一同。葛屨言五，冠綏言雙，由是五爲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大數矣，^②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俱是婦

①「人」下，原有「爲」字，阮校：「案《釋文》云：『人奇，居易反。』是其本無『爲』字也。正義本今無可考，但無者是也。」今據刪。

②「大」，原作「天」，阮校：「案『天』當作『大』，形近之譌也。『奇，大數矣』，謂奇之數不止於五也。」今據改。

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①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

「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傳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爲夫婦之道。又襄公止從文姜耳，^②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傅姆，老人，非襄公僭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傅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箋「此言」至「之行」。○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責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

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蓺，樹也。衡獵

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蓺，魚世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注同，《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取，七喻反，注下皆同。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窮也。箋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

①「云其數奇」，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六」，形近之譌也。」「六其數奇」者，謂從五人而六之，則五人失其數奇也。此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按此必有脫誤，或作「耦其奇數」。

②「從」，原作「復」，阮校：「案浦鏜云「從」誤「復」，是也。」今據改。

乎？非魯桓。①○鞠，居六反。令，力呈反，下同。

【疏】「蒺藜」至「鞠止」。○毛以爲，種麻之法如之何乎？

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鞠」爲「盈」爲異，餘同。○傳「蒺藜」至「得麻」。○正義曰：此云「蒺藜」，后稷

《生民》云「蒺藜之荏菹」，《大司徒》云「教稼穡樹樹蒺藜」，則樹蒺藜皆種之別名，故云蒺藜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占「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

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箋

「取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

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

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下爲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鞠盈」至「魯桓」。○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克，能也。箋

云：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析，星歷反。取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

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至也。箋云：女

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

非魯桓。【疏】「析薪」至「極止」。○正義曰：言析薪之

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

①「非」上，原有「又」字，阮校：「案此「又」字衍也。下章

箋始云「又非魯桓」。「又」者，又此箋也。正義於此章

云「責魯桓」，於下章云「又責魯桓」，一無一有，極爲明

晰。今據刪。

禁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己。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

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無田甫田，維莠騷騷。興也。甫，大也。大

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莠，羊九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吏反。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忉忉，憂勞也。箋云：①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忉音刀。【疏】「無田」至「忉忉」。○正義曰：上

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騷騷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傳，甫大「至」能獲。②○正義

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

①「箋云」，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言』上有『箋云』，《考文》古本有，亦同。案有者是也。」今據補。

②「甫田」，據傳當作「甫大」，今正。

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傳「切切憂勞」。○正義曰：《釋訓》云：「切切，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桀桀，猶驕驕也。○

桀，居謁反，徐又居謁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怛，猶切切也。○怛，旦未反。

婉兮變兮，總角卬兮。^①未幾見兮，突而弁兮。^②

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卬，幼稚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卬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婉，於阮反。變，力轉反。總，本又作「摠」，子孔反。卬，古患反。幾，居豈反，注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吐訥反，注同，《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弁反。髦，音毛。

少，詩照反。【疏】「婉兮」至「弁兮」。○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爲兩角卬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經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修其德，欲求有功，

故刺之。○傳「婉變」至「弁冠」。○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變，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也。「卬兮」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而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①「卬」，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卬』作『升』。案各本皆誤，唐石經是也。」
「突而弁兮」，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考《釋文》以『突而』作音，與定本同。《猗嗟》正義云「義并通」，故《氓》正義引作「而」，依定本也。○按箋作「突爾」，猶突然也，俗本作「而」乃大誤。」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畢，囓

也。弋，繳射也。○令音零，下同。好，呼報反。風，福鳳反。囓，直角反，本亦作「濁」。畢，星名，何音積。繳音灼。【疏】《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正義曰：

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畢囓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

「囓，謂之畢。」李巡曰：「囓，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囓，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爲囓，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用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

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

其聲令令然。○纓，於盈反，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疏】「盧令」至「且仁」。○正義曰：言古者有

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爲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爲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令君田獵，則百姓苦之。○傳「盧田」至「令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遂，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遶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鐙」，「鈴鈴」即是環、鐙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梁惠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①「孟子」下，原有「謂」字，阮校：「案『謂』字當衍。」今據刪。

盧重環，重環，子母環也。○重，直龍反，下同。

其人美且髻。髻，好貌。箋云：髻，讀當爲權。權，

勇壯也。○髻音權，《說文》云：「髮好貌。」【疏】箋「髻

讀」至「勇壯」。○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

若「髻」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

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髻」不得爲「好貌」，故易之。《巧言》

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髻」爲勇壯也。以君能盡其

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

取猛獸，故美其「且髻」。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

其「且偲」。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敘云：

「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盧重鉞，鉞，一環貫二也。○鉞音梅。其人美

且偲。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偲，七才反，《說

文》云：「強也。」【疏】傳「鉞一環貫二」。○正義曰：上言

「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

鉞」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

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鉞，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

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婢世反，徐符滅反，本又作「弊」，敗也。笱音占口反，取魚器也。惡，烏路反。【疏】《敝笱》三章，章四句。

至「患焉」。○正義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

之者，文姜是魯桓公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爲夫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爲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

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

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

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桎梏也。」《天官·掌舍》：「掌王之

會同之舍。設桎梏再重。」杜子春云：「桎梏謂行馬。玄謂

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

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

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

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

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

編之爲襄公詩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興也。鰈，大魚。箋

①「攢攢」，原作「權權」，阮校：「案《詩經小學》云：『《五

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攢，古拳握字。』可知

鄭箋從手不從木，與《說文》引《國語》『捲勇』，《小雅》

『拳勇』字同。』今據改。

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敵敗之筭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魴音房。鰥，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夷豉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

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於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從，才用反，注，下皆同。【疏】「敵筭」至

「如雲」。○毛以爲，筭者捕魚之器，敵敗之筭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敵敗之筭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夫婿，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爲，敵敗之筭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小魚。魴鰥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筭以敵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佚，故從者亦淫。○傳「鰥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

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敵筭之不能制大魚也。」○箋「鰥魚」至「婉順」。○正義曰：「鰥，^①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鰥也。鰥，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鰥」也。」^②《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鰥鰥，^③鳥翼毳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鰥爲魚子也。毛以鰥爲大魚，鄭以鰥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筭亦不能制，不當以敵敗爲喻，且魴、鰥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

①「鰥」，原作「鰥」，阮校：「案「鰥」當作「鰥」，下引李巡注可證，又下云「鰥，鰥字異」亦可證。」今據改。

②「鰥」，原作「鰥」，阮校：「案「鰥」當作「鰥」，謂或鄭之《爾雅》作「鰥」字也。此與上「鰥，魚子」，「鰥」、「鰥」互易而誤如此。」今據改。

③「鰥」，原作「鰥」，阮校：「案「鰥」當作「鰥」，即「鰥」之別體字。」今據改。

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傳「如雲言盛」。○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言寵妹則非也。○箋「其從」至「爲惡」。○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爲從者亦隨文姜爲惡。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

魴，似魴而弱鱗。○魴，象吕反，《廣雅》云「魴也」，音連。

【疏】箋「魴似魴而弱鱗」。○正義曰：陸機《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嚼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魴，幽州人謂之鴟鴞，或謂之胡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雨，言多也。箋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疏】箋「如雨」至「使止」。○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止」，^①於義是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疏】傳「唯唯出入不制。」○

正義曰：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令其上下相充也。^②「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耳。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唯唯，維癸反，沈養水反，《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水喻衆也。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故，猶端也。○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駟」。播，波佐反。【疏】《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

^①「止」，原作「出」，阮校：「案正義云：『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標起止云「至使止」。此箋當是定本，有「止」字，正義本無耳。」「出」是「止」字之譌。標起止當是後改也。」「今據改。」

^②「令」，原作「今」，阮校：「案浦鏜云「今」當「令」字誤，是也。」「今據改。」

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駟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爲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爲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驅薄薄，簟弗朱鞞。①薄薄，疾驅聲也。

簟，方文蓆也。②車之蔽曰弗。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薄，

普各反，徐扶各反。弗音弗。鞞，苦郭反，革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恥之色。○發，《韓詩》云：「發，旦也。」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亦作「境」。易，夷豉反，下「樂易」同。【疏】「載驅」至「發夕」。○正義曰：

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爲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爲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之。

○傳「薄薄」至「羽飾」。○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驅」，故云「疾驅」。駟與驅，音義同，皆謂駟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蓆」也。「車之蔽曰弗」，謂車

①「鞞」，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五經文字》云：『鞞，此《說文》字，《論語》及《釋文》并作『鞞』。』今此《釋文》正作『鞞』。正義引《說文》，或其本作『鞞』，而唐石經以下所從出也。《韓奕》釋文亦作『鞞』。」

②「蓆」，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蓆』作『席』。案『蓆』字是也。」

之後戶也。《說文》云：「轆，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轆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轆」，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也。《釋器》云：「與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莛。」①李巡曰：「與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輶。莛，車後戶名也。」郭璞曰：「輶，以革鞞車軾也。莛，以革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簾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簾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簾，故此說車飾云「簾莛朱轆」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莛，竹飾後戶謂之蔽，②則莛、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莛」，莛、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故此傳莛、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莛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傳「發夕」至「至旦」。○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旦。○箋「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會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

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四驪，言物色盛也。

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瀾瀾，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爾爾，本亦作「瀾」，同乃禮反。徒，二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闔」。弟，古文《尚書》以弟爲闔。闔明也。○豈，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待易反。樂音洛。闔音開。闔音亦。【疏】「四驪」至「豈弟」。○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瀾瀾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慙

①「輶」，原作「輶」，阮校：「案浦鍾云「「輶」誤「輶」，下同」，是也。」今據改。

②「莛」，原作「輶」，阮校：「案盧文昭云當云「莛」，是也。」今據補。

色，故刺之。○鄭唯愷悌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箋「此豈至明也」。○正義曰：箋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爲闔，稱闔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闔」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闔」，注云：「闔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闔」，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闔」，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闔」，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闔。闔，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闔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句文相通也。①《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闔」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闔。」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湯湯，大貌。彭彭，多

貌。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疏】箋「汶水」至

「所會」。○正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傍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故箋不言之。魯道有蕩，齊子翱翔。翱翔，猶彷徨也。○衍音旁。衍音羊。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滔滔，流貌。儻儻，衆貌。○滔，吐刀反。儻，表驕反，《說文》云：「行貌。」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於宜反，字或作「歆」。技，其綺反。【疏】《猗嗟》三章，章六句。至「子焉」。○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種胤，是其可恥焉。

①「句」，原作「古」，阮校：「案「古」當作「句」，形近之謬。」今據改。

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① 猗嗟，歎辭。昌，盛

也。頎，長貌。箋云：昌，佼好貌。○頎音祈。佼，古卯

反，本又作「姣」。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

抑，於力反。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踣兮，射

則臧兮。踣，巧趨貌。箋云：臧，善也。○趨，本又作

「趨」，七須反，又七遇反。踣，七羊反。【疏】「猗嗟」至

「臧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

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

兮，②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爲趨步其舉動踣然兮，射則大

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

是其可嗟傷也。○傳「猗嗟」至「長貌」。○正義曰：猗是

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啞，③皆傷歎之聲，故爲歎辭。若猶

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

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之爲長貌也。今定本云

「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昌佼好貌」。

○正義曰：傳「昌」爲「盛」，不言爲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揚是頤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頤貴闊，故言「揚，廣揚」。○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傳「踣巧趨貌」。○正義曰：《曲禮》云「七踣踣」，今與「趨」連文，故知「踣，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捷步，④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踣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目上爲名。目下爲

①「而」，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

云：「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又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釋文》以「頎而」作音，與定本同。」

②「抑」，原無，阮校：「案「然」上，浦鏜云脫「抑」字，是也。」今據補。

③「啞」，原作「咀」，阮校：「案「咀」當作「啞」，形近之譌。」今據改。

④「捷」，原作「吏」，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吏」作「捷」，是也。」今據改。

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射，食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注同。畫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

【疏】「猗嗟」至「甥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傳「目上」至「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傳「二尺」至「曰甥」。○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尾於正鵠之事，^①唯此言「二尺曰

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②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箋「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③王以六耦射二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芣》，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

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②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箋「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③王以六耦射二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芣》，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

①「尾」，阮校（補）：「毛本「尾」作「毛」。」

②「末」，原作「未」，阮校：「案浦鏜云「未」當「末」字誤也。」今據改。

③「儀」，原作「義」，阮校：「案浦鏜云「儀」誤「義」，是也。」今據改。

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繆七十，犴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

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①「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有鵠者無正，②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无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爲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猗嗟變兮，變，壯好貌。清揚婉兮。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貫，中也。箋

①「裘」，原作「衣」，阮校：「案浦鏜云「裘」誤「衣」，是也。」今據改。

②「無鵠」下，「有鵠」二字原無，阮校：「案浦鏜云「無鵠」下當脫「有鵠」二字，是也。」今據補。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選，雪戀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中，張仲反。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魚呂反。乘，繩證反。處，昌慮反。【疏】「猗嗟」至「亂兮」。

○毛以爲，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爲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即貫習爲之兮。餘同。○傳「選齊貫中」。○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爲「中」也。○箋「選者」至「貫習」。○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傳「四矢乘矢」。○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爲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爲乘矢，故傳依用之。○箋「禮射」至「之亂」。○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

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二) (十八)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

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故言「周以封同姓」云。①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真諸河之干兮』。」②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①「云」，原作「子」，阮校：「案『子』當作『云』，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真諸河之干兮」，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與今《地理志》同。」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桓之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

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①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但此詩並刺君，②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陝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③儉嗇

而無德，是之所以見侵削。○屨，俱具反。褊，必淺反。陝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陝」。隘，於懈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嗇音色。【疏】

《葛屨》二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陝隘，故其民機心巧偽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

①「也」，原作「凡」，阮校：「案浦鏜云「凡」當作「也」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但」，原作「止」，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止」作「也」。案皆誤也。「止」當作「但」，字之壞耳。」今據改。

③「之」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之」下有「也」字，後磨去。」

無德教以將撫之，令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陬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陬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復儉嗇編急，^①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首章上四句是也。^②儉嗇，言愛物；編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編，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③○箋「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言其刺之意。^④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

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西反。繚音了，沈音遼。慘慘女手，可以縫

裳。慘慘，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

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慘，所銜反，又所感反，徐又息廉反，《說文》作「獵」，山廉反，云：

「好手貌。」纖，息廉反。見，賢遍反。要之襌之，好人

服之。要，褻也。^⑤襌，衣領也。^⑥好人，好女手之人。

箋云：服，整也。褻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

屬著之。○要，於遙反。襌，紀力反。屬音燭。著，直畧反。【疏】「糾糾」至「服之」。○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慘慘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言褻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

①「復」，原作「履」，阮校：「案浦鏗云「履」當「復」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首」，原作「者」，阮校：「案「者」當作「首」，形近之謬。」今據改。

③「事」，原作「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士」作「事」。案所改是也。篇內同。」今據改。

④「探」，原作「採」，阮校：「案浦鏗云「採」當「探」字誤，是也。」今據改。

⑤「要，褻也」：阮校：「段玉裁云：「古本當作：「要，要也。」謂此「要」字即衣之要也。」「衣之要」見於《喪服》、《士喪禮》、《玉藻》、《深衣》諸篇，字無作「褻」者。」

⑥「領」上，「衣」字原無，阮校：「案「領」上當有「衣」字。《釋文》：「襌」下云：「衣領也。」正義云：「要是裳褻，則襌爲衣領。」《說文》亦云：「襌，衣領也。」考此可見《釋文》、《正義》二本此傳皆有「衣」字。」今據補。

是其趨利之甚。○傳「糾糾」至「履霜」。○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貌，故云「猶縹緲也」。《上冠禮》云：「履，夏用葛。冬皮履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履，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履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寒，而言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履，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弊，君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履人》說履鳥之飾有絢、總、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鳥，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傳「摻摻」至「婦功」。○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貌，故云「猶纖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事盡爲。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旦

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婚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祔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跽。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箋「言女」至「其事」。○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傳「要，褻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褻也」。要是裳褻，則褻爲衣領。③《說文》亦云：「褻，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

①「弊」，原作「幣」，阮校：「案『幣』當作『弊』，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複」，原作「復」，阮校：「案浦鏗云『複』誤『復』，考《儀禮》釋文，浦校是也。」今據改。

③「褻」，原作「褻」，阮校：「案『褻』當作『褻』。」今據改。

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提提，

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所以爲飾。箋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提，徒今反。宛，於阮反。辟音避，注同，一音婢亦反。揅，勅帝反。諦音帝。維是褊心，是以爲刺。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

【疏】「好人」至「爲刺」。○正義曰：言

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揅以爲飾。

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

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傳「提提」至

「爲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

「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

《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

「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

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箋「魏俗」至「刺之」。

○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陬

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

利，實由地陬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

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汾沮洳，汾音扶云反，沮音子預反，洳音

如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疏】《汾沮洳》三

章，章六句。至「得禮」。○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

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汾，水也。沮洳，其漸

洳者。莫，菜也。箋云：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

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莫音暮。漸如字，又接廉

反。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之子，是子也。是

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

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輶車，庶子爲

①「事」，原作「士」，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士」作「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字是也。「士」乃誤字，

其誤與《葛屨》正義內同。當時寫書人往往以「士」代

「事」，此絕不可通。閩本以下問仍之，亦誤。」今據改。

之，晉趙盾爲軫車之族是也。○軫，本作「旄」，音毛。盾，徒本反。【疏】「彼汾至公路」。○正義曰：由魏君儉

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

○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爲「漸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箋「之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箋「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軫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軫車之族」，明

公行掌軾車，服虔云「軾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萬人爲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行，戶郎反，注同。【疏】傳「萬人爲英」。○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蕢，水鳥也。○蕢音續，一名牛脣，《說文》音其或反。鳥音昔。【疏】傳「蕢水鳥」。○正義曰：《釋草》云：「蕢，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

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蔦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昭，紹遙反，《說文》作「召」。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疏】《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園有桃，其實之食。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①國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般，本又作「肴」，音爻。省，色領反。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謠音遙。行，下孟反，下文「行國」同。

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

驕逸故。○所為，于偽反，下「所為」皆同。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為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夫人，音符。何為，如字。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如是，②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疏】「園有」至「勿思」。○毛以為，園有桃，得其實為之般。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

①「食」，原作「般」，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般』作『食』。案『食』字是也。」今據改。

②「如」，原作「知」，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知』作『如』，《考文》古本同。案『如』字是也。」今據改。

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並爲辭。○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爲之般，不興爲異。又以「彼人」爲「君」，「曰」爲「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彼君之行儉而嗇，^①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同。○箋「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一不得薄也。^②《鄭志》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一，^③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爲美，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般」，明食桃爲般，即是儉嗇之事。○傳「曲合」至「曰謠」。○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爲」，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爲也。箋

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爲更斥「彼人」，故以爲「彼人」斥君也。「曰，於」，《釋詁》文。

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反，從兩束，俗作「棟」，同。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

①「彼」，原作「從」，阮校：「案浦鍾云「從」當「彼」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一」，原作「三」，阮校：「案「三」當作「一」。今據改。」
③「一」，原作「十」，阮校：「案「十」當作「一」。今據改。」

而數侵削，^①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帖音戶。此

傳及解「屺」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

「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疏】《陟

帖》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

望母，卒章望兄。敘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无

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

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

削」，義亦通也。○箋云「役乎」至「徵發」。○正義曰：箋

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

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爲大國所役，猶

司寇云「役諸司空」，^②則爲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帖兮，瞻望父兮。山无草木曰帖。箋

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帖山，以遥瞻望其父所

在之處。○處，昌慮反。父曰：「嗟予子，行役夙

夜無已。」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无已，無解

倦。○莫音暮。解音介。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上者，^③謂在軍事作部

列時。○旃，之然反。【疏】「陟彼」至「无止」。○正義

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帖山

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无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傳「山无草木曰帖」。○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帖。无草木，屺。」傳言「无草木曰帖」，下云「有草木曰屺」，與

①「國迫而數侵削」，阮校：「唐石經、小字本同。案此定

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

也。」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是正義本「數」下

有「見」字。考《釋文》云：「國迫而數侵削」，或作「國

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本當即或作本也。

《葛屨》序正義云：「以下《園有桃》及《陟帖》序皆云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乃引此就《園有桃》序耳。

《考文》古本作「國小迫而數見侵削」，采《釋文》，但誤

倒「而迫」二字。」

②「云」，原作「亡」，阮校：「案「亡」當作「云」，形近之

譌。」今據改。

③「上」，原作「止」，阮校：「明監本、毛本「止」作「上」。

案「上」字是也。正義云「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又

說箋云「此變言上，又云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

標起止云「箋上者」，皆可證。山井鼎云：「按疏作

《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傳「旃之」至「尚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芣》「舍旃」，「旃」皆爲足句，故訓爲「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己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友也。○箋「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山有草木曰岵。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岵山而望之也。○岵音起。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季，少子也。無寐，无耆寐也。○少，詩照反。耆，常志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母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畝，莫后反，古作「畝」，俗作「畝」，皆同。

【疏】《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至「居焉」。○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爲「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①閑閑然，男女

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閒音閑，本亦作「閑」。別，彼列反。行與子還兮。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還，本亦作「旋」。【疏】「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傳「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

①「閑閑」，阮校：「案《釋文》云：『閒閒音閑，本亦作「閑」。』正義標起止云「傳閑閑」，正義本與《釋文》亦作本同。」

則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間，地陬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爲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爲「多人之貌」。○箋「占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①「有萊五十畝」，②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占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陬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人，故地陬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陬隘耳。○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採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泄，多人之貌。

○泄，以世反。行與子逝兮。箋云：逝，逮也。○逮，徒賁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檀，徒丹反，木名。【疏】

《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

漣漪。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

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坎，苦感反。寘，之豉反。漣，力纏反。漪，於宜反，本亦作「漪」，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

①「云」，孫校：「『云』疑『六』之誤。」

②「萊」，原作「菜」，阮校：「案浦鏜云『萊』誤『菜』，是也。」今據改。

兮？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狙，獸名。

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狙。○廛，本亦作「堰」，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五畝之宅」是也。^①縣音玄，下皆同。狙，本亦作「狙」，音桓，徐、郭音暄，貉子也。宵音消，夜也。貉，戶各反，依字作「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疏】「坎坎」至「餐兮」。○正義曰：言

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涯，欲以爲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得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狙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爲無功而受祿，使賢者不進也？○傳「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漣」、「側」，則是涯畔之處，故云「干，涯也」。《易·漸卦》「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淪猗」，漣、直、淪淪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

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

「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挺也。」^②漣、瀾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似閭主常多，明君稀少。既云置檀河涯，因即以河爲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喻明君稀少也。○傳「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

①「宅宅」，《孟子》不重「宅」字。

②「挺」，原作「挺」，阮校：「案「挺」當作「挺」，形近之譌。」

《爾雅》釋文可證。」今據改。

之征。」①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為民之邑居，不為「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為廛，但《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廛為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為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獬子，狇。」郭璞曰：「其雌者名狇。狇，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為狇。」②○箋「是謂」至「曰狇」。○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為狩，宵田為獮。」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獮猶獮也，今之夜獵載獮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獮。」《管子》曰：「獮獵畢弋。」是獮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驥》云「從公子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烧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輻音

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③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疏】傳「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箋「十萬」至「之數」。○正義曰：箋以《詩》《書》，

①「市廛之征」，孫校：「《載師》無「市廛之征」之文，所引二鄭注乃「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文。」

②「狇」，原作「狇」，阮校：「案浦鍾云「狇」誤「狇」，引證《爾雅》釋文「狇，鳥郎反。狇，山吏反」，是也。」今據改。

③「獸三歲曰特」，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盧文弨云：「《齊》傳曰：「三歲曰肩」，《豳》傳曰「三歲曰豸」矣，則此傳「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段玉裁云：「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為特，四歲為肩」，與毛互易「肩」、「豸」同字耳。今考《駟虞》正義引此傳亦作「三歲」，云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

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①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塵」、「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坎坎伐輪兮，真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檀可以爲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輪音淪。漘，順倫反，本亦作「脣」。淪音倫，《韓

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圓者爲困。鶉，鳥也。○困，丘淪反，圓倉。鶉音純。

【疏】傳「圓者爲困鶉鳥」。○正義曰：《月令》：「修

困倉。」方者爲倉，故圓者爲困，《考工記·匠人》注云「困，圓倉」，是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鶉，牝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熟食曰飧。箋云：

飧，讀如魚飧之飧。○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疏】傳「熟食曰飧」。○正義曰：傳意以「飧」爲「飧

饗」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爲熟食也。○箋「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②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爲魚飧之飧，^③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餐」相配，^④故易之也。」

①「合」，原作「今」，阮校：「案「今」當作「合」，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入其門則無人焉」，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公羊》本作「則無人焉門者」，何休注可證。正義所引亦然，不知者誤去下「門者」二字耳。今《公羊》

「焉」字誤在「門」字下，更非。」

③「飧之」，原作「食」，阮校：「案「食」當作「飧之」二字。」今據改。

④「餐」，原作「飧」，阮校：「案浦鏗云「飧」當「餐」字誤，是也。」今據改。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音石。斂，呂驗反，下同。【疏】《碩鼠》三章，章八句。

至「大鼠」。○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爲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一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

肯顧。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

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眷顧我，^①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

比，民或於是徙。○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又反。

稅，始銳反。比，毗志反。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

訣，古穴反。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箋云：爰，曰

也。【疏】「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

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傳

「貫事」。○正義曰：《釋詁》文。○箋「碩大」至「是徙」。

○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鼯鼠。

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

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音瞿】鼠。」舍人、樊光

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

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

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

「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

食人不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

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

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爲

「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

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

①「眷顧」，原作「顧眷」，阮校：「案依正義當作「眷顧」，

各本皆誤倒也。」今據乙。

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①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②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箋云：不肯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苗，嘉穀也。【疏】

傳「苗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三歲貫女，莫我肯勞。箋云：不肯勞來我。○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徠，本亦作「來」，同，力代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郭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咏，本亦作

「永」，同音詠。號，戶毛反，注同。呼，火故反。說音悅。【疏】「誰之永號」。○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矣皆歌號，^③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箋「之往永歌」。○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序皆云「永歌之」，^④《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爲「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三）

- ① 「正」，疑當作「止」。
- ② 「鄉」，原作「卿」，阮校：「案浦鏜云「鄉」誤「卿」是也。」今據改。
- ③ 「矣」，原作「釋」，阮校：「十行本「釋」字刺。案此誤也。」「釋」當作「矣」。」今據改。
- ④ 「序」，原作「矣」，阮校：「十行本「矣」字刺。案此誤也。」「矣」當作「序」。」今據補。
- ⑤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阮校：「十行本脫此一行，各本皆有。」今據補。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一）（十九）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

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地南有晉水。②《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薳十里。」應劭曰：「順帝改薳曰永

①「若」，原作「君」，阮校：「案浦鏗云「若」誤「君」，是也。」今據改。

②「地」，原作「也」，阮校：「案「也」當作「地」，壞去土旁耳。」今據改。

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變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郡上曲陽西北。」^①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縣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害，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皋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稷播，^②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

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歲，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爲「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也。」今據改。

①「郡」，原作「縣」，阮校：「案『縣』當作『郡』。」今據改。

②「暨」，原作「既」，阮校：「案浦鏜云『暨』誤『既』，是也。」今據改。

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為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①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為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鶉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芣》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為厲公之詩。《鶉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鶉羽》不為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

昭公所為，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鶉羽》、《杕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說文》：「蟀」作「蟹」。僖公，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仲反。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疏】《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太儉偏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閑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

①「父」，阮校：「案盧文弨云《左氏》『父』作『公』，是也。」

「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爲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爲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箋「憂深」至「之類」。○正義曰：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蟋蟀，蜚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

云：我，我僖公也。蜚，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

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爲之，謂十二

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聿，允橘反。莫音暮。除，直慮

反，注同。蜚，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蛚。

復，扶又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已，甚。康，

樂。職，主也。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

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大音泰，

徐勑佐反，下同。居義，如字，協韻音據。好樂無荒，

良士瞿瞿。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箋云：荒，廢

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①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

士瞿瞿然顧禮義也。○好，呼報反，下同。瞿，俱具反。

【疏】「蟋蟀」至「瞿瞿」。○毛以爲，僖公儉不中禮，詩人

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

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人

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過

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爲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

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爲

節。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

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

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

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異。餘同。○傳

「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蟀，蜚」，《釋蟲》文。李

巡曰：「蜚，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

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

翅。一名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

①「樂」，原作「義」，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義」作「樂」，

《考文》古本同。案「樂」字是也。」今據改。

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①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醑在戶，粢醢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末為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此月未為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為「去」也。○箋「我我」至「耕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為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脩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一月以後，不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鍾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爾君閑

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為自樂之時也。○傳「已甚康樂職主」。○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為「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為「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君雖」至「政令」。○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為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為「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為「鄰國侵伐之

①「里」，原作「黑」，阮校（補）：「毛本『黑』作『里』。案「里」字是也。」今據改。

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傳「荒大」至「禮義」。○正義曰：「荒」爲廣遠之言，故爲「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顧禮也。○箋「荒廢」至「禮義」。○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良，善」，《釋詁》文。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外，禮

樂之外。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禮樂，此一「樂」字音岳。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蹶，動而敏於事。

○蹶，俱衛反。【疏】傳「蹶蹶」至「於事」。○正義曰：

《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箋云：庶人乘役車。

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疏】箋「庶人」至「無事」。○

正義曰：「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

「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

「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

不行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過也。○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樞，本或作「藍」，烏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注同。朝，直遙反。廷，徒佞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下同。埽，蘇報反，本又作「埽」，下同。

【疏】《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正義曰：

「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總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鍾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鍾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鍾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

大；鍾鼓者，娛樂己身，其事小。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鍾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鍾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

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榆，以朱反。莖，田節反，沈又直黎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婁，亦曳也。○曳，以世反。

婁，力俱反，馬云：「牽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宛，死貌。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宛，

於阮反，本亦作「苑」。愉，毛以朱反，鄭作「偷」，他侯反。

【疏】「山有」至「是愉」。○毛以「愉」為「樂」。○鄭以

「愉」為「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傳「樞莖」。○正

義曰：《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傳「婁亦

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

則同為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

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傳

「愉樂」。○正義曰：《釋詁》文。○箋「愉讀」至「偷取」。

○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為「偷」。言「偷」，盜取之。

山有栲，隰有杻。栲，山栲。杻，櫬也。○栲

音考。杻，女九反。栲，勅書反，又他胡反。櫬，於力反。

【疏】傳「栲山栲杻櫬」。○正義曰：皆《釋木》文。舍人

曰：「栲名山栲。杻名櫬。」郭璞曰：「栲似栲，色小而白，

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樛栲漆，相似如

一。」陸機《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畧無異，葉似差狹耳。

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

栲者，葉如櫬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櫬。許慎

正以栲讀為櫬。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櫬也，葉似杏

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

葉疏，華如練而細，①藥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

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

謂之牛筋，或謂之櫬。材可為弓弩幹也。子有廷內，

①「練」，阮校：「浦鏗云『棟』誤『練』非也。『練』即『棟』

字耳。○按疏家不用假借字，作『棟』是。」

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①洒，灑也。考，擊也。^②○廷音庭，又徒佞反。鼓如字，本或作「擊」，非。灑，色蟹反，又所綺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安也。箋云：保，居也。

【疏】傳「洒，灑考擊」。○正義曰：洒謂以水濕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傳「保安」，箋「保居」。○正義曰：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之。上云「他人是愉」，謂得已樂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已之安以爲安，故傳訓「保」爲「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爲「居」。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漆音七，木名。離，力智反。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疏】「子有」至「永日」。○正義曰：

貞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瑟自飲食之？^③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傳「君子」至「於側」。○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

「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④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

①「鼓」，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釋文》云：『弗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本與或作本同。」

②「考擊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考」下有「亦」字。亦者，亦經「弗擊」也，見上。標起止云「傳「洒灑考擊」」，當脫「亦」字，或後人誤去之也。」

③「自」，原作「有」，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而」。案所改非也。「有」當作「自」，形近之譌。」今據改。

④「強」，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強」作「疆」。案「疆」字是也。」

焉。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沃，烏毒反。【疏】《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

句。至「沃焉」。○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

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

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

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

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

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

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

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

也。○箋「封沃」至「之邑」。○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

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

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

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

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占之命也。今君命太子

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

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

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

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

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

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

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

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鑿鑿然，鮮明貌。

箋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①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

興者，喻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鑿，子

洛反。激，經歷反。湍，吐端反。洗，蘇禮反，又蘇典反。

去，羌吕反。垢，古口反。惡，烏路反，又如字。素衣朱

褱，從子于沃。褱，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

曲沃也。箋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

領，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褱音博，

《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下文同，鄭改

爲宵。黼音甫。宵音消，本作「綃」。純，真允反，又真順

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箋云：君子，謂桓叔。

○樂音洛。【疏】「揚之水」至「不樂」。○正義曰：言激

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

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

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

①「波」，原作「激」，阮校：「相臺本『激』作『波』，《考文》

古本同。案「波」字是也。正義云「激揚之水，波流湍

疾」是其證。」今據改。

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綃黼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襪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襪領」至「曲沃」。○正義曰：《釋器》云：「綃領謂之襪。」孫炎曰：「綃刺黼文以襪領。」是襪爲領也。《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襪。」《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袷一尺。」注云：「中衣繼袷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

素則同，不必以綃黼爲領。綃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箋「綃當」至「桓叔」。○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綃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綃，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綃」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綃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綃。」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綃文，不得別爲黼稱。綃，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綃字也，故破「綃」爲「綃」。綃是繒名，《上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黼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襪，故《爾雅》黼領謂之襪，襪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綃」，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綃」當爲「綃」，下章「綃」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

①「綃」，原作「綃」，阮校：「案「綃」當作「綃」。今據改。」

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繡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繡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繡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褻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爲之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①皓皓，潔白也。○皓，

胡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繡，黼也。鵠，曲

沃邑也。○鵠，戶毒反。【疏】傳「鵠曲沃邑」。○正義

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

憂？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粼粼，清澈也。○粼，刊

新反，本又作「磷」，同。澈，直列反，或作「徹」，誤。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

【疏】《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彊，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一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

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掬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掬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掬，沈居局反。彼其

之子，碩大無朋。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

①「皓皓」，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作「皓」。案「皓」字是也。《說文》白部無「皓」字，是皓字本從日也。」

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①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佼，古卯反。椒聊

且，遠條且。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且，子餘反，下同。

【疏】「椒聊」至「條且」。○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搯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彼己

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德美廣大，^②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助語也。○傳「椒聊椒」。○正義曰：《釋木》云：「椒，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椒。」陸機《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鷄、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箋

「椒之性」至「以盛」。○正義曰：言性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香氣爲喻也。言「一搯之實」者，搯謂椒之房裏實者也。《釋木》云：「椒、

檓、醜、菜。」李巡曰：「檓，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搯。搯，實也。」郭璞曰：「茱萸子聚生成房。」^③是椒之房裏名爲搯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搯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爲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搯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裏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搯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傳「朋比」。

○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也。○箋「之子」至「朋黨」。○正義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爲「大」，故以「碩」爲「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

①「碩謂壯貌佼好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段玉裁云：『正義云：『故以碩爲壯佼貌。』是正義本作「壯佼貌」。』」

②「德」，原作「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得」作「德」。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③「蔓」，原作「莢」，阮校：「案浦鏜云「蔓」誤「莢」，從《爾雅音義》校「蔓」，所留反」，是也。」今據改。

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自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傳「條長」。○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兩手曰匊。○匊，本

又作「掬」，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篤，厚

也。【疏】傳「篤厚」。○正義曰：《釋詁》文。椒聊

且，遠條且。言馨之遠聞也。①

《椒聊》二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一）

①

「馨」，原作「聲」，段玉裁云：「『聲』當作『馨』，此欲以『馨』訓『條』也。」阮校：「按《說文》云：『馨，香之遠聞也。』正與此合。蓋上章作『脩』，此章作『條』。後人亂之耳。『條』取芬芳條暢之義。」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二十)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綢繆，上直留

反，下亡侯反。

【疏】《綢繆》三章，章六句。至「時焉」。

○正義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爲，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爲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

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爲，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

①「月」，原作「日」，阮校（補）：「『日』當作『月』。」今據改。

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①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於東」同。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宿音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

【疏】「綢繆」至「良人」。

○毛以爲，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爲，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於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

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禮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也。由晉國之亂，今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傳「綢繆」至「嫁娶矣」。○正義曰：以綢繆自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爲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箋「三星」至「其時」。○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爲天王，小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

①「芻」，原作「蕒」，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蕒』作『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芻』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唯十行本作『蕒』，乃沿經注本俗體字耳。」今據改。

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束薪」爲賢者自束其薪，不爲興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束薪之時已在天也，因以束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二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取昏旦中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標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

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傳「良人美室」。○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二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爲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故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箋「今夕」至「其時」。○正義曰：箋以仲春爲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爲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牽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者，嗟茲也。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後，戶豆反。【疏】傳「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已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

①「取」上，原有「嫁」字，阮校：「案『嫁』衍字耳。此但刺取者，不刺嫁者，故下文云『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也。正義亦可證。」今據刪。

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嘆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已無奈此良人何。○箋：子兮「至」人何。○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爲「斥娶者」。以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隅，東南隅也。箋云：

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逅，解說之貌。○邂逅，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觀，本又作「逅」，同胡豆反，一音戶暮反。邂逅，解說也。《韓詩》云：「邂逅，不固之貌。」解音蟹。說音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參星正月中直戶也。

箋云：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①六月之中。○直音值，又如字。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粲，采旦反，《字林》作「晏」。

【疏】傳「三女」至「一妾」。○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爲粲。粲，美物也。

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粲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

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爲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

也。」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杕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疏】《杕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正義曰：

「不親宗族」者，章首一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爲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兒。杜，

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次也。^②○湑，私敘反。比，毗

①「五」上，原有「之」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謂』下無『之』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今據刪。

②「比」下，「次」字原無，阮校：「案『比』下當有『次』字。」此傳「比次」即取經「胡不比焉」、「胡不攸焉」之文也。

《釋文》「湑湑」下云「不相比次也」，是其本有「次」字。

正義云「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標起止云「至相比」，或因經注本無「次」字而誤去之耳，其餘仍多言

「比次」也。《考文》古本「次」字采《釋文》。今據補。

「比次」也。《考文》古本「次」字采《釋文》。今據補。

「比次」也。《考文》古本「次」字采《釋文》。今據補。

「比次」也。《考文》古本「次」字采《釋文》。今據補。

志反，下文及注同。獨行蹢蹢，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蹢蹢，無所親也。箋云：他人，謂異姓也。

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蹢蹢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蹢，俱乎反。遠，于萬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

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飲，助也。箋云：異姓卿

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飲，七利反。【疏】「有杕」至「飲焉」。○正義曰：言有杕

然特生之杜，其葉涓涓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

以興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

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

內蹢蹢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

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

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爲沃國所并，故又戒之，

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

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

親，何不推飲而助之焉？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君，

猶冀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傳

「杕特」至「相比」。○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

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云：

「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

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

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裳裳者華》亦

云「其葉涓涓」，則「涓涓」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

「涓涓，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

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

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

爲「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

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

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

鄭意亦以「菁菁」、「涓涓」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箋

「君所」至「政令」。○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

行之人也。君既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

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

「備」，亦是輔之義也。○傳「飲助」。○正義曰：「飲」，古

「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飲」爲「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菁菁，葉盛也。箋

云：菁菁，稀少之貌。○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獨

行覯覯，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覯覯，無所

依也。同姓，同祖也。○覯，本亦作「覯」，又作「覯」，求營

反。【疏】傳「覯覯」至「同祖」。○正義曰：「覯覯」、「蹢

踣「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爲「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恤，憂也。○卹，本亦作「恤」，荀律反。

【疏】《羔裘》二章，章四句。至「其民」。○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爲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祛，袂也。本末不

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祛，起居反，又丘據反。袂，末也。居如字，又音據。比，毗志反。悖，補對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

者，乃念子故舊之人。【疏】「羔裘」至「之故」。○正義

曰：在位之臣服羔裘豹祛，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言以羔皮爲裘，豹皮爲祛，裘，祛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己，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己與在位故舊恩好。○傳「祛袂」至「之貌」。①○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祛尺一寸。」②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爲袂，故以爲「祛，袂也」。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爲本末也。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末」，與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釋訓》云：「居居，究

①「祛」，原作「祛」，依傳文改。

②「祛」，原作「袂」，阮校：「案浦鏜云「祛」誤「袂」，是也。」今據改。

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羔裘」至「困苦」。○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已解興喻之義，^①箋又解所以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②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此民」至「之人」。

○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③而此云「維子之好」，^④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褻，猶祛也。究，猶居居也。○表，徐究反，^⑤本又作「褻」，同。究，九又反，《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

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好，呼報反，注同。【疏】箋「我不」至「遺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鴛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⑥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

①「已」，原作「亦」，阮校補：「案『亦』當作『已』。」今據改。

②「色」，依箋當作「心」。

③「故」下，原有「亂」字，阮校：「案浦鏜云『亂』疑衍字，是也。」今據刪。

④「好」，當作「故」，正義引經「維子之故」解箋。下文「故稱好也」之「好」亦當作「故」。

⑤「究」，今本《經典釋文》作「救」。

⑥「下從征役」，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下從征役一言（當作者）』，又云『定本作下從征役』。如此所言，不爲有異，堂（當作當）有異也。《釋文》云：『政役，音征，篇內注同。』或定本作『政』字也。」

詩也。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鴝音保，似鴈而大，無後指。政役，音征，篇內注同。養，羊亮反。鄂，五各反。【疏】《鴝羽》二章，章七句。至是詩。○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一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箋「大亂」至「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肅肅鴝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鴝羽聲。

也。集，止。苞，積。栩，杼也。鴝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鴝之樹止然。積者，根相迫迫相致也。①○苞，補交反。栩，況羽反。積，本又作「縝」，之忍反，何之人反，沈音田，又音振，《廣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處，昌慮反。迕，側百反。梱，口本反。致，直置反，下同。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鹽，不攻緻也。②怙，恃也。箋云：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鹽音古。蓺，魚世反。怙音戶。罷音皮。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疏】「肅肅」至「有所」。○正義曰：言肅肅之爲聲者，是鴝鳥之羽飛而集于苞栩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

①「致」，阮校云：「《釋文》云：『致，直置反，下同。』正義云：『定緻皆作致。』是正義本此箋及下傳、箋「攻致」皆作「緻」也。考《說文》系部本無「緻」字，徐正新附字有之，鄭《考工記》注云「縝，致也」亦不從「系」，當以《釋文》、定本爲下傳「改緻」閩本以下作「緻」作正義改耳。以後「緻」字同此。」

②「緻」，詳上注。

從於征役之事。然鵠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爲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爲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蒺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傳「肅肅」至「樹止」。○正義曰：「苞，稂」，《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稂。」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稂。」箋云：「稂者，根相迫迫相緻貌，亦謂叢生也。」「栩，杼」，《釋木》文。郭璞曰：「杼樹也。」陸機疏云：「今杼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皂，或言皂斗，其殼爲斗，①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鵠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傳「鹽不」至「怙恃」。○正義曰：「鹽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鹽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鹽，不攻緻」，《四牡》傳云「鹽，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

此相承接也。○箋「蒺樹」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箋云：極，已也。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行，翻也。○行，戶郎反，注同。翻，戶革反，《爾雅》云：「羽本謂之翻。」【疏】傳「行翻也」。○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翻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鵠羽》三章，章七句。

①「斗」，原作「汁」，阮校：「案浦鍾云「斗」誤「汁」，是也。」今據改。

《無衣》，美晉武公也。^①武公始并晉

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并，卑政反，下注同。

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注同。

【疏】《無衣》二章，章三

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

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桓叔

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

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

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

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

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一章，皆請命之辭。○箋「天子」至

「來者」。○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

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

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

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

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

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

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

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

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

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

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即虢公，

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

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齋命服來賜，大夫

不假請之，豈虢公奉使適晉，^②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

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

賜之，即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無衣七兮？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

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疏】豈曰「至吉兮」。○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

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請於天子之

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

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

①「美」，原作「刺」，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刺」

作「美」，《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美晉武公也」。所

以美之者」，又云「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又云

「美其能并晉國」，作「美」者是也。上文《譜》正義云

「《無衣》、《有林之杜》則皆刺武公」者，誤。」今據改。

②「公」，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號」下有「公」

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國君。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傳「侯伯」至「七章」。○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衣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傳「諸侯」至「爲君」。○正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

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儋。」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擊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疏】傳「天」至

「爲節」。○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箋「變七」至「愈乎不」。○正義曰：

傳正解「六兮」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己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占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蒺」，則是子男人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人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暖也。○奧，本又作「燠」，於六反。燠，奴緩反。

【疏】傳「燠燠也」。○正義曰：《釋言》文。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宗族，本亦作

「宗矣」。【疏】《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至「輔焉」。○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公專任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爲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陰，於鳩反，又如字，本亦作「蔭」，同。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噬，逮也。箋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噬，市世反，《韓詩》作「逝」。逝，及也。比，毗志反。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好，呼報反，下同。飲，於鳩反，下文同。食音嗣，下同。【疏】「有

①「求」，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求』作『來』。案『來』字是也。正義云『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此『來之』之義也。」

杖」至「食之」。○正義曰：言有杖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爲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兮，但能來逮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求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中心誠實好之，^①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箋「道左」至「杜然」。○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傳「噬逮」。○正義曰：《釋言》文。「逮」又別訓爲「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於此國」，訓此「逮」爲「至」也。○箋「肯可適之」。○正義曰：「肯，可」，《釋言》文。《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周，曲也。○周，《韓詩》作「右」。【疏】傳「周曲」。○正義曰：言道周遠之，故爲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遊，觀也。○

觀，古亂反。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好，呼報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反，注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疏】《葛生》五章，章四句。至「喪矣」。○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薺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薺音廉，又力恬

①「中」，原作「忠」，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忠』作『中』。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劒反。《草木疏》云：「似栝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燕薹，不可食。」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箋云：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疏】「葛生」至「獨處」。○正義曰：

此二句互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藪亦生，藪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藪亦蒙，藪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藪亦生於此，延蔓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既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傳「葛生」至「他家」。○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機《疏》云：「藪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薹，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韜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齊，側皆反，本亦作「齊」，下同。篋，口牒反。韜，本亦作「獨」，又作「櫝」，徒

木反。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箋云：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疏】「角枕」至「獨旦」。○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睹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傳「齊則」至「藏之」。○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枕衾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睹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己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韜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韜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篋」為「衾」，順經「衾」文。○箋「夫雖」至「行事」。○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

夜之長時尤甚，故極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

居。箋云：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

盡。○墳，扶云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

室。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家壙。○壙音曠。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芩，力丁反，即甘草，葉似地黃。好，呼報反。【疏】

《采芩》三章，章八句。至「讒焉」。○正義曰：以獻公好聽用讒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二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興也。芩，大苦也。

首陽，山名也。采芩，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芩采芩者，言采芩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芩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芩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辟，匹亦反，下同。行，下孟反。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苟，

誠也。箋云：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爲言，謂爲人，並於僞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訕，所諫反。人之爲言，胡得焉？箋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疏】「采芩」至

「得焉」。○毛以爲，言人采芩采芩，於何處采之？於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芩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答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僞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僞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僞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僞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鄭以采芩采芩者，皆言我采此芩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芩矣，然而今人采之

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以「苟」爲「且」。餘同。○傳「苓大」至「無徵」。○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箋易之者，鄭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苦菜也。【疏】

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茶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無與，勿用也。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葑，菜名也。○葑，乎容反。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三)(廿一)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陸曰：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在虞、夏、商爲諸侯，至周爲附庸。」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

之山。○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鶯，其鼠爲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

山名」，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皋陶者，以舜賜伯翳爲嬴姓，不賜皋陶。秦爲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爲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

①「僉」，阮校：「毛本『僉』誤『禽』」。閩本、明監本不誤。段玉裁云：「禽乃禹之誤，古文《尚書》作禹。」

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正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雒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爲大雒之嗣，則從中湏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爲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

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爲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

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①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正義曰：迤謂靡地，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迤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

「近鳥鼠之山」，不須更言其西，^②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湫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爲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

① 「封」，原作「討」，阮校（補）：「毛本『討』作『封』。案『封』字是也。」今據改。

② 「更」，原作「便」，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便』作『復』。案皆非也。此『更』字之誤。」今據改。

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覬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二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鐵》、《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繆公，是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鐵》、《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鄰，本亦作「隣」，又作「麟」，栗人反。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疏】《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好焉」。○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一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竝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爲句者，以《駟鐵》序云「始命，謂始命爲諸侯也」，即知此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爲文，即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脩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爲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

顛，的顛也。○顛，都田反。的，丁歷反。顛，桑黨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

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

○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力呈

反，注同，又力政反，沈力丁反，《韓詩》作「伶」，云：「使

伶。」傳，直專反。【疏】「有車」至「之令」。○正義曰：此

美秦仲初有車馬侍御之好。①言秦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

然。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

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

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傳「鄰鄰」至「的

顛」。○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

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

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的，白

也。顛，顛也。顛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傳「寺人內

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

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

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

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

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

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

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

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白別矣。若然，《巷伯》箋云：

「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

「巷伯，內小臣」，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

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概。

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不以寺人

爲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即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

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

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

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

是內小臣之官也。○箋「欲見」至「此臣」。○正義曰：附

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

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

《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

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

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

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

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僖五年

《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

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

①「仲」，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秦』下有『仲』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是禮之常也。

阪有漆，隰有栗。興也。阪者曰阪。下濕曰

隰。箋云：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阪音

反，又扶板反。阪，彼寄反，又普羅反，又彼皮反。既見

君子，並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箋云：既見，既見

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閒音

閑。樂音洛，下文並同。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耄，老也。八十曰耄。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

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耄，

田結反，一音天節反。朝，直遙反。後，胡豆反，又如字。

【疏】「阪有」至「其耄」。○正義曰：言阪上有漆木，隰中

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

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爲，燕飲

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

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

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

也。○傳「阪者」至「曰隰」。○正義曰：《釋地》云：「下濕

曰隰。」李巡曰：「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又

云：「阪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阪者，謂高峯山

陂。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箋「既見」至「安

樂」。○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

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

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

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上

亦與焉，故作者羨之而願仕也。○傳「耄老也八十曰耄」。

○正義曰：「耄，老」，《釋言》文。孫炎曰：「耄者，色如生

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

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耄。」此言

「八十曰耄」者，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

致事，仕者慮己之耄，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也。○箋

「今者」至「寵祿」。○正義曰：作者羨其閒暇，欲得自樂，

故知樂者謂仕焉。「逝」訓爲「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

國」。今得明君之朝，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

寵祿」，謂年歲晚莫，不堪仕進，在寵祿之後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

簧。簧，笙也。○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

六句。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驥，田績反，又吐結反。驥，驪馬也。「始命」絕句。囿音又，沈又尤菊反。樂音洛。【疏】《駟驥》三章，章四句。

至「樂焉」。○正義曰：作《駟驥》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於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箋「始命」至「附庸」。○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始爲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爲附庸。今始得

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驥，驪。阜，大也。箋

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阜，符有反。

驥，力知反。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能以道媚於上

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

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媚，眉冀反。【疏】「駟

驥」至「于狩」。○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驥色之馬，甚

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

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

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

①「驥」，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鐵」，

後改「驥」，經「駟驥孔阜」同。案《釋文》云：「駟驥，田

結反，又吐結反。驥，驪馬也。」考《說文》：「驥馬，赤

黑色，从馬，戠聲，《詩》曰：「四驥孔阜。」是《毛氏詩》

作「驥」，《釋文》本與許合也。正義本當是「鐵」字，

「鐵」爲「驥」之借，如「鴇」爲「鴉」之借，而石經初刻依

之……此篇經、注、正義，十行本盡作「驥」，必合併時，

人以經、注改正義字，故即正義所云「鐵者，言其色黑

如鐵」者，亦盡改爲「驥」，而不可通矣。閩本、明監本

與十行本同。毛本依《譜》正義改爲「鐵」。」

美之。○傳「驥驪阜大」。○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驥者，言其色黑如驥，故爲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爲「大也」。○箋「四馬」至「之良」。○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軾，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觀，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傳「能以「至」曰狩」。○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爲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天》文。①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

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麋，亡悲反。公

曰左之，舍拔則獲。拔，矢末也。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舍音捨。拔，蒲未反。射，食亦反。括，苦活反。善射，音社。【疏】「奉時」至「則獲」。○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傳「時是」至「羣獸」。○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箋「奉是」至「其所」。○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

①「天」，原作「言」，阮校：「案浦鏜云「天」誤「言」，是也。」今據改。

解時牡耳。○傳「拔矢末」。○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爲「矢末」。以鏃爲首，故拔爲末。○箋「左之」至「善射」。○正義曰：《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末，不辯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箋云：公

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種，章勇反。輶車鸞鑣，載獫歇驕。①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爲也。○輶，由九反，又音由。鸞，盧端反。鑣，彼驕反。獫，力驗反，《說文》音力劍反。歇，本又作「獫」，許謁反，《說文》音火遏反。驕，本又作「獫」，同，許喬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喙，況廢反。驅，丘遇反，或丘于

反。乘，繩證反。搏音博，舊音付。【疏】「遊于」至「歇

驕」。○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於囿中，多所獲得也。○傳「閑習」。○正義曰：《釋詁》文。○箋「公所」至「之馬」。○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傳「輶輕」至「歇驕」。○正義曰：「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箋「輕車」至「所爲」。○正義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

①「歇驕」，《詩毛氏傳疏》曰：「《爾雅》：「長喙獫，短喙獨獫。《說文》：「獫，長喙犬也。獨，短喙犬也。《詩》

曰：「載獫獨獫。」《爾雅》曰：「短喙犬謂之獨獫。獨獫，獨獫也。」是許所據《詩》、《爾雅》作「獨獫」，郭注《爾雅》、李注《文選》引《詩》皆同。」

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爲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象也。

《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

「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說。^①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一年《左傳》曰：「國狗之瘞，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

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小戎，王云：「駕兩馬者。」矜，居澄反。夸，苦花反。樂音洛，又音岳。【疏】

《小戎》三章，章十句。至「君子」。○正義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則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箋「矜夸大」。○正義曰：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爲「夸大」之義也。

小戎倭收，五檠梁輶。小戎，兵車也。倭，

①「載」，原作「戴」，阮校：「案浦鏜云上『戴』字當『載』字之誤，是也。」今據改。

②「瘞」，原作「齧」，阮校：「案浦鏜云『瘞』誤『齧』，是也。」今據改。

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軻，軻上句衡也。一軻五束，束有歷錄。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儼，錢淺反。收如字。檠音木，本又作「鞶」，^①歷錄也，曲轅上束也。軻，陟留反。軫，之忍反。歷錄，一本作「歷錄」。句，占侯反。游環脅驅，陰鞞逴續。游環，鞞環也。^②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人也。陰，揜軻也。^③鞞，所以引也。逴，白金也。續，續鞞也。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駢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駢之人。揜軻在軾前，垂軻上。逴續，白金飾續鞞之環。○驅，本亦作「駢」，起俱反。鞞音胤。逴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屢反。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鞞」。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駢馬背上，以駢馬外轡貫之，以止駢之出。」《左傳》云：「如駢之有靳。」居覲反，無取於鞞也。禦，魚呂反。慎，或作「順」，義亦兩通。揜，於檢反。處，昌慮反。著，直略反，又丁略反。軾音式，本亦作「式」。文茵，暢轂，駕我騏驎。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足白曰騏驎。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茵音因。文茵以虎皮爲茵。茵，車席也。暢，勅亮反。轂音谷。騏音其。驎，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箋云：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板屋。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疏】「小戎」至「心曲」。○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軾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軻使有文章矣。貫駢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駢馬之外出。自衡至軾，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駢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鞞，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驎與驎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

- ①「鞶」，原作「孫革」，阮校（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鞶」作「檠」，小字本所附同。是「鞶」當作「檠」。「孫革」二字又「鞶」字之譌。今據改。
- ②「游環鞞環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游環者，以環貫鞞，游在背上，故謂之鞞環也。』《釋文》云：『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鞞」。』……戴震、段玉裁皆以《釋文》本爲長。正義本誤與下箋鞞之環字相亂，非也。又云：『定本作鞞環。』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是定本作「靳環」。」
- ③「軻」，原作「軻」，阮校：「相臺本「軻」作「軻」。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軻」。案「軻」字是也。」今據改。

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傳「小戎」至「歷錄」。○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淺，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軾者，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軾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軾者，輶也。言「五檠梁軾」，五檠是輶上之飾，^①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檠，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軾，軾上曲句衡。衡者，輶也。輶從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軾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軾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軾，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轆七寸，又并此軾深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是軾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檠，則歷錄之稱而謂之五檠者，以一軾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檠」也。此言「淺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軾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桴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

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桴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與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軾至後軾，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軾至後軾，其深八尺，兵車之軾比之爲淺，故謂之淺軾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遼字之遼。」是軾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軾也。○傳「游環」至「續靽」。○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靽，游在背上，故謂之靽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靽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軾，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人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

①「上之飾」，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之飾』剝添者一字，是誤衍『之』字也。」

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鞞」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①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鞞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鞞而還」。服虔云：「鞞，車輓也。兩邊叉馬頸者。」^②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鑒，言「鑒，白金者，鑒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鞞環，非訓鑒爲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零也。^③鞞，所以引車也。鑒，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鞞環也。^④續，續鞞端也。○箋「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鞞在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鞞上謂陰板垂鞞上也。鞞言「鑒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鞞之環」。○傳「文茵」至「曰擗」。○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

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爲長，故爲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白，擗。」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擗。」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擗。」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擗。後左腳白者直名擗。」意亦同也。○箋「言我」至「五德」。○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即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五德也。沈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

①「令驂馬引之」，原作「今驂馬之引」，阮校：「案當作『令驂馬引之』，此正義以『引』說『鞞』也。」今據改。

②「邊又」，原作「輓又」，阮校：「案浦鍾云『邊又』誤『輓又』，以《左傳》釋文、正義所引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③「零」，原作「荃」，阮校：「案浦鍾云『零』誤『荃』，以《釋名》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④「治」，原作「治」，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治』作『治』，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傳「西戎板屋」。○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

是驂。黃馬黑喙曰騶。箋云：赤身黑鬣曰騶。中，中服

也。騶，兩騑也。○騶音留。騶，占花反。鬣，本又作

「鬣」，力輒反。騑，芳非反。龍盾之合，鎡以鰲

龍盾，畫龍其盾也。①合，合而載之。軔，騶內轡也。箋

云：鎡以鰲軔，軔之鰲以白金爲飾也。軔，繫於軾前。○

盾，順允反，徐又音允。鰲，古穴反。軔音納，內也。言

念君子，溫其在邑。在敵邑也。方何爲期？

胡然我念之。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

然，了不來？言望之也。【疏】「四牡」至「念之」。○正

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驎、騶驪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騶馬、騶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車

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騶馬內轡之末，鎡金以爲鰲，軔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想之也？○傳「黃馬黑喙曰騶」。○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騶。一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騶馬。』」○箋「赤身」至「兩騑」。○正義曰：《爾雅》有「騑白，駁」，「騑馬白腹，駁」。則騑是色名。說者皆以騑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騑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騑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騶，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傳「龍盾」至「內轡」。

○正義曰：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言「鎡以鰲軔」，謂白金飾皮爲鰲，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騶馬欲入，則偃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騶內

①「其」，《詩毛氏傳疏》曰：「傳云『龍盾，畫龍其盾也』者，『其』當作『於』。正義不誤。」

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轡也。

伐駟孔羣，公矛鏐鏐。蒙伐有苑，伐駟，

四介馬也。孔，甚也。公矛，^①三隅矛也。鏐，鏐也。蒙，

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伐，淺也，謂以薄

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龐也。^②

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龐伐。○伐駟，《韓詩》

云：「駟馬不著甲曰伐駟。」公音求。鏐，徒對反，舊徒猥

反，一音敦，《說文》云：「矛戟下銅鏐。」伐如字，本或作

「戲」，音同，中干也。介音界，甲也。鏐，徂寸反，又子遜

反。札，側八反。龐，莫江反。虎轡鏐膺。交轡二

弓，竹閉緹滕。虎，虎皮也。轡，弓室也。膺，馬帶

也。交轡，^③交二弓於轡中也。閉，緹，繩。滕，約

也。^④箋云：鏐膺，有刻金飾也。○轡，勅亮反，下同，本

亦作「暢」。鏐，魯豆反。膺，於澄反。閉，悲位反，鄭注

《周禮》云：「弓檠曰秘，弛則縛於弓裏，備頓傷也，以竹爲

之。」秘音悲位反，徐邊惠反，一音必結反。緹，古本反。

滕，直登反。緹，息列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

也。箋云：此既閑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厭，於鹽反。秩，陳乙反。知音智，本亦作「智」。

【疏】「伐駟」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我

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公矛以白金爲

其鏐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

弓則有虎皮之轡，其馬則有金鏐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

折壞，交轡二弓於轡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

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

乎？又言婦人閑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

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然有折

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閑念之。

○傳「伐駟」至「文貌」。○正義曰：伐訓爲淺，駟是四馬，

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成

^①「公」下，「矛」字原無，《詩毛氏傳疏》以爲奪「矛」字。

今據補。

^②「龐」，阮校：「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

臺本「龐」作「龍」。案「龍」字誤改也。○按依《說文》，

則「龍」者正字，「龐」者假借字，相臺本不誤。」

^③「交轡」下，《詩毛氏傳疏》曰：「當有「二弓」二字。」

按：陳說是也。

^④「緹繩滕約」，《詩三家義集疏》卷九曰：「傳文「緹，繩。

滕，約」疑互譌。《宋策》「束組三百緹」，此緹有約義。

《少儀》「甲不組滕」，《周書》有《金滕》，此滕有繩義。

《閔官》「綠滕」，傳亦訓滕爲繩。緹滕謂約之必以繩也。」

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披甲也。「孔，甚」，《釋言》文。「公矛，三隅矛」，刃有二角，蓋相傳爲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鏹，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鏹。」是矛之下端當有鏹也。彼注云：「銳底曰鏹，取其鏹地。平底曰鏹，取其鏹地。」則鏹、鏹異物。言「鏹，鏹」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鏹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爲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箋「伐淺」至「龐伐」。○正義曰：箋申明「伐驪」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伐驪」，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龐、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龐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爲「龐」，明龐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龐伐。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龐，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傳「虎虎」至「滕約」。○正義曰：下句云「交鞮二弓」，則虎鞮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鞮」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

箕膺揭。」①則膺是胸也。「鏹膺」，謂膺上有鏹，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婁胸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纆，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②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鞮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鞮」，注云「鞮，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緹縈」，然則竹閉一名鞮也。言「閉，緹」者，《說文》云「緹，繫也」，謂置弓鞮裏，以繩緹之，因名鞮爲緹。《考工記·弓人》注云：「緹，弓鞮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緹於鞮矣。」是緹爲繫名也。所緹之事則緹縈是也，故云「緹，繩。縈，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鞮中也。○箋「鏹膺有刻金飾」。○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鏹」，故知「鏹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纆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

①「揭」，阮校：「案山井鼎云『揭』恐『揭』之誤。」「按段玉裁云：『揭乃揭之誤，揭乃撒之誤，撒乃檝之誤。凡箕之底、柶之盛物者皆曰葉，或作櫟，譌作檝。櫟亦謂之檝。古字飢聲與葛聲互，亦鬣或作鬣，臘或作騰之類也。』」

②「鞶帶」，原作「盤帶」，阮校（補）：「案『盤』當作『鞶』。」今據改。

飾膺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鑲膺，知此鑲膺非金路也。○傳「厭厭」至「有知」。○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四) (廿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蒹葭，上古恬反，下音加。被，皮寄反。【疏】《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教之。禮者，爲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興也。蒹，蒹。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蒹音廉。所謂伊人，在水一

方。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繫，於奚反。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蘇路反。洄音回。上，時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①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宛，紆阮反，本亦作「苑」。易，以豉反。【疏】蒹葭「至中央」。○毛以爲，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不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

①「求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標起止云「傳「順禮未濟」，又上文皆可證。」

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入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爲，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雖似不可雕傷，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爲黃矣。以興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教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爲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傳「蒹葭」至「後興」。○正義曰：「蒹，蘆，「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蘆，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爲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凝爲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爲霜」，探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薄，❶充歲事也。

《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葦乃成，舉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爲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箋「蒹葭」至「則服」。○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傳「伊維」至「難至」。○正義曰：「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入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入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入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入之道。故王肅云：「維得入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箋「伊當」至「言遠」。○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之用禮，❷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

❶「薄」，原作「簿」，阮校：「閩本、明監本『簿』作『薄』。案『薄』字是也。」今據改。

❷「用」，原作「周」，阮校：「案『周』當作『用』，形近之譌。」今據改。

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渭」、「在涘」，是其居水傍也。○傳「逆流」至「以至」。○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人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為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為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為求賢之事。○傳「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萋萋，猶蒼蒼也。

晞，乾也。箋云：未晞，未為霜。○淒，本亦作「萋」，七奚反。晞音希。【疏】傳「晞乾」。○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為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為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湄，水隄也。○湄音眉。隄，魚檢反，又音檢。

【疏】傳「渭水隄」。○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為

渭。」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甌，隄。」隄是山岸，渭是水岸，故云「水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躋，升也。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躋，本又作「躋」，子西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坻，小渚也。○坻，直尸反。【疏】傳「坻小渚」。○正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涘，厓也。

○涘音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迂音于。【疏】傳「右出其右」。○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

①「萋萋」，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萋萋」作「淒淒」。案《釋文》云：「萋萋，本亦作淒」。正義本今無可考。」

②「猶」，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猶」字衍。」

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涖」、「汴」爲韻。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汴。

小清曰汴。○汴音止。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①【疏】《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爲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一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爲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爲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

名山中南也。條，栢。梅，栢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

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

○條，本又作「條」，音同。栢，吐刀反，山榎也。栢，如鹽

反，沈云：「孫炎稱荊州曰梅，揚州曰栢，^②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栢。」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錦衣，采衣也。^③

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朝，直遙反。裼，星歷反。顏

如渥丹，^④其君也哉！箋云：渥，厚漬也。^⑤顏色

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①「之」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無。」

②「孫炎稱荊州曰梅揚州曰栢」，「梅」、「栢」二字原倒，阮校（補）：「《釋文》校勘云：「影宋本缺。通志堂本、盧本如此。」案段玉裁云「疏引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栢。當依之乙」，是也。《爾雅》疏亦可證。」今據乙。

③「錦衣采衣也」，下「衣」字原作「色」，阮校：「案正義云：「錦者，雜采爲文，故云「采衣也」。」是正義本「色」當作「衣」。《考文》古本作「衣」，乃采正義耳。《詩毛氏傳疏》亦曰：「「色」乃「衣」之誤。」今據改。

④「渥丹」，《詩毛氏傳疏》曰：「「丹」字疑誤，當同《簡兮》作「渥渚」。《釋文》引《韓詩》作「渥」，云：「渥，渚也。」渚，渚聲通。若作「丹」，則聲不通矣。」

⑤「渥渚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赫然如厚漬之丹」。《釋文》「渥丹」下云「渥渚也」，又云「渥，之純反，又如字，本或作「厚」」。是正義本與或作同。《考文》古本作「渥」，采《釋文》。」

渥，於角反，淳漬。丹如字，《韓詩》作「汙」，音撻各反。汙，緒也。淳，之純反，又如字，本亦作「厚」字。漬，辭賜反。【疏】「終南」至「也哉」。○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故宜有顯服。①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

令脩德，又陳其美，以勸誘之。②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傳：「終南」至「不宜也」。○正義曰：

《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壹山，③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栢，④山榎。」李巡曰：「山榎一名栢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栢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栢」，《釋木》文。⑤孫炎曰：「荊州曰梅，楊州曰栢。」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機《疏》云：「栢，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

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栢。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栢也。○傳：「錦衣」至「之服」。○正義曰：錦者，雜采爲文，故云「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褻衣，裳錦褻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

①「故」下，「宜」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下有『宜』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②「以」，原作「之」，阮校（補）：「毛本『之』作『以』。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③「大」下，「壹」字原無，阮校：「案『大』下，浦鏜云脫『壹』字，是也。」今據補。

④「栢」，原作「稻」，今據上下文改。

⑤「文」，原作「云」，阮校：「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今據改。

「與」，爲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楊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楊衣，非楊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坊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麕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楊，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麕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麕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

道平如堂也。^②箋云：畢也，^③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紀如字，本亦作「紀」，沈音起。【疏】傳「紀基」至「如堂」。○正義曰：案《集注》本作「紀」，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

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使是一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音弗。【疏】傳「黑與」至「之繡」。○正義曰：《考工記·績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佩玉將將，壽考不亡。○將，七羊反。

《終南》二章，章六句。

①「坊」，原作「方」，阮校：「浦鏜云『坊』誤『方』，是也。」今據改。

②「堂畢道平如堂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段玉裁云：「定本非也。」

③「畢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畢也』當作『基也』。考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行，戶郎反，下皆同。鍼，其廉反，徐又音針。從死，上才容反。【疏】《黃鳥》三章，

章十二句。○箋「三良」至「從死」。○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君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興也。交交，小貌。黃鳥

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子車，氏。奄息，名。箋云：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惴惴，懼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秦

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惴，之瑞反。慄音栗。壙，苦晃反。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殲，盡。良，善也。箋云：言彼蒼者天，愬之。○殲，子廉反，徐又息廉反。愬，蘇路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箋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贖，食燭反，又音樹。【疏】「交交」至「其身」。○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

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爲，

①「君」，原作「有」，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主』」。案所改非也。「有」當作「君」，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惴惴」，原作「慄慄」，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惴惴』作『惴惴』，《考文》古本同。案『惴惴』是也。」今據改。

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①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傳「交交」至「其所」。○正義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箋「黃鳥」至「本意」。○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傳「乃特百夫之德」。○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傳「惴惴懼」。○正義曰：《釋訓》文。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

仲行。箋云：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防，比也。箋云：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

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禦，當也。○禦，魚呂反，注同。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歇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歇，疾飛貌。

晨風，鷗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③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

①「道」，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重「道」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②「歇」，原作「駝」，阮校：「小字本、相臺本「駝」作「駝」。唐石經作「駝」。案「駝」字是也。今據改。下注疏文中「駝」亦改爲「駝」。

③「駛」，原作「駝」，阮校：「相臺本「駝」作「駛」。小字本作「駛」。案「駛」字是也。今據改。

鳩，《說文》作「𪔐」，升橋反，疾飛貌，《字林》于叔反。鷦鷯，字又作「鷽」，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鷽，青色。」《說文》止仙反，《字林》尸先反。𪔐，所吏反。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疏】「𪔐疾」至「實多」。○正義

曰：歟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人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傳「𪔐疾」至「北林」。○正義曰：𪔐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鷽」，《釋鳥》文。舍人曰：「晨風，名鷽。鷽，鷽鳥也。」郭璞曰：「鷽屬。」陸機《疏》云：「鷽，似鷽，青黃色，燕頤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鷽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櫟，木也。駁，如馬，

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櫟，盧狄反。駁，邦角反，獸名。《草木疏》云：駁馬，木名，梓榆也。【疏】傳「櫟木」至「虎豹」。○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櫟。」孫炎曰：「櫟實，櫟也，有櫟彙自裏也。」陸機《疏》云：「秦人謂梓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櫟，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梓櫟，或曰木蓼。機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上之言，梓櫟是也。」《釋畜》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駁，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駁而已。言六駁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皴，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櫟，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樂音洛。

山有苞櫟，隰有樹檉。櫟，唐櫟也。檉，赤羅也。○棣音梯。檉音遂，或作「遂」。【疏】傳「棣唐」至「赤羅」。○正義曰：《釋木》有唐櫟、常櫟，傳必以為唐櫟，未詳聞也。《釋木》云：「檉，赤羅。」郭璞云：「今楊檉也，

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檇，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槎，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反，又如字，下注同。亟，欺冀反。【疏】

《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為次，所以倒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興也。袍，襦也。

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①○言不與民同欲。○袍，抱毛反。襦，古顯反，本亦作「繭」。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仇音求。長，直亮反，又如字，下同。【疏】「豈曰」至「同仇」。

○毛以為，占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②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脩我戈矛，與子同為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鄭以為，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治我之戈

①「同」，原作「共」，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共」作「同」，『考文』古本同。案「同」字是也。」今據改。

②「同欲故百姓」，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百姓」下更有「同欲，故百姓」五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傳「袍襦」至「其死」。○正義曰：「袍，襦」，《釋言》文。《玉藻》云：「纁爲襦，纁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纁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縣名爲襦，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襦也」。傳既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箋「此責」至「同欲」。○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述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爲我。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傳「戈長」至「仇匹」。○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

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箋「于」至「攻戰」。○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爲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號令之辭，刺其好攻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鴛羽》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潤澤也。箋

云：澤，①褻衣，近污垢。○澤如字，《說文》作「澤」，云：

「袴也。」褻，仙列反。近，附近之近。污音烏，又汙穢之汙。垢，古口反。【疏】傳「澤潤澤」。○正義曰：衣服之

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澤」。《說文》云：「澤，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也。澤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澤也。」王于興師，脩

①「澤」，原作「澤」，阮校：「小字本「澤」作「澤」。案「澤」字是也。」今據改。

我矛戟，與子偕作。作，起也。箋云：戟，車戟常也。【疏】箋「戟車戟常」。○正義曰：「車戟常」，《考工

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渭陽，音

謂，水名。水北曰陽。麗，本又作「驪」，同力馳反。難，乃旦反。大音泰。【疏】《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麗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麗姬之難，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爲晉君，於是康公爲太子，贈送文公至于渭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

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爲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己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麗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婦人不以名行，^①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

①「婦人」上，原有「外國者」三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外國者」三字疑衍，是也。」今據刪。

「念母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

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雒，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雍，於用反，縣名，今屬扶風。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四馬也。○乘，繩

證反，注同。【疏】傳「母之昆弟曰舅」。○正義曰：《釋

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箋「渭水」至「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

瑰玉佩。瓊瑰，石而次玉。○思，息嗣反。瑰，古回反。

【疏】傳「瓊瑰」至「次玉」。○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

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①故惡之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權輿，音餘。權輿，始也。

【疏】《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箋云：屋，

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夏，胡雅反。屋如字，具也。食我，音嗣，注、篇內同。今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承，

繼也。權輿，始也。【疏】「於我」至「權輿」。○正義曰：

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

①「夢」，原作「惡」，阮校（補）：「毛本『惡』作『夢』。」按：當以毛本作「夢」為長。今據改。

嗟歎之。○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屋具」至「勤勤然」。○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說官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傳「承繼也權輿始」。○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爲繼。「權輿，始」，《釋詁》文。

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稷稻粱。○簋

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疏】傳「四簋」至「稻粱」。○正義

曰：《考工記》云：「瓶人爲簋，其實一鬴。豆實三而成鬴。」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斟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

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一）（廿三）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陸曰：陳者，胡公媯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必犧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陳譜陳者，大皞處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

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處戲，故連言之。處戲即伏犧，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

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爲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舜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媯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媯耳。何知胡公非闕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闕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闕父，明胡公非闕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闕父之子。」不封闕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闕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

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猪。○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盟猪。」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猪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猪在梁國睢陽縣東北。^①檢鄭居檜地，在外方之北，外方，屬鄭。^②宋都睢陽，在明猪西南，明猪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猪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猪，故無名山大澤。明猪猶屬豫州，陳在明猪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猪，《尚書》作「盟猪」，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姬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粉楸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

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戍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虢。」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蕤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爲穆公。十六年，

①「唯」，原作「睢」，今據文義改，下同。

②「之北外方」，原無，阮校：「案此當作『在外方之北，外方屬鄭』。因『外方』複出而脫去四字，下引《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其證也。」今據補。

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宛丘，怨阮反，《爾雅》云：「宛中，宛丘。」郭

云：「中央隆高。」【疏】《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人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翱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總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子，大夫也。湯，

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

游蕩無所不爲。○湯，他郎反，舊他浪反。洵有情兮，

而無望兮。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

儀無可觀望而則倣。○洵音荀。倣，戶教反。【疏】「子

之至「望兮」。○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

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

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

①「央」，原作「英」，阮校（補）：「毛本『英』作『央』。案『央』字是也。」今據改。

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傳「子大」至「宛丘」。○正義曰：

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

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

兮」，故知「湯」爲「蕩」也。《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

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丘，

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矣。」^①爲丘之宛中，中央高峻，與

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

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

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

○箋「子者」至「不爲」。○正義曰：箋以下篇刺大夫淫荒，

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

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

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有樞》云

「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幽

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

皆爲也。○傳「洵信」。○正義曰：《釋詁》文。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坎坎，擊鼓聲。○坎，

苦感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持也。鷺鳥之

羽，可以爲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疏】「坎

其」至「鷺羽」。○毛以爲，坎坎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

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

而舞也。鼓舞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

節度，故舉以刺公也。○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

傳「值持」至「爲翳」。○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

「值」爲「持」。鷺鳥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

《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

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攤，名之曰白鷺縷。」陸機

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

春鉏，遼東樂浪吳楊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

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然與

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

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

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謂之缶。○缶，方

有反。缶，本亦作「壺」，鳥浪反。【疏】傳「缶謂之缶」。

○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

「缶，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

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

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

缶。又《史記》蘭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

①「負」，原無，阮校：「案依《爾雅》注「一」上當有「負」

字。」今據補。

卦：「六四，樽酒簋式，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式，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耳盆也。無冬無夏，值其鷺翮。翮，翳也。○翮音導，又音陶。【疏】傳「翮翳」。○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翳。」彼「翮」作「藁」，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粉，符云反。亟，欺冀反。【疏】《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續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敖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

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風俗通》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一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娣娑於粉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一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粉，白榆也。栩，杓

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栩，況浦反。杓，常與反，

《說文》文與反。【疏】傳「粉白」至「所聚」。○正義曰：

《釋木》云：「榆白，粉。」孫炎曰：「榆白者，名粉。」郭璞曰：「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粉爲白榆也。「栩，杓」，《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

①「風俗通」，原作「通俗」，阮校：「案『通俗』，浦鏜云當作『風俗通』，是也。」今據改。

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子仲之子，婆娑其

下。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箋云：之子，男子也。

○婆，步波反，《說文》作「𠵽」，音同。娑，桑何反。【疏】

傳「子仲」至「舞也」。○正義曰：知子仲是陳大夫氏者，以其風俗之敗，自上行之，今此所刺，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舉氏姓言之，明子仲是大夫之氏姓也。禮，^①「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者，故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男女棄業」，^②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續麻」，是女，知此「之子」是男子也。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穀，善也。原，大夫

氏。箋云：旦，明。王，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曰，鄭音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曰相，音越，下「曰往矣」同。^③不續其麻，市也婆娑。箋云：續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疏】「穀旦」至「婆娑」。○正義曰：言陳國男女棄其事業，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佚。見朝日善明，無陰

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續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也原大夫氏」。○正義曰：「穀，善」，《釋詁》文也。《春秋》莊二十七年，^④「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箋「旦明」至「上處」。○正義曰：旦謂早朝，故爲明也。《釋詁》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爲「曰」。「差，擇」，《釋詁》文。佚遊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逝，往。駸，數。邁，

①「禮」，按：「孫以王父字爲氏」爲《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文，作「禮」恐誤。

②「女」，原作「子」，阮校：「案浦鏜云『女』誤『子』，是也。」今據改。

③「往」，原作「往往」，阮校（補）：「案『往』字不當重。」今刪一「往」字。

④「春秋」上，原有「○」，阮校（補）：「案『○』當衍。」今據刪。

行也。箋云：越，於。驪，總也。朝日善明，^①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驪，子公反。處，昌慮反。視爾如菽，貽我握椒。菽，苳苳也。椒，芬香也。箋云：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苳苳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由。○菽，祁饒反，郭云：「荊葵也。」苳音毗，又芳耳反。苳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好，呼報反。【疏】「穀旦」至「握椒」。○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說，曰：朝日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汝顏色之美如菽之華然。見我說汝，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驪」爲「總」，言於是男女總集合行，爲此淫亂。餘同。○傳「逝往」至「邁行」。○正義曰：「逝，往」，《釋詁》文。「邁行」，《釋言》文。驪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驪」爲「數」。王肅云：「驪，數，績麻之縷也。」○箋「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驪假無言」，爲總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驪」爲「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言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菽苳苳椒芬香」。○正義曰：

「菽，苳苳」，《釋草》文。舍人曰：「菽，一名蚍蜉。」郭璞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苳苳，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苳苳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爲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誘，進也。掖，扶持也。^②○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誘音西。愿

①「日」，原作「旦」，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旦」作「日」，《考文》一本同。案「日」字是也。」今據改。

②「掖扶持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掖，扶持」，下云：「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其所言不爲異本，當有誤。今無可考。」

音願，謹也。掖音亦。【疏】《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懿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興國致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說文》云「掖，持臂也」。①傳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箋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懿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泌，悲位反。洋洋，音羊。樂，本又作「癯」，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癯字當從『下』作寮。」案《說文》云：「癯，治也。」「療」或「癯」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癯」，下注放此。慤，苦角反。【疏】「衡門」至「樂飢」。○毛以爲，雖淺陋衡門之下，猶可以棲遲

游息，以興雖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邶國有「泌彼泉水」，知「泌」爲「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傳』，是也。」今據改。

①「說文云掖持臂也」，原作「云掖臂也」，阮校：「案『云』上，浦鍾云脫『說文』；『又』『掖』下，浦鍾云脫『持』，是也。」今據補，改。

②「掖」，原作「持」，阮校：「案浦鍾云『掖』誤『持』，考《左傳》，是也。」今據改。

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為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為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療渴耳，而云「樂飢」者，飢久則為渴，得水則亦小樂，故言「飢」以為韻。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

齊之姜？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美口而已。①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魴音房。取音娶，下文同。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

宋之子？箋云：宋，子姓。【疏】箋「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祚四岳，②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停水曰池。」【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義

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興也。池，城池也。

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緝，七立反，西州人謂績為緝。

彼美淑姬，③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

①「美口」，原作「口美」，阮校：「相臺本「口美」倒。案「美口」是也。」今據改。

②「祚」，原作「作」，阮校：「案浦鐘云「祚」誤「作」，是也。」今據改。

③「淑姬」，阮校：「案《釋文》云：「叔姬，音叔，本亦作「淑」，善也。」正義云「言彼美善之賢姬」，是正義本作「叔」，《釋文》「音叔」或誤，今正。」

化也。○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晤，五故反。【疏】

「東門」至「晤歌」。○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爲善。○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幌氏》：「以浼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淪（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箋「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

晤語。○紵，直呂反，字又作「苧」。【疏】「漚紵」。○

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

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剌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

晤言。言，道也。○菅，古顏反。茅已漚爲菅。【疏】

「漚菅」。○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迎，魚敬反，下同。

【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至者」。○正

義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

①「幌」，原作「慌」，阮校：「案山井鼎云『作幌（當作幌，下文可證）爲是』，是也。凡巾傍之字寫者多以巾傍亂之。」今據改。

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一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興也。牂牁然盛貌。

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牁，二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牂，子桑反。昏以爲

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

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煌音皇。

【疏】「東門」至「煌煌」。○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

之正時，楊葉長大興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牁然而大矣。楊葉已大，不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爲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失時謂在仲春之後爲異，其義則同。○傳「牂牁」至「秋冬」。○正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爲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爲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

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冬。《家語》云：

「羣生閉藏乎陰，①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

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

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箋「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興晚失正時也。鄭言

「楊葉牂牁，二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

冬而陰氣來，②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

①「乎」，原作「爲」，阮校：「案浦鏜云「乎」誤「爲」，考《家語》，浦校是也。」今據改。

②「歎」，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歎」當作「觀」，形近之譌。浦鏜云：「「歎」字衍文，見《繁露·循天之道篇》，非也，爲校《繁露》者所去耳。」

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期而不至」。○正義曰：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辨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迎」至「煌煌然」。○正義曰：《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爲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猶牂牁也。○肺，普貝反，又蒲貝反。昏以爲期，明星皙皙。皙，猶煌煌也。○皙，之世反。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它，本亦作「佗」，同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爲厲

公。殺音試，本又作「弑」，同。【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定本直云「民」，無「萬」字。由其師傅不良，故至於此。既立爲君，此師傅猶在，陳佗仍用其言，①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傳，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箋「不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弑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免爲大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爲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弑君」言之。序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則佗於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弑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爲君，則身爲公子，爵止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興也。墓門，墓道之

①「仍」，原作「乃」，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乃』作『仍』」。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陳佗由不覲賢師良傳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閒音閑。睹，都魯反，又作「覲」。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傳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傅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相，息亮反。知而不已，誰昔然矣。昔，久也。①箋云：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去，羌呂反。難，乃旦反。【疏】「墓門」至「然矣」。○正義曰：言墓道之門幽閒，由希覲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生，必得斧乃可以開析而去之。以興陳佗之身不明，由希覲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傳，就良師也。○傳「墓門」至「析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人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爲「析」義也。○箋「興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興意，故述興意以申傳也。弑君之賊，

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夫傳相」。○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傳」，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傅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傳。」言「或爲傳」者，正謂此訓「夫」爲「傳」也。師傅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久」。○正義曰：傳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箋「已猶」至「常然」。○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爲「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爲「誰，疑辭也。」

墓門有梅，有鴟萃止。梅，柟也。鴟，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爾，②徒以鴟集其

①「昔久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段玉裁云：「『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不記是何日也。」

②「爾」，原作「有」，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有』作『耳』。案『有』字誤也。正義云『此梅善惡自耳』可證，但與下『此性善惡自然』爲對文。依義當作『爾』，《考文》古本作『爾』，一本作『耳』，二字混也。」今據改。

上而鳴，人則惡之，樹因惡矣。^①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鴉，戶驕反。萃，徂醉反。枏，冉鹽反。則惡，鳥路反。夫也不良，歌以訊

之。^②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

歌之，是謂之告。○訊，又作「諄」，音信，徐息悴反，告也，

《韓詩》：「訊，諫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箋云：

予，我也。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疏】「墓門」至「思予」。○正

義曰：言墓道之門有此梅樹，此梅善惡自耳，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聲惡，梅亦從而惡矣。以興

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傅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

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枏」至「萃集」。○正義曰：「梅，枏」，《釋木》

文。鴉，惡聲之鳥，一名鴉，與梟異，梟，^③一名鴞，《瞻印》

云「爲梟爲鴞」，是也。俗說以爲鴉即上梟，非也。陸機

《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人人家，凶。

賈誼所賦鴞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④以其美故也。」○傳

「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疏】《防有鵲巢》：三章，章四句。至

「懼焉」。○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爲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

①「樹」，原作「性」，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性」作「樹」。案「樹」字是也。正義云「梅亦從而惡矣」可證。」今據

改。

②「歌以訊之」，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釋

文》云：「訊，本又作「諄」，音信，告也。」「《詩經小學》云：「諄，訊義別，諄多譌作訊。」王逸《楚辭》注引「諄予不顧」，《廣雅》六「至諄」下引「歌以諄止」可正其誤。《毛鄭詩考正》云「止」譌作「之」。」

③「梟」下，「異梟二字原無，阮校：「案此當作「與梟異，梟一名鴞」，因復出「梟」字而脫也。」今據補。

④「常」，原作「尚」，阮校：「案浦鏜云「常」誤「尚」，考《爾雅》疏，是也。」今據改。

句言已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卬有旨苕。興也。防，邑也。卬，

丘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鵲巢，卬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卬，其恭反。苕，徒彫反。誰侮予美？心焉忉忉。侮，張

誑也。箋云：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誰侮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也。○侮，陟留反，《說文》云：「有靡敝也。」予美，《韓詩》作「媿」，音尾。媿，美也。忉，都勞反，憂也。誑，九況反。【疏】「防有」

至「忉忉」。○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卬丘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卬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

言，君子懼已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之？○傳「防邑卬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

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卬」爲「丘」。《邶風》稱「旄丘有葛」，《鄘風》稱「阿丘有薏」，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

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侮張誑」。○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箋「誰誰」至「宣公」。○正義曰：言「誰侮予美」者，是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爲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中唐有甃，卬有旨鵲。中，中庭也。唐，堂

塗也。甃，令適也。鵲，綬草也。○甃，薄歷反。鵲，五歷反。令音零，字書作「瓠」。適，都歷反，字書作「甌」。綬音受。【疏】傳「中中」至「綬草」。○正義曰：以唐是

門內之路，故知「中」是「中庭」。《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甃」，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

①「誰誰」，原作「誰讒」，阮校：「案『讒』當作『誰』。」今據改。

②「鵲」，阮校：「《爾雅·釋草》：『藟，綬。』《釋文》：『藟，又作鵲。』郭注云：『小草有襍色似綬。』《說文》：『藟，綬艸也。』引《詩》作「藟」。《玉篇》引《詩》作「藟」。依

《說文》，「藟」，正字，「藟」，俗字，《詩》、《爾雅》作「藟」，假借字。」

③「令適」，原作「瓠甌」，阮校：「小字本『瓠甌』作『令適』。案小字本是也。」今據改。

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云：「瓠，瓠謂之甕。」李巡曰：「瓠，瓠一名甕。」郭璞曰：「瓠，瓠也，今江東呼爲瓠甕。」「鵲，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機《疏》云：「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誰俯予美？心焉惕惕。惕惕，猶切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好，呼報反，序同。說音悅，《澤陂》詩同。

【疏】《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晢。○噉，古了反，本又作「皎」。晢，星歷反。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僚」，同音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

音其了反，《說文》音已小反，又居酉反。勞心悄兮。悄，憂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悄，七小反。【疏】

「月出」至「悄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晢，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晢，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如噉日。」則噉亦日光。言月光者，噉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爲月光。○傳「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爲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傳「悄憂」。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愠也。」故爲「憂」。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夭紹兮，勞心

①「皓」，原作「皓」，阮校：「唐石經『皓』作『皓』。案『皓』字是也。」今據改。

慘兮。①○皓，胡老反。劉，本又作「憫」，力久反，好貌，《坤蒼》作「嫺」。②嫺，妖也。慢，於久反，舒貌。慍，七老反，憂也。療，力召反，又力弔反。夭，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株林，陟朱反。株

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下同。御，魚呂反，又如字。

【疏】《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

《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

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

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佚音逸。行，下孟反。匪適

株林，從夏南。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

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辭。○觝，都禮反。【疏】胡爲「至」夏南」。○正義曰：株林者，夏氏

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爲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兮？靈公爲人所

責，觝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佚，故刺之。定本

①「慘」，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慘，七感反。』此無正義，其本未有明文。以《白

華》冽（當作例）之，當亦作「慘」。《毛鄭詩考正》云：「蓋「慍」字轉寫譌爲「慘」耳。」

②「嫺」，阮校（補）：「考原本作「嫺」，「嫺妖」二字連文。」

③「行父曰」，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行父曰」刺添者一字，是本無「曰」字，後依《左傳》加而行也。」

無「兮」字。○傳「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假爲軼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

食于株。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

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

「于株」。○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爲駕我

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

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

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

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

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

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

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

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君臣淫於國，謂與孔

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陂，彼皮反。思，息

嗣反。父音甫。涕，他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

泗。滂，普光反。沱，徒何反，下文同。【疏】《澤陂》三

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

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竝淫於其國之內，共通

夏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男女

相悅，爲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

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

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

「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化效君

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

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

①「駒」，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

本也……《釋文》云：「乘駒，音駒。沈云：「或作駒

字，是後人改之。」按沈重說是也，詳見段玉裁《說文

解字注》。」

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佚，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爲」二句又在其下，是爲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爲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佚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爲，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爲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

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荷音河。①障，章亮反。夫音符，本亦作「芙」，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蕖」。葦，幸耕反。佼，古卯反。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覺音教。【疏】「彼澤」至「滂沱」。○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爲草甚柔弱，荷之爲葉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佚，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可知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

①「河」，原作「荷」，《經典釋文》作「河」。今據改。

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傳「陂澤障荷芙蕖」。○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薹，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薹。」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薹，中心也。」郭璞曰：「薹，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裹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薹，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薹」，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箋「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言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①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

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箋「傷思」至「見之」。○正義曰：「傷，思」，《釋詁》文。②以《溱洧》、《桑中》亦刺淫佚，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傳「自目」至「曰泗」。③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既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萵。萵，蘭也。箋云：萵，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萵，毛占顏反，鄭改作「蓮」，練田反。【疏】傳「萵蘭」。○正義

曰：以《溱洧》「秉萵」爲執蘭，則知此萵亦爲蘭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萵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蓮」。蓮是荷

①「女言」，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悅』下有『女言』二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②「詒」，原作「言」，阮校：「案浦鏗云『詒』誤『言』，是也。」今據改。

③「傳自目至曰泗」六字原無，阮校：「案『○』下，浦鏗云當脫『傳自目』至『曰泗』六字及『○』，是也。」今據補。

實，故喻女言信實。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好貌。○卷，本又作「媵」，^①同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悁悁，猶悒悒也。○悁，烏玄反。【疏】傳「悁悁猶悒悒」。○正義曰：俗本多無之。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萏，荷華也。箋

云：華以喻女之顏色。○菡，本又作「荅」，又作「歆」，戶感反。萏，本又作「歆」，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輾，張輦反，本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一）

①

「媵」，原作「睠」，阮校（補）：「《釋文校勘》通志堂、盧本「睠」作「媵」。小字本所附亦是「睠」字，考「睠」字非也。《博雅》云「媵，好也」，本此詩。」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 (廿四)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陸曰：檜，本又作「鄒」，占外

反。檜者，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後，姁姓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故墟。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所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檜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

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答趙商云：

「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洧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①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姁姓檜者處其地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也；②董姓，饒夷、豳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姁姓，鄆、檜、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姁姓檜者

①「其」，原作「汴」，阮校：「案浦鍾云「其」誤「汴」是也。」今據改。

②「董」，原作「莒」，阮校：「案依《國語》：「莒」作「董」。今據改。」

處其地焉。以姓姦之中又有鄆、路、偃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爲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號、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

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北鄰於號。○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號國也。」然則號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北鄰於號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岩邑也，號叔死焉。」然則號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爲號國者，傳言號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號之境内，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其鄰，^①此獨言「北鄰於號」者，以鄭滅號、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說鄭，故特著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謂東號耳，猶自別於西號。杜預云：「西號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號，今滎陽。其東號，鄭武公滅之。西號，則晉獻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

①「其」，原作「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當作「其」，形近之譌。」今據改。

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以道去其君者，三

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好，呼報反，下注同。

治，直吏反，下注同。玦，古穴反。【疏】《羔裘》三章，章

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

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

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

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國家，

而徒好脩絮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

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

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

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

去。經云「豈不汝思」，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

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

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

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絮遊宴，

不强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爲之憂悼，是

以道去君之事也。以詩爲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

也。○箋「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

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

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

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

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

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

不聽則去之。」是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①《喪服》齊衰三

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

《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

「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

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

禮。宣二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

於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

「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

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

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

卿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

《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嚮國而哭，三月而復

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

「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

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

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

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

①「則去之是三諫不聽」，原無，阮校：「案『不聽』下，浦

鏗云當有「則去之是三諫不聽」，是也，此「不聽」複出

而脫。」今據補。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絮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遙反，下同，下篇注亦同。蜡，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遍反。豈

不爾思？勞心忉忉。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

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忉音刀。【疏】「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

檜君好絮衣服，不脩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遙。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絮，變易常服也。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遙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

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

「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孰，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蜡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蜡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

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朔之服，^①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絮」，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蠡，謂狐青麕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蠡惡之裘，檜君好絮，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絮衣服也。逍遙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箋「爾女」至「仞仞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君去。若其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知此是「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堂，公堂也。箋云：

翱翔，猶逍遙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疏】

傳「堂公堂」。○正義曰：《七月》云：「躋彼公堂。」謂飲酒

於學，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

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

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

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

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然後見其

如膏。○膏，古報反。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

心是悼。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疏】「羔

裘」至「是悼」。○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

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

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

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

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

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①「朔」，原作「朝」，阮校：「案『朝』當作『朔』。」今據改。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禮，子爲父，父

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爲，于僞

反，下同。【疏】《素冠》三章，章三句。○箋「喪禮」至「能

行」。○正義曰：《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

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

充之。喪禮：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妻爲夫，妾爲君，皆

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

不能從禮耳，故知主爲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

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

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

「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

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案《喪服》，斬衰有衰

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

裏，緇緣，要經，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

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緇冠。朝服之制，緇

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

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

喪，故從初縗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

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

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縗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裳與

韠。①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

後卻思祥時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庶，幸也。素冠，

練冠也。棘，急也。樂樂，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縗

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

禮，故覲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樂樂然腹瘠也。

○樂，力端反。瘠，情昔反。縗，占老反。紕，婢移反。

解，佳賣反。覲音冀。腹，本亦作「瘦」，所救反。勞心

博博兮。②博博，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

博，徒端反。【疏】「庶見」至「博博兮」。○毛以爲，時人

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己幸望得

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樂然腹

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博博然而憂之兮。

○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

同。○傳「庶幸」至「瘠貌」。○正義曰：「庶，幸」，《釋言》

文。傳以刺不行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

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

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

①「裳與」，原作「冠於」，阮校：「案浦鏜云「冠於」疑「裳與」誤，是也。」今據改。

②「博博」，阮校引《詩毛氏傳疏》曰：「博」字，不見《說文》、《文選》、《思玄賦》注引《毛詩》作「搏搏」。」

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①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替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憾」，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心必腹，故以「樂樂」爲腹瘠之貌。定本毛無「腹」字。○箋「喪禮」至「腹瘠」。○正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替即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解情舒緩，廢於喪禮，故作者覲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腹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傳「博博憂勞」。○正義曰：《釋訓》文。

庶見素衣兮，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願

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疏】「庶見」至「歸兮」。○毛以

爲，作者言己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己家。○鄭以爲，幸得見祥祭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觀其居處。○傳「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箋「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鞶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爲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握衣。」謂握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

○正義曰：傳訓「聊」爲「願」，「同歸」謂同歸己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爲行如一，亦與鄭異。○箋「聊

①「布」，原作「在」，阮校：「案浦鏜云「布」誤「在」，是也。」今據改。

猶「至」居處」。○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己家，故易傳，以爲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

庶見素鞞兮，箋云：祥祭朝服素鞞者，鞞從裳色。○鞞音畢。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蘊，紆粉反。夏，戶雅反，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援音袁，下同。衍，苦旦反。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疏】「庶見」至「一兮」。

○毛以爲，作者言己幸望見祥祭之素鞞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爲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刺之。肖，似也。不有所似，謂愚人也。《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

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箋「聊與」至「其行」。○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爲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二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恣，謂狡狴淫戲不以禮也。○萇楚，丈羊反。萇楚，銚弋也，《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恣，姿利反。狡，古卯反。狴，古快反，本亦作「獠」，占外反。【疏】《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至

「慾者」。○正義曰：作《隰有萇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爲君人之度，故思

①「蘊」，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蘊」，後改「蘊」。案《說文》：「蘊，積也，從艸溫聲。」正義

《釋文》作「蘊」者，即「蘊」之俗字耳。」

②「淫」，阮校：「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淫」字。唐石經，計其字亦當有。」

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興也。萋楚，鉞弋也。

猗儺，柔順也。箋云：鉞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安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鉞音遙。長，張丈反，下同。蔓音萬。少，詩照反，下同。天之沃

沃，樂子之無知。天，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

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天，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洛，注下皆同。

妃音配。【疏】「隰有」至「無知」。○正義曰：此國人疾

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萋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安尋蔓草木。以

興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慾，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天天然少，沃沃然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

之無配匹之意。若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傳「萋楚鉞弋」。○正義曰：《釋

草》文。舍人曰：「萋楚，一名鉞弋。《本草》云：『鉞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

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

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輟筆管。○箋「鉞弋」至「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為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鉞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慾，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慾」，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傳「天少沃沃壯佼」。○正義曰：「桃之天天」，謂桃之少，則知此「天」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箋「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宜為「匹」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疏】箋

「無家」至「之道」。○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為

①「沃沃然」，原作「壯沃沃」，阮校：「案上「壯」字衍，「沃

沃」下脫「然」字。」今據刪、補。

②「子」，原作「子」，今據上下文意改。

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爲室家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疏】《匪風》三章，章四句。至

「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

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偈，起竭反，疾也。驅，丘遇反，又如字。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傷也。①

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怛兮，都達反，慘怛也。【疏】「匪風」至「怛兮」。

○正義曰：此詩周道既滅，風爲之變，俗爲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兮大輕漂。②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

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飄兮」，知發發爲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爲疾驅。傷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爲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晡晡震電」，爲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傳「怛傷」至「道滅」。○正義曰：怛者，驚痛之言，故爲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周之政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

匪風飄兮，匪車漂兮。迴風爲飄。漂漂，無

節度也。○飄，符遙反，又必遙反。漂，本又作「票」，匹遙反。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弔，傷也。【疏】傳

①「怛傷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怛，傷」之訓』。考《釋文》『怛兮』下云『慘，怛也』，是《釋文》本亦無此傳。」

②「兮」，原作「然」，阮校：「案『然』當作『兮』。」今據改。

「迴風」至「節度」。○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一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①，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

誰能亨魚？ 溉之釜鬻。

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亨，普耕反，注同，煮也。溉，本又作「概」，古愛反。釜，符甫反。鬻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音才今反。滌，徒歷反。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疏】「誰能」至「好音」。

○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溉滌而與之釜鬻。以興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爲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釜鬻，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備具好音之意。釜鬻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傳「溉滌」至「治民」。○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

甑。」是溉，滌皆洗器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甑，謂之鬻。鬻，釜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鬻，涼州謂甑爲釜。」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鬻。」然則鬻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②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箋「誰能」至「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③《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周道」至「懷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爲歸也。○箋「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

①「鸞和」，原作「鸞利」，據《周禮·夏官·大馭》「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利」當作「和」，形近而誤，今正。

②「溉」，《詩毛氏傳疏》曰：「『溉』當爲『概』」。《釋文》本又作「概」，《說文》：「概，滌也，從手既聲，《詩》曰：『溉之釜鬻。』」

③「亨」，原作「享」，今據上下文改。

④「意」，原作「思」，阮校：「案『思』當作『意』。」今據改。

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風》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三）（廿五）

曹蜺螭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爲伯，其封域在兗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曹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

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流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

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荷澤，被盟猪。」①案《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正義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

①「盟」，原作「孟」，阮校：「案『孟』當作『盟』。」今據改。

《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為君，幽伯、戴伯二及，②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

上音浮，下音由，渠略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疏】《蜉蝣》三章，章四句。至「依焉」。○正義曰：作《蜉蝣》詩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

「好奢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見其衣體。卒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為興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渠略也，

①「官」，原作「官」，阮校：「案浦鏗云「官」誤「官」是也。」今據改。

②「及」，原作「人」，阮校：「案盧文弨云前《陳譜》疏云「除相公一及」，此「人」字亦當作「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是也。」今據改。

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黽黽」，云：「會五綵鮮色也。」渠，本或作「蝶」，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蝶」，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遙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箋云：歸，依歸。君當

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難，乃旦反。【疏】「蜉蝣」至「歸處」。○正義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己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自脩飾。以興昭公之朝廷皆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絜。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蜉蝣」至「明貌」。○正義曰：《釋蟲》云：

「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蛄蛭，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藁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蝸蟲，隨陰雨時爲之，

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蠅」者，誤也。○箋「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采采，衆多也。

【疏】傳「采采衆多」。○正義曰：以《卷耳》、《采芣》言「采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爲衆多。「楚楚」於「衣裳」之下，是爲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掘閱，容閱也。如雪，

言鮮絜。箋云：掘閱，掘地解閱，①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

①「解一下，「閱」字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解」下有「閱」字。閩本、明監本、毛本亦有。案十行本脫也。又此定本也。正義云「初掘地而出皆解閱」，又云「定本云「掘地解閱」。《釋文》「解閱，音蟹，下同」，與定本同也。」今據補。

朝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蟹，下同。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箋云：說，猶舍息也。○說音稅，協韻如字。【疏】「蜉蝣」至「歸說」。○正義曰：蜉

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解閱。①以興昭公羣臣皆麻衣，鮮絮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解閱，後又生其羽翼，爲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亦朝夕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君子憂之。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依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恃也。○傳「掘閱」至「鮮絮」。○正義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解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絮也。○箋「掘地」至「深衣」。○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即布而色白如雪者，謂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己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問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爲十五升也。彼

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緇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爲，而彼注以麻衣爲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②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

①「解」，原作「鮮」，阮校（補）：「案『鮮』當作『解』」，下「鮮閱」並同。今據改。

②「蜉蝣三章章四句」，阮校（補）：「各本皆另提一行，此誤在疏下。」今據改。

好近小人焉。^①○候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

共音恭，下篇同。遠，于万反，下注同。好，呼報反。

【疏】《候人》四章，章四句。至「人焉」。○正義曰：首章

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候人，道路送迎賓客

者。^②何，揭。祿，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

是謂遠君子也。○何，何可反，又音河。^③祿，都外反，又

都律反。揭音竭，又其謁反。受，市朱反。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彼，彼曹朝也。芾，韞也。一命緼芾黼珩，

再命赤芾黼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

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其音記，下皆同。

芾音弗，祭服謂之芾，沈又甫味反。朝，直遙反，下「在朝」

同。緼音溫，何烏本反，赤黃之色。黼，於糾反，黑色。珩

音衡。以上，時掌反。【疏】「彼候」至「赤芾」。○正義

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正爲彼候迎賓客之人兮，

荷揭戈與祿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

君子也。又親近小人。彼曹朝上之子三百人，皆服赤芾，

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

小人過度也。○傳「候人」至「候人」。○正義曰：《夏官》

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①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祿，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奸寇也。以設候人者，選上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祿。」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爲之，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者。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爲上士，不宜身荷戈、祿，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爲，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

①「好」，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好」字，後改有。案《釋文》以「而好」作音，是其本有「好」字。正義云：「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是其本無「好」字。初刻出於此。」

②「送」下，「迎」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送」下有「迎」字……依正義當有此字。」今據補。

③「河」，原作「何」，依《經典釋文》作「河」，今據改。

④「候人」，孫校：「依《周官》注，當重「候」，刪「人」字。」

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閭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奸寇。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投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戈長尋有四尺。一戈，受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投」字從「殳」，故知投爲「殳」也。《說文》云：「殳，殳也。」本刺遠君子，^①而舉候人，是作者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上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爲大官。今在官任使，唯爲候人，故以官言之。○傳「彼彼」至「乘軒」。○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知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土冠禮》：「陳服皮弁、素鞞、玄端、爵鞞。」則鞞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鞞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鞞，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

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鞞，二者不同也。「一命緼芾黼珩，再命赤芾黼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②珩，珩玉之珩也。黑，謂之黼。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三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遺衛夫人以魚軒。^③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芾」，遂言「乘軒」者，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人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

①「本」，原作「不」，阮校：「案「不」當作「本」，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鞞」，原作「鞞」，阮校：「案浦鏜云「鞞」誤「鞞」。以《玉藻》注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③「遣」，原作「遣」，阮校：「案浦鏜云「遣」誤「遣」，是也。」今據改。

④「二」，原無，阮校：「案「十」上，浦鏜云脫「二」字，是也。」今據補。

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鳥也。梁，水

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鵜，徒低反。洿音烏，一音火故反。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稱，尺證反，注

同。【疏】「維鵜至其服」。○毛以爲，維鵜鳥在梁，可

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亂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

其人無德，不能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

別義，具箋。○傳「鵜洿至翼乎」。○正義曰：「鵜，洿

澤」，《釋鳥》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

鵜鵒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洿河。」陸

機《疏》云：「鵜，水鳥，形如鵒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

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矜

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洿

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

箋「鵜在至其常」。○正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

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味，喙也。○味，陟救

反，徐又都豆反。喙，虛穢反，又尺稅反，又陟角反，鳥口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厚也。箋云：遂，

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媾，古豆反。

【疏】傳「媾厚」。○正義曰：重昏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爲厚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蒼蔚，雲興貌。南山，

曹南山也。隤，升雲也。箋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季，人

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①○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

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②【疏】

「蒼兮至斯飢」。○正義曰：蒼兮蔚兮之小雲，在南山而

朝升，不能興爲大雨。以興小人在上位而見任，不能成其

德教。此接勢爲喻。天若無大雨，③則歲穀不熟，婉兮而

①「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②「病」下，原有「矣」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無「矣」字。案無者是也。」今據刪。

③「若」，原作「者」，阮校：「案「者」當作「若」。今據改。」

少、變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蒼蔚」至「升雲」。○正義曰：言「南山朝隴」，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故知「蒼蔚」皆雲興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隴，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隴，升雲也」。○箋「蒼蔚」至「德教」。○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蒼蔚雲興者，①是小雲之興也。○傳「婉兮」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為少貌，變為好貌。《齊·甫田》亦云「婉兮變兮」，而下句云「總角丱兮」，丱是幼稚，故傳以婉、變並為少好貌。《野有蔓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故以婉為美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輦》云「思變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為訓，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箋「天無」至「困病」。○正義曰：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為興，故知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候人》第四章，章四句。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鳴音尸，本亦作「尸」。【疏】《鳴鳩》四

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壹之人，舉善以駁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樹。見鳴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鳴鳩，結鞠也。

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鳴鳩。○結，居人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暮。下上，時掌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

①「者」，原作「若」，阮校：「案『若』當作『者』。」今據改。

結兮。箋云：言執義一，^①則用心固。【疏】「鳴鳩」至

「結兮」。○正義曰：言有鳴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爲巢，而其子有七兮，鳴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既如壹兮，其堅固不變，^②如裏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壹，刺曹君用心不均也。○傳「鳴鳩」至「如一」。○正義曰：「鳴鳩，結鞠」，《釋鳥》文。鳴鳩之養七子也，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爲然，無正文。○箋「淑善」至「如一」。○正義曰：「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謂固不可散，^③如物之裏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心蘊結，又爲憂愁不散如裏結，與此同。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飛在梅也。淑人君

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騏

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璫」，^④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弁，皮彥反。騏音其，纂文也。《說文》作「璫」，云：「弁飾也，往往置玉也。」^⑤或亦作璫。^⑥

音其。稱，尺證反。【疏】「鳴鳩」至「伊騏」。○毛以爲，言鳴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以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興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爲之，其弁維作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

①「言執義一」上，「箋云」二字原無，阮校：「案段玉裁云：『……上當脫「箋云」二字。』今考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今據補。

②「用心既如壹今其堅固不變」，原作「用心如壹既如壹今其心堅固不變」，阮校：「案十行本「用心」至「其心」刺添者三字。此當作「用心既如壹今其堅固不變」。刺添「如壹」及「心」字，皆誤。」今據刪。

③「謂固不可散」，原作「謂如不以散」，阮校：「案當作「謂固不可散」。今據改。

④「騏當作璫」，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作璫，音其」。是《釋文》本字如此。段玉裁云：「《周禮》作璫，鄭易爲綦，鄭箋《詩》、孔疏《詩》皆依綦字。」今考正義本箋亦「璫」字，見下，與《釋文》本同。」

⑤「璫」，《說文》作「冒」。

⑥「璫」，原作「璫」，按《說文》「璫或從基」，改爲「璫」。

君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弁之璫，^①以玉爲之，餘同。○傳「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會，縫中也。」^②璫，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三采。」^③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璫」，以玉爲之，^④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璫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

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璫飾矣，故《弁師》注云：「上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玉綦，^⑤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璫」。^⑥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①「弁」，原作「爲」，阮校：「當作弁。」今據改。

②「縫」，原作「逢」，阮校：「案浦鏜云『縫』誤『逢』（當作『逢』），下同，是也。」今據改。

③「三」，原無，阮校：「浦鏜云脫『三』字，是也。」今據補。

④此云「至」以玉爲之，孫校：「孔書『騏』作『綦』，《釋文》『綦』，馬本作『騏』，鄭蓋與馬同。」

⑤「綦」上，「玉」字原無，阮校：「當有『玉』字。」今據補。

⑥「璫」，原作「綦」，阮校：「當作『璫』。」上文云「鄭唯「其帶伊騏」，言皮弁之璫」，又云「知騏當作璫」，此「璫」字據箋言之可證也。」今據改。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疑也。○忒，他得反。【疏】傳「忒疑」。○

正義曰：《釋詁》文。①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長也。②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

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長，張丈反，下同。任音壬。【疏】箋「執義」至「侯伯」。○正義曰：傳言「正，長」，《釋

詁》文。③非爲州牧，不得爲四國之長，故任爲侯伯也。傳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壯巾反。」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思治，直吏反。刻音克。【疏】《下泉》四章，章四句。至「賢伯」。○正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

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卒章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冽彼下泉，⑤浸彼苞稂。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⑥非漑草，得水而病

①「詰」，原作「言」，《詩毛氏傳疏》曰：「當作「詰」。」今據改。

②「長」，原作「是」，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是」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今據改。

③「詰」，原作「訓」，阮校：「案「訓」當作「詰」。」今據改。

④「討罪」，原作「其非」，阮校：「案浦鍾云「討罪」誤「其非」，是也。」今據改。

⑤「冽」，原作「冽」，阮校：「相臺本「冽」作「冽」（當作冽，形近之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冽音列，寒也。」唐石經本此。正義云「字從冰」，相臺本所據改也。《東京賦》李善注引此作「冽」。《詩經小學》云：「字從欠，列聲。」今據改。

⑥「梁」，原作「梁」，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梁」作「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梁」字誤也。《爾雅》作「梁」，此《釋文》及《大田》亦或誤，見《六經正誤》。」今據改。

也。箋云：興者，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冽音列。寢，本作「浸」，子鳩反。稂音郎，徐又音良。溉，古愛反。著音尸。愾我寤嘆，念彼周京。箋云：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愾，苦愛反，嘆息也。《說文》云「大息也」，音火既反。覺音教。【疏】「冽彼」至「周京」。①○正義曰：冽然而寒者，彼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稂非灌溉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遭之亦困病。民既困病，思古明王，愾然我寤寐之中覺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冽寒」至「而病」。○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冰，②是遇寒之意，故為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根本，③故以苞為本。「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大田》云「不稂不莠」，④《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箋「興者」至「之屬」。○正義曰：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

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為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箋「愾嘆」至「明者」。○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愾然而聞乎嘆息之聲。」是愾為嘆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為京師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也。○蒿，好刀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①「冽」，原作「冽」，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冽」作「冽」（當作冽），下同。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冰」，原作「水」，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水」作「冰」。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③「稂」，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稂」當作「根」，形近之譌。」按：依文意似當作「根」。

④「大」，原作「甫」，阮校：「浦鍾云「大」誤「甫」，是也。」今據改。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蓍，草也。愷我寤嘆，念彼京師。

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芃芃，美貌。○芃，薄

工反，又薄雄反。膏，古報反。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

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疏】「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

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

以興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郇伯」至「述職」。

○正義曰：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爲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明白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爵爲侯也。

「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事考績述職之事也。○箋「有王」至「之功」。○正

義曰：莊二十二年《左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

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

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虐。

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憚，

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

畢、原、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爲

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

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

公、召公、大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七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一）（廿六）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

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郃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郃邑。周公遭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爲豳公，憂勞民事，以比敘己志而作《七月》、《鸛鳴》之詩。①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豳譜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②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郃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郃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郃。」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郃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郃邑縣有

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郃邑也。言「自郃而出」者，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郃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郃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郃國，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大康爲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

①「比」，原作「此」，阮校（補）：「案「此」當作「比」。正義「以比序己志」，又「以比己身，序己志」皆可證。」今據改。

②「曰」，原作「也」，阮校：「案浦鏜云「曰」誤「也」，是也。」今據改。

劉適幽，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啻之事以爲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幽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人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幽，度其原隰以治田，是幽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

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爲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思公劉、大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幽之時，教民以蠶農爲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以比己身，序己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幽》，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己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幽》，明其然矣。而先公在幽，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幽之主，大王終去幽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幽先君，明是念其俊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幽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緜》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

沮漆」，言居幽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幽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而反之，^①攝政，致大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大平。其出居東都也，其人攝王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爲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爲幽之變風。若所陳本非幽事，無由得繫於幽。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幽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幽詩。」則周

制之前，已繫幽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幽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劉》亦陳幽事，不繫幽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成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爲《雅》，不得列爲《風》也。《鴟鴞》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幽風》，《鴟鴞》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幽風》。故《鄭志》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幽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年十二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

①「而」，原作「之」，阮校：「案上『之』字，浦鏜云『而』誤是也。」今據改。

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人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爲太宰」，以右王室。周公既爲太

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按《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替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爲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於後」既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

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①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按《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十三，武王崩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己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鵙鵙》之前。《鵙鵙》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鵙鵙》。」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爲二年，作詩之時爲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時作《鵙鵙》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②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

柯》爲既得雷雨之後，《金縢》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③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爲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爲昏也。《破斧》經稱東

①「諸」下，「侯」字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諸」下有「侯」字。閩本無。案有者是也，《采菽》正義引有。」今據補。

②「欲」，原作「故」，阮校：「案浦鏜云「欲」誤「故」，是也。」今據改。

③「士」，原作「事」，阮校（補）：「毛本「事」作「士」。案「士」字是也。」今據改。

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爲大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鸛鳴》次之。今《鸛鳴》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鸛鳴》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鸛鳴》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鸛鳴》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爲《鸛鳴》之詩爲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鸛鳴》。毛以《鸛鳴》爲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爲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爲是喪中即攝，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

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

《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二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

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以否。其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王業，于況反，又如字，下同。【疏】《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

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己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案《鸛鳴》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

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穫，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三章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爲急，故陳人耕鋤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桑，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

①「以告」，原作「怨於」，阮校（補）：「案『怨於』當作『以告』。」今據改。

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己志，言己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①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爲，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爲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蓂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冬一之日，^②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

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

①「言衣」，原作「衣言」，阮校（補）：「案『衣言』二字當倒。」今據乙。

②「其助在成冬一之日」，原作「其助在成一冬之月」，阮校：「案此當作『其助在成冬一之日』。『冬一』字誤倒，『日』誤『月』。」今據乙、改。

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一之日霽發，二之日栗烈。^①無衣無褐，何

以卒歲？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霽

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箋云：

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

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續也。○霽音必，

《說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颺

颺」。褐音曷。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②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夏正月

也，幽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

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同，

猶俱也。喜，讀爲饔。饔，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饔

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

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

○相音似。饔，炎輒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畯音俊。

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饔，尺志反，下同。夏，戶雅反，下

「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字，謂晚節而氣寒也。饋，

其愧反。饔，式亮反。又爲，于僞反。【疏】「七月」至「至

喜」。○毛以爲，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

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

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

有霽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

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

則當續也。又幽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

日悉皆舉足而耕，俱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

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幽公憂念

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

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酒食爲異，餘同。

○傳，「火大火」至「冬衣矣」。○正義曰：《春秋》昭十七

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

①「栗烈」，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

文》本也。《釋文》云：「栗烈，并如字。」《下泉》、《大

東》正義皆引作「二之日栗烈」，云「字從冰」……又《五

經文字》欠部有「漂」字，是「栗」字亦有從欠者。今考

《毛氏詩》多假借字，當以《釋文》云「如字」者爲長。

《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亦其證。○按《詩經小

學》全書考「栗烈」當爲「漂冽」。

②「趾」，《澤螺居詩經新證》曰：「《漢書·食貨志》引作

「止」。《易·賁》「賁其趾」，《釋文》：「趾，本作止。」漢

石經「趾」作「止」。《說文》無「趾」字。金文「之」作

「止」，足趾之趾作「止」。此詩「止」即「之」字。「之」、

也。」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著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鄭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禮，④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

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者」，⑤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設文，⑥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

①「一」，今本《左傳》作「二」。

②「寒」下，「退」字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寒』下有

「退」字，閩本剝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③「鄭」，原作「吳」，阮校：「案『吳』當作『鄭』，『困學紀聞』當正其誤，是當時本已作『吳』矣。」今據改。

④「禮」，原作「體」，阮校：「案『體』當作『禮』，形近之譌。『禮』即謂《月令》也。」今據改。

⑤「者」，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日』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⑥「設」，原作「說」，阮校：「案浦鏜云『說』當『設』字誤，是也。」今據改。

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蘗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蘗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爲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爲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故以「鬻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褐毛」至「當績」。○正義曰：毛布用毛爲布，今夷狄作

褐，皆織毛爲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正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績，衣絲蠶爲重。^①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事屬此。○傳「三之日」至「大夫」。○正義曰：「于訓於」。二之日於是始脩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②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③今言幽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爲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爲「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饁，

①「衣」下，阮校（補）：「閩本、明監本、毛本『衣』下有『事』字。案十行本損，今以字計之，應少一字，改刻補損而誤也。」

②「當」下，「以」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以』字，閩本剝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③「月」下，原有「者」字，阮校：「案浦鏜云『者』當衍字，是也。」今據刪。

饋」，《釋詁》文。孫炎曰：「饋，野之餉。」《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峻，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二百里以外，^①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峻正職，故直云：「田峻，田大夫。」^②《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峻。」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知其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峻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箋「喜讀」至「成之」。○正義曰：箋以「田峻至喜」文承「饋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饋彼」之下而說田峻喜乎？饋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爲饋」。「饋，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饋，雖有糞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嫗孽畝草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殮。何獨田峻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箋云：將言女功之

始，故又本於此。^①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釋桑也。蠶始生，宜釋桑。○離，本又作「鷺」，作「鷺」，同力知反。釋，直吏反，本亦作「稚」。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殆音

①「二百里」，原作「三百」，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百』下有『里』字，毛本『三』作『二』。案所補，所改皆是也。」今據補、改。

②「田」，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峻』下有『田』字。案所補是也。《釋文》『峻』下云『田大夫』也。」今據補。

③「於」，原作「作」，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作』作『於』，《考文》古本『於』字亦同。案『於』字是也。」今據改。

待。【疏】「七月」至「同歸」。○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趁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樛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桑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射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異，言始與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繁，蟠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芣》云「蟠蒿也」，此云「白

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云「蟠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爲生始，然則胎、殆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幽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幽君既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箋「春女」至「幽風」。○正義曰：箋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爲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爲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爲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幽國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卒章云「是謂幽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

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言豳雅、豳頌，則豳詩者是豳風可知，故《篇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豳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也。《篇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蟄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鎡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釀酒亦爲豳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篇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

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戍士之事，①《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爲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葷爲萑。葷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葷，五患反。葷音加。畜，本又作「蓄」，同勅六反，下同。蠶月條桑，取

①「戍士」，原作「伐事」，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事』作『群臣』。案此誤改也。『伐事』當作『戍士』。」今據改。

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①斨，方鋸也。

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萑桑也。

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②女桑，少枝。長條不枝

落者，束而采之。○條，徒彫反，注「條桑」同，又如字，沈

暢遙反。斨，七羊反。猗，於綺反，徐於宜反。鋸，曲容

反，《說文》云：「斧空也。」萑，徒兮反。七月鳴鵲，^③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

裳。鵲，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

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

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

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

其所貴者說也。○鵲，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云

反。暴，蒲卜反。染，如琰反。【疏】「七月」至「子裳」。

○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

萑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

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

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

能勤蠶事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鵲

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纁，則

染爲玄，則染爲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爲公子

之裳也。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

則爲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傳「亂爲」至

「爲曲」。○正義曰：《釋草》云：「萑，亂。」樊光云：「萑，

初生蔥，息理反，駢色，海濱曰亂。」郭璞曰：「似葦而小。」

又云：「葦，葦。」舍人曰：「葦，一名葦。」^④樊光引《詩》云：

「彼茁者葦。」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葦，蘆。」郭璞

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萑，長大爲亂，成則名

①「猗」，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釋文》

云：「猗彼，於綺反，徐於宜反。」正義云：「襄十四年

《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然猗、

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考此是

說傳「角」字之義，又以爲「猗」之言「猗」也，故并說之，

非正義本經、傳皆作「猗」也。末「曰猗」仍當作「曰

猗」，乃不知者改之耳。或因正義中字譌，遂並疑此經

當作「猗」者，非也。」

②「之」，原無，阮校：「毛本「落」下刺添「之」字，小字本、

相臺本有，《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今據補。

③「鵲」，原作「鵲」，阮校：「唐石經「鵲」作「鵲」。案唐石

經是也。」今據改。

④「又云葦葦舍人曰葦一名葦」，二「葦」字原作「華」，阮

校：「案二「華」字皆當作「葦」。今《爾雅》自石經以下

各本皆作「華」者，字之誤也。此正義所引本不誤。」今

據改。

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蘆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筥筐。」①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爲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將言」至「於此」。○正義曰：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爲裳，故云「自始至成」也。○傳「斯方」至「柔桑」。②○正義曰：《破斧》傳云：「隋登曰斧。方登曰斯。」然則斯即斧也，唯登孔異耳，故云：「斯，方登也。」此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斯，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者也」，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黃桑」，③取《周易》「枯楊生黃」之義。黃是葉之新生者。○傳「鵲伯」至「纁裳」。○正義曰：「鵲，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鵲。」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鵲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鵲

鵲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鵲鵲，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人爲纁，五人爲緇，七人爲緇。」注云：「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記》作「爵」，言如爵頭色也。④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人者與？」染法玄入數，⑤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人，謂三人赤，三人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絳，一人謂之緇，再入謂之纁，三人謂之纁，朱則四人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人也。三則爲纁，四人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堯、

①「筥筐」，原作「筐筥」，阮校：「案浦鍾云「筥筐」字誤倒，是也。」今據乙。

②「柔」，原作「黃」，阮校：「案「黃」當作「柔」。」今據改。

③「黃」，原作「柔」，阮校：「案「柔」當作「黃」。」今據改。

④「頭」，原作「弁」，阮校：「案「弁」當作「頭」。」今據改。

⑤「玄」，原作「互」，孫校：「當爲「玄」。」今據改。

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託位於南方，^①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箋「伯勞」至「者說」。○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鷦鷯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鷦鷯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相」、「舉趾」，下云「載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幽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霜，十月漙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鷦鷯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幽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穠」；《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

者，已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②上云「三之日于相」，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鷽」，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鷽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③浸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

- ①「託」，原作「記」，阮校：「閩本、明監本「記」作「寄」。毛本刪改「記」。案皆誤也，當作「託」，《周禮·染人》疏可證。」今據改。
- ②「從」，原作「後」，阮校：「案浦鏜云「後」當「從」字誤，是也。」今據改。
- ③「熱」，原作「熟」，阮校：「案浦鏜云「熟」誤「熱」，是也。」今據改。

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①實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言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狸云「爲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秀蓂，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

隕摯。不榮而實曰秀蓂。蓂，草也。蜩，蟬也。穫，禾可穫也。隕，墜。摯，落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萑秀

蓂」，其是乎？秀蓂也，鳴蜩也，穫禾也，隕摯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蓂始。○蓂，於遙反。蜩，徒彫反。穫，戶郭反，下同。隕，于敏反。摯音託。蟬音唐。墜，直類反。萑音婦。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

公子裘。于貉，謂取狐狸皮也。^②狐狸之厚以居。孟

冬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③狐狸以

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貉，戶各反，獸名。

狸，力之反，獸名。搏音博，舊音付。自爲，于偶反。二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貍，獻豸于

公。績，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豸，三歲曰豸。大獸公

之，小獸私之。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

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豸。○績，子管反。豸，子公反。豸，占牽反，又音牽。【疏】「四月」至「于

公」。○正義曰：四月秀者，蓂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爲公子之裘。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爲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豸，獻大豸於公。戰鬪不可以不

①「非」，原作「四」，阮校（補）：「案「四」當作「非」。今據改。

②「于貉謂取狐狸皮也」，《詩毛氏傳疏》曰：「八字誤，當作「取彼狐狸，謂取狐狸皮也」十字。」

③「搏」，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舊音付。」考正義云「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又云「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是正義本作「捕」字。《都人士》正義引「于貉，往捕貉」亦其證，如《周禮·小司徒》注「伺捕」，《小司寇》注「司博」也。又按：「搏」、「捕」古今字，此正義作「搏」，正義易字而說之也。」

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備矣。○傳「不榮」至「稊落」。○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為不實，秀為不榮。《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華是草也。《釋蟲》云：「蜩，蜋蜩，蟬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蟬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云：「蜬，寒蜩。」郭璞曰：「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蟬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穫謂禾可穫也。「隕，墜」，《釋詁》文。○箋「小正」至「萋始」。○正義曰：《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也。萋之為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萋正與萋為一，言「萋其是乎」，為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萋生。」《夏小正》云「王萋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萋」，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萋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萋以否，未能審之。

物之成熟，莫先萋草，故云「物成自秀萋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傳「于貉」至「始裘」。○正義曰：于謂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狸皮」，并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居」，《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為裘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以人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頒賜故也。○箋「于貉」至「女功」。○正義曰：以經狐狸以下為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為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虔云：「狸製，狸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狸以供尊者。言

①「蜩」，原作「蜬」，阮校：「閩本、明監本「蜬」作「蜩」。

毛本誤作「蟬」。案山井鼎云《爾雅》作「蜩」，是也。」今據改。

②「小」上，依例當有「夏」。

③「久」，原作「冬」，阮校：「案浦鏜云「久」誤「冬」，考《掌皮》注，浦校是也。」今據改。

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爲正女功，皮裘爲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傳「續繼」至「私之」。○正義曰：「續，繼功，事」，皆《釋詁》文。獾入私，豳人公，則豳大獾小。言其一歲、二歲，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其同」至「曰獾」。○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曰獾」，《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獾爲一歲之名，則豳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麋皆云「絕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爲鹿麋有力者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

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雷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工反。蝢，相魚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又作

迅，同。卒，寸忽反。穹室熏鼠，塞向墐戶。穹，窮。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華戶。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穹，起弓反。室，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窓也。」墐音覲。牖音酉。華音必。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霽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人所穹室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曰爲，上音越，下音于僞反，一讀上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爲」。【疏】「五月」至「室處」。○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室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墐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幽人又告妻子，言己穹室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曰爲改歲之後，霽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爲此也。○傳「斯螽」至「訊之」。○正義曰：「斯螽，蚣蝢」，《釋蟲》文。又云：「螽，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

雞。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自七月至卒來」。^①○正義曰：以

「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字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人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傳「穹窮」至「草戶」。○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穹」為「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土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此為塞之備，不塞南窓，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墀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墀」為「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草戶。《儒行》注云：「草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箋「曰為」至「功止」。○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室」、「墀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

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鬱，棣

屬。薁，薁薁也。剥，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既以鬱下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雅。○薁，於六反。亨，普

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剥，普卜反，注同。介音界。棣，大計反。薁，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

醪，老刀反。釀，女亮反。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壺，瓠也。

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畜，麻實之慘，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瓜，古花反，字或加艸，非。苴，七餘反。荼音徒。樗，勑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慘，素感反。

【疏】「六月」至「農夫」。○正義曰：此鬱、薁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

①「自」，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下有『自』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之，葵、菽當亨煮乃食，棗當剥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萸、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鬱棗」至「豪眉」。○正義曰：「鬱，棗屬」者，是唐棗之類屬也。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棗，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棗」，則與棗相類，故云「棗屬」。萸，萸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二百一十四株，萸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萸李即萸，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萸也。棗須撲擊之，^①所以「剥」爲「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也。昔酒，今之酉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箋「介助」至「爾雅」。○正義曰：《釋詁》云：「介，右也。右，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爲「助」也。鬱下及棗，總助男功，穫稻爲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爲正男功，果實菜茹爲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箋「壺瓠」至「惡木」。○正義曰：以

「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唯堪爲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茶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養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九月築場圃，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云：場、

圃同地耳。^②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場，直羊反，下同，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宜直羊反。圃，布古反，一音布。茹，如豫反。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

①「槨」，原作「槨」，阮校：「案惠棟云劉公幹《毛詩義問》十卷，「槨」當作「槨」。今據改。

②「撲」，原作「樹」，阮校：「正義「樹」字當是「撲」之誤。」今據改。

③「耳」，原作「自」，阮校：「相臺本「自」作「耳」，《考文》古本同。案「耳」字是也。」今據改。

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稭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莖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稭音六，本又作「種」，音同，《說文》云：

「種或從麥。」後種先熟曰種。困，丘倫反。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①入爲上，出爲下。箋

云：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

於是時，男之野功畢。○上，時掌反，注同。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

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索，素落反。

綯，徒刀反。絞，古卯反。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

中，^②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

社。○亟，紀力反。定，都佞反。【疏】「九月」至「百穀」。

○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稭、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困倉之中。粟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爾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趁時

也。○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餘同。○

傳「春夏」至「爲場」。○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

任園地。」^③注云：「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

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

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東山》云「町疃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

《烝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別稱，

故書傳謂菜爲茹。○傳「後熟」至「曰稭」。○正義曰：後

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

「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稭。」相傳爲然，無正文

也。○箋「納內」至「困倉」。○正義曰：宅在都，田在野。

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

①「上入執宮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

「執」下傍添「於」字。案旁添誤也。又此定本也，正義

云：「經當云「執於官公」，本或「公」在「官」上，誤耳。

今定本云「執官功」，不爲「公」字。」考此傳，箋皆無

「公」字之訓……當以定本爲長。」

②「十」，原作「七」，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七」作「十」，

《考文》古本同。案「十」字是也。」今據改。

③「任」，原作「在」，阮校：「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今據改。

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徒黍、稷、重、穠四種而已，^①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箋「既同」至「功畢」。○正義曰：既納困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公」爲「事」。^②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人之，執於宮功。○傳「絢絞」。○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絢，繩之絞也。」○傳「乘升」。○正義曰：乘車是升其上，「其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箋「亟急」至「公社」。○正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爲之，非民祭也。^③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

來年鋤耘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雷、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幽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

①「徒」上，《毛詩傳箋通釋》有「非」字，有者爲長。

②「公」，原作「功」，阮校：「案「功」當作「公」，下「故入之，執於官功」同。」今據改。

③「非民祭也」，原作「祭非祭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下有「民」字。案皆誤也，當作「非民祭也」。十行本衍上「祭」字，脫「民」字，閩本以下補，仍衍上「祭」字。」今據刪、補。

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①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鑿，在洛反。沖，直弓反，聲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勝」，音凌。蚤音早。韭音九，字或加艸，非。複音福。覲，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反。刷，所劣反，《爾雅》云：「清也。」《三蒼》云：「埽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

滌，埽也，^②場功畢人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③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滌，直歷反，埽也。曰音越，或人實反，非。縮，所六反。閒音閑。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④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闡頌。○躋，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作「觥」。觥，號彭反，本亦作「觥」。疆，居良反，或音注爲「境」，非。校，戶教

反。樂音洛。【疏】「二之日」至「無疆」。○毛以爲，邠公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沖沖然，三之日之時納於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

①「冰盛水腹」，阮校：「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腹」作「複」。案《釋文》云：「複音福。」正義云：《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腹，厚也」，《爾雅》文，鄭彼注用之。正義本當是「腹」字。

②《月令》釋文云「腹」，本又作「複」，此《釋文》或作「腹」，詳後考證。《考文》一本作「複」，采自《月令》釋文耳。

③「滌」下，「埽也」二字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滌」下有「埽也」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今據補。

④「鄉人飲酒也」，原無，阮校：「案盧文弨云：「饗者」下脫「鄉人飲酒」，正義有，《說文》同……按段玉裁云：「細讀正義，知本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奪落數字……」段云是也。」今據補。

⑤「疆竟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疆」下云：「竟也，或音注爲境，非。」正義云「疆是境之別名」，即《釋文》所云音竟爲境者……當以正義音境爲長，《考文》古本作「境」，采正義。」

者，是露爲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爲殺羊。乃升彼公堂序學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爾公，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爲民所慶賀也。鄭以爲，「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閒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爲殺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君，使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正義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爲冰室也。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爲「凌室」。彼直言「凌」，而亦得爲「凌室」者，①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

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族。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族用事者，以大族爲律，夾鍾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族用事」。○箋「古者」至「教備」。○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中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觀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

①「而」，原作「此」，阮校：「當作「而」。」今據改。

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享、喪浴、祭祀，^①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食、^②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覲」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覲」，當爲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爲此頒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倒者，^③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爲獻。」此已破引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

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以「啓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爲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出」言之。上章蠶績裘裘，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傳「肅縮」至「羔羊」。○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

① 「賓客食享喪浴祭祀」，原作「賓客食喪有祭祀」，阮校：「案此當作『賓客、食享、喪浴、祭祀』，每二字爲一句，解賓、食、喪、祭四事也。」今據改。

② 「食」，原作「客」，阮校：「案『客』當作『食』，此字之誤耳。《考文》古本因此改箋『食』亦作『客』，失之矣。」今據改。

③ 「倒」，原作「到」，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到』作『倒』。案所改是也。正義俱用『倒』字，此壞耳。」今據改。

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栗。」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①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二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

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箋「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斯饗」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亡。」②烝謂折牲體，升謂爲俎。③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爲鄉

①「卿」，原作「鄉」，阮校：「案盧文弨云「鄉」當作「卿」，是也。」今據改。

②「亡」，原作「云」，阮校：「案「云」字當作「亡」，形近之譌也。今《月令》注不誤。山井鼎依彼文，是也。」今據改。

③「烝謂折牲體升謂爲俎」，原作「烝謂特牲體謂爲俎」，阮校：「案此當作「烝謂折牲體，升謂爲俎」。「折」字、「升」字譌而不可讀。今《月令》注「烝」作「燕」，「特」作「有」，無「體」下「謂」，亦皆誤耳。山井鼎依彼文，非也。又云宋版「特」作「有」，其實不然，當是剝也。」今據改。

飲酒也。言別於燕禮，燕禮小於大飲。^①燕禮上設六樽，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士尊兩圓壺。」^②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傳「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警戒眾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箋「於饗」至「幽頌」。○正義曰：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悌之道。黨之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一）

① 「燕禮」下，「燕禮」二字原無，阮校：「案盧文弨云『燕禮』當重，是也。」今據補。

② 「士」，原作「夫」，阮校：「案浦鍾云『士』誤『夫』，以《儀禮》考之，是也。」今據補。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二）（廿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鴝鵒》，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①名之曰《鴝鵒》焉。

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鴝鵒，上尺之反，下叮矯反。鴝鵒，鳥也。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疏】《鴝鵒》四章，章五句。至「鴝鵒

焉」。○正義曰：此《鴝鵒》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鴝鵒》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

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爲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爲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鴝鵒》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箋「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鴝鵒》。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蓋爲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鴝鵒》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鴝鵒》也。」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

①「遺」，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正義云：『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考正義引《金縢》注「怡，悅也」，是鄭讀《尚書》「貽」爲「怡」也。此序注義既與彼同，則「貽」字亦不爲有異。當以正義本爲長。」

②「敢」，原作「取」，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取」作「敢」，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爲「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①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鴝鵒鴝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興也。

鴝鵒，鸛鵒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鴝鵒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鴝鵒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大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鶉，乃丁反，郭音甯。鴝音決。鶉鴝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用反。大平，音泰。鴝，本又作「鶉」，如注反。誚，在笑反。恩斯勤斯，鸞子之閔

斯。恩，愛。鸞，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鴝鵒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鴝鵒子者，指稚子也，^②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

鸞，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也。【疏】「鴝鵒」至「閔斯」。○毛以爲，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鴝鵒子者，言鴝鵒鴝鵒，其意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

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己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鴝鵒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

① 「貽」，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貽」當作「怡」，上文可證。」

② 「指」，原作「言」，阮校：「相臺本「言」作「指」。案「指」字是也。」今據改。

之時，其鷓鴣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為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為辭耳。○傳「鷓鴣」至「周室」。○正義曰：「鷓鴣，鷓鴣，《釋鳥》文。舍人曰：『鷓鴣，一名鷓鴣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鴣。』陸機《疏》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鷓鴣之意唯能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鷓鴣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為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箋「重言」至「由然」。○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之喪》，謂崩後二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興為取象鷓鴣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鷓鴣》」之下云：「王亦未敢誅公。」是有誅公之

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誅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鄭謂公之意作此詩，①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誅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諂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為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誅公。既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實猶未加刑。②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傳「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

① 鄭謂「原作『欲誅』」，阮校：「明監本、毛本『欲』上有『是』字，閩本剝入。案此誤補也。『欲誅』當作『鄭謂』。今據改。」

② 「實」，原作「罪」，阮校：「案『罪』當作『實』。今據改。」

必相愛，故以「恩」爲「愛」。《釋言》云：「鸞，^①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鸞」爲「稚」也。「閔，病」，《釋詁》文。言鸞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鸞子，故知「鸞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爲「惜」。○箋「鸞子」至「閔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爲興。恩之言殷也，以鸞子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鸞子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此取鸞子者，^②指稚子也。」^③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鸞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①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迨，及。徹，剥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鸞子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迨音待，徐又勅改反。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蔽」，桑皮也，音同。綢繆，上直留反，下莫侯反。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箋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恚，於季反。【疏】「迨天」至「侮予」。○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

時，剥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鄭以爲，鸞子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剥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鸞子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王竟何得絕我官位，^⑤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意欲怨恨之。言鸞子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鸞子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傳「迨及」至「桑根」。○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剥脫之義，

① 「鸞」，阮校：「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鞠」誤「鸞」，是也。」

② 「此」，原作「言」，阮校：「案「言」當作「此」。今據改。」

③ 「指」，原作「惜」，阮校：「案「惜」當作「指」。今據改。」

④ 「迨」，阮校：「《匏有苦葉》同《說文》引《詩》作「隸」。《迨》見《爾雅》，而不見《說文》。蓋「迨」即「隸」之異體。」

⑤ 「竟」，原作「意」，阮校：「案「意」當作「竟」，與下互誤也。」今據改。

故爲剥也。取彼桑土，用爲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剥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鷦鷯及天之未陰雨，剥取彼桑根，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爲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我至」至「絕奪」。○正義曰：箋以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興。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意欲志怒之。^①此是臣請於君，而欲志怒者，鷦鷯之志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志怒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

卒瘁，拮据，攢掇也。荼，萑苕也。租，爲。瘁，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捋，力活反。荼音徒。畜，勅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又作「祖」，如字，《韓詩》云：「積也。」屠，本又作「瘁」，音徒。攢，京劇反，本亦作「載」。掇，俱局反，《說文》云：「持也。」萑音丸。苕音條。難，乃旦反。曰予未有室家。謂我未有室家。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疏】「予手」至「室家」。○毛以爲，鷦鷯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攢掇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

蓄爲。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我先王爲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鄭以爲，鷦鷯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鷦鷯又言己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文》云：「攢，持。」攢掇，謂以手爪掇

①「意」，原作「竟」，阮校：「毛本「竟」誤「以」。閩本、明監本作「意」。案「意」是也。此作「竟」，乃與上互誤也。」今據改。

②「租」，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正義云：「祖，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祖，爲」也。」段玉裁云：「正義正同又作本也，今《釋文》、正義「祖」皆譌「租」，當正。」

持草也。《七月》傳云：「藪爲萑。」此爲萑苕，謂藪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藪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瘡，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瘡」，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手。「予所掇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瘡」，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瘡」謂盡病，若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鷓鴣，小鳥，爲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曰：傳以「曰」者稱它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①譙譙，殺也。脩脩，

敝也。箋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己勞苦甚。○譙，本或作「焦」，同，在消反。脩，素彫反，注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翹翹，危也。嘒嘒，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翹，祁消反。漂，匹遙反。嘒，呼堯反。愬，音素。【疏】

「予羽至嘒嘒」。○毛以爲，鷓鴣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羽尾殺敝，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鷓鴣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爲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嘒嘒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爲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己亦嘒嘒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鄭殺弊盡同，^②但所喻者別，喻屬

^①「脩脩」，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脩脩」作

「脩脩」。案《釋文》：「脩脩，素彫反，注同。」考此經相傳有作「脩」、作「脩」二本也。《沿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爲據。興國本及建寧諸本皆作「脩脩」，以《釋文》爲據也。」又引疏云：「定本作「脩脩」。今正義誤……段玉裁云：『《集韻》、光堯石經作「脩脩」。』」

^②「弊」，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弊」作「敝」，案此誤改也。正義是「弊」字，與《緇衣》、《敝笱》正同。此唯一字尚存其舊，而上下多作「敝」矣。閩本以下又并改之。」

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爲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嘒嘒，嘒嘒喻告訴之意也。○傳「譙譙殺消消敵」。○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爲殺敵也。定本「消消」作「脩脩」也。①○傳「翹翹危嘒嘒懼」。○正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嘒嘒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嘒嘒而懼。」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說音悅，下同。縢，徒登反。別，彼列反。伸音

身。【疏】《東山》四章，章十二句。至「東山乎」。○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羸」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掃穹窒」，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婚之事，②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民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

①「脩脩」，原作「脩脩」，阮校：「『脩脩』當作『脩脩』，見《沿革例》。」今據改。

②「婚」，原作「婦」，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婦』作『昏』。」案「婦」當作「婚」。」今據改。

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彖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箋「成王」至「詳之」。○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注云：「新逆，^①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②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道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無商、奄者，^③據《書序》之

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惓惓，言久也。濛，雨貌。箋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惓，徒刀反，又吐刀反。濛，莫紅反。我東

曰歸，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為，于僞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

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

「逆注云新逆」，原作「迎注云新迎」，阮校：「案二「迎」字皆當作「逆」，《譜》正義引作「逆」可證。」今據改。

「庚」，原作「夷」，阮校（補）：「案「夷」當作「庚」。」今據改。

「此無」，原作「此言」，阮校：「明監本、毛本「此」下有「不」字。閩本剗入。案所補非也。」「言」當作「無」耳。」今據改。

「零」，《詩毛氏傳疏》曰：「「零」當作「霑」，《說文》引《詩》作「霑雨其濛」。」

「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衡，王戶剛反。枚，莫杯反，鄭注《周禮》云：「枚如箸，^①橫銜之於口，爲繡結於項中。」^②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又下同。蝟蝟者蝟，烝在桑野。蝟蝟，蝟貌。蝟，^③桑蟲也。烝，實也。箋云：蝟蝟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占者聲實，填、塵同也。○蝟，烏玄反。蝟音蜀。烝，之承反。實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穴下真。」實、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敦彼獨宿，亦在車下。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敦，都回反，注同。

【疏】「我徂」至「車下」。○毛以爲，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惛惛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落，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蝟蝟然者，桑中之蝟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爲勞苦。

苦。述其勤勞，閔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箋「此四」至「尤苦」。○正義曰：此篇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爲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傳「公族」至「之喪」。○正義曰：辟，^④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縣而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

①「箸」，原作「著」，阮校（補）：「案《周禮》『著』作『箸』。此『著』字誤也。明監本、毛本不誤。」今據改。

②「結」，原作「絜」，阮校（補）：「明監本、毛本『絜』作『結』。案《周禮》亦是『結』字，『絜』字誤也。」今據改。

③「蝟」，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桑』上有『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今據補。

④「辟」，原作「幾」，阮校：「山井鼎云『幾』恐『辟』字，是也。」今據改。

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箋「我在」至「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以爲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傳「枚微」。○正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箬，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是枚爲細物也。○箋「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陣銜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傳「蜎蜎」至「烝實」。○正義曰：《釋蟲》云：「蜎，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蠋。」《韓子》云：「蠋似蠋。」①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實」，《釋言》文，彼作「塵」。○箋

「蠋」至「塵同」。○正義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實也」，故轉「實」爲「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實、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熠宵行。果臝，括樓也。②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跱也。町疃，鹿迹也。熠

①「蠋」，原作「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虫」作「蟲」。案「虫」當作「蠋」。今據改。

②「括」，原作「括」，阮校：「小字本「括」作「括」。案「括」字是也。《釋文》「果臝」下云「括樓」，又「括樓」，古活反」，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括樓」可證。今據改。

燿，燐也。燐，螢火也。^①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恩。○羸，力果反。施，羊豉反。伊威，竝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誤也。蠨音蕭，《說文》作「蠨」，音夙。蛸，所交反，郭音蕭。町，他典反，或他頂反，字又作「汀」，音同。腫，本又作「腫」，他短反，字又作「墮」。燿，以執反。燿，以照反。括，古活反。沈委音於爲反。委黍，鼠婦也，本或竝作虫邊。踦，起宜反，今詩義長踦，長脚蜘蛛，又巨畸反，又其宜反，居綺反。燐，洛刃反，字又作「燐」。螢，惠丁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翳，於奚反，又作「繫」。

【疏】

傳「果羸」至「螢火」。○正義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括樓。」李巡曰：「括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樓，葉如瓜葉，^②形兩兩拒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③是也。」伊威，委黍。蠨蛸，長踦，《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

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也。^②鹿場一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腫」是鹿之跡也。^④「燿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燿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燿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燿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竝

①「燐螢火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

「螢火，惠丁反。」正義云：「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

又云：「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段玉裁云：「螢火

與《列子·天瑞》、《淮南·汜論》《說林》二訓、《說文》、

《博物志》皆合，謂鬼火螢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

之螢火即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

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燐。然則毛、韓無

異。其說是也。」

②上「葉」字，原無，今據《爾雅注疏》補。

③「瓣」，原作「辨」，今據《爾雅注疏》改。

④「腫」，原作「墮」，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墮」作

「腫」。案「腫」字是也。見上。」今據改。

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

征聿至。垤，螳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

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

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

掃，拚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

至矣。言婦望也。○鸛，本又作「舊」，古玩反。垤，田節

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掃，素報反。螳，本亦作

「蛾」，又作「蟻」，魚綺反。好，呼報反。拚，甫問反。有

敦瓜苦，烝在栗薪。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

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

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①以喻其心苦也。烝，

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

聲栗、裂同也。○敦，徒丹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

《韓詩》作「漻」，^②力菊反，衆薪也。^③專，徒端反，下同。

綴，張衛反。瓣，廬遍反，又白莧反，《說文》云：「瓜中實

也。」沈薄閑反。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疏】「鸛

鳴」至「三年」。○毛以爲，上四句說歸士之情，次四句說

瓣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

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

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

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爲「久」，言君子久在析

薪之役，餘同。○傳「垤螳」至「而喜」。○正義曰：《釋蟲》

云：「蚍蜉，大螳。小者螳。」舍人曰：「蚍蜉，即大螳也。

小者即名螳也。」然則螳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爲

塚，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螳塚也。將欲陰

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螳避溼而上塚，鸛是

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鸛，

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

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

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

①「瓣」，原作「辨」，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辨」作「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瓣」字是也。《釋文》引《說

文》云「瓜中實也」可證。十行本正義中亦作「辨」。明

監本、毛本作「瓣」，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漻」，《經典釋文》作「蓼」。

③「薪」，原作「新」，今本《經典釋文》作「薪」，今據改。

傍爲池，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傳「敦猶」至「又苦」。○正義曰：敦是瓜之繁蔓之貌，故轉爲「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悉，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箋「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悉」爲「塵」，訓之爲「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爲「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爲序歸士之情。○

爲，于僞反。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樂音洛，下同。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駟白曰駁。

箋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

駁，邦角反。親結其縢，九十其儀。縢，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褱，許章反。衿，繫佩帶，其褱反。帨，始銳反。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言久長之道也。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疏】「倉庚」至「之何」。○毛以爲，歸

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縢，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爲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箋「倉庚」至「樂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爲昏月，《月令》「仲春，倉庚鳴」，②以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爲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王肅云：「倉庚羽翼

①「泥」，原作「尼」，阮校：「山井鼎云『宋版作『泥』』……作『泥』是也。」今據改。

②「鳴」，原無，阮校：「浦鏗云脫『鳴』字，是也。」今據補。

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傳「黃白」至「曰駁」。○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駝，赤色名白駁也，^①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駝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駝白曰駁」，謂馬色有駝處，有白處。舍人言駝馬名白駁，^②非也。孫炎曰：「駝，赤色也。」○傳「縹婦」至「多儀」。○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褙謂之縹。縹，綌也。」孫炎曰：「褙，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褙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褙。綌，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縹。」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③說者以褙為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縹」，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縹為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縹為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④此言「結縹」，則縹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女嫁」至「之多」。○

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傳「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為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二)

- ① 「白」，原作「曰」，阮校：「案『曰』當作『白』。」今據改。
- ② 「白駁」，原作「白馬」，阮校：「案『白馬』當作『白駁』。」今據改。
- ③ 「戒」，原作「解」，阮校：「案浦鏜云『戒』誤『解』，以《爾雅》疏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 ④ 「昏」上，當有「士」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二）（廿八）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

焉。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惡，烏路反，注

同。【疏】《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

三章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

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隋鑒曰斧。斧斨，民

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

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斨，七羊反，

《說文》云：「方鉞斧也。」隋，徒禾反，何湯果反，孔形狹而

長也。鑒，曲容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四國，

管、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

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將，大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

甚大也。【疏】「既破」至「之將」。○毛以為，斧斨者，生

民之所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

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

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

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

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

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

大，故美之。○鄭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

二者是為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

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

傳「隋鑒」至「之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

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

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爲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①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四國」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傳「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以《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

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爲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箋又轉爲「正」。○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溺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曰錡。○錡，巨

宜反，字或作「奇」，音同，鑿屬也。《韓詩》云：「木屬。」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訛，五戈反，又作「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箋云：嘉，善也。

【疏】傳「鑿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木屬曰

①「與」，當作「與」，上下文可證。

錄」，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傳「叱化」。○正義曰：①《釋言》文。

既破我斧，又缺我鉞。木屬曰鉞。○鉞音

求，徐又音虬，《韓詩》云：「擊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邁。邁，固也。箋云：邁，斂也。○邁，在羞反，徐又在幽反。哀我人斯，亦孔之

休。休，美也。○休，虛虬反。【疏】傳「邁固」。○正義

曰：「邁」訓爲「聚」，亦堅固之義，故爲「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不安，②故易之。《釋詁》云：「邁，斂，聚也。」彼「邁」作「擊」，音義同，是「邁」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

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柯，古何反。朝，直遙反，注及下篇同。【疏】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

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故《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啟《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

①「傳叱化」○正義曰「原作「傳叱化也正義曰」，阮校：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上有「○」。案所補非也。

「也」當作「○」耳。」今據改。

②「爲」下，原有「之」字，阮校：「案浦鏜云「之」疑衍，是也。」今據刪。

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鸛鳴》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鸛鳴》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爲，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柯，斧柄也。禮義

者，亦治國之柄。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柄，彼病反。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媒，

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取，七喻反，本亦作「娶」。【疏】

「伐柯」至「不得」。○毛以爲，柯者爲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用。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

斧能伐柯，得柯以爲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

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

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

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是

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

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

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箋「克能」至「先往」。○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

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媒所」至「不安」。○正義曰：傳以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爲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能見未形，①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用人重相曉喻乎？」②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

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覲之子，籩豆有踐。踐，行列貌。箋云：覲，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覲，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反。

饌，士饗反。樂音洛。說音悅。【疏】「伐柯」至「有踐」。

○毛以爲，伐柯之法，其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籩豆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③禮事弘多，不可徧舉，言其籩豆有列，見禮法大行也。○鄭以爲，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

①「能見」，原作「見能」，阮校：「案浦鏜云「見能」字當誤倒，是也。」今據乙。

②「用」，原作「問」，阮校：「案「問」當作「用」，形近之誤。」今據改。

③「籩豆」，原作「復籩」，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籩」下有「豆」字。案「復籩」當作「籩豆」。」今據改。

於己，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之接己，^①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己下者，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己，則以所願之「事」於己之上者。此皆近取諸己，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身恕物，言周公能爲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箋「伐柯」至「知之」。^②○正義曰：箋以爲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爲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爲遠」。○傳「踐行列貌」。○正義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爲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箋「覲見」至「說之」。○正義曰：「覲，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爲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

不知也。○罏，本亦作「罏」，于逼反。【疏】《九罏》四

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罏》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感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啟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无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罏之魚，鱒魴。興也。九罏，纓罏，小魚之

①「接己」上，「之」字原無，阮校（補）：「案下文「接己」上當有「之」字。」今據補。

②「柯」上，「伐」字原無，阮校（補）：「「柯」上當有「伐」字。」今據補。

網也。鱒魴，大魚也。^①箋云：設九罭之罭，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鱒，才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緩，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作「總」。罭音古。今江南呼緩罭爲百囊網也。我覲之子，衮衣繡裳。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衮，古本反，六冕之第二章也。^②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音同。卷，卷冕反。【疏】「九罭」至「繡裳」。○毛以爲，九罭之中，魚乃是鱒也、魴也。

鱒、魴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爲，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儼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迎之。○傳「九罭」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緩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緩，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③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鱒，似鯉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鱒。」陸機《疏》云：「鱒，似鯉，而鱗細於鯉，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罭者，以其緩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

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設九」至「其禮」。○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以下句「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傳「所以」至「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衮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衮，故云「衮衣卷龍」。

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

①「鱒魴大魚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鱒」下云「大魚也」。正義云：「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考此傳當本無「大」字，或加之以駁鄭，與《敝笱》同。「魴」亦衍字也。」

②「章」，原作「者」，阮校（補）：「《釋文》校勘盧本「者」作「章」，案云「今改正」，所改是也。」今據改。

③「鱒魴」，阮校：「案「鱒、魴」，盧文弨云當作「魴、鱒」，是也。」

④「疏」，原作「注」，阮校：「案浦鏜云「疏」誤「注」，是也。」今據改。

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鳧音符。鷖，鳥兮反，又作「鷖」。公歸

無所，於女信處。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

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疏】「鴻飛」至「信處」。○毛以鴻者大

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

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鄭以

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

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

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鴻不宜循渚」。○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

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

不見禮迎。」箋爲喻亦同，但以爲辟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

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

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箋「信誠」至「得留」。○正義曰：《釋詁》云：

「誠，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

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以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

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

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鴻飛遵陸，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

女信宿。宿，猶處也。【疏】「公歸不復」。○正義曰：

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

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

之道也。箋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爲之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齋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箋

①「爲之」，原作「之爲」，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之爲』作『爲之』，《考文》一本同。案『爲之』是也。」今據乙。

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

【疏】「是以至心悲兮」。○毛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王令癘來，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無與公歸之道」。○正義曰：周公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箋「是至西歸」。①○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也。○箋「周公至至深」。○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己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爲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己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狼跋，省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末反，字或作「拔」，同。王功，于況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愆，起然反。【疏】《狼跋》二章，章四句。

至「其聖」。○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己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

①「是是」，原作「是東」，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東」作「以」。案皆誤也，當作「是」。」今據改。

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箋「不失」至「著焉」。○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爲大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難。進退有難，爲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疋其尾。興也。跋，躐。疋，踣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踣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踣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疋，本又作「𨔵」，丁四反，又陟值反。躐，力輒反。踣，其劫反，又居業反。難，乃旦反。玷，丁簪反。公孫碩膚，赤舄

几几。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綯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履赤舄几几然。○孫，毛如字，鄭音遜。舄音昔。履，俱具反。綯，其俱反。遁，徒遜反。

【疏】「狼跋」至「几几」。○毛以爲，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狼進前則躐其胡，却退則踣其尾，是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鄭以爲，老狼進則躐其胡，退則踣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爲大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大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在王朝，爲大師之官，履其赤舄，其舄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跋躐」至「其猛」。○正義曰：「跋，躐。疋，踣」，《釋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躐。」

①「至」，原無，據全書體例補。

跲，却頓曰蹇也。《說文》云「跋，蹠」，丁千反，「跲，蹠」，竹二反。蹠即蹇也。然則「跋」與「蹇」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爲「蹠」者，謂跋其胡而倒蹠耳。老狼有胡，謂頤垂胡，進則蹠其胡，謂蹠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却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蹇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載」代之。^①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箋「興者」至「玷缺」。○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蹠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跲尾喻成王留之耳。周公人臣，以臣攝爲進，致政爲退，取象爲安，故易傳也。○傳「公孫」至「絢貌」。○正義曰：傳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爾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古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絢纁純。爵弁纁屨，^②黑絢纁純。純博寸。」注云：「絢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③鼻在屨頭。纁，縫中紉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

以纁次。云「几几，絢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纁次，屨色纁，而絢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纁次，舄色赤，則絢亦黑也。^④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箋「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爲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

①「載」，原作「蹇」，阮校（補）：「案「蹇」當作「載」，下文「明「跋」上宜有「載」可證。」今據改。

②「纁」下，「屨」字原無，阮校：「案「纁」下，浦鏜云脫「屨」字，考《士冠禮》，浦校是也。」今據補。

③「刀」，原作「刃」，阮校：「案浦鏜云「刀」誤「刃」。考《士冠禮》，浦校是也。」今據改。

④「亦」，原作「赤」，阮校：「案盧文弨云「赤」當作「亦」，是也。」今據改。

袞冕，故履赤舄。^①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狼臯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疵，才斯反。【疏】傳「瑕過」。○正義曰：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爲「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爲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八之三）

①「履」，原作「屨」，阮校：「案浦鏜云「履」誤「屨」，是也。」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一）（廿九）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爲什。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小大雅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爲《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列世載其功業，^①爲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

①「列」，原作「別」，阮校：「案『別』當作『列』，形近之譌。」今據改。

書·律曆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主，^①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早麓》也。《早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德及鳥獸，故

次《靈臺》。《縣》與《早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早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武王時作。^②《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

① 「主」，原作「王」，阮校：「案浦鏜云「王」疑「主」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 「武」，原作「成」，阮校：「案「成」當作「武」，形近之譌。」今據改。

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爲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己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睦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

《出車》以勞將率，後《杕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武王之事繼之。^①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爲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二篇，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爲常歌，故以爲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杕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

①「武」，原作「可」，阮校：「案浦鏜云「可」當「武」字誤，是也。」今據改。

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爲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爲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

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爲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緜》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①《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爲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

①「下」，原無，阮校：「毛本『及』上刺添『下』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魚麗》之序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為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竝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白《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洞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蒞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

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賢與，①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

①「賢與」，原無，阮校：「案『樂與』下當脫『賢與』二字。」今據補。

《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①《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

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為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②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雅》為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闕雝》、《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③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

① 「廢」，按文意當作「應」，形近之譌。

② 「譬」，原作「警」，阮校（補）：「毛本『警』作『譬』。」今據改。

③ 「稱鄉得不」，孫校：「疑當作『得不稱鄉』。」

《左傳》曾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爲一等，《小雅》爲一等。《風》既定爲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爲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己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爲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爲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爲樂章，善惡所以爲勸戒，尤美者可以爲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爲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爲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是也。

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饗元侯，^①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

①「饗」，原作「食」，阮校：「案浦鏜云「食」當「饗」字，誤，是也。」今據改。

王》。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樂必先擊鐘以奏之。①《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堂，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

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於，②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③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④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燕禮者，諸

①「樂」，原作「未」，阮校：「案浦鏜云「未」當「樂」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於」，原作「見」，阮校：「案「見」當作「於」，上下文可證。」今據改。

③「肆夏」，原作「四夏」，今據上文改，下同。

④「及」，原作「乃」，阮校：「案山井鼎云「乃」恐「及」誤，是也。」今據改。

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爲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饗則下之。^①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爲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爲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爲天子上取者，《詩》爲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爲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爲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又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②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用矣，豈

得皆謂之爲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爲樂章之意，既以《風》爲鄉樂，《小雅》爲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爲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速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爲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爲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卑之差，^③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爲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爲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

① 「饗」，原作「雖」，阮校：「案『雖』當作『饗』。」今據改。

② 「又」，原作「文」，阮校：「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今據改。

③ 「卑」，原作「用」，阮校：「案浦鏜云『卑』誤『用』」，是也。」今據改。

國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爲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爲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己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爲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爲差，不由饗，燕爲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爲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

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①似爲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②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不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

① 「輕」，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禮』下有『輕』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② 「鄉」至「大」，阮校：「十行本『鄉』至『大』刺添者一字。」

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印》、《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縣蠻》六篇，不

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忍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忍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虢。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虢。」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虢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虢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虢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儆。」^①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虢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

①「儆」，原作「誓」，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誓』作『警』」。案山井鼎云《國語》作「儆」，作「誓」為非，是也。《抑》正義引作「儆」。今據改。

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爲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一篇，事在流彘之後，^①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缺，^②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爲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爲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惡差小，^③故爲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④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爲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

「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爲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爲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

① 「流彘」，原作「大雅」，阮校：「案『大雅』當作『流彘』，上下文可證。」今據改。

② 「缺」，原作「次」，阮校（補）：「毛本『次』作『缺』。按『缺』字是也，形近之譌。」今據改。

③ 「惡差」，原作「怨嗟」，阮校：「案浦鏗云『怨嗟』當『惡差』之誤，是也。」今據改。

④ 「姜」，原作「羌」，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羌』作『姜』。案所改是也。下『羌戎爲敗』亦當作『姜』。」今據改。

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爲後。而《小雅》與之反，^①以蠻荆獫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芣》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芣》。以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比篇之意也。^②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

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爲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印》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輦》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

①「小雅」，原作「小雅」，今據上下文意改。

②「比」，原作「此」，阮校：「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謬。」今據改。

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印》，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印》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爲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爲《大雅》，政治爲《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

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大小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人《大雅》，政小人《小雅》，刺詩則惡大人《小雅》，惡小人《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遹，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爲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印》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比。《采芣》、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

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爲閔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爲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爲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廁於其間，與之爲類，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爲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爲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爲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

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爲此《譜》，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①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爲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爲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

① 「以」，原作「也」，阮校：「案浦鏜云「以」誤「也」，是也。」今據改。

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①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②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

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③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彤弓》為第三，《鴻鴈》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①「宣」，原作「先」，阮校：「案『先』當作『宣』，下文可證。」今據改。

②「廢」下，「存」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廢』下有『存』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③「以」下，據上下文意疑闕「下」字。

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爲，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古者無紙，^①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爲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爲卷，固當以十爲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爲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爲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爲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爲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一）

①「古」，原作「咨」，阮校：「案山井鼎云「咨」恐「昔」字，非也。」「咨」當作「古」，《出車》正義云「古者無紙」可證。」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二) (三十)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飲，於鳩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丘房反。篚音匪。侑音又。【疏】《鹿鳴》三章，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

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①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己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敘以燕目之，②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

① 「政」，原作「德」，阮校：「案浦鍾云「政」譌「德」，以《儀禮》考之，是也。」今據改。

② 「目」，原作「因」，阮校：「案盧文弨云「因」疑「目」，是也。」今據改。

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侑幣」。○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爲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爲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爲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帝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①皆以飲爲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

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萍也。②

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箋云：苹，蘋蕭。○呦音幽。苹音平。萍，本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之藻。藻音瓢，

①「亨」，原作「享」，阮校：「案浦鏜云「亨」誤「享」，考《儀禮》注，是也。《伐木》正義作「亨」。」今據改。

②「苹萍也」，《詩毛氏傳疏》曰：「曾釗《詩異同辨》云：『《爾雅》：苹，萍其大者，蘋則萍，是水草。此詩云「野之苹」，不得以水之萍解之。疑「萍」本當作「荇」。《爾雅》：「荇，馬帚。」毛蓋以馬帚之「荇」釋此經之「苹」，後人轉寫加水耳。』案曾說是也。」

扶遙反。懇，苦很反。樂音岳，又音洛。賴音賴。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簧，

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筐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

承，猶奉也。《書》曰：「厥筐玄黃。」^①○簧音黃。人之

好我，示我周行。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

「真」。^②真，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

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

好，呼報反，注同。示，毛如字，鄭作「真」，之鼓反。行，毛

如字，鄭胡郎反。【疏】「呦呦」至「周行」。○毛以為，呦

呦然為聲者，乃是鹿鳴。所以為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

中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

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

召其臣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

下，臣下被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為之鼓其瑟

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

幣帛，於是而行與之。由此燕食以享之，瑟笙以樂之，^③幣

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輪誠矣，示我

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己所以召臣燕

食，瑟笙幣帛，^④愛厚之者，由己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

以然者，以本己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

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已

由是當享食之。○傳「鹿得」至「成禮也」。○正義曰：「懇

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中

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為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

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至少，

故取懇誠以為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

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為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

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

呼臣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為兩鹿相呼，

喻兩臣相招，謂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

①「厥筐」，原作「筐厥」，阮校：「案『筐厥』二字當倒。」今

據乙。

②「真」，原作「寘」，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寘』作『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示』下云『鄭作真』。

《六經正誤》所載作『真』。十行本正義中皆作『真』。

考此『真』字從人者，在《說文新附》。《卷耳》、《伐檀》

經各本皆作『真』。段玉裁曰即『真』之譌文是也。」今

據改。

③「笙」，原作「琴」，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

『笙』。案所改是也。此正義用王肅述毛也，見下。」今

據改。

④「瑟」上，原有「琴」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無

「琴」字。案所刪是也。」今據刪。

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己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箋「苹蘩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曰：「今蘩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筍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熟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萍。」其大者爲蘩，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筐篚」至「幣帛」。○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爲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箋「書曰厥篚玄黃」。○正義曰：箋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胤征》曰「筐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傳「周至行道」。○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瑟笙以樂之，^①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箋「示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真之河干』之『真』。真，置也。」是「示」、「真」聲相近，故誤爲「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

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爲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忮」，乃作「視」字，此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真」、「示」同讀，故改從「真」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詰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爲長，故易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蒿，藋也。○蒿，呼毛

反。藋，去刃反，字又作「藋」，同，本或作「牡藋」，牡，衍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效。忮，愉也。^②是則是效，言可法效也。箋

①「瑟」，原作「琴」，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瑟』。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愉」，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愉，他侯反，又音踰。』正義云『愉音史，《說文》訓爲『簿』也』，又云『定本作愉』。如其所言，不爲有異。應是定本作『愉』，依《爾雅》改耳。當以《釋文》、正義本爲長。」

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倣。言其賢也。○視音示。桃，他彫反。倣，胡教反。偷，他侯反，又音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敖，遊也。【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殷以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偷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倣倣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傳「蒿菝」。○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菝。」郭璞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菝。」①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菝也。本或云「牡菝」者，「牡」，衍字。牡菝乃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箋「視古」至「甚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示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為「示」傍見，②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忒」，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③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④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

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爲「示」是「視」非，故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世示人物爲此「示」字，因改「視」爲「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

①「呼」下，原有「爲」字，阮校：「案「呼」下「爲」字衍也。」今據刪。

②「爲」，原作「與」，阮校：「案「與」當作「爲」，因別體俗字「與」作「爲」而致譌也。」今據改。

③「小」，疑當衍。

④「正」，當作「今」。上文曰「言古作「示」字」，下文曰「辨古字之異於今也」。

以示天下之民，使不偷薄禮義。偷音夷，《說文》訓爲薄也。^①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偷薄」，是也。定本作「偷」。若然，^②《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以「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爲「至道」，至注《詩》後更爲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爲旅時語古也，故爲先王道德之音。其賓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芩，草也。○芩，其今反，《說文》云：「蒿也。」又其炎反。我有嘉賓，鼓瑟

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樂之久。○和樂，音洛，注下皆同。湛，都南反，字又作耽。我有旨

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

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夫不，音符。【疏】傳「芩草」。○正義曰：陸機云：「莖如

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③牛馬亦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

則說矣。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

之。○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所吏

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疏】《四牡》三章，章五

句。至「說矣」。○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爲西伯

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

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己功耳。今臣

使反有功，而爲王所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

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

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騤騤，行不止之貌。

周道，歧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

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

○騤，芳非反。倭，本又作「委」，於危反。遲，《韓詩》作

①「訓」，原作「酬」，阮校：「案浦鏜云「訓」誤「酬」，是也。」今據改。

②「偷若然」，原作「愉者然」，阮校：「案「愉」當作「偷」，見上。「者」當作「若」，屬「然」字，別爲句。」今據改。

③「貞實」，原作「嘉賓」，據《詩三家義集疏》改。

「倭夷」。朝，直遙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鹽，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①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鹽音古。思，息嗣反。【疏】「四牡」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傳「騑騑」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使臣之辭，明愍其勞苦，故以騑騑爲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騑騑也。」又二章傳曰：「嚶嚶，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爲「歧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歧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諸侯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

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即非適王畿也，故《鴛羽》、《杕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者，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爲「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爲公義，故以思歸爲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主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未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無

①「箋云」，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是至此盡「辭王室」並屬傳也。段玉裁云：是也。」

「箋云」兩字。又定本「私恩」作「思恩」。^①

四牡騤騤，嘽嘽駉馬。嘽嘽，喘息之貌。馬

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駉。○嘽，他丹反。駉音洛。喘，川充反。鬣，本又作「鬣」，力輒反，本又作「髦」，音毛。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遑，暇。

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櫛乃行。○跪，求毀

反，郭巨几反，沈堪彼反。舍音釋。櫛，乃禮反。【疏】傳

「臣受」至「乃行」。○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

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櫛。」注云：

「告爲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

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

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櫛，於行乃云「遂受

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櫛」，似受命在釋

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

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

「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

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啓處」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騅，夫

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

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

之。○翩翩篇，騅音佳，本又作「佳」。栩，況甫反。夫，方

于反，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

「鳩」，^②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慤，起角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養也。○養，以尚反，下

注同，一音如字。【疏】「翩翩」至「將父」。○正義曰：文

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言翩翩然者，騅之鳥也。此鳥

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

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

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

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

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騅

夫不。^③○正義曰：《釋鳥》云：「騅其，夫不。」舍人曰：

「騅，一名夫不。」^④李巡曰：「夫不，一名騅，今楚鳩也。」某

①「私恩作思恩」，原作「思恩作私恩」，阮校：「案此當云

『又定本，私恩』作『思恩』，誤互易其字也。」今據乙。

②「鳩」，阮校（補）：「毛本『鳩』作『鳩』。」當以毛本爲是，

見《經典釋文》。

③「一名」，原作，名其」，阮校：「案山井鼎云：『《爾雅》

疏無『其』字。』今考彼疏引云：『騅，一名夫不。』今據

改。

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雛，夫不孝，^①故爲司徒。郭璞曰：「今鶉鳩也。」^②○箋「夫不至」至「榑木」。
○正義曰：言「慤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之鳥宜不爲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杞，枸櫞也。○杞音起。枸音苟，本亦作「苟」，同。櫞音計。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騮，載驟駸駸。駸駸，驟貌。○驟，助救反，又仕救反。駸，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材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云：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序其情。^③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諗音審。【疏】「豈不至」來諗。○毛以爲，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傳「諗念」至「不至」。○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

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爲尊，愛爲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一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一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箋「諗告」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爲「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爲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爲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爲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芣》以遺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

①「孝」，原作「者」，阮校：「案「者」當作「孝」。《爾雅》疏即采此，正作「孝」。今據改。

②「鶉」，原作「鶉」，阮校：「案浦鏜云「鶉」誤「鶉」，是也。」今據改。

③「序」，原作「時」，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時」作「序」。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敘」。案「序」字是也。」今據改。

歌也。後爲詩入歌，^①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②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③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爲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爲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爲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爲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使，所吏反，注下並同。不辱命，一本作「不辱君命」。

【疏】《皇皇者華》五章，章

四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句盡卒

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爲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爲此次也。序以君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爲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

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箋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煌音皇，又音晃。駉駉征夫，每懷靡及。駉駉，衆多

①「入」，原作「人」，阮校：「案『人』當作『入』，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母」，原作「尊」，今據上下文意改。

③「母」，原作「以」，今據經「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改。

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①箋云：《春秋外傳》曰：「懷和，^②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駢，所巾反。【疏】「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

文王勅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駢駢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爲宜，故猶之。○傳「每雖懷和」。○正義曰：本皆如此。此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章傳云「雖有中和」，^③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春秋」至「所及」。○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和，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

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④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

^①「每雖懷和也」，阮校：「毛於此云『每，雖。懷，和也』，末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蒙此傳而言，以釋經文『每懷靡及』也。傳自作『和』，箋乃易『和』爲『私』字，未可牽合。句云『每雖』二字爲後人所加，非也。鄭云『中和，謂忠信也』，是鄭謂『中和』即經之『用』（當爲『周』），絕非毛意。毛以用（當爲『周』）也，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爲六德，皆在『雖有中和』之外。」

^②「懷和」，原作「懷私」，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引《國語》，『私』當如彼文作『和』。韋昭云：『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即據下箋也。正義云：『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在下。』此當仍作『和』矣。正義中『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末章正義中『箋云：『懷私爲每懷』』，皆『和』字之誤。」今據改。

^③「章」上，當有「卒」字。

^④「所」下，「云」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云』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駢駢」爲「衆多」，「征夫」爲「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爲行人也。君遣使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勅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勅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爲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箋云：如濡，言鮮澤也。

○駒音俱，本亦作「驕」。濡，如朱反。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箋云：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

於之訪問，^②求善道也。○咨，本亦作「諮」。諏，子須反，《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疏】**「我馬」至「咨諏」。○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汙物之被洗濯，濡澤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諏事焉。○傳「忠信」至「爲諏」。○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爲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爲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爲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爲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爲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爲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爲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爲「患難」，毛爲「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爲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爲字誤，改

^①「駒」，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駒音俱，本亦作驕。」正義云：「維是駒矣。」是其本作「駒」，與《株林》同。」

^②「之」，原作「是」，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是」作「之」。」案「之」字是也。」今據改。

從《左傳》曰「才，當爲事」，又曰「事，當爲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諷、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爲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諷；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爲先後耳。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言調忍也。○駒音其。忍音刃。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爲謀。○易，以豉反。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爲度。○沃，烏毒反，沈又於縛反。度，待洛反，注同。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陰白雜毛曰駒。均，

調也。○駒音因。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親戚之

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詢音荀。諮親爲詢。【疏】

傳「兼此」至「六德」。○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箋「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諷、謀、度，皆

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爲己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爲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

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爲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爲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爲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己，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爲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諷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爲一，通彼五者爲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

之忠信也。己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已破「和」爲「私」，^①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

故作《常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爲作，于僞反。【疏】常棣《八

章，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己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爲隱也。此經八章，上四章言兄弟光顯，^②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飫，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以非常事，燕主歡心，

① 「已」，原作「以」，阮校：「案浦鏜云「以」疑「已」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 「章」，原作「句」，阮校：「案浦鏜云「章」誤「句」，是也。」今據改。

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箋《周公》至「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爲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

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爲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未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爲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①不得爲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

①「殷」，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之』上有『殷』字，閔本剝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管、蔡，即傳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興也。常棣，棣也。

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②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韋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移」，音以支反，又是今反。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不、拊，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拊」，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箋云：聞

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疏】「常棣」至「兄弟」。○毛以爲，常棣

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强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则强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

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文與「彤」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则强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箋「承華」至「拊同」。○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爲「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

①「傳」下，原有「言」字，阮校：「案「言」字當衍。」今據刪。

②「不當作拊」，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不」下云「鄭改作拊」，又「不、拊同」，下云「拊，本亦作拊，前注同」。考《說文》木部云「拊，闌足也」，《山海經》「員葉而白拊」，《集韻·十虞》亦作「拊」，皆從木。而《羣經音辨》載此字在手部，則當時《釋文》字已從手也。」

③「此與」，原作「與此」，阮校：「案浦鍾云「與此」當誤倒，是也。」今據乙。

「拊」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作「拊」，拊爲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韓韓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爲義，未若取相承覆爲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傳「聞常棣之言爲今」。○正義曰：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爲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已缺」，而爲《常棣》之歌爲來今」，是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畏。懷，思也。箋

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怖，普布

反。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哀，聚也。求矣，言求

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哀，薄侯反。

【疏】「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人恩至厚，

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助，^⑤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顯之譽，所以相半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

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脊，井益反，亦作「即」，又作「鷖」，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鷖」，同。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④況，茲。水，長也。箋云：每，雖也。^⑤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況，或作「兄」，非也。嘆，吐丹反，又吐口反，以

①「已缺」，原作「以次」，阮校：「閩本、明監本「次」誤「是」。案皆非也。」「以次」當作「已缺」。今據改。

②「人」，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之」。案所改非也。」「按：當以作「之」爲長。

③「助」，原作「耽」，阮校：「案「耽」當作「助」，形近之譌。」「今據改。

④「況也永歎」，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歎」作「嘆」，唐石經亦作「嘆」。案《釋文》作「歎」，十行本依之改也。又唐石經「況」字後改……段玉裁云：「此《桑柔》、《召旻》及今文《尚書》「母兄曰」、「則兄曰」，是同作「兄」，是作「況」非。」

⑤「雖」上，原有「有」字，阮校：「相臺本無「有」字……爲是。」「今據刪。

協上韻。【疏】「脊令」至「永嘆」。○正義曰：脊令者，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唯長嘆而已，^①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傳「脊令」至「急難」。○正義曰：「脊令，雝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鸚鵡，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救」耳。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②閱，很也。箋

云：禦，禁。^③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閱，許歷反。牆，本或作「牆」，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

文。很，戶懇反。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烝，填。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己者。占聲填、實、塵同。○烝，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實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故箋申之云：「占聲填、實、塵同。」相如字，又息亮反，下同。【疏】「兄弟」至「無戎」。○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閱很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

^①「之」，原作「也」，阮校：「浦云「也」當作「之」為是。」今據改。

^②「禦」，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經作「御」字。」

^③「箋云禦禁」，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禦，禁」定本也，見上。正義云「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此正義當有誤，詳下。段玉裁云：「此傳「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本《國語》、《爾雅》。各本皆衍「箋云」，非也。定本改「禦」為「禦禁」，不知「御，禦」見於《谷風》傳矣。正義疑《爾雅》有「禦，禁」，而無「御，禦」，不知《爾雅》「御」、「禦」、「禁」三字互訓。」

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人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同志也。^①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爲「禦御」，^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傳「閱很」。○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兄弟尚恩怡怡然，^③朋友以義切切然。^④箋云：

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切切然」，定本作「切切惓惓然」。琢，陟角反。【疏】傳「兄弟」至「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惓惓」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惓惓」。依《論語》則俗本誤。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饋，陳。飫，私也。不脫屣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

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饋，賓胤反。飫，於慮反。朝，直遙反。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樂音洛，

①「同志」，原作「朋者」，阮校：「案『朋者』當作『同志』，形近之譌耳。」今據改。

②「俗本以傳爲禦御」，原作「俗本以傳禦爲御」，阮校：「案此當作『俗本以傳爲御禦』，誤倒『禦』字於『爲』字上也。」今據乙。

③「兄弟尚恩怡怡然」，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正義本作『熙熙』也。」

④「朋友以義切切然」，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惓惓然』。』正義云：『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又云：『《論語》云：『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惓惓」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惓惓」。依《論語》，則俗本誤。」考此當是毛所據《論語》自作「熙熙節節」耳。定本乃改之，以合於其時行世之《論語》，非也。」

下皆同。儒，本亦作「孺」，如具反。【疏】「儗爾」至「且

孺」。○正義曰：上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為飲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為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忻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傳「飫私」至「之飫」。○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①《周語》有王公立飫，②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屣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屣，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飫」。○箋「私者」至「為公」。○正義曰：此解「飫」為「私」之意也。以私在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餼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

子合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一句為飫，下二句為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傳「孺屬」至「尚毛」。○正義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好合，志意合

也。③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好，呼報反。應對之應。④

①「私」下，原有「飫」字，阮校：「案浦鏜云下「飫」字衍，從《爾雅》疏校，是也。」今據刪。

②「周語有王公立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語」至「立」剝添者一字。考此當是因上句衍「飫」而脫去一字，後就而補之，仍未去其衍字也。」

③「志」，原作「至」，阮校：「小字本、相臺本「至」作「志」。案「志」字是也。」今據改。

④「應對」上，據《經典釋文》，嘗有「相應」字。

和，胡卧反。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翕，合也。○

翕，許急反。湛，答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疏】「妻子」至「且湛」。○正義曰：上章並陳飫、燕

之禮，此又論内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倣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内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箋「王與」至「房中」。○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内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内宗者，同宗之内，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覲，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注云：「内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内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為内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内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①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

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餞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②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内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内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内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

①「皆」，原作「者」，阮校：「案「者」當作「皆」，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日」，原作「曰」，阮校：「案浦鏗云「日」誤「曰」，以《特牲》注考之，是也。」今據改。

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宗婦在房也。^①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後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後燕及妻而連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帑，子也。箋云：族

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孥字，今讀音孥也。^②是究是圖，亶其然

乎？究，深。圖，謀。亶，信也。箋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亶，都但反。【疏】「宜爾」至「然乎」。○正義

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孥子」。○正義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二）

①

「宗」，原作「室」，阮校：「案浦鏜云「宗」誤「室」，是也。」今據改。

②

「室家」，原作「家室」，阮校：「唐石經「家室」作「室家」，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室家」者是也。」今據乙。

③

「今讀音孥也」，阮校（補）：「《釋文校勘記》云：通志堂本、盧本「奴子」二字并作「孥」，云：「孥」字舊誤分爲「奴子」兩字，今改正。案所改謬甚。「音奴」者對上「吐蕩反」而言也。「子也」者，載傳也。「奴」字句絕，「子也」別爲句。今注疏本并作「孥」，尤誤。小字本、相臺本所附皆但云「帑音奴」。二本之例，傳、箋文不復出，然則其讀《釋文》尚未失句讀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三）（二一）①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疏】《伐木》

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醇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釋，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

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父舅先兄弟，②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二事。「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說王不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內之於治內之篇，故為此以示法，是比篇皆有義意。③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興也。丁丁，伐木聲

① 「三一」，原作「卅一」，今統作「三一」。卷三三、三六仿此。

② 「父舅先兄弟」，原作「无兄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先』誤『及』」。案此當重「父舅」二字，別以「父舅先兄弟」五字為一句。今據改、補。

③ 「比」，原作「此」，阮校：「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今據改。

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丁丁，陟耕反。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幽，深。喬，高也。箋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喬，其驕反。鄉，本又作「曷」，同許亮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復，扶又反。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矧，況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相，息亮反。矧，尸忍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疏】「伐木」至「且平」。○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爲鳴

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爲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爲，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爲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興爲異耳。○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爲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彼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興喻之義，《釋訓》云「顯顯、印印，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

①「彼」，原作「傳」，阮校：「案『傳』當作『彼』。彼者，彼《爾雅》也。」今據改。

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箋「丁丁」至「連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其解「丁丁」、「嚶嚶」之義，^①與傳同也，故下即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為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醕酒」文連「伐木」，是酒為伐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

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為興，亦此類也。

伐木許許，^②醕酒有藇。^③許許，柿貌。^④以

筐曰醕，以藪曰滑^①。藇，美貌。箋云：此言前者伐木許許之人，^⑤今則有酒而醕之，本其故也。○許，沈呼占反。

①「其」，原作「具」，阮校：「案「具」當作「其」，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伐木許許」，阮校：「唐石經初刻「澣澣」，後去水旁。案正義云「其柿許許然」，下文同。《釋文》云：「許許，呼古反。」是其本皆作「許」，不從水。《後漢書·朱穆傳》：「顏氏家訓·書證」引作「澣澣」，即沈所云「呼古反」，是也。讀「許」為「澣」，遂破為「澣」而引之。」

③「柿」，原作「柿」，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柿」作「柿」。案「柿」字是也。《五經文字》云「柿，芳吠反，見《詩》注」，謂此也。《說文》：「林，削木札櫟也，從木水聲。」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柿」，不誤。閩本以下皆誤為「柿」。今據改。

④「藪」，《詩毛氏傳疏》曰：「「藪」誤作「藪」。」
⑤「前」，原作「許」，阮校：「相臺本「言」下「許」字作「前」，《考文》古本同。案「前」字是也。」今據改。

醢，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洪所寄反，謂以筐盪酒。盪音鹿。奠音敘，又羊汝反。柿，孚廢反，又側几反。藪，素口反。曰涓，思敘反。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箋云：速，召也。有酒有羜，今以召族人飲酒。①○羜，直呂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粲酒埽，陳饋八簋。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云：粲然已灑撲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於如字，舊音烏。粲，采旦反。酒，所懈反，徐所寄反。埽，素報反。饋，其位反。簋，居偉反。灑，所蟹反，又所懈反。撲，本又作「拊」，甫問反。食音嗣。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咎，過也。【疏】「伐木」至「有咎」。

○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勵，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醢其酒，有奠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粲然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

既有肥羜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爲設燕食兼有焉。○鄭以饗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許許」至「曰涓」。○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爲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爲聲而有柿也。「以筐曰醢，以藪曰涓」者，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爲說，因「醢」言「涓」，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傳「羜未」至「仁者」。○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

①「人」，原作「之」，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考文》一本同。案『人』字是也。」今據改。

②「非」，原作「之」，阮校：「案『之』當作『非』。」今據改。

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節，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①又曰：「九州之長，人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云：「^②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③是稱太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

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謂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爲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

①「東西二伯」，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非記文，疑衍』，非也。正義說以上記文是東西二伯，以下記文乃州牧之伯，所以曉人也。」

但「伯」下當脫「是也」二字，因此脫而下文乃衍《禮記》二字矣。」

②「注」上，原有「禮記」二字，阮校：「案浦鏜云『禮記』二字當衍是也。」今據刪。

③「右」，原作「佐」，阮校：「案『佐』當作『佑』，《左傳》作『右』。」今據改。

不之國，故繫伯禽。^①《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②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爲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箋「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豕，召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豕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

此云「有肥豕」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箋「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③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殯饗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牢者六簋，上肥豕、醢酒爲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穀，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醢酒并爲一事，亦不得爲饗禮。何者？饗

① 「不之國故繫」，原作「之國故繫繫」，阮校：「案『之』上當脫『不』字，『繫』，衍字也。」今據補、刪。

② 「義」，原作「義」，阮校：「案浦鏜云『義』誤『義』，是也。」今據改。

③ 「八」，原作「六」，阮校：「案浦鏜云『八』誤『六』，是也。」今據改。

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豕也。但於「肥豕」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粢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又爲一禮。上句爲燕，下句爲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木于阪，醕酒有衍。衍，美貌。箋云：此

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籩豆有踐，兄弟無遠。箋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

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餱音侯，《爾雅》云：「糞，餱，食也。」愆，起虔反。訕，於諫反。饌，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湑，舊之也。酤，一宿

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湑舊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湑，本又作「醕」，思敘反。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舊，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泚，子禮反。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蹲蹲，舞貌。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與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己。○坎如字，《說文》作「𡵓」，音同，云：「舞曲也。」蹲，七句反，本或作「樽」，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爲，于僞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

音洛。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迨音待。閒音閑。【疏】「伐木」至「湑矣」。

○毛以爲，伐木於阪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醕其酒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己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尚以獲愆，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泚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己卒有閒暇而爲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爲異。餘同。○箋「兄弟父」至「母之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爲父黨，則諸舅爲母黨。此言兄弟，總上父舅一文，故知

①「無」，原作「以」，阮校：「案浦鏜云「以」當「無」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總上」，原無，阮校：「案浦鏜云「兄弟」下當脫「總上」二字，是也。」今據補。

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王之同宗，^①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是母黨為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婿之父為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總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箋「反可以恨兄弟乎」。

○正義曰：定本「恨」作「限」，^②恐非也。○傳「酤一宿酒」。

○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箋「為我」至「樂已」。

○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為之鼓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己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

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③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下下，謂《鹿鳴》至《伐

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下下，俱戶嫁反，注「下」及「下臣」同。

【疏】《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鐘，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

①「王」上，原有「總上」二字，阮校：「案浦鏜云「總上」二字當衍文，是也。」今據刪。

②「本」，原無，阮校：「案「定」下當有「本」字。」今據補。

③「伐木六章章六句」，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遺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比《鹿鳴》至《伐木》於前，^①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堅也。箋云：保，

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

單厚，何福不除。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

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

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必以反。單，毛都但

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俾爾多益，以莫不

庶。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以是故

無不衆也。【疏】「天保」至「不庶」。○毛於「單」字自作

兩解。以爲作者見時人物所得，生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

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

德厚天下耳。○鄭以爲「盡厚天下」爲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箋「天使」至「予之」。^②○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爲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戢，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

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戢，子

淺反。降爾遐福，維日不足。箋云：遐，遠也。天

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

也。○汲，己及反。【疏】「天保」至「不足」。○正義曰：

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

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日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

①「比」，原作「此」，阮校：「案「此」當作「比」。今據改。

②「天」，原作「云」，今據箋改。

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箋云：興，盛也。無

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

阜，如岡如陵。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①

大阜曰陵。箋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箋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

萬物之收皆增多也。○縱，足用反。長，張丈反。【疏】

傳「高平」至「曰陵」。○正義曰：《釋地》文。李巡曰：「高

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

爲陵。」○箋「此言」至「高大」。○正義曰：言所委聚，所累

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異

者②，以遺人當米粟者有限，③言二十里有委，五十里有

積，對例，故爲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吉蠲爲饔，是用孝享。吉，善。蠲，絜也。

饔，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蠲，古玄

反，舊音堅。④饔，尺志反。享，許丈反。禴祠烝嘗，

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

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盤。○禴，本又作「杓」，

餘若反。祠，嗣絲反。烝，之丞反。盤，直留反，周大王父

名。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尸，所以

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疆，居良反。嘏，古雅反。傳，直專反。【疏】「吉

蠲」至「無疆」。○毛以王既爲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爲

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爲禴、

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

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

民神相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爲先公，言爲此

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箋「謂將

祭祀」。○正義曰：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

祀，致其意。○傳「春曰」至「曰烝」。○正義曰：《釋天》

文。孫炎曰：「祠之言食。杓，新菜可杓。嘗，嘗新穀。

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

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

《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

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

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爲大祭，於夏、於秋、

①「陸」，原作「陵」，阮校：「小字本、相臺本「陸」作「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陸」字是也。」今據改。

②「異」，原作「積」，阮校：「當作「異」。今據改。

③「當」，孫校：「「當」疑「掌」。」「

④「堅」，《經典釋文》作「圭」。

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禴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禴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①《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公先」至「諸盥」。○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爲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②「先公，謂后稷至諸盥」，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盥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盥。」《天作》箋云：「諸盥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盥」，《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諸盥，大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盥」，《天作》箋「諸盥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爲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

公，不過組紺、亞園、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盥」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先君」至「象神」。○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爲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弔，至。詒，遺也。箋

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弔，都歷反。詒，以之反。遺，唯季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成也。箋云：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

樂而已。○燕樂，音洛。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百姓，百官族姓也。箋云：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徧音遍。【疏】「神之」至「爾德」。

○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

^①「亦」原作「以」，阮校：「案浦鏜云「亦」誤「以」，是也。

盧文弨云：「《爾雅》疏作「亦」。」今據改。

^②「婉」原作「宛」，阮校：「案「宛」當作「婉」。」今據改。

之來至矣，遭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爲樂。其羣衆百姓之臣，徧皆爲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爲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之恒，^①如日之升。恒，弦。升，出也。

言俱進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恒，

本亦作「絙」，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如南山之壽，不

騫不崩。騫，虧也。○騫，起虔反。如松柏之茂，

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

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疏】「如月」至「或承」。○

正義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

隆，有進無退，如月之上弦稍就盈滿，^②如日之始出稍益明

盛。^③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

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

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

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箋「月上」至「就明」。

○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

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

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一次，^④始死魄而出，漸漸

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

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

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定本「絙」字作「恒」。^⑤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文王爲

①「恒」，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

云：『《集注》、定本、絙作「恒」。』是正義本作「絙」字

也……當以《集注》、定本爲長。」

②「月」上，原有「日」字，阮校：「案浦鏜云「日」當衍字，

是也。」今據刪。

③「出」上，始「字原無，阮校：「案「出」上當有「始」字，

因上文衍「日」而此脫也。」今據補。

④「一」，原作「二」，阮校：「案「二」當作「一」。今據改。

⑤「集本」，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集本」當「集注」之誤，後並同，是也。」

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戌，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戌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薇音微。昆，本又作「混」，古門反。獵，本或作「獫」，音險。獫音允，本亦作「允」。難，乃旦反，注皆同。將率，子亮反，^①下所類反，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力報反，後篇「勞還」皆同。杕，大計反。【疏】《采薇》六章，章八句。^②

至「勤歸」。○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戌役也。戌，守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獫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獫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獫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爲難，非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獫狁，唯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故先言之，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勅戍役，以獫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爲之，故云命也。其戍役則召民而遣之，不待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

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恤之情深，^③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爲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爲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總序往反。六章皆爲遣戍役也。以主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入歌，^④因謂本所遣之辭爲歌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嚮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杕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箋「文王」至

①「亮」，原作「高」，依《經典釋文》，當作「亮」。今據改。

②「章八句」，原作「章六句」，阮校：「案浦鏜云『八』誤『六』，是也。」今據改。

③「恤」，原作「愧」，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愧』作『恤』」。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④「入」，原作「人」，阮校：「案『人』當作『入』」。今據改。

「息之」。○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總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王之命，^①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②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即命之。但往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成役，以薇為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二章為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久，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

後矣，與鄭「脆脆」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為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菜。作，生也。箋

云：西伯將遣成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下「重敘」同。曰歸曰歸，歲亦莫止。^③箋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

^①「王之命」，原作「文王之命」，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之命』誤倒。案十行本『知以文』剝添者一字，是『文』字衍也。」今據刪。

^②「朔」，原作「愬」，阮校：「案浦鏗云『愬』當『朔』字誤，是也。《綿》正義引無此字。」今據改。

^③「莫」，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釋文》云：『莫，本或作『暮』。』依此，或《東方未明》、《蟋蟀》、《小明》、《雲漢》經諸「莫」字正義本皆作「暮」。但未有明文，不可意必求之也。」

歸期，定其心也。○莫音暮，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占者，師出不踰時。今微生而行，^①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

【疏】「采薇」至「之故」。○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戎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戎役，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②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閒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箋「西伯」至「行期」。○

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偏，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注》、定本「暮」作「莫」，^③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

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爲法。若然，^④《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戎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爲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爲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一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斲費永寧。^⑤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

①「薇」下，原有「菜」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無「菜」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今據刪。

②「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莫」當作「暮」，下標起止「箋「莫晚」同。」

③「集注」，原作「集本」，依阮校，當作「集注」。今正。

④「若然」，原作「然若」，阮校：「案「然若」二字當倒。」今據乙。

⑤「永」下，原有「久」字，阮校：「案浦鏗云「久」字當衍，是也。」今據刪。

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箋云：

柔，謂脆脆之時。○脆，七歲反。脆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箋云：憂止者，憂其

歸期將晚。憂必烈烈，載飢載渴。箋云：烈烈，憂

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①聘，問也。箋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

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靡使，如字，本又作「靡

所」。【疏】「采薇」至「歸聘」。○正義曰：王遣戍役，戒

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

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

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

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

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

意也。○箋「柔謂脆脆之時」。②○正義曰：定本作「脆脆

之時」。○傳「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

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綿》箋云：「小聘曰問。」③以卿大

夫殊其文，故為大小耳。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少而剛也。④箋云：

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陽，歷陽月

也。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

為陽。⑤○坤，本亦作「𡙇」，困魂反。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箋云：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孔

疚，我行不來。疚，病。來，至也。箋云：我，戍役自

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疚，久又反。【疏】傳

「陽歷陽月」。○正義曰：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

意。以十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

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

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

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

①「靡使」，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

文》云：「本又作「靡所」。考正義云：「無人使歸問家

安否。」是正義本作「使」字，又作本因箋「無所使歸問」

而誤耳。」

②「謂」下，原有「至」字，據箋文刪。

③「問」上，「曰」字原無，阮校：「案「問」上，浦鏗云當脫

「曰」字，是也。」今據補。

④「少而剛也」上，《詩毛氏傳疏》曰：「上奪一「剛」字。」

「故以名此月為陽」，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

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無「為陽」二字，直云「故以

名此月焉」。當以定本為長。」

「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箋「十月」至「爲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爲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月而得陽名者，①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蓂」，「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陽，②故稱龍焉。」③鄭云：「嫌讀如羣公嫌之嫌。」④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嫌。⑤嫌，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已至四月，故消息爲乾，非十月也。且《文言》「嫌於無陽」爲心邊兼，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爲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爾，華盛貌。常，

常棣也。箋云：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爾，乃禮反，注同，《說文》作「爾」。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斯，此也。君子，謂將

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業業然壯也。○業如字，又魚及反，或五孟反。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箋云：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三，息暫反，又如字。【疏】「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戎役之行，隨從將帥，故言將帥之車。⑥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爲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

①「月」，原作「陽」，阮校：「案上「陽」字當作「月」。今據改。

②「嫌於陽」，原作「嫌於無陽」，阮校：「案「嫌」當作「嫌」，下正義云「且《文言》「嫌於無陽」爲心邊兼」可證。又「無」字當衍。今據改、刪。

③「龍」，原作「陽」，阮校：「案「陽」當作「龍」。今據改。

④「嫌讀如羣公嫌之嫌」，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嫌」。二「嫌」字皆當作「嫌」。今據改。

⑤「嫌」，原作「嫌」，阮校：「「嫌」當作「嫌」。今據改。

⑥「故言將帥之車」，原作「故將帥之車言」，阮校：「「言」字當在「將」字上，錯在「車」下。今據乙。

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驍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爲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箋「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桷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民則伐之，①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爲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鍾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

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攻取襲克圍滅入之名。②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騤騤，彊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𦍋」。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役之所𦍋倚。○騤，求龜反。腓，符非反，鄭必寐反。倚，其綺反，舊於蟻反。四牡翼翼，象弭魚服。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③魚服，魚皮也。箋云：弭，弓反末斲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服，矢服也。○弭，彌氏反。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斲，《說文》方

①「民」，原作「仁」，阮校：「案浦鏗云「民」誤「仁」，是也。」
 ②「祈父」正義引作「民」。今據改。
 ③「攻」，原作「故」，阮校：「山井鼎云「故」恐「攻」誤，是也。」今據改。

④「紛」，阮校：「案正義云「紛與結義同」。《釋文》云：「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段玉裁云：「《說文》「弭」下作「紛」，以「紛」爲長。」」

血反，又邊之人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豈不曰戒？①獾狁孔棘。箋云：戒，警勅軍事也。孔，甚。

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曰相警戒乎？②誠曰相警戒也。獾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曰戒，音越，又

人栗反。警音景。【疏】駕彼「至」孔棘。○毛以爲，王

遣戎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驥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戎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

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爲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爲服。軍既閑

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曰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獾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

唯以戎車戎役之所庇倚爲異。餘同。○傳「腓辟」。○正

義曰：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

義，故易之爲「庇」，言戎役之所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云「公族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傳「象弭」

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

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

同。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韃步叉者也。」④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箋「弭弓」至「矢服」。○正義曰：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警，方結反，弓戾也。」⑤言象弭，謂弓反末警戾之處，以象骨爲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繩之紒，故申之，「助御者解轡紒也」。兵車三人同載，

①「曰」，原作「日」，阮校：「唐石經初刻「曰」，後改「日」。

《釋文》云：「曰音越，又人栗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字即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曰」字。今據改。

②「曰」，原作「日」，阮校：「案「日」當作「曰」，正義中同。」今據改。

③「族」，原作「室」，阮校：「案山井鼎云「室」作「族」爲是，是也。」今據改。

④「弓」上，原有「可」字，阮校：「案浦鏗云「可」衍字，是也。」今據刪。

⑤「弓」上，原有「云」字，阮校：「案十行本「反云弓」刺添者一字，是「云」字衍也。○按此引《說文》音，隱語，非自爲音。」今據刪。

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紃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①若轡或有紃，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爲代御者解紃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矢》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云：我來戍止，^②

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昔，《韓詩》云：

「昔，始也。」雨，于付反。霏，芳非反。說音悅。○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於道

路，猶飢渴。言至苦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君

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疏】「昔我」至「我哀」。○

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總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柳依依然。今我來思，事得還返，^③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有渴，^④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

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三）

①「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原作「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阮校：「案此當作「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誤倒錯之也。」今據改、乙。

②「矢」，原作「人」，阮校：「案浦鍾云「矢」誤「人」，是也。」今據改。

③「戍止」，阮校：「案正義標起止作「戍役止」，云：「定本無「役」字」，於理是也。」

④「返」，阮校：「案注作「反」，此正義作「返」，亦是易而說之，以「反」、「返」爲古今字也。上正義多是「反」，當是後人依注改耳。」

⑤「渴」上，「有」字原無，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渴」上有「有」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四) (三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出車》,勞還率也。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車如字,沈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疏】《出車》六章,章八句。○正義曰:作《出車》詩者,①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芣》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

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爲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旌旄。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師。②卒章言其迴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爲小倒耳。③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

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牧音目。

①「者」,原無,阮校:「案『詩』下,浦鏗云脫『者』字,是也。」今據補。

②「師」,原作「帥」,阮校:「案『帥』當作『師』,形近之譌。」今據改。

③「倒」,原作「到」,阮校:「闕本、明監本、毛本『到』作『別』。案當作『倒』,正義例用『倒』也。」今據改。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將使爲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

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僕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召己，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難，乃曰反，注及下皆同。裝，側良反，本又作「莊」。【疏】「我出」至

「棘矣」。○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今既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召己，謂我來爲將帥矣。我得王命，即自召彼僕御之夫，謂之今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載者，以王家之士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以王命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勞之。○傳「出車」至「牧地」。○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廐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廐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強，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焉。○箋

「上我」至「自謂」。○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爲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召己，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故「上我，我殷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爲將帥，出車纔訖，王即命己爲將，則將帥之車爲己所乘，復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傳「僕夫御夫也」。○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式車、從車。」注云：「式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謂之載矣」，^①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爲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即兼官，^②其長者爲戎僕，小者爲御夫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旐矣。龜、蛇曰旐。旐，十旆。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

①「謂之」，原作「維其」，阮校：「案浦鏜云『謂之』誤『維其』，是也。」今據改。

②「即」，原作「卿」，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卿』當作『即』，形近之譌。」今據改。

旄，而建之戎車。將率既受命，行乃乘焉。^①牧地在遠郊。
○旄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彼旃旒斯，胡不

旆旆？鳥隼曰旆。旆旆，旆垂貌。^②○旆音餘。旆，滿

貝反。隼，息允反。旆音留。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③箋云：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

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④○悄，七小反。

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憔悴，遙反。

「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

【疏】「我出」至「況瘁」。○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

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

矣。既命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

旄而屬之於旄之上干矣。以屬旄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

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旄，則亦同建之

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旄旒旒隨車而行，何有不

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

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

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旄彼旒者，凡兩事者，一言

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舊畝」，皆此類也。

○傳「龜蛇曰旆」。○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旆」，

「交龍為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

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

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

①「將率既受命行乃乘焉」，原作「將帥即受命行乃乘

馬」，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帥』作『率』，『馬』作

『焉』。案『率』字、『焉』字是也。」今據改。

②「旆旆旆垂貌」，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

本也，標起止云「傳旆旆旆垂貌」是其證。正義下云

「定本『旆旆，旆垂貌』」。如其所言，不為有異。當作

「定本云『旆旆，旆旆旆垂貌』」。上「旆旆」，經文也。下

「旆旆旆垂貌」，謂「繼旆曰旆」者也，故下云「多一『旆』字

也」。《釋文》以「旆旆」作音，或與正義本同，與定本不

同。各本正義皆誤。」

③「況瘁」，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

標起止云「至況瘁」。《釋文》云：「況瘁，本亦作『萃』，

依注作『悴』。」考此當是經本作「萃」，故於訓釋中竟改

其字，箋之例也。《釋》（下當有文字）又云：「依注作

『悴』。」似乎未晰也。《四月》釋文「盡瘁，本又作『萃』，

下篇同」，亦其證。」

④「憂其馬之不正」，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

「『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釋文》

云：「『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

政」。考「憂其馬之政」謂憂非其馬之政也。段玉裁云用

《甘誓》文，是也。當以定本為長。」

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

「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爲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爲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載旐，或載旗，故此經所陳，唯旐、旐、旗三物而已。軍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傳「旆旆旒垂貌」。○正義曰：定本云「旆旆，旒垂貌」，❶多一「旆」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

央央。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爲旐。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近，附近之

近，下「近西戎」同。壘，力軌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朔方，北方也。赫赫，

盛貌。襄，除也。箋云：此我，我戎役也。戎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

【疏】「王命」至「于襄」。○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

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旂旐鮮明央央然，❷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爲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戎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獫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爲戎役所美，所以可嘉也。○傳「朔方近獫狁之國」。○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獫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箋云「往築」至「軍壘」。○正義曰：知爲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

❶「旆」上，據下文及阮校當有「旆」字。

❷「旆」，原作「於」，阮校：「案浦鏜云「旆」誤「於」，是也。」今據改。

「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塗，凍釋也。箋

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雨雪，于付反，又如字。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

「昔我」至「簡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獫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爲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閒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爲勞苦。○箋「黍稷」至「休息」。○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爲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獫狁者，上云「城彼朔方」，

「獫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獫狁也。既伐獫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簡書」至「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隣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箋云：草蟲鳴，阜螽

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嘒，於遙反。趯，吐歷反。螽，音終。躍，音藥。嚮，許亮反，或作「鄉」，音同。興，許膺反。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忡，勑中反。降，戶江反，又如字，注下皆同。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疏】「嘒嘒」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獫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

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嘒嘒然爲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躍躍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蟲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蟲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爲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箋「草蟲鳴晚秋之時」。○正義曰：知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爲諸侯嚮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玁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爲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

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卉，草也。訊，辭

也。箋云：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卉，許貴反。萋，七西反。喈音皆。繫音煩。祁，巨移反。訊音信。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

故以爲始，以爲終。【疏】「春日」至「于夷」。○正義曰：

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戍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芣菜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囚，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來，我薄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訊辭」。箋「訊言」至「詳之」。○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爲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芣，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戍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爲二月。采芣爲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二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役，戍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①興也。皖，實貌。

杜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

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

日月陽止，女心

傷止，征夫遑止。箋云：十月爲陽。遑，暇也。婦人

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

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

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閒音閑。說音悅。莫音暮，

本亦作「暮」。

【疏】「有杖」至「遑止」。○正義曰：文王

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杖然特生之杜，猶

得其時，有皖然其實，^②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

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杖杜之不如。所以然

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

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

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爲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

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

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室家踰時則思。○思，

息嗣反，又如字。【疏】傳「室家踰時則思」。○正義曰：

傳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

君子。○杞音起。檀車輶輶，四牡瘠瘠，征夫不

遠。檀車，役車也。輶輶，敝貌。瘠瘠，罷貌。箋云：不

遠者，言其來，喻路近。○檀，徒丹反。輶，尺善反，又勑

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縶」，音

同。瘠，古緩反。敝，婢世反。罷音皮。【疏】「陟彼」至

「不遠」。○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

北山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

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

堅固。以君子勞苦堅故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實夫

①「皖」，阮校：「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皖」作

「皖」。案《釋文》云：「字從「日」，或作「目」邊，又見

《大東》經「皖彼牽牛」，字同。」

②「皖」，原作「覲」，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覲」作

「皖」。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也，謂之父母，由己尊之，①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役車，今輶輶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瘠瘠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己念之？○箋「杞非」至「君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爲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憂我父母」謂夫爲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爲父母，與此同也。○傳「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戎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爲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爲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箋云：匪，非。疚，病

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我念之，憂心甚病。○

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恤，憂

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

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

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繇，直又反。【疏】「匪載」至

「邇止」。○毛以爲，文王勞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

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爲來乎？何爲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由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爲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爲異餘同。○傳「會人占之」。○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爲「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爲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爲占，則會當爲合，故易之爲合。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

①「由」，原作「也」，阮校：「案「也」當作「由」，讀下屬。」

今據改。

於憂勤，終於逸樂，^①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疏】《魚麗》六章，上三章章四句，下三章章二句。至「神明矣」。○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鱉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爲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芣》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言者，^②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內謂至「歌之」。○正義曰：以《采芣》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

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

魚麗于罍，鰾鰾。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

之笱也。鰾，楊也。^③鯨，鮪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④豺祭獸然後殺，獺

①「終於逸樂」，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終於逸樂』。《釋文》云：『逸，本或作

「佚」。《考文》古本作「佚」，采《釋文》。」

②「言」，原作「有」，阮校：「案『有』當「言」字之譌。」今據改。

③「楊」，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十行本（當作相臺本）是也。」

④「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各本皆誤。正義云「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下云「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釋文》云：「一本作「草木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考此則今誤合兩本爲一，當是經注本始依定本作「不操斧斤」，「斤」下無「不」字。後不知者以正義本「不」字竄入，遂不可通。定本以「不操」下屬，正義本以「不芟」上屬。相臺本每四字爲一句，亦非。此當從正義本。」

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罽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麝不卵，士不隱塞，^①庶人不數罟，^②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留音柳。鱗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鱗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鯨音沙，亦作「鮓」，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鯨，石鮓也。」鮓，待何反。太平音泰。暴，蒲卜反。不操，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豺，仕皆反。獺，勑鐸反，又佗末反。漁音魚，一本作「敝」，同，取魚也。罽音畏。麝，亡兮反，本或作「麝」，同。卵，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又新勒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罟音古。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疏】「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罟者，是鱗鯨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傳「留曲」至「所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爲留」，是「留，曲梁也」。《釋器》曰：「簠婦之笱謂之留。」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留，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爲留也。」《釋器》注孫炎曰：「留，曲梁，

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笱，^③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鱗，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機《疏》云：「鱗，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④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鯨，鮓」，《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鱗鯨之大魚，是衆多也。魚

^①「不隱」，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

「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正義云：「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正義本作「隱」。其「本又作「偃」者」，即今之「堰」字。

《周禮·敝人》注「水堰」，《谷風》正義引作「水堰」。

^②「數」，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庶人不總罟者，謂罟且不得總之使小。」又云：

「《集注》「總」作「緩」，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釋文》以「不數」作音，與定本同。考《九罏》傳作

「緩罟」，《釋文》云「字又作「總」」。是「緩」、「總」同字，「總」又「總」之別體。當以正義本爲長。」

^③「薄也以薄」，原作「簿也以簿」，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簿」字皆作「薄」。案上引《爾雅》注作「薄」，

「薄」字是也。」今據改。

^④「解」，疑當作「能」。

所以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況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天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風之總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月。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又云「斤斧入山林」，無「不」字，誤也。^①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爲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

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爲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罝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爲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爲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爲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爲鷹，而罝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爲鷹，得在八月，言罝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爲十月事也。言「罝羅設」者，《說文》云：「罝，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逆，^②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匝耳。^③諸侯言不掩羣，大夫

①「字誤」，原作「誤字」，阮校：「案浦鏜云「誤字」二字當倒，是也。」今據乙。

②「逆」，阮校：「閩本作「逆」，俗字也。明監本、毛本作「匝」，正字也。」

③「匝」，原作「麋」，阮校：「案「麋」當作「匝」。」今據改。

言不麝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麝天，^①鳥翼穀卵。」《王制》直言：「不麝不卵，不殺胎，不夭夭，示人禁取麝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可爲，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麝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麝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爲等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田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之，自然不得運也。士不隱塞者，爲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亦爲盡物也。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人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澤不竭。童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不童也。荏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鱉，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箋「酒美」至「又多」。○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②而以爲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

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魚麗于留，魴鱧。鱧，鯛也。^③○鱧音禮。鯛，

直家反。君子有酒多，且旨。箋云：酒多，而此魚又美也。【疏】傳「鱧鯛」。○正義曰：《釋魚》云：「鱧，鯛。舍人曰：「鱧，名鯛。」郭璞曰：「鱧，鯛。」徧檢諸本，或作「醴，鍾」，或作「鱧，鯛」。若作「鯛」，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鯛」，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鯉」者。定本「鱧，鯛」。「鯛」與「鍾」音同。

①「夭」，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夭」誤「麝」。案「夭」即「麝」字之假借，不知者以今《國語》改之。○按改「麝」是也。」

②「則」上，原有「三章」二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似」下衍「酒美」二字。案「三章」二字亦衍。」今據刪。

③「鱧鯛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鱧，名鯛」，下正義引孫炎「鱧、鯛，一魚」，《釋文》「鮓」下云「毛及前儒鮓爲鯛」。是傳正取《爾雅》爲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鯛」爲是。作「鯛」者及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鯛各爲一魚也，作「鯉」者依《說文》「鯉，鱧也」所改，皆非傳意。」

魚麗于留，鰕鯉。鰕，鮎也。○鰕音偃，郭云：

「今偃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爲鰕。鯉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鰕，鰕爲鮎，鰕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日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疏】傳「鰕鮎」。○正義曰：《釋魚》有「鰕鮎」。郭璞曰：「鰕，今鰕額白魚也。鮎，別名鯉。」孫炎以爲鰕、鮎一魚，鰕、鮎一魚。郭璞以爲鰕、鮎、鰕、鮎四者各爲一魚。①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古哀反。養，餘尚反。《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疏】「南陔」至「黍稷」。○

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有其義而亡其

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人，立于縣

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

《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

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

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縣音玄。編，必先

反。見，賢遍反。【疏】「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

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箋云「三篇」至「之

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一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

黍」。

①「鮎」，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鮎」當作「鮎」。」

「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人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人堂下，磬南北面，^①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今《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爲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爲遭此而亡之。又解篇亡而義得存者，^②其義則以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③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什是也。^④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燕禮》注皆云：^⑤「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⑥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

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爲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四）

①「磬」，原作「鼓」，阮校：「案浦鏜云「磬」誤「鼓」，考《鄉飲酒禮》，是也。」今據改。

②「篇」，原作「爲」，阮校：「案「爲」當作「篇」，形近之譌。」今據改。

③「端」，原作「亡」，阮校：「案「亡」當作「端」，即復舉注文也。」今據改。

④「什」，原作「篇」，阮校：「案「篇」當作「什」。」今據改。

⑤「燕」，原作「之」，阮校：「案浦鏜云「之」當「燕」字誤，是也。」今據改。

⑥「稍稍」，原作「稍」，阮校：「案「稍」下，浦鏜云脫一「稍」字。以《鄉飲酒》、《燕禮》二注考之，浦校是也。」今據補。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一) (三二)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陸曰：自此至《菁菁》者共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爲正也。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

至誠，^①樂與賢者共之也。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音樂，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皆同。朝，直遙反，下注同。燕樂，音洛，下注皆同。【疏】《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

之」。○正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經四章，皆是樂與賢者之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江、漢之間，魚所產

也。罩罩，簞也。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烝，之丞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簞，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遲，直冀反，下同。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

【疏】「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己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興在野天下之處有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竝各樂而求之，有至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致之於朝，^②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

①「平」下，「之」字原無，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平」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今據補。

②「致」，原作「置」，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置」作「致」。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簞也」。○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興，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鰭皆興也。《釋器》云：「簞謂之罩。」李巡曰：「簞，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簞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簞。重云「罩罩」者，非一也。○箋「烝塵」至「至誠」。○正義曰：「烝，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烝」爲「久」，故言：「烝，塵也。」又云：「塵然，猶言久如，塵爲久，^①然爲如也。」不言烝爲衆者，以此罩魚喻求賢，久如欲往罩之，是欲魚之甚，以興君子久如欲求賢，爲思遲之極。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故云「遲之謂至誠也」。重言「罩罩」，衆自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衆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皆出經重「罩」而求也。○箋「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覺驚》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斥成王」，^②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之君子爲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與賢者共之」，言「與」，言

「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妬，自占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爲美耳。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闢朝廷公卿。《孝經》唯士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善所在，公叔文子升家臣以公。所樂之賢，或是己之私屬，故箋言臣以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汕汕，櫟也。箋云：

櫟者，今之撩罟也。○汕，所諫反，櫟也，《說文》云：「魚遊水貌。」櫟，側交反，字或作「罫」，同。撩，力弔反，又力條反，沈旋力到反。【疏】傳「汕汕櫟」。○正義曰：《釋器》

①「如塵爲久」，原無，阮校：「案『久』下當脫『如塵爲久』凡四字。」今據補。

②「斥」，原作「謂」，阮校：「案浦鏜云『斥』誤『謂』，是也。」今據改。

云：「櫟，謂之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也。」^①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衍，樂也。○衍，苦旦反。^②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興也。纍，蔓也。箋

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樛，居虬反。瓠音護。纍，力追反，本亦作「蔓」，同。下，退嫁反。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③【疏】「南有」至「綏之」。

○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纍蔓之。以興在位有下下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正義曰：案《鄉飲酒》無「以我安」之文。^④《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騅，壹宿之鳥。箋

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翩翩篇。騅音佳，本亦作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復，扶又反，下同。

【疏】「翩翩」至「又思」。○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騅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君子亦久如願來。^⑤今來在於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

①「汕魚也」，原作「魚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

「魚也」作「汕魚」。案《爾雅》疏引作「汕」，以薄汕魚也。此當「汕」、「也」並有，各脫其一。」今據補。

②「苦」，原作「若」，依《經典釋文》當作「苦」。今據改。

③「鄉飲酒」，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按正義云：『則此文當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此正義據當時或本猶有《鄉飲酒》、《燕禮》連言者，而定其誤如此也。今無其本矣。」

④「酒」下，原有「燕飲而安之」五字，阮校：「案浦鏗云下五字當衍文，是也。」今據刪。

⑤「我」上，「於」字原無，阮校：「案『我』上當有『於』字。」今據補。

專壹也。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云「壹宿」至「遲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也。」雖，夫不之鳥，慤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離鳥爲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爲如字，又于僞反。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臺，夫須也。

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萊音來。夫音符。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基，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樂

樂，上音岳，下音洛。【疏】「南山」至「無期」。○正義

曰：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治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大，而《車輦》箋云「析其柞薪，爲蔽岡之高」者，以興喻者各有所取，若欲觀其山形，草木便爲蔽障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是裨益之言，不一端矣。

①「離夫不之鳥慤謹」，原作「夫擇木之鳥慤謹」，阮校：

「案此當作「離，夫不之鳥，慤謹」，用《四牡》傳、箋之文也。」今據改。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箋云：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箋云：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栲，山樗。杻，櫨也。

○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勑居反。櫨音憶。①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眉壽，秀眉也。箋云：遐，遠也。遐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枸，枳枸。楸，鼠梓。

○枸，俱甫反。②楸音庾，楸屬。枳，諸氏反。【疏】傳

「枸枳」至「鼠梓」。○正義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楸，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楸。」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

謂之苦楸是也。」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③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耇音苟，壽也。艾，五蓋反，沈音刈。【疏】傳「黃髮耇老」。○正義曰：《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①「憶」，原作「憶」，《經典釋文》作「憶」。今據改。

②「俱」上，「枸」字原無，《經典釋文》有「枸」。今據補。

③「保艾」，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依傳「艾，養。保，安也」，似經文當作「艾保」。』今考《釋文》以「保艾」作音，是《釋文》本與唐石經以下正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① ○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間，占覓反。【疏】「由庚萬物至其辭」。○

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箋「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鄭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即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

亡詩之比，故鄭於此言「辭義皆亡」者，^②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為作序，與經俱亡。若子夏為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六月》連序並無存者？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為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③咸建五長。」○蓼音六。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

①「意」，原作「處」，阮校：「案正義云：『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各本作「處」者皆誤。段玉裁云「正義作「意」」，是也。」今據改。

②「此」，原作「譜」，阮校：「案「譜」當作「此」。」「今據改。

③「薄」，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外薄音博，諸本作「外敷」，注音芳夫反。」正義云：「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

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稟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

【疏】《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正義曰：作

《蓼蕭》詩者，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氏之譯曰：①「吾受命，

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

遠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一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

序總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

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九夷」至「五長」。○

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

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雒師謀》、

《我應》注皆與此同。②《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

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

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

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

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侯》直言「四

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

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

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

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

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③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

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

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文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故《周禮》

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謂荊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

①「常」，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常」作「裳」。案所改非也。」

②「維」，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維」誤「維」。案《文王》正義引皆作「維」。」

③「周皆兩」，孫校：「『周』作『同』，據《明堂位》正義引正。『兩』字，《明堂位》正義無，疑誤衍。」

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盡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荊州之蠻及幽州爲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過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爲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外爲伯。又《虞書》曰：「州十有二師，^①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皋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爲，禹治水輔成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爲九州，七千四百九十九，千里者之方四十九，以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

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興也。蓼，長大貌。

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箋云：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漙，息敎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爲，于爲反。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輸

寫其心也。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

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疏】「蓼彼」至

「處兮」。○正義曰：言蓼然長大者，彼蕭斯也。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漙漙然盛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蒙

①「十有」，原作「有十」，阮校：「案『有十』當作『十有』。」今據乙。

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我，我心則舒寫盡兮，無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下所保，^①不憂危亡也。○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下章「濃濃」、「泥泥」皆重言，故此以為「涓涓」也。涓涓，露在物之狀，故為蕭上露貌。○箋「蕭香」至「賤者」。○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燕蕭合馨香。」是蕭為香物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是國君之賤者。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瀼瀼，露蕃貌。○瀼，

如羊反，徐又乃剛反。蕃音煩。既見君子，為龍為

光。龍，寵也。箋云：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

己也。○被，皮寄反。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

差也。【疏】「既見」至「不忘」。○正義曰：言遠國之君

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見君子之王，為君所寵遇，

為君所光榮，得其恩意，又燕見笑語，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泥泥，霑濡也。○泥，

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弟。豈，樂。^②弟，易

也。箋云：孔，甚。燕，安也。○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後「豈弟」放此。弟如字，本亦作「悌」，音同，後皆放此。樂音洛，下篇同。易，夷豉反。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為兄亦宜，為弟亦宜。【疏】「既見」至「壽豈」。

○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為人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凱樂之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濃濃，厚貌。○濃，奴

同反，又女龍反。既見君子，偉革沖沖。^③和鸞

^①「下」，原作「子」，阮校：「案浦鏜云『子』疑『下』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豈樂」，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樂也』作音，當是其本較今各本皆每多『也』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③「沖沖」，原作「忡忡」，阮校：「唐石經、小字本作『沖沖』，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沖沖』是也。十行本正義中字仍作『沖沖』，《釋文》同，皆可證。」今據改。

離離，萬福攸同。倬，轡也。革，轡首也。① 沖沖，垂

飾貌。在賦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

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

○倬，徒彫反。沖，直弓反，徐音同，又音勅弓反。賦音

式。鑣，彼苗反。【疏】「既見」至「攸同」。○正義曰：言

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者，又蒙垂意燕見於己，說其燕見

之車飾。君子所乘燕見之車，倬皮以爲轡首之革，垂之沖

沖然。其在賦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離離然。乘是

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爲主得所，故

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傳「倬轡也」至「曰鸞」。

○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

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倬皮爲之，故

云倬革。轡首垂也，倬革即言沖沖，故知垂飾貌。「在賦

曰和」，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

央」是也。「在鑣曰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郭璞曰：

「鑣，馬勒傍鐵也。」言置鈴於馬口之兩傍。此無文也，故

鄭不從之。《禮記》注云：「鸞在衡。」《駟鐵》箋云：「置鸞

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

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

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箋「此說」至「然」。○

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倬革沖沖，和鸞離離」，是見君

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子之車飾也。解所以得見天子

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此

「既見天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

事，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覲禮

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

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夷之君

車迎可知。燕主歡心，不可不接。既然迎接，不得無車，

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于大門內。」是燕有迎

法也。以唯首章「燕笑語兮」，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

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

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

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侯；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

當車衡，擯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軹。」又鄭注《下曲禮》

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

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覲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亦不迎。

然則秋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① 「倬轡也革轡首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

玉裁云：傳「倬，轡首飾也。革，轡首也」，此謂「革」即

「勒」字，古文省。「攸革」，古金石文字皆作「攸勒」，或

作「鑿勒」。《說文》：「鑿，轡首銅也。」然則鑿以飾轡

首，傳云「垂飾貌」，正謂「鑿」也……各本作「轡也」，係

淺人刪「首飾」二字。「攸」作「倬」，亦淺人爲之。」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湛，直減反。

【疏】「湛露」至「諸侯」。○正義曰：作《湛露》詩者，天子燕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美其事而歌之。經雖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不云天子，^①此及《彤弓》獨言天子者，

此及《彤弓》燕賜諸侯之身，既言諸侯，不得不言天子以對之。《蓼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於諸侯之義，下

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不歸，是天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

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

者，兄弟甥舅禮不同，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禮也。三恪卑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箋云：

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②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晞音希。○厭

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夜飲，燕私也。^③

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潔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義也。^④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義。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厭，於鹽

①「序」下，「不」字原無，阮校：「案『序』下，浦鏜云脫『不』字，是也。」今據補。

②「儀」，原作「義」，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義』作『儀』。案『儀』字是也。」今據改。

③「燕私」，原作「私燕」，阮校：「案正義云『故言燕私也』，引《楚茨》、《尚書大傳》『燕私』以說之，是此誤倒。《常棣》正義引此亦誤。」今據乙。

④「義」，原作「儀」，阮校：「案『儀』當作『義』。」今據改。

反，《韓詩》作「惓惓」，和悅之貌。漂，息列反。【疏】「湛湛」至「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露斯也。此物得露而湛湛然柯葉低垂，非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鬼戕然威儀縱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湛湛」至「陽日」。○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興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爲喻。以陽爲乾物，故知日也。○箋「露之」至「而晞」。○正義曰：露之所露，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總下文，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草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舉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夜飲」至「漂宗」。○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

漂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已而與族人飲，^①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天子」至「大燭焉」。○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漂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爲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總而言之。

①「已」，原無，阮校：「案「而」上當有「已」字，《常棣》正義引有。」今據補。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

載考。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

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

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

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

夜。」於是乃止。^①此之謂不成也。○飲桓，於鳩反。

【疏】「湛湛」至「載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

也。此露在彼豐草之上，豐草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

以興王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

儀寬縱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留之私飲。雖

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

厚焉。○箋「夜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

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天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

明是賓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

於庶姓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皆耳，故以庶姓

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是止」，莊二十二年

《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此

之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

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

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家」，是

也。言「卜晝不卜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

也。」此燕諸侯，王爲之主，彼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

此者，君適其臣，君爲主人，其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爲證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

令德。箋云：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善也。

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疏】「湛湛」至「令德」。

○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之木，此杞棘之

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在彼庶姓之諸

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信之

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

無過差。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

令儀。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

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

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椅，於宜反，

木名也。陔節，古哀反，字亦作「械」，音同，戒也。【疏】

「其桐」至「令儀」。○正義曰：其桐也，其椅也，言二樹當

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

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俎衆多，而於王爲客，加其厚恩

^①「乃」，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於是止』，是其本無『乃』字。」

故也。此一王之後，樂易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望也。○箋，其實「至」該節」。○正義曰：以此變言在其實，^①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是一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醉乃出，是燕未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該》節，當奏《該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舉其終，故知當《該》之節也，《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該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該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諸侯敵王所

懷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矣，然後專征伐。○彤，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懷，苦愛反，很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作「鎮」，火既反，云：「怒戰也。」旅音盧，黑弓也，本或作

「旅」，字訛。【疏】《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諸侯」。○

正義曰：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事，下四句言王設樂饗醕，而行饗亦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箋「諸侯」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敵王所懷」，^②盡「旅弓矢千」，除「饗禮」一句以外，皆文四年《左傳》甯武子辭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引《左傳》者，解有功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弓矢爲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懷」者，敵者，當也；懷，恨也，謂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諸侯於是以王命興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爲讎敵，而伐之既勝，而獻其所獲之功於王。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禮之，於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十一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

① 「言在」，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在」二字，盧文弨云當乙，是也。」

② 「懷」，阮校：「毛本「懷」誤「鎮」。閩本、明監本不誤。按「鎮」或「鎮」之誤，《說文》引《左傳》作「鎮」。」

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功，後說饗，^①鄭先言饗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況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賜，後受獻醕之禮也，且王以賜弓爲重，故經先言賜弓，後言饗之事也。若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醕，命晉侯宥，下乃言「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醕，命有別行，饗禮非賜日之饗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饗，是先饗禮以勞其功，它日乃賜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饗別也。莊十八年，「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醕，命之宥」。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醕，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禮。以此知城濮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甯武子云「以覺報宴」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時設饗禮。」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旅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旅，彤少旅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云「旅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旅」二字矣。俗本有

者，誤也。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囊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貺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醕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爲異耳。

彤弓詔兮，受言藏之。彤弓，朱弓也，以講德

習射。詔，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人也。○詔，尺昭反，《說文》云：「弓反也。」《字林》充小反。弛，式氏反。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貺，賜也。箋云：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飲，於鳩反。

【疏】「彤弓」至「饗之」。○毛以爲，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弓，詔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有嘉善之賓，中心至誠

①「饗」，原作「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所改是也。下同。」今據改。

而賜之。以鐘鼓既爲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鄭以敘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昭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人也。餘同。○傳「彤弓」至「言我」。○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庚、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庚。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①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旅者，爲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後霜露。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旅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爲其體同異未聞，王以有功者受彤弓，旅弓之賜，②《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旅弓與彤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樞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旅弓多，③彤弓

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之矢有枉、殺、殢、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彤矢、旅矢當《周禮》恒矢也。昭，弛貌。《說文》云：「昭，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此言「昭，弛貌」，則受弓矢者皆定體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體，自出臨時之宜，故《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體、未定體之事，不與此同。傳訓「言」爲「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箋「言者」至「反人」。○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晉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此與彼同，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左傳》策命晉侯之文，

①「唐弓」下，「大弓」二字原無，孫校：「當有『大弓』二字。」今據補。

②「王以有功者受丹弓旅弓」，原作「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形弓」，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下『形』字當作『旅』。」今據改。

③「安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安得』當作『案傳』，形近之譌。」

是其事也。此直言「藏之」，則「受出藏之，乃反人」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故知之。○箋「王意」至「序之」。○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貺之，是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殷勤於賓也。由王如此，故復作詩，歌而敘之。解此彤弓之意，以王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箋「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期」。以燕如至夜，^①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②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享不終日也。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載以歸也。箋云：出

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喜，樂也。○樂

音洛。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箋云：右

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右，毛音又，鄭如字，薦右也。卒，遵律反，本或作「啐」者，誤也。啐音七內反。【疏】傳「右勸」。

○正義曰：下章言「醕」，醕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

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醕」亦不得醕酒，傳「醕，報」，言爲享以報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宴」，是也。○箋「右之」至「之謂」。○正義曰：案《燕禮》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挽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啐之，^③興；加於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於^④席末坐，啐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醕之」爲醕賓，故此「右之」爲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於薦右。是右之可以明主之獻賓，^⑤故作者舉以表之。

彤弓召兮，受言櫜之。櫜，韜也。○櫜，古刀

反。韜，本又作「戮」，吐刀反，弓衣也。我有嘉賓，中

心好之。好，說也。○好，呼報反。說音悅。鐘鼓既

①「如」，《詩三家義集疏》作「或」字。

②「朝」上，《詩三家義集疏》有「一」字。

③「齊」，原作「齊」，阮校：「案浦鍾云『齊』誤『齊』，是也。」今據改。

④「於」，《儀禮·燕禮》作「與」。

⑤「右」，原作「言」，阮校：「案浦鍾云『言』當『右』字誤，是也。」今據改。

設，一朝醕之。醕，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醕，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洛反。【疏】箋「飲酒」至

「厚勸」。○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腰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鄉飲酒》亦然，彼注「醕，勸酒」與此「厚勸」，一也。《瓠葉》傳曰：「醕，導飲。」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爲「報」，是傳意「醕」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菁者莪，上子丁反，下五何反。長，張丈反，下注並同。樂音洛，下並注同。選，雪戀反。【疏】菁菁者莪四章，

章四句。至「樂之矣」。○正義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子之爲人君，能教學而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士，至於官爵之。君能如此，則爲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樂與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樂君之能育材，與彼別。又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樂育」至「官之」。○正義曰：箋解樂育材者，樂養之以至於材，故言教學之漸，至於官爵也。《王制》云興立小學、大學，乃言若有循教者，鄉人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又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①「士」，原作「官」，阮校：「案山井鼎云「官」當作「士」，是也。物觀補遺云宋板「官」作「士」，當是剝也。」今據改。

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爲秀士，是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漸也。進士論材任官，而又爵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人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必要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也。菁菁，盛貌。

我，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我菁菁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疏】「菁菁」至「有儀」。○正義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①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人君既能長育人材，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歌之也。言此養莪者，以汴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草得於中而長遂，故言長也。○傳「我蘿蒿」。○正義曰：《釋草》云：「莪，蘿蒿也。」舍人曰：「莪，一名

蘿。」郭璞曰：「今莪蒿也。」陸機《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②科生。二月中，莪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蔓蒿，是也。」○箋「官爵」至「見接」。○正義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爲得官而樂也。既樂爲官爵之，又云「且有儀」，且，兼事之辭，故爲君子以禮儀接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中沚，沚中也。○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中陵，陵中也。既見

君子，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疏】箋「古者」至「得意」。○正

義曰：言「賜我」，是人己之辭，故爲得祿也。言「古者貨貝」，言古者實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公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

①「此蘿蒿」，原作「此蘿蒿也此蘿蒿」，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也此蘿蒿四字。案所改是也。今據刪。

②「葉」，原作「菜」，阮校：「毛本「菜」作「葉」。案「葉」字是也。」今據改。

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壯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以《志》所言，王莽時事。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楊木爲舟，載沈亦

浮，^②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

用士，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汎汎，方劒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箋云：休者，休休然。○休，

虛虬反，美也。【疏】「汎汎」至「則休」。○正義曰：言汎汎

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沉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子於人，唯才是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云「沉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一）

① 「貝」下，「不盈」二字原無，阮校：「案「貝」下當依《漢志》補「不盈」二字。」今據補。

② 「載沈亦浮」，原作「載沈亦沈」，阮校：「案下「沈」字當作「浮」。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二) (三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音洛，篇末注同。缺，苦悅反。《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蓄，勅六反。《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

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①隊，直類反。《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②【疏】《六

月》六章，章八句。盡「中國微矣」。○正義曰：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

①「隊」，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隊」作「墜」。案《釋文》云：「隊，直類反。」小字本以下之所出也。《考文》古本作「墜」，偶與唐石經合。○按《說文》有「隊」無「墜」。「墜」者，「隊」之俗字也。」

②「六月」至「北伐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無。又正義云「案《集注》及注本並無此注」。是當以正義本爲長，各本皆沿定本之誤。」

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庚》全同。^①《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爲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己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獫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

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芣》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之從王而行，^②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

① 「庚」，原作「夷」，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儀」。案「夷」當作「庚」，形近之譌。」今據改。

② 「帥」，原作「師」，阮校：「案浦鏜云「帥」誤「師」，是也。」今據改。

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

常服。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

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棲音西。飭

音勅，依字從力，脩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勾，以爲脩飾之字，借作勑音，非。騤，求龜反。閱音悅。○

獫狁，我是用急。① 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

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熾，尺志反。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

曰：今女出征獫狁，以正王國之封畿。【疏】「六月」至

「王國」。○毛以爲，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急，

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衆棲棲然，其所簡

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騤騤然強盛，王乃

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獫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獫狁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

以爲，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閱士衆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騤騤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

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女出征獫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夏而行也。○傳「棲棲」至「戎服」。○

正義曰：以棲棲非六月之狀，故爲簡閱貌也。「日月爲

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

也」，即以韋弁服也，但分爲二事，故與鄭異。○箋「六月」

至「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

獨言之，故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

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

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

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

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

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

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

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

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

①「急」，阮校：「《毛鄭詩考正》云「急」字於韵不合。段

玉裁云：「《鹽鐵論》引「急」作「戒」，謝靈運撰《征賦》

用作「棘」，皆協。」

②「謂」，原作「設」，阮校：「案浦鏜云「謂」誤「設」，以《車僕》注考之，浦校是也。」今據改。

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①《春秋》晉卻至「衣韠韋之附注」，是也。《周禮志》：②「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韠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韠韋有奭」，以韠韋，茅蒐染之，而奭爲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韠韋之弁，③其服蓋韠布以爲衣而素裳。」不韠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饗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白布衣，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服也。⑤以君各以時服，僕在恒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箋「于曰」至「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

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比，毗志反，齊同也。維此

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⑥師行三十里。箋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

①「又以爲衣」，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衣』下，浦鏜云脫『裳』字，非也。」孫校：「浦說不誤。」按：以《周禮》考之，浦、孫說是也。

②「志」，原作「云」，阮校：「案『云』當作『志』。」今據改。『韋』，原作「韠」，阮校：「案浦鏜云『韋』誤『韠』，考《聘禮》注，是也。」今據改。

③「皮弁」下，「白布」二字原無，孫校：「任大椿云：『衣皮弁衣』，『皮弁』二字下當脫『白布』二字。」今據補。『服』，原作「無」，阮校：「案『無』當作『服』。」今據改。

④「三十」，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三十』作『卅』。」

之事，禦北狄也。【疏】「比物」至「天子」。○毛以爲，宣

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令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王於是出行征伐玁狁，成己爲天子之大功也。○鄭唯以吉甫獨行，「王于」爲「曰」爲異。餘同。○傳「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駟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駟騏是中，騏驪是驂」，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習之。」是也。○傳「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脩，長。廣，大也。

顙，大貌。○顙，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薄伐玁

狁，以奏膚公。奏，爲。膚，大。公，功也。有嚴有

翼，共武之服。嚴，威嚴也。翼，敬也。箋云：服，事

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

言文武之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

恭。帥，所類反，下「將帥」同，後篇放此。共武之服，

以定王國。箋云：定，安也。【疏】「四牡」至「王國」。

○毛以爲，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其大之貌則有顙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爲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爲異。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

涇陽。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

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

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

大恣也。○茹，如豫反，徐音如。穫音護，《爾雅》十藪，周

有焦護。鎬，胡老反，王云：「京師。」度，徒洛反，下同。

織文鳥章，^①白旆央央。^②鳥章，錯革鳥爲章也。

白旆，繼旄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微織也。^③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旆，本又作「旆」，蒲貝反，繼旄曰旆，《左傳》

云「蒨旆」，是也。一曰，旆與「蒨」占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將帥」放此。著，知略反。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

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鉤輦，^④行曲直有正也。

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

之同異未聞。○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

夏，戶雅反。鉤，占侯反。股音占，今經，注作「輦」，無

「股」字。以先，蘇薦反。陳，直覲反。【疏】「獵狁」至，啓

行」。○毛以爲，王師已行，數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獵

狁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

地，又侵鎬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恣爲大

甚，^⑤故以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微織之象，其文有

鳥隼之章，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

也。又有戎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

獵狁之恣而用伐之。鄭唯據古甫爲異。○傳「焦」至，獵

狁」。○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

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

接于獵狁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爲北方耳。」○箋「匪非」至，大恣」。○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京師爲近，故言

①「織」，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

以「微織」作音。正義標起止云「箋織微」，下皆同。

《詩經小學》云：「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篚織文』

同。鄭易爲「微織」，則當作「識文」。今考此鄭以「織」

爲「識」之假借，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者也，故亦

不言讀爲。」

②「白旆」，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

文》又作本也。《釋文》本作「白蒨」，正義本作「帛

蒨」……《詩經小學》云作「帛」爲善。」

③「微」，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

本「微」作「微」。案「微」字是也。」

④「鉤輦」，原作「鉤輦」，阮校：「小字本、相臺本重

「鉤」字。案重者是也。」今據補。

⑤「恣」，原作「石」，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石」作

「實」。案所改非也。「石」當作「恣」。今據改。

「大怒」。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近獫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中有洛縣，^②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傳「鳥章」至「旄者」。○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縵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為旗」，《釋天》云「繼旄曰旆」，故云「白茝，繼旄者也」。「茝」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茝，旗旌」，亦旆也。以其繼旄垂之，因為狀，故曰「胡不旆旆」。此「旗」而言「旄」者，散則通名。○箋「織徽」至「著焉」。○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為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為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茝中央」也。以絳為縵，畫為鳥隼，又絳為旄，畫名於末，以為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

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③所以顯別衆官，^④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緇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

① 劉向曰，原作「知嚮曰」，阮校：「案『知嚮曰』，盧文弨云『劉向曰』，是也。」今據改。

② 漢中有洛縣，原作「漢有洛陽縣」，阮校：「案惠棟云『漢』下當有『中』字，『陽』字衍，是也。」今據補、刪。

③ 織，孫校：「當作『徽織』。」

④ 顯別衆官，孫校：「作『題別衆臣』。」

注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①除去綵，^②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二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旒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綵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綵，則此亦綵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綵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茷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伍長。」^③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旆，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旆，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采地之臣，^④象其所建之旌旆，謂之爲號。此唯有二。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

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旆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爲事。^⑤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夏后」至「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鉤鉤鑿」至「未聞」。○正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鉤，樊纓。」注云：

①「半幅一尺終」，原作「半幅一尺終」，阮校：「浦鏗云

「半」誤「牢」，「終」誤「絳」，是也。」今據改。

②「綵」，原作「絳」，阮校：「明監本、毛本「絳」作「降」。

案皆誤也。當作「綵」。今據改。

③「伍」，原作「五」，阮校（補）：「案「五」當作「伍」，下同。」今據改。

④「采」，原作「萊」，依文意當作「采」，形近而誤，今正。

⑤「爲」，原作「焉」，阮校：「案「焉」當作「爲」，形近之謬。」今據改。

「鉤，婁領之鉤。」^① 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鉤鞶」之文也。^② 定本「鉤鞶」作「鉤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巾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鉤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為「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制未聞」。^③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輕，擊。佶，正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輕，竹二反。佶，其乙反，又其吉反。擊音至。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大音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疏】「戎車」至「為憲」。

○毛以為，王征玁狁，既出鎬方，玁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玁狁，敵不敢

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為萬國之法。受命逐玁，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為，元來吉甫獨行，以「佶」為「壯健」為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祉，福也。箋云：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粢粢膾鯉。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

① 「婁」上，原有「讀如」二字，阮校：「案浦鏜云「讀如」二字衍，是也。」今據刪。

② 「是鉤鞶之文也」，原作「是也鉤鞶之文」，阮校：「案當作「是鉤鞶之文也」，誤倒。」今據乙。

③ 「制未」，原作「未制」，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未制」作「制未」。案所改是也。」今據乙。

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①○飲，於鳩反，注同。鰾，卑滅反。膾，占外反。鯉音里。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

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疏】「吉甫」至「孝

友」。○毛以爲，吉甫逐出玁狁，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迴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魚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爲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爲「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爲異。餘同。○箋「御侍」至「勸之」。○正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鰾非常膳，故云加之。○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芑音起，徐又求己反。

【疏】《采芑》四章，章十二句。至「南征」。○正義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興也。

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菑，側其反，郭云：「反菑曰菑。」畝音餘。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②試，用也。箋云：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莅，本又作「涖」，

①「之」，原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勸」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今據補。

②「扞」，原作「杆」，《詩三家義集疏》作「扞」，作「扞」爲是，《釋文》及下箋「佐師扞敵」可證。今據改。

音利，又音類，沈力二反。扞，胡旦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下皆同。羨，延面反，餘也，又徐薦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箋云：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

奭，簟茀魚服，鉤膺鞶革。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鞶革，轡首垂也。○奭，許力反。茀音弗。鞶音條。樊，步干反，馬大帶也。【疏】「薄言」至「鞶革」。○

正義言：人須芑爲菜，我薄采此芑於何處乎？當於彼新田，於此舊畝之中。以新田、舊畝，謂己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故於此采之也。以興須人爲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之家。以蒙教、被育，己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既於新美被養處召得軍士，而大將方叔臨視之，其車衆之多，中有三千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之得人也。大將方叔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奭然而赤，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矢服之器，其馬婁領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鞶皮爲轡首之革而垂之。方叔既率士衆，乘是車馬往征之。○傳「采芑」至「用之」。○正義曰：陸機《疏》云：「芑，^①似苦菜也，莖青

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菑，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轉寫誤也。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以喻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采之新田，^②耕其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不妄征役也。

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於此舊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鄭謂熾菑南畝爲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爲菑也。「于此舊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宣王」至「盡起」。○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

①「芑」，原作「采芑」，《詩三家義集疏》無「采」字，是也，今刪。

②「采」，原作「菜」，阮校：「案浦鏜云「采」誤「菜」，是也。」今據改。

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羨卒盡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唯田獵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羨，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舉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奭赤」至「樊纓」。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膺，^①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領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劉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爲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

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鄉，所也。箋云：中鄉，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

帥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軹錯衡，^②八鸞瑯

瑯。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瑯瑯，

聲也。○軹，祁支反，《廣雅》云：「轂篆。」錯如字，沈七故

反。瑯，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養反。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瑯葱珩。^③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

煌也。瑯，珩，聲也。葱，蒼也。二命葱珩，言周室之強，

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④箋云：命服者，命爲

①「膺」，原無，依傳當有「膺」字。今補。

②「軹」，原作「軹」，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軹」作「軹」。案「軹」字是也。」今據改。

③「瑯」，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有創」，本又作「瑯」，亦作「鎗」，同。」正義本是「瑯」字。《考文》古本作「創」，采《釋文》。」

④「言其強美斯劣矣」，《詩毛氏傳疏》引王應麟說以爲當作「其強美者，斯劣弱矣」八字。按：據正義「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以及「宣王承亂劣弱」，此說當矣。

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芾，本又作「蒺」，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蒺」同。創，本又作「瑯」，亦作「鎗」，同，皆七羊反。珩音衡。煌音皇，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衣纁裳」，「纁」，衍也。【疏】

「方叔」至「葱珩」。○正義曰：言方叔爲將，既率戎車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絡其轂之軹，錯置文彩於車之上。①衡車行動，其四馬八鸞之聲瑤瑤然。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鮮美，又有瑤瑤然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傳「軹長」至「文衡」。○正義曰：《說文》云：「軹，長轂也。」則轂謂之軹。《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纁束車轂以爲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爲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爲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傳「朱芾」至「斯劣矣」。○正義曰：以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箋曰：②「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朱芾耳。《玉藻》云：「一命緼韍黼珩，再命赤韍黼珩，三命亦赤韍葱珩。」是據

諸侯而言也。又彼文累一命至三命而止，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皆葱珩也，故云「三命葱珩」，明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此上三章皆云「其東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箋「命服」至「衣裳」。○正義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叔爲受王命之服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裳。」④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

①「彩」，原作「王」，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文王』誤

「其文」。案山井鼎云宋板「王」作「彩」，當是剗也，

「彩」字是。《韓奕》正義作「采」。今據改。

②「箋」，原作「傳」，《詩三家義集疏》作「箋」。按：以《斯

干》傳、箋考之，作「箋」爲是。今據改。

③「又彼文」，原作「彼云又」，阮校：「案『彼云又』當作

「又彼文」。今據乙、改。

④「以爲衣裳」，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裳」

字衍也，《六月》正義引無。閩本、明監本「以」誤

「似」。孫校：「《司服》注有『裳』。孫說是也。」

之。《周禮》志云：「韋，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馱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戾，至

也。箋云：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人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馱，唯必反。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陳師鞠旅。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

鞠，告也。箋云：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鉦音征，《說文》云：「鉦也。」又云：「鐃也。」鞠，居六反。將戰，此如字，餘並子匠反。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

闐闐。淵淵，鼓聲也。人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疏】「馱彼」至「闐闐」。○正義曰：馱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天，雖能高飛，亦

集其所止之處，不妄飛。以興彼勇武之衆，其勇能深入於敵，雖則勇勁，亦稟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以此勁勇之征伐，故方叔臨視之行，^①其車之衆有三千乘，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方叔既臨視，乃率之以行也。未戰之前，而陳閱軍士，^②則有鉦人擊鉦以靜之，鼓人伐鼓以動之。至於臨陳欲戰，乃陳師陳旅誓而告之，以賞罰使之，用命明信之。方叔既誓師衆，當戰之時，身自伐鼓，率衆以作，其氣淵淵然。爲衆用力，遂敗蠻荆。及至戰止將歸，又斂陳，振旅伐鼓闐闐然。由將能如此，所以克勝也。

○箋「隼急疾之鳥」。○正義曰：《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曰：「謂隼鷂之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隼，鷂鳥也。」陸機《疏》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傳「鉦以」至「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鐃、鐃、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

①「行」，疑衍。

②「而」，原作「則」，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

「而」。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鐃，鉦也，鐃也。」①則鐃、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鐃，鉦也，形如小鐘。」是鐃亦名鉦也。鐃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但鐃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箋「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人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脩治兵事爲名，人則休息，故以整衆爲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人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人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故此傳云：「人曰振旅，復長幼。」是反爲尊卑也。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徑改其文而引之。②必引此文者，取「其禮一也」。以淵淵、闐闐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闐闐謂戰止將歸，而「伐鼓」之上不言治兵，

「振旅」之下不言伐鼓，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見，正由其禮一也，故引此傳以證之。長幼出人，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一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蠢，動也。蠻荆，荆

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國之大也。○蠢，天允反，《爾雅》：「不遜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云：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將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訊音信。戎車嘽嘽，嘽嘽惇惇，如霆如

①「說文又曰鐃鉦也鐃也」，孫校：「《說文》「鐃」字無「鐃也」之訓，疑有誤。」

②「徑」，原作「經」，阮校：「案「經」當作「徑」，形近之謬。」今據改。

③「蠻荆」，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漢書·韋賢傳》引「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倒之也。《晉語》：『《後漢書·李膺傳》、《文選·王仲宣誄》皆可證。』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

雷。嘽嘽，衆也。焯焯，盛也。箋云：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吐丹反，徐音也。焯，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嘽」，同。霆音廷，徐音挺，又音定。罷音皮。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疏】「蠹爾」至「來威」。○正義曰：上章未言所伐之國，故於此本之。言我所伐者，乃蠹蠹爾不遜之蠻荆，不遜王命，侵伐鄰國，動爲寇害，與大邦爲讎怨。列國之大，尚到讎怨，其傍小國，侵害多矣，故我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道以討之。既得克勝，方叔乃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方叔士衆所乘戎車嘽嘽然衆，焯焯然盛，如霆之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用衆，雖久不勞也。如此明信之方叔，其功大矣。昔日共吉甫已征玁狁之國，今又特往征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威。言其每有大功也。毛爲「猶，道」，鄭以爲「猶，謀也」，軍之道亦謀也。○傳「蠹動」。○正義曰：《釋詁》文也。《釋訓》云：「蠹，不遜也。」郭璞曰：「蠹動爲惡，不謙遜也。」○傳「五官」至「之老」。○正義曰：《曲禮下》文也。引之者，以證其稱老之意。然則是時方叔爲五官之伯，故稱。上傳云「方叔，卿士」，元老者，①兼官也，以軍將皆命

卿，故言卿士爲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二）

①「者」，原作「皆」，阮校：「案『皆』當作『者』，形近之譌。」今據改。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三) (三五)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也。○攘，如羊反，除也，却也。竟音境。

械，戶戒反，《三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復會，扶又反。選，宣充反，數也，沈思變反，下同。

【疏】《車攻》八章，章四句。至「車徒焉」。○正義曰：以詩次有義，故序者每乘上篇而詳之。言「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者，由內事脩治，故能外平強寇，即上二篇南征、北伐是也。不言蠻，言夷者，總名也。既攘去夷狄，即是復竟土，是為復古也。案《王制》注以為，^①武王因殷之地，中國三千，海隅五千，至周公、成王，斥大九州之界，乃中國七千，海隅萬里。彼注者，據文而言耳。其實武王與成王

之時，土境不甚相遠也。何則？武王崩後，王室流言，四國皆叛，不暇外討，三監既定，即為大平，制禮便云大界，以此知其境土廣狹不得相懸也。《王制》據其初伐紂言耳。武王之末，境應稍大。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何則？文王未得天下，其境與武王不同，而配武言之，明為先王而言也。成初武末，土境畧同，故舉文、武而言大界。《王制》之法，據禮為正耳。不然，豈周公數年攝政，能使三倍大於武王？宣王攘去夷狄，仍小成王三倍？且宣王，中興明君，美其復古，比諸成、康，纔四分之一，則「展也大成」，徒虛言耳。若宣王復古，始廣三千，則厲王之末，當城壞壓境。以文逆意，理在不然，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②舉而言之耳。言「脩車馬」，即首章、二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旄設旆」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言「復」者，對上篇為復，猶《卷耳》言「又」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經先言選徒，序先言田獵者，選徒然後東行，故經先言之。序以選徒本為田獵，故

① 「注」下，原有「云」字，阮校：「案浦鍾云「云」當衍字，是也。」今據刪。

② 「王」，原作「生」，按：當作「王」，上下文可證，今正。

言因田獵選車徒也。言「因」者，以會為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為主焉。上三章先致其意，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故云「駕言」、「搏獸」，皆致意之辭，未實行也。四章言既至東都，諸侯來會。五章言田獵之後，射餘獲之禽。六章、七章言田獵之事。卒章總歎美之也。班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先田言之者，以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即說之，令臣事自相次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同，齊也。宗

廟齊毫，①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豪，戶刀反，依字作「毫」也。四牡龐龐，駕言

徂東。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龐，鹿同反，徐扶

公反。【疏】「我車」至「徂東」。○正義曰：宣王言：我

會同之戎車既堅緻矣，我戎馬既齊力矣，四牡之馬龐龐然充實矣，當爲我駕，我當乘之以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

○傳「宗廟」至「尚疾」。○正義曰：「宗廟齊毫，戎事齊力，

田獵齊足」，《釋畜》文也。「尚純」、「尚強」、「尚疾」，是毛

以義增解之也。齊其毫毛，尚純色；齊其馬力，尚強壯；

齊其馬足，尚迅疾也。引之者，證經「既同」爲齊力之義，

因連引宗廟田獵之全文。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

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

力，以載千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②駕言行狩。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③或舍其中。揭

①「毫」，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毫」作「豪」。案《釋文》云「依字作「毫」也」，考《說文》無「毫」，即「豪」之俗字耳。正義作「毫」，乃易字而說之。當以《釋文》本作「豪」爲長。」

②「甫」，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甫」上磨去。案《唐石經考異》云「甫」先作「莆」，後改，是也。考《釋文》、正義皆作「甫」，傳云「甫，大也」，此亦字體乖師法之一。《經義雜記》以爲原刻作「圃」，改從鄭箋者，誤也。又《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作「圃」，乃《韓詩》。」

③「芟」，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作「芟」，考正義引《大司馬》注「芟除」，《穀梁傳》「芟蘭」而說之。「芟」字是也。」孫校：「《周禮·大司馬》疏引並與《釋文》本同，下二條同。」

纛旗以爲門，裘纛質以爲櫛，問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①左者之左，^②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③○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戴也。艾，魚廢反。褐音曷。櫛，魚列反，何魚子反，門中闌。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射，食弋反。抗，苦浪反，舉也。綏，本亦作「綏」，而佳反，下同。頃，苦穎反。甫田，舊音補，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疏】「田車」至「行狩」。毛以爲，宣王言：我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又甚盛大，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爲我駕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獵於彼。言既會諸侯，又與田也。鄭唯以「東有甫草」爲圃田之草爲異耳。○傳「甫大」至「之道」。○正義曰：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也。謂寬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因而廣言田獵之法次在大草之意。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既爲防限，^④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

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纛樞質以爲門中之闌。闌，車軌之裏，^⑤兩邊約車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一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位，以此故有

①「擊」，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擊」作「擊」。案《釋文》云：「擊音計，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當是讀爲古歷反也。」

②「左者之左」，原作「左者左」，阮校：「小字本、相臺本作「左者之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之」字者是也。《釋文》云：「之左者之左，一本無上「之」字，下句亦然。」正義……與一本同。」今據補。

③「甫」，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甫」作「圃」……誤。」

④「限」，原作「院」，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院」作「限」。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⑤「軌」，原作「軌」，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皆誤也，當作「軌」，謂兩輪間也。」今據改。

二門也。此屬夏苗之田也。《周禮》：「仲夏，教芟舍。」鄭云：「芟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芟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中也。以教戰即軍禮，同，故言軍有草止之法。仲夏舉草舍之法，田禮皆當然也，故「仲冬教大閱」云：「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東徒，如戰之陳。」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鄭云「芟除可陳之處」，是芟草爲教戰之所。傳言「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則芟草爲田獵之處，明先獵以教戰，合圍又在間焉，二者同處也。鄭以最南一表，以北百步爲二表，又北百步爲三表，又北五十步爲四表，謂之後表，是四表一百五十步也。以下有「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故言「左右之廣，當容三軍，但步數未聞耳」。彼又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彼旌即此旌也。彼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既誓，從後表前至第二表，一弊其旗，車徒皆坐，又從第二表至前第三，又然，又從前第三至最前，退卻，教振旅，至後

表。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故不同也。計立旌爲門，當在教戰之前，《周禮》「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文在教戰下者，以教戰之時，直言建旌後表之中，不說入門之事，故不言立門，教畢，以敘和出，因其將出而言立門，故文在下。其實戰之前，門已先設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卒奔，①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之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終始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昭八年《穀梁傳》曰「芟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槩」，與此不同。《鄭志》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用火田獵，

①「驅」下，原有「車」字，阮校：「案浦鏜云「驅」下誤衍「車」字，是也。」今據刪。

唯在冬耳。此言焚而射之，自焚所芟之草，非放火田獵，四時皆焚之也，故《地官·山虞》、《澤虞》皆云：「大田，萊山田之野。」言「大田」，則天子四時之田皆然矣。既萊其地，明悉焚之。此時王仍未至本都，非正田之時。毛因大草，廣言獵法，不謂此時即然也。○箋「甫草」至「甫田」。
○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之子，有司也。夏獵曰

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①箋云：于，曰也。○囂，五刀反，或許驕反。數，所主反。建旐設旐，搏獸于敖。②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③敖，鄭地，今近滎陽。④○搏音博，舊音付。近，附近之近。【疏】「之子」至「于敖」。○毛言宣王欲嚮東都之時，其是子羣吏之有司於是爲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不爲謹嘩，唯數者有聲囂囂然。言時官人皆能其事也。既選車徒，王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旐牛尾於旐之首，與旐同建，我當乘之，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鄭以「于」爲

「曰」，則「之子」斥宣王爲異耳。○傳「之子」至「有聲」。
○正義曰：《大司馬》：「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擇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羣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此子爲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許歷冬夏也。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箋「于曰」。○正義曰：傳之訓「于」爲「於」，爲「往」，無爲「曰」者，箋以爲「曰」，則與傳不

①「維」，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以『唯數』作音，是其本『維』作『唯』。」

②「搏獸」，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云：『《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敖。』《東京賦》同。』段玉裁云：『《薄狩》，《後漢書·安帝紀》注及《初

學記》所引皆可證。』

③「獸田獵搏獸也」，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云：『上「獸」字亦當爲「狩」。』《考文》古本作「狩」，因覺其不詞而改之耳。」

④「發」，原作「榮」，阮校：「案「榮」當作「發」。……詳見《沿革例》中。」今據改。

同。言「之子曰」，曰則是命事之辭，之子當斥宣王，不得爲有司也。下云「之子于征」，亦謂宣王行也，但不訓「于」字，則「于征」當爲往征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赤

芾金舄，會同有繹。諸侯赤芾金舄。舄，①達屨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也。箋云：金舄，黃朱色也。

○舄音昔。繹音亦。見，賢遍反，下同。【疏】「駕彼」至

「有繹」。○正義曰：言宣王之至東都，四方諸侯駕彼四牡

之馬而來，其四牡之馬則奕奕然閑習。既朝見於王，而服

赤芾金舄之飾，與王行會同之禮者，有陳于會同之位。言

各以爵之尊卑，陳列於其位次者。○傳，諸侯「至」曰同。

○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

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

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

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

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

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通

名。以舄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

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文也。定本云

「殷類曰同」，誤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

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

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

禮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但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決，鉤弦也。拾，遂

也。飲，利也。箋云：飲，謂手指相飲比也。調，謂弓強弱

與矢輕重相得。○決，本又作「決」，或作「抉」，同古穴反。

飲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比，毗志反。射

夫既同，助我舉柴。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

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柴，

子智反，又才奇反，《說文》作「棼」，土賣反。中，丁仲反，

下「中者」同。【疏】「決拾」至「舉柴」。○正義曰：此章

言諸侯從王田獵，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

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

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而取之。

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

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

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

①「舄」上，《詩毛氏傳疏》曰：「今本傳文奪『金』字，當補正。」

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箋「飲謂」至「相得」。○正義曰：鄭以「飲」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着於右手大指，^①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飲，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爲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調之使相得。○箋「既同」至「積禽」。○正義曰：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在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利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三曰主皮，是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言御者之良也。○

猗，於寄反，又於綺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

習於射御法也。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舍音捨。椎，直追反。

【疏】「四黃」至「如破」。○正義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

田。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猗。^②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騁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箋「言御者之良」。○正義曰：《駟鐵》云：「六轡在手。」箋云：

「言馬之良。」此云御良者，雖馬御相須，而設文有意。彼云在手，主說馬良，不用御者之力，故言在手而已。此云驂不相猗，乃御者使之然，故云御良。各觀其文而爲說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譁也。○謹音

歡，又音暄。譁音花。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徒，

輦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一曰乾豆，

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脰，爲

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③爲下殺。面

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

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

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占者，以辭讓取，不以

勇力取。箋云：「不驚，驚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

也。」「射右耳本」，「射」當爲「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

○庖，蒲茅反。膘，頻小反，又扶了反，《三蒼》云：「小腹兩

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蒲禮

①「着」，當作「著」，上下文可證。

②「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猗」誤「倚」。下「驂不相猗」，毛本不誤。」《詩毛氏傳疏》曰：「「猗」當作「倚」。」

③「脰」，阮校：「段玉裁云：『《五經正義》作「脰」，是也。《釋文》、正義皆作「脰」，乃轉寫之譌。』」

反，或又作「鶩」。射，食亦反，下「射左髀」同。鶩，本亦作「鶩」，音愚，又五厚反，謂肩前也；《說文》同；郭音偶，謂肩前兩間骨；何依注；《公羊》自左髀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疾，鮮潔也；又五回、五公二反。射右耳，食亦反。脾，本又作「髀」，方爾反，又薄禮反，謂股外。鶩，餘繞反，又胡了反，謂水臙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鶩」，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于小反，本或作「鶩」。踐，子淺反。

【疏】「蕭蕭」至「不盈」。○正義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敢有譁者。徒行輓輦者與車上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傳「徒輦」至「力取」。○正義曰：諸徒皆為徒行，此獨以為輦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爾雅》特釋此文，故依而為說。《地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柅。周輦加二板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會田獵，人輓輦以徒行也。徒既為輦者，故御為御馬者也。以此美宣王之歌，故知不驚、不盈，聲而疊之，故箋反其言美之，此為美之深者也。鄭於此申毛者，反「鄂不韡韡」不從毛說，以上未有此比，故於是言之，明以後此類皆然矣。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

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三等，故自左髀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髀，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髀，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髀。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髀，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髀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王制》及《公羊》、《穀梁》皆云「充君之庖」，無「厨」字，鄭云「庖，今之厨」，則傳本亦無「厨」字，「厨」，衍字也。定本亦無「厨」字。箋知「射」當為「達」者，以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且與上下不類，故知當為達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剪毛不獻」，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為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

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

有善聞而無誼譁之聲。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聞音問，注同，本亦作「問」。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箋云：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疏】「之子」至「大成」。○毛

以為，是從王往行羣臣有善聞，而率其所部，無誼譁之聲。王能使所從若是，信矣君子，宣王誠實也，其功大成，言太平也。○鄭以「之子」斥宣王為異耳。○箋「晉人」至「無聲」。○正義曰：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曰：「晉荀瑶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是其事也。「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穀本齊邑，而引之者，證無聲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疏】《吉日》四章，章六句。

至「其上焉」。○正義曰：作《吉日》詩者，美宣王田獵也。以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慎微」，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接下」，卒章下二句是也。四章皆論田獵，言田足以總之，特述此「慎微接下」二事者，①以天子之務，一日萬幾，尚留意於馬祖之神，為之祈禱，能謹慎於微細也。人君遊田，或意在適樂，今王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隆於羣下也。二者，人君之美事，故特言之也。②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述宣王接下之義，於經無所當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禱，丁老反，馬祭也，《說文》作「禱」。為之，于偽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疏】「吉日」至「羣醜」。○正義曰：言王於先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

①「特」，原作「時」，阮校：「案浦鏜云「時」當「特」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特」，原作「時」，阮校：「「時」亦當作「特」。」今據改。

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求其馬之強健也。田獵之車既善好，四牡之馬甚盛大，王乃乘之，升彼大陵阜之上，從逐其羣衆之禽獸。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是由禱之故也。○傳「維戊」至「禱獲」。○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故云「維戊」，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言重物慎微者，重其馬之爲物，慎其祭之微者。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謹慎其微細也。言禱獲者，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則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所同，麀鹿麀麀。鹿牝曰麀。麀麀，衆多也。箋云：同，猶聚也。麀牡曰麀。①麀復麀，言多也。○麀音愛。麀，思甫反，《說文》作「𪔐」，云：「麀鹿羣口相

聚也。」麀，本又作「麀」，俱倫反。復，扶又反。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②○沮，七徐反。【疏】「吉日」至「之所」。○毛以爲，王以占善之日庚午日也，既簡擇我田獵之馬，擇取強者，王乘以田也。至於田所，而又有禽獸，其獸之所同聚者，則麀之與鹿麀麀然衆多。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驅禽從之也。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云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逐之事，以相發明也。鄭唯以麀爲獸名爲異耳。○傳「外事」至「差擇」。○正義曰：「外事以剛日」，《曲禮》文也。言此者，上章順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秋分以至春分，馬在廐矣。擇馬不必在廐，得爲外事者，馬雖在廐，擇則調試善惡，必在國外故也。《禮記》注外事內事皆謂祭事，此擇馬非祭，而得引此文者，彼雖主

①「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牝」作「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字是也。」今據改。

②「至」，原作「致」，阮校：「相臺本「致」作「至」。案作「至」字是也。」今據改。

祭事，其非祭事亦以內外而用剛柔，故斷章引之也。庚則用外，必用午日者，蓋於辰午爲馬故也。「差，擇」，《釋詁》文。○傳「鹿牝」至「衆多」。○正義曰：《釋獸》云：「鹿牡麋，牝麋。」是鹿牝曰麋也。「麋麋，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麋」字。○箋「麋牡」至「言多」。○正義曰：《釋獸》云：「麋，牡麋，牝麋。」③是麋牡曰麋也。郭璞引《詩》曰「麋鹿麋麋」。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麋，或作『麋』，或作『麋』。」是爲麋牡曰麋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牝」之下，④本或作「麋牝」者，誤也。《釋獸》又云「麋，牡麋，牝麋」，下箋云「祁，當作麋」。麋，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麋之名，⑤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麋」，此「麋」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麋」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祁，大也。箋云：

「祁」當作「麋」。麋，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麋」，音辰；郭音脈；何止尸反，沈市尸反。麋，亡悲反。儻儻俟俟，或羣或友。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儻，本作「廌」，又作「廌」，表矯反，趨也，《廣雅》云：「行也。」俟音

士，行也，徐音矣。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射，食亦反。【疏】「瞻彼」至「天子」。○毛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謂形大而多也，故儻儻然有趨者，俟俟然有行者，其趨行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是其甚有也。既而趨逆之車，驅而至於彼防，虞人乃悉驅之，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之射也。○鄭以爲，視彼中原之野，其麋牝之獸甚有之。言中原甚有麋。餘同。○傳「趨則」至「二曰友」。○正義曰：上言多有諸獸，此宜說其行容。獸行多疾，當先言其趨，故以「趨則儻儻，行則俟俟」。《周語》曰「獸三爲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

①「麋」，阮校（補）：「毛本『麋』作『麋』。案傳、箋作『麋』誤也。」

②「牡」，原作「牝」，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作『牡』。案『牡』字是也。」今據改。

③「麋」，原作「麋」阮校：「閩本、明監本『麋』作『麋』。案『麋』字是也。」今據改。

④「牝」，原作「牡」，阮校：「案『牡』當作『牝』。」今據改。

⑤「麋」，原作「廌」，阮校：「案浦鏜云『廌』誤『廌』，是也。」今據改。

獸亦當然，故二曰友。三曰羣，謂自三以上皆稱羣，不必要三也。○傳「驅禽」至「天子」。○正義曰：此言「安待天子」，謂已入防中，乃虞人驅之，故《騶虞》傳曰：「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駟鐵》箋云：「奉是時牡。」謂虞人與此待同也。言「驅禽之左右」者，以禽必在左射之，或令左驅令右，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箋云：豝，豕牡曰豝。○挾，子洽反，又子協反，又戶頰反。豝音巴。殪，於計反。兕，徐履反，本又作「兕」。中，張仲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饗醴，^①天子之飲酒也。箋云：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疏】「既張」至「酌醴」。○正義曰：

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故言既已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射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賓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爲俎實也。○傳「殪壹」至「制大」。○正義曰：《釋詁》云：「殪，死也。」發矢射之即殪，是壹發而死也。又解小豝、大兕俱是發矢殺之，但小者射中必死，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

「殪」，言射着即死。異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傳「饗醴」至「飲酒」。○正義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有」，是饗有醴者，天子飲之酒，^②故舉醴言之也。○箋「御賓」至「俎實」。○正義曰：御者，給與充用之辭，故知「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知「賓客，謂諸侯」者，天子之所賓客者，唯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是也。彼對文，則君爲大賓，故臣爲大客。若散，則賓亦客也。故此賓客并言之，此箋舉尊言耳，其臣來及從君，則王亦以此給之也。言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者，以言「且以酌醴」，是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爲俎實也。若乾之爲脯，漬之爲醢，則在籩豆矣，不得言俎實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十之三）

①「饗醴」上，《詩毛氏傳疏》曰：「疑奪「醴」字。」

②「之酒」，原作「酒之」，阮校：「案「酒之」二字當倒。」今據乙。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一）（三六）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冰反，篇內「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疏】《鴻鴈》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

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定止，①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爲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矜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至於矜寡」，②无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爲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爲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宣王」至「是務」。○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爲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其止先據散民不得，③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 ①「定」，原作「安」，阮校：「案『安』當作『定』。」今據改。
②「至」，原作「止」，依序當作「至」。今據改。
③「止」，原作「王」，阮校：「案『王』當作『止』，形近之譌。」今據改。

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也。大曰鴻，小曰鴈。

肅肅，羽聲也。鴻鴈知辟陰陽寒暑。箋云：①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肅，所六反，本或作「翻」，同。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

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

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劬，其俱反，注及下文

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爰，曰

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爲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

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調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矜，棘冰反。喪，息

浪反。令，力呈反。調音周，救也。餼，許氣反。【疏】

「鴻鴈」至「鰥寡」。○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

飛之時，肅肅其羽爲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

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

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調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行焉。○傳「大曰鴻」至「寒暑」。

○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箋「侯伯」至「美焉」。○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爲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爲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

①「箋云」，原在「鴻鴈」句之上，阮校：「正義本『鴻鴈知避陰陽寒暑』八字在傳，『箋云』二字在其下也。」今據乙。

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卽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卽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①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箋「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宜調餼之。調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

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爲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調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調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也。箋

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於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一丈

爲版，五版爲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

「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垣音袁。

堵，丁占反。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究，窮也。箋

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究，居又反。【疏】「鴻鴈」至「安宅」。○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

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

①「合」，疑當作「知」，與上文「知者」照應。

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傳「一丈二至」爲堵」。○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爲堵」，自是《公羊傳》，又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爲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一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域，^②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

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未得所安集則嗷嗷

然。箋云：此之子所未至者。○嗷，本又作「噉」，五刀反，聲也。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箋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示也。箋云：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諸侯將

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爲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

① 「何休注」下，原有「云」字，阮校：「案浦鏜云誤衍『云』字。」今據刪。

② 「域」，今《左傳》作「城」。

直遙反，下皆同。【疏】《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

○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傳「諸侯」至「早晚」。○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二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爲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爲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爲

箴也。

夜如何其？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

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其音基，辭也。夜未

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央，旦

也。①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箋

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

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七羊反，本或作

「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旦」。

鑣，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反。【疏】「夜如」至「將

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

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

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

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

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

①「旦」，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

《釋文》云：「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段玉裁

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

也，與「未艾」、「向晨」爲次第。若作「旦」字，與「向晨」

不別矣。《釋文》「旦」字或誤「且」，今正。」

故箴之。○傳「央旦」至「大燭」。○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嘖嘖。艾，久也。晰晰，明也。嘖嘖，徐行

有節也。箋云：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晰，本又作「皙」，之世反。嘖，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芟，所銜反。先，蘇薦反。【疏】箋「艾末」至「雞鳴時」。○正義曰：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始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輝，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鄉，許亮反，字又作「嚮」。輝音暉。別，彼列反。旂音析。

《庭燎》三章，章五句。

《泂水》，規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

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沔，縣善反，徐莫顯反。【疏】《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

周逆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逆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爲善也。○

箋「規者」至「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爲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①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興也。沔，水流滿也。

水猶有所朝宗。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朝，直遙反，注皆同。見，賢遍反，下文同。歟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在心

也。○歟，惟必反。隼，息尹反。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不朝，②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疏】「沔彼」至「父母」。

○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爲今更不然？歟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反爲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爲自恣不朝，③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

①「周語」，原作「問語」，按當作「周語」，形近之譌，今正。

②「恣」下，原有「聽」字，阮校：「案正義云：『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此正義本是也，有者衍。今據刪。

③「自恣」，原作「白恣」，按當作「自恣」，箋文及上下文皆可證，今正。

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爲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傳「水猶有所朝宗」。○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傳「邦人」至「父母」。○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前同姓，但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總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①

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

侯伯。○湯，失羊反。復，扶又反。歟彼飛隼，②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云：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蹟，井亦反。弭忘，彌氏反，下同。【疏】「沔彼」至「弭忘」。○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故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歟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爲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傳「言放縱無所入」。③○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所」者，是

①「縱」，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標起止云「放縱無所入」。《考文》古本「縱」作「恣」，采正義。」

②「隼」，原作「集」，按據上下經文意當作「隼」，今正。

③「放」，原作「故」，依傳當作「放」，今正。

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馱彼飛隼，率彼中陵。箋云：率，循也。隼

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懲，止也。箋云：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好，呼報反。我友敬

矣，讒言其興。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我，我天子

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與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惡，烏路反。

【疏】「馱彼」至「其興」。○正義曰：馱然彼自往之飛隼，

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

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爲詐僞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

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諸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

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箋「好

詐」至「怨咎」。○正義曰：「詐僞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辭，鬬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

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

之未仕者。○鶴鳴，《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

【疏】《鶴鳴》二章，章九句。○正義曰：上言「規」，此言

「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興也。皋，澤也。

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

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

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九皋音羔，《韓詩》云：「九皋，九

折之澤。」聞音問，下同。數，色主反。魚潛在淵，或

在于渚。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

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

時君也。○見，賢遍反。治，直吏反。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樺。何樂於彼園之觀乎？樺，落

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蔭。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蔭，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蔭音託。觀，占亂反，下同。朝，直遙反。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它山，喻異國。○錯，七落反，《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千故反。①琢，涉角反。【疏】「鶴鳴」至「爲錯」。○毛以爲，

言鶴鳴於九皋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皋，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間。②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於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隱者，③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蔭，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觀，④又它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興異國沉滯之賢，任

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餘同。○箋「皋澤」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皋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當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良魚」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此言」至

①「千」，《經典釋文》作「乎」。

②「朝」下，「廷」字原無，阮校：「明監本、毛本『朝』下有『廷』字，閩本剝入。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③「能」下，原有「深」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深』下衍『於』字。案十行本『入』至『深』剝添者一字，是『深』字亦衍也。」今據刪。

④「觀」，原作「親」，阮校：「案浦鏜云『親』當『觀』字誤，是也。」今據改。

「則出」。○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穀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疏】傳「穀惡木」。○正義曰：以上檀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①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帟，謂穀皮帟，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刺宣王也。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

【疏】《祈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三章，^②皆勇力

之士責祈父之辭，舉此以刺王也。○箋「圻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爲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背瘦，四面削其地。「賊害賢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壇，置之空壇，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殺之。^③「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④「外內亂」，^⑤鳥獸行，則滅之，悖人倫，誅滅去之。

①「謂」，原作「爲」，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爲』作『謂』。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②「三」，原作「二」，阮校：「案浦鍾云『三』誤『二』，是也。」今據改。

③「其罪」，原作「其正」，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其』下有『罪』字。案所補非也，『正』當作『罪』。」今據改。

④「杜塞」上，原有一「塞」字，孫校：「以《周禮》注校之，衍一「塞」字耳。阮並刪「塞」下「杜塞」二字，非。」今據刪。

⑤「外內」，原作「內外」，孫校：「『內外』作『外內』，依《周禮》文乙。」今據乙。

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爲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①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②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曷，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爲敗。^③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姜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④爲，王于僞反，下「母爲父」同。【疏】「祈父」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爲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此司馬」至「之士」。○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其職掌封畿，^⑤「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壽圻父」，^⑥謂司馬也，言古亦

謂司馬爲圻父，非獨《詩》也。「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爲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

①「祈」，原作「圻」，孫校：「『圻』當爲『祈』。」今據改。

②「若疇圻父」，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又云：『若曷，此古『疇』字，本又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考此箋，是鄭自用其讀而引之。正義本爲長。」

③「姜」，原作「羌」，阮校：「案正義引《周語》云：『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考韋注以爲西方之種，四嶽後，是「羌」字當作「姜」。今據改，下同。

④「其職」，原作「職其」，孫校：「『職其』二字疑誤倒。」今據乙。

⑤「壽」，原作「疇」，阮校：「案『疇』當作『壽』，下『若壽圻父』同。」今據改。

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傳「宣王」至「爲敗」。○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末有姜戎爲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自爲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我乃」至「之士」。○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當爲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樅柅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也。比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爲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至也。底，爪履反。^①

祈父，亶不聰。亶，誠也。○亶，都旦反。胡

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尸，陳也。熟食曰饗。

箋云：己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供，九用反。養，羊亮反。【疏】「祈父」至「尸饗」。○

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爲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熟食曰饗」。○正義曰：對例則飪爲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箋「己從」至「供養」。○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己，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爲論饗饌，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

○白駒，馬五尺以上曰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

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

絆。維，繫也。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

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②愛之，

欲留之。○皎，占了反。繫白也。場，直良反。繫，陟立

反，徐丁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

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焉，於虔反，

又如字，下同。繫，烏兮反。【疏】《白駒》四章，章六

句。^③「皎皎」至「逍遙」。○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

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

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繫絆之，維持之，謂絆繫其馬，留其

人，以久今日之朝。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

①「爪」，《經典釋文》，作「之」。

②「久」，原作「永」，阮校：「小字本、相臺本「永」作「久」，

《考文》古本同。案「久」字是也。」今據改。

③「六」，原作「四」，阮校：「案浦鏗云「六」誤「四」是也。」

今據改。

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傳「宣王」至「繫絆」。○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韞鞬鞅鞞。」杜預云：「在後曰鞅。」則「繫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鞅也。○箋「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爲墀，季秋除圃中爲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①雖夏亦名場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藿，火郭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飾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賁，彼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爲釋。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樂音洛。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慎，

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己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遯，字又作「逖」，徒遜反，徐徒損反。度己，待洛反，下音紀。訣音決。【疏】「皎皎」至「遁思」。

○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己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即賁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遊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傳「賁飾」，箋「易卦」至「白色」。○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爲山，離爲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也。」此「賁賁」必爲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爲馬之貌，「賁」不宜爲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空，大也。生芻一

①「繼」，阮校：「案『繼』當作『繫』。」按阮說非。

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餽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芻，楚俱反。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箋云：毋愛女聲音。①而有遠

我之心。以恩責之也。○毋音無，本亦作「無」。「毋」字與「父母」之字不同，宜詳之，他皆倣此。【疏】皎皎「至

「遐心」。○正義曰：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

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餽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餽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

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開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傳「空大」。○正義曰：

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爲「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爲

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爲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箋「毋愛女聲音」。○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

聯兄弟之不固。○聯音連。【疏】《黃鳥》三章，章七句。

○箋「刺其」至「不固」。○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爲夫所出，

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

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

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

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地官·媒氏》云：②「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爲陰也。彼注又云：「聯，猶

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

①「毋愛女聲音」，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然。』是當時本或不如此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古本「女」下有「之」字，以

正義自爲文者添耳。」

②「地官媒氏」，原作「秋官士師」；孫校：「此《地官·媒氏》文，云『秋官士師』誤。」今據改。

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興也。

黃鳥，宜集木啄粟者。箋云：興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②是失其性。○啄，陟角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妃音配。

【疏】「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

黃鳥，無集于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噉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己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即他邦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婦人有

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疏】「不可」至「諸

兄」。○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

○鄭唯「不可與盟」為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

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明當為盟盟信」。○正義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其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

《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洫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為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何以稱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

①「列」下，「女」字原無，阮校：「案『列』下浦鏜云脫『女』字，是也。」今據補。

②「喻」上，「箋云興者」四字原無，阮校：「案此傳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興者」四字。」今據補。

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居也。○栩，況甫反。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父，猶諸兄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一）（三七）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疏】《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箋「刺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為「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今宣王之末，妻无犯七出之罪，无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①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賸，是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

但作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

爾居。樛，惡木也。箋云：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

嫁取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

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无禮來乎？責之

也。○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樛，勑書

反。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畜，養也。箋云：宣王

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疏】「我

行」至「邦家」。○毛以為，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

菜，唯得蔽芾然樛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

夫，唯得无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己不善，乃責之。

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勅命之，故我就爾而居

處為室家耳，我豈无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

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鄭唯上二句

記時為異。餘同。○傳「樛惡木」。○正義曰：《七月》云

「采荼薪樛」，唯取薪，薪，惡木也。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

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己適人遇惡夫也。」○

箋「樛之」至「責之」。○正義曰：樛是木也，言「蔽芾始

①「聚」，原作「娶」，阮校：「案浦鏜云「聚」誤「娶」，是

也。」今據改。

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① 昏姻之故，言

就爾宿。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蒡也，^②亦仲春時生，可采也。○蓫，勑六反，本又作「蓫」。蒺，本又作「蒺」，徒雷反。爾不我畜，言歸斯復。復，反也。

【疏】箋「蓫牛蒡」。^③○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蒡」。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

新特。菑，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菑，菑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菑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菑音福。菑音富。女並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成不以富，亦祗以異。^④祗，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祗音支。惡，烏路反。【疏】「不思」至「以異」。○正義曰：取妻者

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以是而得富，^⑤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菑惡菜新特外昏」。○正義曰：陸機《疏》云：「菑，一名菑。」

①「蓫」，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蓫，本又作蓫。』正義本是『蓫』字。」

②「蓫牛蒡」，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蓫牛蒡』，又云『定本作『牛蓫』』。《釋文》云：『蒺，本又作蒺。』考今《爾雅》云：『蒺，牛蒡。』故正義云：『此《釋草》無文。』其實『蒺』、『蒺』一字耳。『蒺』、『蒺』爲古今字，亦一也。鄭所據《爾雅》當是『蓫，牛蒡』，今《爾雅》有誤。」

③「牛」，原作「生」，依箋及上下文，當作「牛」，形近之譌。今據改。

④「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祗』作『祗』。案《六經正誤》云作『祗』誤。段玉裁云：『祗，適也。凡此訓，唐人皆從衣從氏作『祗』，見《五經文字》。唐石經、《廣韻》、《集韻》宋以後俗本多作『祗』，非古也。至各體从氏，則尤繆極矣。』」「成事」，原作「誠」，阮校：「案『誠』當作『成事』二字，正義即用箋文也。」今據改。

幽州人謂之燕薈，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①飢荒之歲，可蒸以饗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箋「不以」至「媵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②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③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④○佼，古卯反。釁，許靳反。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疏】《斯干》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卒章章七句。○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

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

①「噉」，原作「敢」，阮校（補）：「毛本「敢」作「噉」。案「噉」字是也。」今據改。

②「氏」上，原有「氏之媵」三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下「氏之媵」三字。案所刪是也。」今據刪。

③「落」，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正義本皆作「樂」，皆釋爲歡樂，定本皆作「落」，則皆釋爲釁也。《釋文》本上作「落」，下作「樂」，是以此「落」爲始，下「樂」仍爲歡樂也。」

④「祭」下，原有「祀」字，阮校：「小字本、相臺本無「祀」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正義可證。」今據刪。

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為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箋「考成」至「先祖」。○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干」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以禮霽塗之，^①其寢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霽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霽，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霽鼓。」則霽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霽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剝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霽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霽以緦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霽。」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霽廟之文。^②鄭云「而霽之」者，鄭以似續妣

祖為築宮廟，廟成必當霽，室尚燕樂，明廟霽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霽，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霽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霽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落」，^③以霽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興也。秩秩，流行也。

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秩，直乙反。澗音諫。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

①「則」下，原有「而」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所刪是也。」今據刪。

②「文」，原作「云」，阮校（補）：「案「云」當作「文」。」今據改。

③「落」，原作「樂」，阮校：「案「樂」當作「落」。」今據改。

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

相猶矣。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

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好，呼報反。

猶，毛如字，鄭改作「瘡」，羊主反。詬，呼豆反。【疏】「秩

秩」至「猶矣」。○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

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

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

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

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

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

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

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爲異。餘同。○傳「十澗」。○

正義曰：《釋山》云：「夾水曰澗。」不訓「十」爲「澗」，正以

「秩秩」宜爲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

故知「十」爲「澗」也。《漸卦》鄭注云「十，謂大水之傍，故

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爲舊停水處，與此異也。○

箋「國」以「至」深山」。○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

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

爲體，正謂民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箋「言

時民」至「茂矣」。○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

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爲喻。

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

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道」。○正

義曰：《釋詁》文。○箋「猶當」至「詬病」。○正義曰：箋

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

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

當舉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則相

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

病害也。

似續妣祖，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①

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

祖也。○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嫄，本或作「原」，音

同。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箋

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

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

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

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

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樂音洛。【疏】「似

①「如」，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讀爲

已午之已」，又云「直讀爲已」，是正義本「如」字作

「爲」。」

續「至」爰語」。○毛以爲，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云先妣。○鄭以爲，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爲南其戶。^①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箋「似讀」至「先祖」。○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知已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

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傳「西鄉戶」。○^②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箋「此築」至「戶爾」。○^③正義曰：以上爲立廟，故此爲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

①「之」，原作「是」，阮校（補）：「毛本『是』作『之』。案上文『比一房之事爲西其戶』，上云『之室』，則此『是』字誤也。」今據改。

②「西鄉戶」，原作「西至鄉戶」，阮校：「案十行本『西』至『曰』剝添者二字，當是『至』及『〇』也。」按：依體例當有「〇」，今據改。

③「箋此築至戶爾」，原作「箋此至戶」，阮校：「毛本『此』下有『築』字，『戶』下有『爾』字及『〇』，明監本所剝入也。」今據補。

之制，聘有夾室。^①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髻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髻於室，无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髻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錡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②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③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窓。」注云：「窓，助戶爲明也。每室四戶八窓。」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窓」，是一戶兩窓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兕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④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

- ①「聘」，原作「也」，阮校：「案『也』當作『聘』。」今據改。
 ②「南」，原作「西」，阮校：「案浦鏜云『西』當『南』字誤，是也。」今據改。
 ③「正室」，孫校：「《匠人》注作『正堂』。」
 ④「有」，原作「者」，阮校：「案浦鏜云『者』當『有』字誤，是也。」今據改。

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①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箋「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云：「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闔，椓之橐橐。約，束也。閣闔，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縮板也。椓，謂摺土也。○閤音各。椓，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柝」。縮，所六反。摺，呂忱文牛反，沈呂菊反，《說文》音勅周反，

「引也。從手，留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幬」。幬，覆也。寢廟

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①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于反，鄭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疏】「約之」

至「攸芋」。○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①○鄭以爲，總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爲異。○箋「約謂」

①「禮建國」，阮校：「毛本「禮」下刺入「建國」二字。案所補非也。」

②「云」，原作「又」，阮校：「「又」當作「云」。今據改。」

③「致」，阮校：「閤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

「致」作「緻」。案正義本作「緻」，定本作「致」，見《鴛羽》。《釋文》云：「致，本亦作「緻」，同。」《考文》古本作「緻」，采正義、《釋文》。

④「大」，原作「天」，阮校（補）：「案「天」當作「大」。毛本正作「大」。今據改。」

至「摺土」。^①○正義曰：《縣》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柱也。此「椽之橐橐」，猶《縣》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椽杙之椽，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椽謂摺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摺使平均，然後椽之也。摺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芋大」。○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箋「芋當」至「覆蓋」。○正義曰：「芋」當作「幬」，讀如亂，如此，幬以聲相近，故誤耳。「幬，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爲君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知此爲君子所覆，故云「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斯翼，如人之跂竦翼爾。○跂音企。竦，粟勇反。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棘，居力反，《韓詩》作「枋」。枋，隅也，旅即反。革如字，《韓詩》作「鞞」，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查反，又子協反，又音協。肘，張九反。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躋，升也。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

升，祭祀之時。○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躋，子西反。【疏】「如跂」至「攸躋」。○毛以爲，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③言如矢稜廉，以喻匹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爲異耳。○傳「棘稜廉」。○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此名。○箋「棘戟」至「翼時」。○正義曰：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附弓，而右手

①「謂」下「至」字原無，阮校（補）：「毛本『謂』下有『至』字。案所補是也。」今據補。

②「堂室」，原作「堂堂」，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堂』字，案下『堂』字乃『室』字之誤，輒刪者非也。」今據改。

③「上」，原作「土」，形近之譌，今正。

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者，^①《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傳「躋升」。○正義曰：《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箋「伊洛」至「之時」。○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爲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殖殖，言平正也。有

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殖，市力反。噲噲

其正，噦噦其冥，正，長也。冥，幼也。^②箋云：噲

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炯炯也。冥，夜也。言

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炯炯然，皆寬明之貌。○噲音

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

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竊」，崔音查。

噲音謂，呂忱云：「火光貌。」君子攸寧。箋云：此章主

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疏】殖殖「至」攸寧。○

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矣。^①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炯炯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傳「有覺言高大」。○箋「覺直」。○正義曰：「覺」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爲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爲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傳「正長冥幼」。○正義曰：「正，

①「希」，原作「又布」，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布』作『希』。案所改非也，『又布』當作『希』，誤分爲二字耳。」今據改。

②「典」，原作「興」，形近之譌。今正。

③「幼」，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幼，王如字，本或作『竊』，崔音查。』正義云：『『冥，竊』，《釋言》文。』又云：『而本或作『冥，竊』者，《爾雅》亦或作『竊』。』當以或作本爲長。」

④「矣」，原作「快」，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一『快』字。案上『快』字乃『矣』字之誤，輒刪者非也。」今據改。

「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窈」者，①《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者，郭璞曰：「幼釋者，冥昧也。」○箋「噲噲」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為「畫」，「冥」為「夜」，「快快」、「炯炯」為宮室寬明之貌。②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箋云：莞，小蒲之席

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③○莞音官，徐又九完反，④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鋪，普吳反，又音敷。樂音洛，本亦作「落」。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應，應對之應。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熊，回弓反。羆，彼宜反。虺，許鬼反。蛇，市奢反。【疏】「下莞」至「維蛇」。○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

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占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云「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為燕以否，未可明也。○箋「莞小蒲」至「樂之」。⑤○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藿。」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藿，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藿，西方亦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

①「窈」，原作「幼」，阮校：「案浦鍾云『幼』當『窈』字誤，是也。」今據改。

②「官室」，原作「室官」，阮校：「毛本『室官』作『官室』。案所易是也。」今據乙。

③「樂」，阮校：「『落』，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亦同。毛本『落』作『樂』。案毛本依《釋文》改也。」今並據下正義標目改。

④「完」，阮校（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完』作『還』。案小字本所附亦是『完』字。盧文弨云『還』，似宋人避桓嫌名改，是也。」

⑤「樂」，原作「落」，阮校：「案『落』當作『樂』。」今據改。

羶，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羶者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繡純，加莞席紛純。」①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菲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爲「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卧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傳「言善之應人」。○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箋「熊羶」至「吉祥」。○正義曰：以熊羶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羶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羶如熊，色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羶羶。」《釋魚》云：「虺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虺，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虺，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虺，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虺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②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斜，③大者長七八

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虺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羶，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羶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大音泰，後「大人」同。【疏】箋

「大人」至「生女」。○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爲，④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

①「加」，原作「如」，阮校：「案浦鏗云「加」誤「如」，是也。」今據改。

②「艾」，原作「文」，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文」字。案「綬」上「文」字當作「艾」，《爾雅》疏即取此，皆不誤。」今據改。

③「斜」，阮校（補）：「毛本「斜」作「針」。」

④「大」，原作「天」，阮校：「案浦鏗云「大」誤「天」，是也。」今據改。

微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訐訐，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

之璋。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

云：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裳，晝日夜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①明成之有漸。○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楊」同。璋音章。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

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嗶音熿，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疏】「乃生」至「君王」。○毛以為，王

前夢熊羆，果有効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卧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効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嗶嗶然，②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半圭」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

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文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无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箋「男子」至「有漸」。○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卧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楊」，楊是夜卧之衣，故云「裳，晝日夜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楊，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嗶嗶」，則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

①「正」，阮校（補）：「毛本同。案「正」當作「玉」。下正義「玉不用珪而以璋」可證。」孫校：「「正」不誤，此說大謬。」

②「大嗶嗶」，原作「太煌煌」，阮校（補）：「毛本「太嗶嗶」作「大嗶嗶」。案所改是也。」今據改。

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緼，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箋「芾者」至「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①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

之瓦。裼，襦也。瓦，紡塼也。^②箋云：卧於地，卑之

也。襦，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塼，習其「有所事」也。^③○裼，他計反，《韓詩》作「褻」，音同。褻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爲褻。紡，芳罔反。塼音專，本又作「專」。無

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④婦人質

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罹，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疏】「乃生

女」至「詒罹」。○毛以爲，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卧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褻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爲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爲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爲「善」爲異。餘同。○傳「裼褻也瓦紡塼」。○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以

^①「卦」，原作「封」，阮校：「案山井鼎云「封」恐「卦」誤，是也。」今據改。

^②「塼」，阮校：「相臺本同。小字本「塼」作「搏」。案正義標起止云「瓦，紡塼」。《釋文》云：「塼，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塼」字。當以又作本爲長。小字本作「搏」，乃形近之譌。」

^③「習其「有所事也」，阮校：「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作「習其所有事也」，《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耳。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事」。」

^④「詒罹」，阮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詒，本又作「貽」。罹，本又作「離」。正義標起止云「至詒罹」。《考文》古本作「貽」，采《釋文》。」「離」、「罹」，古今字也。」

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爲下飾，則「褌」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褌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傳「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儀善」至「非婦人」。○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厲王之時，牧人之職

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疏】《無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箋「厲王」至「之數」。○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

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牝。黃牛黑牝曰牝。箋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

牛？今乃牴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牴，本又作「牴」，^①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濺濺。聚其角而息濺濺然。箋云：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濺，本又作「濺」，^②亦作「戰」，莊立反。畜，許又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哶而動其耳濕濕然。○濕，始立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哶，本又作「哶」，亦作「哶」，且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齡為哶，音漏，洩也。」【疏】傳「黃牛黑脣曰牴」。○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牴。」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③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牴。」○箋「女宣王」至「如古」。○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牴」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牴者九十頭，直知牴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牴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牴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動也。箋云：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爾牧來思，何蓂何筮，或負其鰈。何，揭也。蓂，所以備雨。筮，所以禦暑。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何，何可反，

又音河，下及注同。蓂，素戈反，草衣也。筮音立。鰈音侯。揭音竭，又其謁反。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異毛色者三十也。^④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索，色白反。○【疏】傳「蓂所以」至「禦暑」。○正義曰：蓂唯備雨之物，筮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筮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蓂筮，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筮禦暑者，以彼蓂筮同桌車所載，桌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傳「異毛色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箋云：

- ①「牴」，《經典釋文》作「牴」。
- ②「濺」，《經典釋文》作「戰」。
- ③「身」，原作「深」，阮校：「案『深』當作『身』。《良耜》正義作『身』，是其證。」今據改。
- ④「異」，原作「黑」，阮校：「小字本、相臺本『黑』作『異』，《考文》古本（按下當有『同』字）。案『異』字是也。」今據改。

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①以來歸也。蠡曰薪，細曰蒸。○蒸，之悉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②崩，羣疾也。○兢兢，其冰反。騫，起虔反。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麾，毀皮反。肱，占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疏】傳「騫虧」。○正義曰：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旗矣。箋云：

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旄與旗。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旄音兆。旗音餘。○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旄維旗矣，室家溱溱。溱溱，衆也。旄旗，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溱，側巾反。【疏】「牧人」至「溱溱」。○正義曰：牧人所牧既服，乃復爲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旄維旗矣。牧人既爲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③

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旄維旗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箋「牧人」至「國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爲國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之官得

①「搏」，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搏禽，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下箋「相與捕魚」，正義

云「維相與捕魚矣」。是正義本此亦當作「捕」。《釋文》本下箋亦作「搏」。今各本此依《釋文》，下依正義，非是。《考文》《古本作「捕」，采正義及《釋文》亦作本也。」

②「虧」，阮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段玉裁云：「曜，《考工記》作「燿」，讀爲哨，頃小也。毛釋此別於《天保》言山。」

③「人」，原作「夫」，阮校（補）：「毛本「夫」作「人」。案「人」字是也。」今據改。

而獻之。^①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
 ○傳「陰陽」至「衆多」。^②○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
 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
 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
 意。○箋「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
 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
 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
 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
 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
 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
 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鰲蟹，鰲蟹，魚之微者，
 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
 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
 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
 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象》云
 「豚魚吉」，信及豚魚，喻則澤及民，觀《象》爲說。此則斷
 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二）

①「此」下，原有「以」字，阮校：「閩本、明監本、毛本無
 「以」字。案十行本「此以占」剝添者一字，是「以」字衍
 也。」今據刪。

②「多」，原作「夢」，依傳當作「多」，今據改。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本册责任编辑委

王秀梅
李暢然

